



困獸記

沙汀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困獸記

沙汀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困獸記

著者 沙汀

藏版者 新地出版社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總經售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1945年3月初版(渝)
1947年5月再版(滬)
1950年8月三版(滬)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版題記

最近新羣出版社來信說，「困獸記」就快要賣完了，書店準備再版。希望我能寫點序跋之類的文章。

其初，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為早在川西解放以前，我就這麼樣想：一切都得從新做起，以往寫的東西，把它們全部當成習作看吧！但是來信又這樣向我提示，可以說明一下這本書在反動統制時期所遭的不幸。」而這麼一來，我又忽然覺得有題目可寫了。

這本書的滄版，於一九四五年出版，當時渥丹先生曾經在新華日報發表過一篇批評。內容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作者對我的鼓勵多於指責。這自然不能說是不幸。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成都一個文藝刊物却對這本書大張撻伐。因為據朋友告訴我，作者態度的惡劣，自來文壇上很少有；「可惜我至今未曾看過原文。」

這自然也不能算是甚麼不幸。因為我一向就愛向朋友們說笑，文壇一如戰場，挂花帶采免不掉的。然而，就在同年冬天，大約和那個刊物的編者向國民黨反動派表示自新的時間前後相差不遠，這本書在上海被禁了。而在次年春初，四川僑十三區專員，通過兩重天的關係，由一位親故寫信給我，說是「困獸記」頗有反動嫌疑，我該到綿陽去

一趨；意在要我跟同那位編者一樣的「更前進」。

然而，認真說這也不能算是甚麼不幸，一切我都以為來得非常自然。正同那位專員本人，在該區人民的控訴下，現在不能不每天搬運火磚，以求贖罪一樣。如此說來，有人會以為我太調皮吧？也許是的，因為一個人既然是自由了，有時總難免不高興得調皮的。而我近來的心情確也異常愉快。

我為甚麼不愉快呢？反動派倒台了，從此我可以自由自由走向羣衆，同他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從此有了政治上的直接領導，這就保證了我會更有效的用創作為人民大眾服務。

所以末了，我在這裏要向讀者預約，萬一將來我有機會處置同類的主题，同類的題材的時候，成績一定要比這本書強得多。

一九五〇年四月於成都

題記

××先生：三四年來，台端和我打了不少麻煩，幾乎使我完全失掉了家庭之樂，成了獨夫。但也正因爲沒有孩子們攪擾，更不必曲盡丈夫之誼，我倒反而寫了很多東西，

結果名利雙收！這是先生沒料到的。茲當遠別，其於台端無意幫撐之處，特函馳謝。

三十一年十月，當我在一個緊張局面下，寫好中篇「闖關」以後，因爲一時的高興，我計劃在往後兩年間再寫兩部長篇：一部「困獸記」，一部「還鄉記」；然後瀟瀟洒洒，離開故鄉更遠一些，停下來喘口氣。而上面的那封短簡，也是我當時想好了的，準備將來遠走高飛時，分別抄寄幾位要人。至於所謂「名利雙收」，「很多東西」，那是說起來氣人的，不必講，全與事實不符。

現在，再差三四個月就兩年了，離開故鄉確乎也更遠了，那封信自然是始終未寄，計劃中的兩篇小說，可也只寫成一部！其餘一部，甚麼時候能夠動筆，不僅毫無把握，便連想要寫出它來的意思，也很淡了。然而，若果不是那個無意的幫撐，突然又緊了一回，就連這本東西，恐怕也無法寫起罷。這倒還差堪自慰。

在三十二年一月，約當於三十一年農曆十二月中旬，因為很久沒同家人見面，擺子也發過了，我便回到我的妻兄家裏面去。我的妻小借住在那裏，我準備團團圓圓吃一頓年飯，然後再溜開，把自己重新禁閉起來。然而，就在除夕前一禮拜，擺子復發，我又不能不走了。而且，這回的情勢還比以往可慮，因為當我回到寄居的鄉下的時候，我的居停主人也早認為我有遷居的必要，並已為我交涉好了地方，只是行動不便，要等翌晨一早才能出發。

因為要通過一個吵鬧的市鎮，鷄還沒叫頭道，我便被喊醒了。等到走了七八里路，進入荒寒的山地的時候，天才大亮。那些山是那樣的龐大，荒涼，好幾里路找不到人烟。出產只有玉麥山芋。這幾年來，若果說我也曾經有過情緒低落的時會，這一次我心裏的確有一點不好受。居住區要好些，因為看見了樹木和耕地了。那是一條約有三四里長的山溝，分做三段，上溝，中溝，下溝一共只有五六十戶人家。全是貧苦的半自耕農，若不打柴打獵，沒有一家人過得了的。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段開闢火地，因為熟地是太少了，又很貧脊。據我估計，平均每家人至多七八畝地。

所有的住屋就綴在山峽兩面的腹部，山腳邊是耕地，頂上一層，大半用來割草，以作肥料。當時正是利用農閑，準備割草燒灰的時候，鋤面觸着岩石的鑿鑿的聲音，聽了

不覺感到寂寞，逢到下雨，這種單調刺耳的聲音，是沒有了，但是野獸的叫却更難以忍受。特別是黃麂子，常常在雨霧濛濛的荒山上跑來跑去號叫；那麻執拗，淒厲！使人想起傳說中沉冤莫白的怨鬼。

這溝裏很少有瓦屋的，但是全部繞着一道半人高矮，岩石砌成的圍牆，以防夜間野豬餓狼的侵襲。大家都很清楚，中國舊式茅屋是沒有窗子的，這在莊稼人還好點，他們整天是在田野間勞動的，對於一個室內工作的人，就難受了。何況我所住的一間屋子，是臨時空出的，里面塞滿了破爛的家具，缺鹽的酸菜罐子的臭氣令人欲嘔，而最要緊的還是無法寫字！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也情急智生，終於想到了一個改善辦法。

我忽然注意到牆壁一面的上段是破晒蓆夾成的，於是興高采烈，跑去向房東交涉去了，接着就帶回一把剪刀，在晒蓆上開了一個約有一兩尺長，尺來把寬的窗子。我得到了一亮，而且恰恰落在一只三條腿的米櫃子上！這自然說不上明窗淨几，但我希望一切和我一般懶散，慣把工作熱忱同興趣相混的朋友都來過過這種生活，因為它會迫使你變得勤謹的。

我的「困獸記」，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起來的；但是，才寫好十五章，約當全書五分之三，我的妻子女兒，忽然都病倒了。女兒是麻疹，老不現點，也不退熱。妻子周

身疲痛，起不了床。爲了便於照料，我就只好搬家，在她們附近鄉間暫居下來。這整整就攔了我一個月時間，而且，等他們痊可以後，我更碰見了兩件極不愉快的事：「過關」忽又遭遇了難關：另一個短篇集，忽又出不了世。毫無問題的都成了問題，我的筆太沒用了，就攔了半年多。我之能於勉力續成，主要的自然由積習難移，一方面也由於朋友的鼓勵，使我不好意思做個逃兵。

我寫這部小說的動機，遠在五年以前，就有過了，那時候我正由前線回來，一般鄉村小學校的沉悶，厭倦，很使我吃一驚，不僅比不上七七以後，便連武漢會戰時期的蓬勃活躍也相差很遠的。然而，因爲物價的不斷高漲，某些條件的每况愈下，一年以後，當我再走向內地的時候，情形就更壞了。有的在生活的高壓下，有的和粉筆絕了緣，一般勉強挺得住的，也都悶氣重重，把自己的職業看做一種無可奈何的苦役。

此後一兩年間，我對他們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了，其時，我的一個平平穩穩教了十幾年書的親眷，恰巧發生了一樁不幸的戀愛故事，好幾個人弄得來瀕於毀滅。於是，我就在這個強烈的激動下獲致了困獸記的整個概念。但自然，因爲人物有着改動，我所寫出來的結果，同實際相差得很遠的，同時我更另外穿插了兩個人，一個勇敢的出去了，一個則一直勤勤懇懇的固守着崗位。

若果說一篇作品須得向讀者指明一條道路，這點穿掉，也許可能担当點這項任務。然而，這在諷刺暴露的作品里却不一定有的，因為作者所能引起的憤怒，以及嘲笑，便相當於別樣作品里的對於所謂出路的暗示。他斗你恨他所會表現的一切。更從而消滅它，這還不很夠麼？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對於「淘金記」的極爲通達的意見。

在全書中關於物質生活的困頓情節，我有意寫得很少。這是跟我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因為從我看來，小學教師的待遇，自然是該提高，但主要的却還在別方面。戰爭激起了他們更多的力量，單調枯燥，成效緩慢的教書生活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然而，他們却又別無可爲，於是一切煩惱，也就隨之而滋生了。而生計問題，以及種種反乎抗戰的社會現象更加加重了他們的苦悶。

上面所說的兩個陪襯人物，我着重在牛祚。若果讀者喜歡他的言談風度，敬重他的真實堅韌的性格，那便使我感到無上的高興。這種人在農村社會裏是很多的，他們的時代似已過去，然而，在他們的不忤不亢，無怨無艾，切切實實致力於一種平凡寂寞的工作這一點上。他們却無疑的保存了不少中國智識份子的傳統美德。然而田疇也並非壞人，害了他的是他的出身，他的性格和他的環境，而以他的精力之旺，他只在愛情上覆

敗了許是一樁幸事！

讀者若果讀過我近幾年來的短篇，或者是「淘金記」也許會多少感覺沒變樣罷，然而，正如我寫「過關」一樣，我的本意原不在改變作風，或者因為有人不滿意於諷刺暴露的作品。中國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確乎需要更新，而文藝又足爲一助，我相信諷刺暴露，是不會就在怨讟下短命的。至於風格，則是由題材，和作者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並非一個獨來獨往的英雄……。

然而，就這樣帶住罷，因為若果我真愛牛祚這個人，我是該少講點廢話的。何況，現在來寫這篇後記，便已經犯了戒了，倒是不聲不響出本書合宜得多。

儘管大後方的若干人士，他們的看取戰爭，只把它當成一種物價下降的寒暑表樣，注意在甚麼東西可以買進，甚麼東西應該拋出，完全無視它的神聖的意義，可是認真而嚴肅的關懷它的却也不少；雖然那種抗戰初起時的熱情已經是在逐漸消沉下去

這些人中間的一部份，是那些頭腦清醒，胸懷坦白的智識份子；但即使是麻麻眩眩的人吧，他們有時却也禁不住真情的流露。甚且他們不僅重視戰爭，凡是直接關涉戰爭的一切，他們無不表示着無限的尊敬。因此，當一九四零年夏天，章桐山中條山回轉到故鄉的時候，他便立刻爲熱切的歡迎所包圍了。

他整整有三天沒有得到清靜。他的屋里老是盤據着拜訪者，進茶館，便有人殷勤的爭着招待。就連那個名東亞病夫，在上海戰爭時期以失敗論者聞名的老教育局局長，竟也變來很熱忱了。頭戴呢帽，薄棉襖上罩着羽紗馬褂，他也降格相從的走去訪問了他。局長的腦筋自然還有問題，而且，對於前線的情況顯然不很相信，然而他的關心却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

等到第四天上，這種熱烈的歡迎，算是達到了頂點了。這是禮拜日，章桐的友好們爲他發起了一場洗塵的筵宴。他們大半是本鄉中心學校的教師，也是三四年前，章桐在故鄉從事救國演劇運動時的同志。宴會的地點是鎮外一家新開張的茶社。雖然只有三四臨時搭成的茅棚，但却開曠，風涼，可以一覽郊外的田野風光。茶社面前橫有一條寬大的河流；它幾乎是干枯的，只有一些連續不斷的沉碧的深潭，與乎沙石瑩潔的淺灘。一片棲木林子，在對岸的低窪處，向下游延展過去。

因爲時刻尚早，當天又是場期，茶堂里的空氣異常冷落。那堂倌不知跑到甚麼地方過癮去了，只有一個小女孩子坐在門檻上，盡着看管的責任。大約有八九歲，聳着一頭柔軟蓬亂的黃髮。橫過茶館門口的大道，聚精會神的，她一直凝望着那兩個站在峭峻的堤岸上垂釣消遣的閒漢們每一動作。

當她正在忘乎其形，一邊呼吸迫切的制止着兩行鼻涕任性直淌下去的時候，一陣愉快宏敞的語聲，立刻把她的注意牽引開了。那說話的是一個身體結實，好幾天沒有刮臉的絡腮鬍青年。除開一雙黃色的膠底皮鞋，一條白嗶嘰西裝褲，他的穿著十分寒酸；但和聲調相稱，他的態度却也異常響亮，彷彿對於自己毫無愧慚以及不滿。

這是小學教員出時，今天集會的主持人物。因爲已經褪色的藍布長衫又小又窄，加

之又眉粗眼大，永遠帶着一付高視闊步的神氣，他的塊頭看來要比實際大上半倍。他慢步着，一面愉快而響亮的向他身後的同伴扯着閒談。

他在誇耀着他今天的出色的主意。地點不必說了，便是菜饌，也是配搭得很不錯的。而當躡近茶館門首的時候，他更眼睛四下溜着，忙着選擇安置座位的適當處所。

「嗨！還要那里，就是這上面就好極啦！……」

他十分敏捷的跳到茶社上首邊的土坪上面去了。那里地勢較高，當路的一面繞着一道短籬，以及幾株桃柳之類的樹木。雖然也搭着破晒席，但却並不阻礙視線，可以供人任情瞭望。

「呵哟，這要看好遠啦！……」

彷彿就要同人打架似的，挽挽袖頭，他顛起脚向了遠處瞭望過去。

「喏，那不是漁洞口的橋樓子麼？」他指手劃足的繼續着嚷叫。「那不是大拱橋？喏，老遠看起來好漂亮啦！趕快叫堂倌把桌子搬起來吧！……」

「忙甚麼呵！」那同行者反對的說，「我還打算去趕吓場哩。」

「霉了——這個時候你還打算去趕場呀！……」

於是，也不管那同事是否願意接受他的意見，不要去趕場了，接着他就像喊口令一

樣，大聲武氣的呼喚着堂倌搬桌子來。

「你再叫大聲點吧！一那同伴作弄的鼓舞着他。」

這是一個面孔蒼白的小個子人。他是舊的，但當別人講他的壞話的時候，他的聽覺却又特別靈敏。他是國文教員，字寫得很好。和他的書法一樣有名的是他的謙謹。因為生計日迫，在一般喜歡胡調的朋輩中間，他又早以囤積居奇者著稱了。

「看你的聲氣有好大吧，」他又說，「可惜沒有人呵！……」

這其間，那個宴會主持人已經跳下土坪，嚷叫着走向茶堂里去。而且，把那茶館主人吵出來了。這是一個瘦長的，無鬚的老人，顯然煙癮很是不小。披着汗衫，嗆咳着，他搔着後腦勺子向着田疇審視。

「呵，田老師哩！」他在喉嚨里說；「請在里面坐嘛。」

「那個要在你這兒坐呵！快把桌子給我們搬到外面去吧！……」

躊躇了一下，老板於是動起手來；一面吩咐那女孩子去找堂倌。然而，雖是極想討一點好，他的行動却是那麼吃力而又迂緩。這使得那個精力飽滿，喜歡活動的教師，感覺得很不好受了。

「你快收拾倒呵！」他大笑着說；「讓我搬起來你看看吧！……」

「我這幾天人不利落……」

「恐怕是癱沒有過足吧？」

田疇微笑着打趣他，隨即那麼輕易的掀起一張矮小的方桌，然後再把桌面靠向胸口，一氣抱往那土台上去。不久又來搬了一張。老板和那國文教師則在慢條斯理的搬着椅子凳子，而當一切都已安置妥當的時候，那個頭纏破布的禿子堂倌，終於也精神神神的走回來了。

國文教師已經不再提說走的事了，他在那只塞滿酒瓶，紙煙瓜子的藤籃里抽出一份報紙，專心一意的閱讀起來。田疇則在悠悠閑閑的哼唱京戲，這是他的消遣方法之一，每當精力無處消耗的時候，他總喜歡這麼痛痛快快的吼上幾句。但正像這是一個精神上的漏洞一樣，他又每每感到一點和他性情不相投合的淒愴。

這一天他在吼着託兆碰碑，因此也就更加感到心上沁出的那股味道的難受。但他終於哼唱完了，於是深深的吹一口氣，隨又嘆息一聲，感慨系之的閉着眼睛微微搖搖頭：最後，他憫笑了。

「京戲就是這一點好，吼幾聲就甚麼悶氣也沒有了……」

「你會有悶氣嗎？」龔子意外的聽清了他的牢騷。

「滿肚子都是呵！特別是今天。你想吧，別人這兩年跑了好多地方了啦！我們還是在原地方蹲起，就像犯人一樣。足錄手鐐都是齊的！……」

他想起了他的妻兒，但他沒有認真發洩下去；更沒有說出那件真正攪亂了他的事件。他剛才去邀約從前劇團里的一個女同志吳楣來參加宴會，但她強笑着拒絕了他。表示她的丈夫，這一天就要從成都帶了他的新寵回家來了。這件事他是好久以前便知道的，但却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打動過他。這並非同情，或者憤激，却是一種深沉而又廣泛的苦趣；而在最後，就又變成對於自己的不滿意了。

他沒有痛快的發洩下去。但是停停，他却急轉直下的嘆道：

「唉，去它的，我們去釣魚玩吧！……」

「好，還是躺在這裏舒服一些！」豐子搖搖頭說。

然而田疇並不看重他的同意，他早已走向那陡峭的岸邊去了。但他不久就又退了轉來，因為釣了一會，他實在感覺得那種渺無着落的期待的難受。

「哎呀！要吃魚還是拿錢去買好些，」當坐定之後，他嘆息着說。

「你這個脾氣釣啥魚呵，」國文教師米子遠笑着說了，「這個全要點耐性呢！像你這樣毛焦火辣的人只配去打老虎——其實也不行呵！……」

「唉，你聽到說麼？豆渣公爺今天要帶新人太回來了哩！」

這個出其不意的詢問，不僅叫騾子立刻停止了它那從容不迫的議論，而且放下報紙，而且一下直起腰桿坐起來了。因為深知公爺近幾年來十分寵幸吳楣，他就一直不肯相信這個會是事實。

「真有這回事嗎？」他帶點吃驚的問。

「那還有假的麼？吳楣親口說的呢！」

「像這樣天地間的事就難講了！」

「有甚麼難講的呵，」絡腮鬍禁不住興奮起來，因而憤憤的說，「千萬是谷子太多，糧食太值錢了！老兄，要是我也是糧戶麼，嚇嚇，……」

「看你太太聽到罵你！」

「不怕！我就當面也對她這樣說過的呢。要是我也是個糧戶，——不要說是糧戶，只要有個一二十畝田夠家里吃，我早出門跑灘去了。像公爺這樣無聊的事我倒不會干的，但是我會無掛無礙的丟下他們……」

「快算了吧，你的太太也就算頂好了呵！」

「自然是好！一起打了十多年爛仗啦，……」

他嘆息了，而且重又來了一個突然的轉折。

「其實這樣也對！吳楣不是一早就吵着要上前線去麼？她又沒兒女的；你接你的小，我包袱一捲，走了好啦！這對她倒不是不幸呢。」

「說倒容易，恐怕她不會有這股勁吧！」

「像你這樣講，那她就只有自化膿血而亡了！……」

浮出苦笑。絡腮鬚的口氣約略有點悽楚。雖然難過的是甚麼，他可自己並不明白。或者惟其如此，他隨即抱怨起他的同伴們來，深怪他們未能準時到場，以致耽擱了他的寶貴時間。儘管他也並無要事。

然而，末了，他所期待的人們，終於陸續來了。這時已經半響午間，但因為是陰天，氣候並不很熱，淡灰色的雲層中間，太陽偶一俯瞰，便又立刻躲進去了。豐腴的田野顯得寧靜而又溫柔，略略帶點深秋氣象。

只有主客們的談話是熱辣的。他們既然不拘形跡，也不講求禮貌，但憑各人的興會自由行動。章桐是個小個子青年，瘦削，精悍，聳着半頭從未上過油脂的黑髮。他在十分談諧的訴說着回家以後的遭際。若果沒有接二連三的老母病危的電信，他不會回來的，是他就在那翌晨，他才弄明白，自己這一回上了個使人啼笑皆非的呆當。

剛才到家的一天，他就有點懷疑，因為他的母親正和從前一樣健康，只是瘦了一點；老了一點，但他相信了她的已經復原的解釋。他走了一兩個月的路，她的復原是可能的；然而，他的妹妹，終於向他告了密了。

「你們看吧，」他繼續嘻嘻哈哈的說，「連老太婆都學會用策略了哩！若是再抗戰下去還了得啦？幸得我的收買政策也成功了，不然的話，……」

「怎麼，像你這樣的人也會上當麼？」聾子微笑着問道。

「回把回不要緊，經常上當那就不好受了！……」

這回答，是出疇。雖然絕對多數全是主人，但却只有他才像一個真正主人一樣的忙碌。他在張羅着煙茶，布置着座次，並且三番兩次，催促堂倌去看廚子的點心，屈面收拾妥當沒有。

「人一生總免不了要上一兩回當的，」他又忙着加上一句。

「那也要看人，」一個年紀最大，約有四十六七歲的同事反駁着他：「都像你恐怕免不了呢！甚麼事都有興致，都想幹一下啦。要不上當最好像我一樣，」他說，縐起瘦臉，浮上一個作弄的微笑。

他的老臉老調引得田疇大笑起來，幾乎連茶碗都拌倒了。

這人叫做牛祚。白面黃鬚，三角眼，素以明達幹練獲得普遍的尊敬。加之口齒幽默鋒利，時有警語，因而更加使得一批青年愛戴。他常被譽爲老青年，在座的人，幾乎大半全是他的學生。他已教了二十多年書了。

資歷次於他的在同坐中要算呂康。喜歡抬槓，慣會以欠通的咬文嚼字叫人哭笑不得。他瘦削衰憊，鼻尖上隨帶滲着汗珠；而當它和常人的一模一樣的時候，他就準備要倒床了。他有點吊兒郎當。

他誠心的敬佩牛祚，但又特別喜歡同他鬥嘴。

「我的想法就恰恰相反，」他在田疇的哄笑中認真的說，神氣顯得更尷尬了；「你看你吧，」他嚴肅的望着牛祚，「今年藍布大褂，明年藍布大褂，數十年如一日，要是肯上點當，我敢擔保你早就換了季了！……」

「不是遍體綾羅，就是一身破布！」牛祚故意沾沾自喜的說。

「至少一身破布呂爺敢保險的！……」

章桐的機靈的補充，使得大家都哄笑了。

田疇也恰恰想起這一句話，深悔自己沒有趕上機會，但是接着他就和他打趣，說是不管破布，不管綾羅，既然是上了當，他總一時走不成了。

「那也要看情形！」章桐深沉不露的說。

「再說上天，今年你總算走不成了！」田疇緊接着說。「至少也要拖你半年。說不定我們也許會同路呢！怎麼樣，前線該好找工作吧——呼？……」

這是章桐回來後他第三次想去前線她表示。

當第一次他這樣問他的時候，章桐肯定的答覆了他，第二次他却故意含糊其辭，因為他深知田疇的處境，以及他的個性。相信這個在他相當困難。這一次他是連回答也沒有的。不是不樂意答覆，正想開口，廚子便頂起掌盤來了。而田疇也就立刻忙碌起來，檢閱着他所分配的菜饌是否沒有做假。

她把每樣菜都看了一下。這是四個冷盤，有的且是不必用筷子就可以進口的，因此，當他輪番的仔細檢閱着它們的時候，那些同他共事較久，愛開他的玩笑的同事，便大聲警告他不要隨便動手。但這恰好鼓勵了他。

他故意做出一付貪饒的神氣，掀起鼻子，咋響着嘴，更加認真的察看着最後一盤滷菜，於是順手捻了兩片，塞進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來。

「不壞不壞！」他笑着說，「味再甜點就更好了！」

「再甜點盤子已經光了，」牛祚幽默的說；「最穩妥的辦法，我看就開動吧！」

「鄙人絕對擁護該項建議！」呂康認真的贊成。

「那麼大家就請莫客氣吧！」田疇大笑着說，「不然又會怪我這個總招待不盡責了。」他又笑轉向章桐去，同他開着玩笑，「唉，請啦！你今天的主角呵！」

「怎麼，你難道還要安杯把盞嗎？」章桐打趣着他。

「要得，就請呂司爺挪場小開門吧！」有誰大叫着說。

這樣一來，空氣立刻更活潑了。等到大家坐定之後，因為有人問起前線的吃食問題，而章桐有聲有色的開始敘述的時候，空氣這才略略平靜下來。他終於被推上首位，他的兩側是資格較老的牛祚呂康。田疇則像一個真正的主人一樣坐在下席；但把行壺的責任讓給了米子遠，因為國文教師以善飲聞名，而當天的酒徒又不算少。但他並不進酒，却儘那麼專心的望着章桐的嘴巴，深恐把甚麼重要話聽漏了。

章桐是在形容着前線吃食的非薄，但又立刻加以限制，說這菲薄不僅不使人覺得困苦，反而提高了吃的興致，因而有時一碗白飯竟也等於一種異味。

「有錢買得到吃的嗎？」有人插進來問。

「只要你中央券雄，你要天天變闖人也都辦得到呢！不過，我告訴你，實際上，你倒只有一點油腥就滿足了。因為太吃好了你就會自己不好受的；雖然也不見得就有人批

評你！……」

「哎呀，就像我們那年演戲那樣！」田疇忙着幫他說明。

「有點像，也有點不像！」掠掠掛在眉毛邊上的頭髮，章桐接着說了下去。「我們演劇那個時候的吃苦，完全是良心問題，是無法持久的。所以到了煞尾的時候，就有人祕密着大開五葷……」

「就是你和吳楣帶的頭啦！」尊子戟指着田疇大笑着說。

絡腮鬍的闊臉立刻是緋紅了。這不是因為他感到了慚愧，由於這點提示，他是那麼明顯的得到了回憶，想起那次他同她祕密會食時，曾經使他那麼騷動過的那個念頭。而這個念頭近來正又蠢蠢思動的激盪着他。……

他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但他一時沒有回得上嘴。

「莫紅臉吧！」終於，牛祚調侃的說了，「今天又沒開批評會啦！」

「而且，今天隨便亂吃都不會犯錯誤的——請！……」

司爺滑稽的舉起筷子，向着菜碗點了幾下，於是，田疇的狼狽立刻為吃的興致所掩蓋了。雖然碗一見底，接踵而來的談話依然不外演劇運動的往爭，但却並不特別關聯着甚麼人。

他們哆哆不休的說着剛才發動演劇時的那股傻勁。從現在看起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却僅僅花了三天時間，事情就算有頭緒了。等到第五天上，因為適逢趕場，放下你的鞭子這幕街頭劇便在市上排演開來。而更想不到的，則是整個暑假的不倦的跋涉長途。

本縣所屬的十一二個場鎮，他們幾乎全跑遍了。也就是說，他們都演了戲，做了必要的宣傳。而且自負行李，自備火食，所有的票價全部匯給上海前線的傷兵。他們陸續工作了一年，直到翌年暑期這才陷於停演。因為有的上了前線，有的環境生了變動；贖下來的雖然也還熱心，終於湊不起角色；到了近一年來，便連提也少有人提說了。

回憶起這些，雖然說話十分熱烈，但都感到一種無名的悵惘。彷彿他們是在談着十年百年以前的盛事一樣。這是好的，但却已無可挽回。因此，話題很快就又轉折向個人方面。某人的行蹤何在，某人的環境怎樣，以及某人在那次演劇運動中留下了甚麼逸事。他們最感興奮的是那個孕婦的英勇經歷。

翹起肚子，這孕婦跟大家跑了一個多月，執意拒絕乘坐團體為她僱的滑竿。快要分娩的夜里她都還在演戲，而登台不久，那陣痛就發作了。但她一直撐持到自己的任務完畢為止；而且戲還做得並不壞。

「幸好她只有兩場戲，」章桐故意蹙着臉說，「不然那才糟呢！……」

「你快不要再講了吧！」大笑着搖搖手掌，田疇緊接着嚶叫了，「那晚上我才替她擦把汗呢！我看她神色是不大對。幾乎連台辭都攪混了。」一問吳楣，才說是那一回事

——我的憫天呀！……」

「其實就生在舞台上也沒關係，」司爺滑稽的說，「她演的又不是處女啦！……」

他的粗魯的打趣，引得大家哄笑起來；有人甚至在噓咳了。而正當這時，一個裝束時髦的少婦忽然走上台上來。她的出現似乎使得人們更愉快了，他們嚷着添杯筷來。田疇則在殷勤地替她張羅座位。

這新來的是一个中等身材，體態豐腴的女性。有三十上下，半自然半人工的鮮嫩的臉上罩着一層慵懶的神氣；因而她的微笑，也就更顯得勉強了。她不能說是怎樣美麗，然而，因為她的親切，真誠，人會樂於和她接近，她那經過電燙的長髮，那麼合身的旗

袍，以及黃色的半高跟鞋，在這鎮上無疑都是很出色的。

這人正是吳楣。和那孕婦一樣，她也算得劇團的台柱。她的參加劇團曾經轟動一時，因為以一個規規矩矩的太太，忽然會來粉墨登場，一般人士自然認為太稀奇了。在演劇期間她比誰都熱心。因此近兩年來她的悶氣也就更大，往往覺得日子難挨。

當她走上土台的時候，因為人們正在哄笑，她禁不住帶點狼狽的臉緋紅了。然而，那個深知她的底細，以一個主人的身份為她張羅着座位的田疇立刻解救了她；他非常自然地向她說明了那個哄笑的真正原因。

「你恐怕已經忘記了吧。」他又說，「後來連你也把台辭弄混了呢！」

「怎麼不記得呵！回到學校，不到一點鐘孩子就下地了。」

她回答着他，坐向為她添置獨凳上去。她正坐在田疇的下首，一面是那聳子教師。坐定之後，她就親切的笑著，轉向章桐叩問着那孕婦夫婦的蹤跡。

「我已經一年多沒有接過她的信了！」她悄悄的加上說。

「我也是一樣呢，」章桐回答着，放下剛才舉起的酒杯。「我得到別人的信，說是畢業過後，他們就被派到更遠的地方去了。這還是去年冬天的事；不過就是他們不派到前線去，通信恐怕也困難吧。……」

「現在要再到那里去，不是不行了麼？」吳樞鑿鑿着問。

「早已經不行了！至少是困難重重。……」

「老實講吧，」田疇忽然插進來問，「據你看，他們會不會鬧翻呵？」

他問得熱忱而又執拗。正如一般關心這同一問題的有心人一樣。彷彿這是一個重大艱難的問題，若果不能盡善解決，一切便都無從提起。因此，當他道出這個疑難的時候，空氣立刻變得很肅穆了。

然而章桐遲疑着，隨即嘆一口氣，浮上一個陰暗的苦笑。

「你這個問題不好答覆得哩！」但他終於審慎的說，似在斟酌着每個字眼。「說是會鬧翻吧，許多人還在那里轉圈。若果說不會吧，又時常在出岔子；而且回來仔細一看，……」

搖一搖頭，他嘆息了。

他沒有再說下去，然而誰都明白他是不大滿意於家鄉的死氣沉沉。因為這是他三四天來已經再表示過的，而且認爲自己正像從陽光裏走進一間密不通風的暗室一樣氣悶。雖然他也同時驚奇着某些方面的進步。

他沒有說下去。於是牛祚拍着他的肩頭，充滿苦趣的這樣說了：

「賢弟！你回來連板凳都還沒坐熱呵！」

「對囉！」田疇忽然熱烈的贊成着他；又像訴苦，又像是在安慰他。朋友，「像我們又怎麼辦呢？已經快三年了啦！你比做黑房子，我倒覺得比地窖還不如哩！……」

他的聲調變得激越起來，以致出乎意外的停了嘴了。他昂頭四顧，彷彿他的周圍乃是一片曠野，或者和他同座的盡皆他的敵人。因為他忽然聯想起了許多醜惡，特別是那個納妾討小的混蛋丈夫。

「住在地窖裏你會甚麼也看不見啦！」他又拙劣的加上一句。

「早知道我該同他們走了好了！……」

這個哀怨的追悔發自吳楣。她對他們的談話早已沒有注意，只在想着自己的事。而當她無法平服她心里陸續湧起的痛苦的雜念的時候，她就更加珍惜兩年多前，她所輕輕放過的那個機會。她深沉的嘆一口氣，隨又充滿哀愁瞟了絡腮鬍子一眼。

「老田就說家累大呵，」她又自怨自艾着，「我有甚麼丟不下呢？……」

「笑話！」田疇從鼻孔里嗤笑着批駁了她。

「我看你們都不要再爭了吧！」牛祚那雙三角眼笑得更甜蜜了，雖然總覺得帶點苦趣。——「至少，唉，戰後大家出去憑吊一番戰跡，總會行吧？——哼？……」

他是慣會作警語的，而他立刻把沉悶的局面突擊破了。

然而章桐的笑却是外交式的，似乎只是爲了應付他的老師。因爲他有更加嚴肅的看法，那種以爲只有前線才有工作可做的想法是錯誤的，它會成爲偷懶的口實，此外別無好處。因此，當其座席上席，大家準備向他敬酒的時候，他就抓來一個機會開始了他的說明。

他是很會打比方的，所以雖是老生常談，從他嘴裏經過一道，也就特別引人注意。他以演劇作喻，希望大家不要過份看重了台面。

「你能說大衣箱不重要嗎？」他繼續說，指示着米子遠，「沒有他服裝就會成問題呢！就是司爺也少不得呀，不要以爲他只會挪幕。一下弄不好全部效果都會失敗！比如在桑鎮，他鬧那個笑話多嚴重啦！」

「這個責任不應我負！」呂康嬾嬾的反對。

「你這個傢伙！一想起往事，絡腮鬍大笑了。」要不是恰恰汽燈息了，我還會下不了台哩！在龍洞演民族萬歲，他也弄錯了啦！那兩個日本人剛剛才上場，他就胡胡塗塗把幕挪了！就像鬼在聳他一樣！……」

「對囉！」章桐插斷他說，激賞的拍了一下桌子，「所以每個崗位都重要呢！」

「你爲甚麼又一定要到前線去呢！」聽得最爲真誠，吳楣切然的提出反問。「大家那樣勸你，說是等劇團的基礎更穩固點再走，都不答應，一個人偷着就跑掉了！」

「我是有特別理由的。」

「大約旁人的理由都普通吧？……」

她的口氣相當鋒利，但她卻又慚然笑了。

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僅僅在於爭辯，話一出口，那個即將出現的屈辱的處境，於是立刻浮上了她的心頭。別的幾個人也都如此理解了，只是誰都不願張揭開那個秘密的含意，免得傷她的心。因爲這是最近一月以來她的最大的忌諱的緣故。

他們只是同情的警視着她，帶着一種近於難乎爲情的假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接起中斷的話頭；至於那個不明底細的章桐，則單是爲她的話語的鋒利所難倒了。

「今天遇到糟牙巴了！」但他終於解嘲的說。

「這倒不是牙巴糟不糟的問題呵……」

吳楣搖搖頭苦笑，感覺害羞似的埋下她的視線。

「你好老實！」佯笑一聲，田疇緊接着說，「他這樣說，是在故意表示謙虛的呀！實際上你倒說得正合孤意；你一個普通人，自然只有普通理由，感覺環境沉悶，那是活

該！……」

「且夫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司爺忽搖着頭吟嘔起來。

「這個話更說得對！」田疇大聲的激賞。

他原本帶點憤懣，但他忽然暴發出一陣愉快的哄笑。

其他的人也爲了司爺的咬文嚼字大笑起來。便連吳楣，竟也爲這愉快的笑聲所捲沒了。然而，章桐却已解釋起來，開始說明他的真意的所在。

他扼要的說了點自己的處境，再又轉到本題上來。

「你們想一想吧，」他接着說，把面前的酒杯移了一下，胸口靠向桌沿上去，「吳楣的處境，有我的複雜嗎？你，」他是並不知道她最近的處境的，現在他是專一的注視着她，「你首先家庭情形簡單，生活不成問題，就是一天坐着吃，睡着吃，也不曾有人說你半句閒話！……」

吳楣鄙夷的，但是淒楚的冷冷一笑。

「自然，自然，」章桐誤解了她的笑意，而他就照他所誤解的說下去了：「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願意苟安的，馬馬虎虎過日子定會使他更苦，他需要動一動，需要有點作爲！可是既然環境順利，甚麼事不好幹呢？比如說吧，假使我是有你這麼好的條件……」

……」

「各人的事，要各人自己才明白呵！……」

搖一搖頭，田疇用一種深沉苦澀的語調打斷了他；於是章桐也就住了口了。因為憑着他的機敏，他立刻從吳楣的神色，大部份入生澀拘謹的表情感覺到了自己的談吐一定有點欠妥，鬧了甚麼誤會。

他嘆了口氣，浮上一個沉思的抱歉的微笑。

「當然，」他同意的說，「所以，替別人算命是件危險事呢。」

「我看喝酒總不危險！怎麼樣，時間不待了呢？」

由於牛祚的機靈的提示，大家這才記起該動手敬酒了。

於是他們開始爭論敬酒的方式，而在最後，因為彼此的酒量有限，大家又都喝得差不多了，這才決定了一道同飲三杯。然而，由於一時動了興頭，餐事並未跨進最後階段。田疇首先破壞了這個決議，抓過酒瓶，他重又站起來了。

他的酒量並不很大，而且已經覺得胸口發燒，腦袋的重量也增加了，但他執意要同章桐共飲三杯，不然那就無異認他夠不上做朋友。

「然而，」章桐故意挪長臉說，「這像打埋伏啦！……」

「既然這樣子說，那我們就大家都參加吧？」

田疇獨斷的徵求着同意。而米子遠首先一個跳起來了，並且立刻酌滿一杯灌進喉嚨里去。於是除開吳楣，這個大胆的行動，把好多人的遲疑都打掉了。

「要得！把從前演劇的精神拏出來吧！」司爺忽然猛勇的說。
給自己壯着胆，他也站起來了；但他給了章桐一個藉口。

「這個話很好，」他對他大加激賞，但却依舊用手罩住自己的酒杯，「一轉眼就要放暑假了，我也不會就走掉的，大家再來幹一下怎麼樣呢？不必跑灘，就在本場上演它幾天好了！……」

「我就首先贊成！……」

吳楣忽一站起來說，在這以前她只悶悶不樂的開關着她的皮夾。

接着，別的人也與高采烈的表示了同意。他們已然忘記了敬酒的事，一齊開始討論應該怎樣籌備，和該排演甚麼劇本。而那個懷着鬼胎的章桐，於是也就認真講說起來，轉變成真心實意的了。

在座的人只有牛祚的態度顯得冷淡。

「我麼，」他說明着，當其吳楣追問着他的時候，「我看了你們的興奮只是覺得好

笑。因爲我就根本懷疑這會有多少好處，要是悶得心慌，倒不如學老田樣，亂吼一頓京調有效得多！並且，說句老實話吧，「他點着下巴，聲音忽然很沉重了，「去年爲它媽張壁報，都鬧了不少麻煩，你們倒還想演戲哩！……」

他不以爲然的揚聲一笑，隨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在這一批人當中，由於品德，以及豐富學識，牛祚無疑佔着一個精神中樞的地位；而且幾乎全都默認這點，因而，他的異議使得好多人都吃驚了。

「像你這樣講，簡直連抗戰也都不必再提了呢！」吳楣憤憤的抗議。

她原已陷入失望的深淵。演劇活動在她看來無異一根可能把她從一口枯井里挽救出來的繩子，而這繩子，現在却又被一只意外的利剪所箝制了。她覺得很失望，她的眼睛已經紅潤起來，幾乎像要哭了。

「請你不要洩氣了吧！」她又懇求的叫着說。

「洩下氣是對的，不然會爆炸呢！」牛祚從容不迫的說。

「我真不懂！」對着桌面打了一拳，田疇帶點憤怒的說了，「早先那樣拚命的拖人下水，現在反把人從水里朝岸上拖了！簡直莫明其妙！……」

「這個簡單：牛子，聖之時者也啦。」呂康慎而重之的說。

「吾道不孤！咱們倆弟兄碰碰杯吧！……」

當其牛祚呂康碰杯互祝的時候，好多人都笑了。

但這笑既非全體一致，也不愉快熱烈，倒像是無可奈何時的自嘲自遣一樣。至於吳楣，則已經爲沮喪和怒惱所包圍了。但她還在考慮着如何進行抗爭。

「甚麼呵，唱獨腳戲我都還要幹一下的！」田疇忽然口快的叫了。

「好嘛，那我又願意當觀眾嘛！」牛祚乘酒興激惱着他。

「你以爲我做不出來嗎？笑話！不是我，放下你的鞭子不會掣出去得那麼快吧！

哼，別的趕不上你，幹勁倒比你強得多呢！畫點鬍子，腿脰上貼張狗皮膏藥，鄙人就提起鑼登場了！……」

想起那股傻勁，田疇忍俊不禁似的大笑起來。

「真是奇怪，就像吃了符水樣哩！」他加添上說。

「可是，符水現在已經不靈驗了！」撩撩頭髮，章桐苦着臉說，「你們看吧，」他把身子一側，好讓大家特別注意到他的老師，「連老教師都在開始叛教了哩！」

「大約是藥性還沒有發作吧，」牛祚自嘲自諷的說。

這一次引起的笑聲比較陽氣，而笑得最爲響亮的正是那個明敏練達的老年教師。

這是那一種人，智慧豐富，經歷過多，熱情却已幾乎被世故所消磨了。然而，對於善和正義，他們却也並不比一般人士冷淡，有時熱情起來，倒會像個毛毛燥燥的青年一樣。這是章桐所深知的，但當他正想設法激他一下的時候，廚子端飯來了。於是大家立刻丟開正經題目，忙着動手結束餐事；有的至於已經念到晚上的自修，和明早的晨課來了。

完全沒有用飯的只有米子遠和吳楣。國文教師一氣喝光所有的冷茶，臉色死白，輕擺在一張躺椅上；後者則呆立在一株桃樹下面，攀附着一條下垂的枝，隨手折裂着濃綠的葉子，一面帶點愠怒，沉思的凝視着灰白的天空。似在追尋那些雲隙間忽隱忽現的日光一樣。

給腮鬚第一個用完飯。板着臉，抽燃紙煙，他走向吳楣側面一張矮椅上坐下來，翹了腿仰躺過去。但他隨又站了起來，瞟她一瞟，於是聚精會神的彈着煙灰；雖然它早已脫落盡了。

「算了呵，他就不反對也搞不成的！」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吳楣知道他說的甚麼，她蹙着臉，慢慢轉向他去。

「還沒有回來嗎？」他又問，道出了他所真心想說的話。

「他們全都知道了嗎？」她反問，並不給他回答。

她懸心地揪住他，似乎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不！」他搖搖頭說；「其實知道了也沒關係！」

「今天恐怕又不會回來了，」她近於支吾地冷笑着說。

「那麼也許真的是謠言吧？」

「我不管！橫豎我兩個是鬧不好了！……」

這時所有的人都已退了席了，而談話又在開始昂揚起來；中心人物是那老師，好幾個人都在針鋒相對的向他進攻。其初，他們攻擊着他的悲觀看法，以為縱有困難，他們也可能爭取一個演劇的機會，而接着就又把注意集中向所謂成效問題上去。

「我承認，我承認，……」

正在噉口的牛祚回答着章桐，而且趕忙攔下那只醬色茶碗，準備談到底了。

「這個我承認呢！」他鄭重的緊接着說；「但是老弟！一時的感動是一回事，事過境遷，一轉眼老毛病又發作了！依我看麼，倒是多砍幾個腦壳有效得多！……」

「哎呀，老牛變成激烈份子了啦！」有誰滑稽的叫了出來。

「一點也不！」牛祚更加嚴肅的否認，「比如說吧，我們演場戲給大家看，指明團

積居奇是件壞事，這個人當時看了也許會感動的，嗨！下一場的糧食市上，可是又有他了！……」

「聽說是米老師就在做這一手呀？」

章桐小聲的問着師爺；而那個攤睡着的醉漢，立刻頓着脚叫開來了：

「那是我的老婆！……那是我的老婆做的！……」

「嗨，他才在假裝睡哩！……」

大家意外高興的哄笑起來，而牛祚實在沒辦法說下去了。這並非因為大家笑得過於厲害，或者怕過份得罪了人，實則是他由此感到了一種更深更廣的悵惘。

「好吧，不要再爭了吧！」他苦笑着要求大家停戰。

「那麼你是願意讓步了囉！」他們乘機威脅着他。

顰蹙着臉，然後又用手掌慢慢抹了一把，老教師嘆息了。

「這也行啦，」於是他拖長着聲音說，眼睛里閃着一種抑鬱柔和的光輝。「有甚麼說的呢，」他接着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也算很難得啦！」

「真好得很！」吳楣拍手說，「你的老大哥又當成了……」

「不要高興，我擔心今天好多人都是杜康老爺差遣的啊！……」

然而，儘管牛祚含蓄的哲學家的語調，給了別的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吳楣並不在意；她只把它當作呂司爺一類的滑稽看待，輕輕的放過去了。

田疇的信心原也是有限的，這因為他的堅決，只是一半爲了吳楣，一半由於心裏的悶氣太多的原故。但他是那種很難客觀處理自己的人，凡事總講興頭，總講那股衝勁。因此，他也忘乎其形的很高興了。他和吳楣對於演劇籌備的說話特別來得熱心，而且到了後來，因爲有的人已經在作醉後的打盹，有的則在默坐着養神，只有他兩個在議論，在對談了。特別例外的只有一個毫無倦容的章桐。

「不要說得太遠了呵，」他說，希望控制住他們的熱情；「先說籌備會怎樣開吧！」

「這個容易，明天在吳楣家裏開會好啦！」田疇脫口而出的說。

他帶着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彷彿一切都無問題；但當話一出口，而且瞟了吳楣一眼之後，他顯見得狼狽了，他一下氣惱的拋開了手裡的煙蒂。

「這樣，這樣，還是學校舉好了……」

他生氣着，帶點口吃的改變着自己的意見。而恰當這時，一個吳楣家裏的佣人走上來了，手上拿着一張字條，憑着他的坦白直率，田疇忙着把它討過來了。

他匆匆的看了一遍，然後慎而重之的交給吳楣。

「混蛋！」他從齒縫裏憤憤的說。

三

那字條是吳楣的丈夫，混名豆渣公爺的李守謙寫來的。他說，他已經到了家了，要她趕快回去，否則就把鑰匙交給來人。而在信末，他又含蓄的，在吳楣看來則是刻毒的加添上說，他要介紹個女朋友給她呢！

看了字條，吳楣紅着張臉，顯得有點昏亂。她神經質的愉快的笑着，忙着把鑰匙掏出來，隨又重新把那字條仔細讀了一遍，於是和着鑰匙一道胡亂塞進荷包裏去，遺走了那個等待着她的用人。

她的嘴唇在顫凜了，但她強笑着望向她的同伴們去。

「你們還要玩吧？我不陪了！……」

「真是太混蛋了！」田疇憤憤的咕囁說。

然而，吳楣却沒有理睬他；她生澀而異樣的向衆人道過了別，隨即逃避甚麼似的，

跨下土台去了。田疇忽然振奮了一下，而在心意上則已跟身過去，並且勸慰着她，說是這種糊塗事普通得很，要她不必十分介意。但他依舊站住沒動，僅僅做出一付嚴肅愁蹙的面孔目送着她，他和吳楣交往頗密，而且他的夫人孟瑜正是這個友情的接筭，在理，他就跟過去別人也不會懷疑他的。然而，由於最近以來他們間的感情波動，他却早已敏感到他有防嫌的必要，不能太隨便了。

他目送着她，盡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動；但他忽然轉臉向茶棚內去。

「去它的！我們也來打夥做兩手西安生意看噎！」
他的突如其來的嚷叫，把大家怔住了。

「只要有錢，」他又強笑着加上說，「黑色路線也是人走的呢！……」
「怎麼樣，你又不打算演戲了嗎？」眨眨眼睛，牛祚蹙着臉問。

「不演戲就不演戲好啦！只要有錢，那裏不好看戲？何必定要自己演呢！實在說，不是多少還有一點興緻，我早就想都不想它了！」他的臉上已經沒有了強笑，有的僅是怡和心情相稱的憤激。「請問你呵，」他接着說，「那些發了國難財的，難道還不會自己找快樂嗎？哼，他們就要造孽比我都容易哩！……」

「百事不成！聽你的口氣，像又不願意做西安生意了呢。」

「怎麼不願意做哇？哼，你慢慢看吧！只要找得到本錢……」

「這樣一說，你是在預先宣佈自己的罪狀了！」

老教師接二連三的打趣，使得所有的人全都大笑起來。

然而，絡腮鬚的笑聲却是那麼掃興，那麼勉強。他有一種脾氣，凡事只需聽憑感情橫衝直闖一陣，他就會服帖的；且不必管問題能否解決。而他今天恰又碰見那個明智冷靜，專門洩氣的可惱的對手！

他沒法接搭下去，他啼笑皆非的長嘆息了。

「我跟你倆個，我看也是百事都不成哩！」他終於解嘲的說。

他的憤怒之火已熄滅了，他垂頭喪氣的坐向一張椅子上去。

「老弟！要不得，你的肝經火太旺了……」

雖然形式上還在說着笑話，牛祚的聲口却已很不同了。這不僅從別人的強笑、田疇的更加愁蹙的態度表示出來，便是老教師本人，也都忽然為一種淒苦的情緒所滲透了。他隨又夾着眼睛嘆一口氣。

「氣是纏的！」他沉重的說，「……」

「你不知道我心裏揣的事呵！……」

「我知道，我知道！尤其是你，就想秘密一件事也很難哩！……」

這並非詐哄，牛祚說的全是實心實意的話。他知道他是一個熱腸人，而且甚麼事都裝不住的，甚至早已看透了他的不安只是爲了對吳楣抱不平。但他認爲這是不必要的，他和她娘家是鄰居，又作過她的老師，而且深知在父母的勸誘下，她是怎樣拋棄了她的意中人而嫁給公爺作妾。……

「索興讓我告訴你吧！」他又決然的說。「你是在替古人擔憂！……」
絡腮鬍懷有戒心的瞟他一眼，隨又掩飾的笑了。

「你是坐過長途汽車的吧？」老教師接着說。口氣已經幽默起來，「我在七八年前，也玩過回格！那真有點不好受呢，擠得來就像犯人坐抬盒樣，渾身沒個攔處！這樣也不對勁，那樣也不對勁」，他模擬着如坐針氈的神氣。「嗨，跑不上十里路，你會覺得你的位置再合適沒有了！誰也不願意改變一下現狀。」

他的意思是指吳楣總會安於她的處境，田疇立刻理解了他。
「那也要看人！」他脫口而出的說。

他說得那麼理直氣壯，但却無意暴露了他的秘密。他臉紅了。

「自然是看人，」牛祚緊接着說，「不過那位君子用不上太擔心呵！」

「哎呀，你們是在打啞謎啦！……」

章桐忽然做嘴做臉的叫了。

他的出馬意在轉換一下逐漸嚴重。空氣。這雖沒有全部做到，然而，若非他能打岔，田疇也許已經同牛祚吵起來了。因為他覺得他小看了她，而他自己則認為她是很特別的；她之不願非議出來演劇便是一個例證。何況她是他家裏的密友，他無疑會比老教師深知她的。他十分感覺得氣惱了。

然而，由於這個打岔給了他一個忍耐思索的機會，他可沒有發作出來；主要的怕把心事暴露得更多了。停停，他才冷冷的諷刺的說：

「當然呵！和你這樣高明的人比，她是太差遠了。」

「哎呀，你是在挖苦我呀？」牛祚故吃一驚的反問。

他是那麼平靜坦白，有點出乎田疇的意料；他感到羞慚了。

「不是，不是，」田疇辯解着，雖然這個違反着他的初意，「我說的是本心話呢！不過」，他繼續說，略略有點遲疑，「不過一個像她那樣的人，掣到清福不享，肯跑出來參加社會活動，跟着大家吃苦，也算是難得吧？總之呵，現在來說人家的壞話，你就打死我也不敢贊成！」

說到最後，他的語氣已經變了，充滿着憤怒以及不滿。毫無疑義，他是誤解了牛祚，以爲他在落阱下石。老教師於是眯着眼睛一笑，不開口了。

出而打開僵局的是那個早已看出蹊蹺來的章桐。

「原來你們說的是吳楣呀！」他大澈大悟的說；「隨又記起甚麼全不相干，但却頗饒興味的事情似的接下去問，「呵！我還沒問，那盆豆渣現在怎麼樣了呢？」

「豆渣給豬吃了！……」

在大家的沉默中，司爺見機生情的應了應景。

「不過這個話有語病，」因爲依舊沒人張聲，停停，他又揚揚眼睛接下去說，「讓我來自我批判一下吧：因爲抗戰以還，世風不變，豆渣已經變成豬了！……」

「只有你還原封未動！」田疇遷怒的說。

「鄙人既非豬仔，也非豆渣，又何變之有哉！……」

然而，儘管司爺毫不愛惜他的武器，沉悶的空氣依然如故。因爲大家深知田疇的性情，若果他動了氣，你就最好對他敬而遠之，少開點口。何況，那種酒醉飯飽後的倦意還在支配大家，因此就更不願多嘴了。

田疇也沒有再釘他。他鄙夷的一笑，走向河邊去了。這時已經半下午間，若非陰

天，沿岸早已擺滿了茶桌。現在却很清靜，只有兩三個人蹲在那裏釣魚。大道上不時有趕場回家的農夫經過，提着油罐酒罐，或者肩着根扁擔，扁擔的一端梢着一塊鹽巴，幾摺錢紙。

絡腮鬚看了一會釣魚，心裏還是不肯平靜。於是他又轉回土台上去。這時他的同伴中有人正在談着甚麼，當一發覺出他，談話便中止了。

「垂釣來嗎？」呂康惹是生非的問。

「我沒有那麼心閒！」絡腮鬚忤頭忤惱的回答。

他歪坐在椅子上去；架起腿脍，依舊帶着一付傲慢神氣。

「你剛才問豆渣，」他冷笑着望了章桐一眼，忽然自言自語說起來了，「他的抗戰已經成功了哩！又做西安生意，谷子的價錢又老是往上爬，……」

「所以我說豆渣已經變成豬了！」

「恐怕將來還要走黑色路線呢。這個更見錢啦！」並不張睬司爺，他就那麼慢騰騰的一直說了下去。「前年冬天又加入袍界，當了大爺了，——可是講他做什麼呵！……」

他忽然一下跳起來了，但却顯出一種十分愉快的神氣。

「怎麼樣，我們的戲究竟好久演呢？」他與曾慈籠問。

「等把籌備會開了再決定吧！」章桐回答，一面好奇的看定他。

「自然是先該開籌備會！不過我是個急性子人，要搞就快點哩！……管它的，考試結束我們就動手吧！將就桌子椅子沒有入庫，小工也是請現成的！……」

「你的戲癮已經發登了啦？」牛祚微笑着切斷他問。

「老兄！已經兩年沒有上過舞台了啦！……」

絡腮鬚撇開嘴大笑了。這無疑是一個情緒的反動，因為那件事談起來既不吉利，又丟不下，而他更不是一個性格平穩，甘於寂寞的人，於是就只有另外找出路了。

他幾乎又像平常那樣的開朗和響亮了。然而，與其說是在議論演戲的籌備，勿甯說他是在誇耀自己演劇的功績。因為談話不久，他就吹起三年前的往事來了，他的怎樣失了嗓子，怎樣擔心，而忽然它又自己好了。以及某一次全靠提示的他大胆的成功。

他昂然的站着，兩手下住褲帶，兩脚微微分開着，神氣恰如一個正在向了部屬訓話的得勝的將軍一樣。而他的激情，無疑已經逐漸把大家弄活潑了。

「可是老兄，」章桐忽然提醒着他，「你的胆大闖得禍也不少呢！」

「我知道，我知道！說來說去，也只有草街子那一回啦！」他略略帶點忸怩的笑

了，那也只能怪開夜車誤了事！剛好躺在床上看了一幕，就睡着了。你這個傢伙也不喊我一聲！可是總還算敷衍過了。」

還有在雀橋演月亮上升呢？」鬢子忽地撐了起來大聲的問。

「我以爲你還在睡呢！……那一回是吳楣把台辭弄混了啦！……」

「看神情她今天有點不對勁啦？」章桐審慎的插進來問。

田疇沒有立刻回答。他用一種驚怪的和洞察的眼光凝視着他，直到好一會了，這才冷冷淡淡的一笑，回答他道：

「哎呀，總是在鬧內亂嗎！」

他想含混過去，然而那一個並不鬆一點勁。

「他倆夫婦原來不是很好的麼？」章桐緊跟着問。

「早已經不好了！」田疇吞吞吐吐的，有點心不在焉的回答：「自從豆渣染上嗜好，兩個人就不好了！龜兒也真討厭，他還要嫌吳楣呢！……」

他終於忍住嘴不說了；然而，章桐已經充滿熱望，正像好容易這才等到一個緊要關頭，因而更不願意隨便放棄似的瞅牢住他，似乎非得要他發洩個罄淨不可；而絡腮鬍平素對人雖是執拗，有時却又面情極軟，實在無法堅持甚麼成見。

他向章桐迴望，譽得要隱瞞實在是不行了。

「你沒有聽到說嗎？」他懷疑的問着他；「又在成都買了姨太太回來了！其實有了錢也該造孽，要不然怎麼花得完呢！……」

他佯裝着笑了，實則正在留心大家的反應。

「難怪得有點慘淒淒的呵！」章桐嘆息着說。

他的語氣態度有點近於奚落。他很後悔，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不會有這樣深沉吧？」絡腮鬍覺得受了損傷，尤其當他聽見別人那種應聲而來的含蓄的啞笑的時候。「不會有這樣深沉吧！」他佯笑着重複說：「別的人猶可說，像他那樣的廢料，吳楣倒不見得怎樣傷心！不過有點不平吧了——你一個烟灰！……」

「自然，自然，」章桐陪罪的說，「實在不對跟他離婚好啦！……」

他是隨口說的，但却立刻使得田疇怔了一下。而且感覺出一種說不出來的舒服，正如盛夏時候，在長途跋涉中忽然發現一泓清泉那樣。

當其初次聽到那個卑劣的消息的時候，他就立刻想到這個開明合理的辦法，而在安慰吳楣的時候，他的第一句話也正是它，但隨後這個念頭便被別種情緒所埋沒了。因為吳楣雖不明白反對，但她極力避忌談它，只是一味痛憤着她的屈辱的處境。……

現在又從別人嘴裏說出它來，他就感到快意，然而他嘆息了。

「這自然是正辦」他搖搖頭說，「可是她的環境也複雜呢！……」

「怎麼樣呢，」牛祚忽然呵欠着說，「飯悶該發夠啦？」

他的意思是提議散席，於是，有的人立刻伸伸懶腰、隨又偏起頭看看天光，準備動身走了。司爺則直白的同意了，說是還有大批卷子等着改哩！

「忙甚麼呵，事情還沒完呢！」田疇生氣的反對，感覺得很掃興。

「怎麼樣，還有夜飯吃嗎？」有人滑稽的反問。

「你就只曉得吃呵！籌備會究竟甚麼時間呢？」

「隨便那天都可以啦！」米子遠含含糊糊的說。

「你這個話等於圈圈！」田疇更生氣了。

「依我看這樣吧！」章桐插進來說，「禮拜三下午怎麼樣呢？」

「好吧，就依你禮拜三下午吧！」絡腮鬍屈從似的贊成。

「不忙，不忙，還是禮拜天對！……」

司爺懶妥妥的表示着異議。而接着便有人起來補充，說是禮拜天大家都閒，時間也寬裕些，彼此可以詳細計議一番，而且禮拜三過於逼促，……

補充未完。絡腮鬚認真火了。

「不要扯那麼多！」他切斷他，「不願意參加就明說吧！……」

把臉一車，他憤憤的轉身到河岸邊去；而他的怒容，頃刻間就消逝了。但是皺皺眉頭，他又馬上換成一付愁相。那個正在步上階梯的少婦，忽然停下來了。

那是一個穿著樸實的瘦削婦人。陰丹布的旗袍，黑色便鞋的扣絆緊箍着發腫的腳脛，面貌雖然清麗，也還整潔，却顯得衰老了。因為快將臨盆，她的憔悴也就特別觸目。她沒有普通孕婦所常有的那種專注的滿足，倒是顯出一付冷漠而又困憊的神氣。這是田疇的夫人孟瑜，她才趕完場，她想看看章桐，一面邀約絡腮鬚同道回鄉下家裏去。但當望見丈夫的時候，她嘆一口氣，不打算上去了，停立在梯階上面。

「你下來吧，」她幾乎做氣的說：「我懶得走了！」

「不知道跑上街來做甚麼呵！」丈夫憐惜的指責着她。

「今天米又漲了！……」

她仰視着他淒苦的一笑。

幾個坐得靠邊一點的同事，已經發現她了。於是他們同她周旋起來，請她上去吃茶。其中一個還和她開着玩笑，叩問着她何時分娩，說他早已準備着吃紅蛋了！……

她和章桐也很熟識，她在專門應酬着他。

「我本來不打算上街的，不然我今天也會來呢。」

「不要客氣，請上來坐一坐啦！」

孟瑜還在遲疑，絡腮鬍忽然厭煩的說：

「要上來就上來吧！……」

現在，因為新添了客人，已經沒有人再說走了。何況時間確也還早。而且，這時候天空也忽然開朗起來：彷彿有意留客似的，那個半日間來時隱時現的太陽，終於也露面了，用了它的餘暉渲染着遠遠近近青黃相間的山陵田畝，以及附近的林莽，

在涼爽的靜寂里，章桐孟瑜繼續着他們有趣的閒談。

「你的成績也不壞啦！這一個出了世第幾個了？」

「你走了過後，我還添了一個小女孩哩。」孟瑜笑着嘆了口氣。

「那麼快要五個了啦！總爺還是那麼神麼？」

這總爺算是田疇的長子，因為看起來像父親樣，塊頭很大，而且帶着一種呆木傲慢的神氣，於是大家都叫他做總爺。他曾經因為忽然發覺自己放了個屁，而驚惶失措，身前身後的瞎找了好半天。

「提到他來，便連那個作父親的，也忍不住大笑了。」

「這個傢伙，今天早晨我還搥過他一頓哩！……」

「你就只曉得打的！」孟瑜非難的說，「其實那娃木雖是木，也還算聽話呢。剛才買好東西，我說，你先把它帶回去吧！一個人一聲不響就回去了。」

「總之呵，你這個動不動就打是不對呢！」章桐附和着說。

「不打？不打他還鬧到天上去了！」田疇執拗的回答。

然而，他却顯然並不怎樣關心這個問題，隨即躲閃似的，向了其他的人說起演劇的籌備來了。彷彿先前的賭氣，已經被他拋之九霄雲外。

因為算是前線回來後的初次見面，章桐孟瑜間的談話還在單獨進行。當其聽到那些如火如荼的情境的時候，她那陰沉的眼色，竟也充滿熱望的閃爍起來；但也僅只一剎那間的事情；彷彿燈火的最後一炸，接着便熄滅了。

而當章桐正在談得上勁的時候，她又忽然嘆了口氣，於是微笑着，顯出那種已經屈服於自己的命運的無可奈何的神氣，靜靜的插斷他的話頭。

「你倒好呵！」她羨慕的說，「我們這一生算完了！」

「那里的話！……」

「確實的呢，像你做的事情，難道我們還敢想嗎？」
擔心她會激動，章桐設法提出吳楣夫婦間的糾紛來談。

「是啦！」她回答着，認真被激動了，「真是太卑劣了！……」
於是開始敘述她所知道的她的朋友的遭際。

四

田疇和吳楣的關係，是從他的夫人孟瑜來的。十年以前，由於一種偶然的機緣，這一對年青夫婦來這鎮上教書，而在當年冬季，兩位女眷便已結為相知的密友。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在最初交往的時候，絡腮鬚是並不喜歡妻子的新朋友的。以為她太俗氣，腦筋也不清楚。然而，因為他同孟瑜剛由狂熱的戀愛結合不久，雖是直傲，到底極力表示了讓步。直到最近三四年來，田疇對於吳楣的親近，簡直是絲毫的免強也沒有了。

這種真正友情，開端自吳楣的參加演劇活動；他把她看成一個勇敢的女性，開始佩服她了。到了巡迴演劇結束的時候，兩個人間的友誼更加穩固起來，甚至惹得孟瑜故意

拿些嫉妬話來取笑。這些取笑第一次曾使田疇漲紅了臉，因為他忽然記起他們秘密會食時他的心情，彷彿自己欺騙了那個正在產褥中吃苦的妻子一樣。而且，這種同樣的自覺犯罪的情緒，吳楣也是經驗過的。然而和他一樣，她也刻看透那是她的戲謔；隨又認為一時的感情波瀾實在也值不得介意。可是，自從那個卑污的消息傳到以後，他們却已各自覺察，那種早已過去的妄念，又死灰復燃了！

因此，當她重讀一遍丈夫的便條，決心回去看個究竟，而向其他的人道別的時候，她竟沒有勇氣望他一眼。她筆直下完梯階，頭也不回的一逕順着大道走去。

「我不管！」她給自己壯着胆子，「大家都對不住人吧！……」

她轉過念頭，開始設想自己回家以後應該採取一種怎樣的態度。於是，那類和她處於同樣的境况，飽嘗同樣的不幸的女性們所曾實行過的各色各樣的方式，立刻浮上她的記憶來了。

嗶嗶吵鬧，以自殺相威嚇，這些都是常見的例子，但她覺得這太可笑。雖然實際她是沒有這股勇氣。她立刻便把這類資料拋擲開了，接着想到陳三太太的光榮的榜樣。由於娘家的撐腰，這位有名人物曾經使得丈夫的寵妾自處於卑賤的奴隸的地位。……

但她忽然間臉發燒了，她一時記起了她娘家人原是不足道的。而且：當她十多年

前嫁給李家的時候，她自己就會多少嘗過這種可憐可恥的滋味。

「這不可能！」她嘆息着對自己說，「也太過火了！……」

於是，她的自慚以及寬大，隨即變成一種對於父母的惱恨。不是惱恨他們的善良，無力，和沒有地位，而是深怪他們對於自己的婚姻措置的可怕的遺誤。

她結婚的時候才十七歲。雖然名義上是雙祧，當一想到他還有個妻子的時候，她就感到了屈辱。最後使她屈服的是她對於父母的哀憐，和她那個意中人的軟弱無力；她嫁過去了。在初她很惜傷自己，抱着一種絕望思想。但是一年兩年，她就變來很自然了，並不感覺得她的處境的難受。

直到五年前那個前妻長逝的時候，她甚至覺得自己的處境之幸運了。他也很寵愛她，似乎企圖彌補他的過失，凡事有求必應。當她三四年前參加演劇運動的時候，他更喜歡她了，深以自己有着這樣一位風頭十足的太太為榮。然而，她却逐漸對他厭煩起來，因為她忽然看出他的許多可笑的弱點來了。

便是現在她也並不滿意他的，認他只是一個穿着漂亮，毫無教養的俗物。然而，當一念到這個俗物已經收回了自己的愛情，轉加於另一個女人身上的時候，那種屈辱的念頭重又扼制着她。而她竟連考慮任何問題所必需的平靜，都消失了。

她感覺得她的面孔燒灼起來，映在眼睛裏的事物，忽然也變得來很奇怪，很生疏了。正如有人不意把她從酣睡中一下拖入猛烈的太陽下面一樣。

舉目四顧，她所碰見的似乎盡皆含譏帶諷的眼光；她把頭低下了。

「你已經曉得了麼？」一個聲音忽然迫近她問。同時緊握住她的兩手。

她吃驚的抬起頭來，發現那個攔住她的才是孟瑜。

「我不管！」她生氣的，禿頭禿腦的說。

「我去看你來的，我才跨出大門就回來了！……」

「母母！伯伯帶了個摩登兒回來哩！……」

這大聲插嘴的是總爺，但他後腦勺上立刻吃了母親一掌。

「一張嘴巴就這麼亂說！……」

「好得很！」吳楣痛苦的一笑，「看他們還把我趕得了麼！……」

孟瑜原想告訴她一些她的觀察，以及若干建議的，但她發覺她的神情有些恍惚。而吳楣確也沒有這項心思，說完，她就匆匆忙忙的收回了手，匆匆忙忙轉身走了。

直到走過幾步之後，她才記起忘掉了和孟瑜道別，最重要的是忘記問問那個幸運人的外表；於是她就憑着自己的想像描繪起來，一時擺脫了感情上的重壓。但她無法完成

她的肖像。因為想得太醜太美她都立刻加以改正，終於不能不放棄了這個嘗試。

她又重新想起她該採取的態度來了，因為她已望見那個油漆的黑色龍門，這是無論如何應該決定下的。然而，還未等她想好，她的腳就已經把她帶上那個平整的階階。

「呵，太太回來了呢！」那個站在大廳上的胖娘姨歡迎着她。

這個人微笑着，閃着一種含蓄偵察的眼光。這裏面有着同情、憐惜，似乎也在努力洞察着她的心境。吳楣立刻理會了她，感覺得失措了；然而，出乎意外，她又變得很鎮靜了。

她用一種主婦態度叩問着一些瑣事。

「好——該叫他們多弄幾樣菜啦！」她一鴻走，一邊說。

「都已經在吃了，一那佣人尾隨着她。」

然而吳楣沒有再加張理，她已經望見她和他了。

他們確乎正在橫堂屋裏吃飯。那新人坐的側席。因此她首先看見的正是她！這個愛情的闖入者，光景只有十七八歲，小個子，神色相當生動。她有着一付逗人愛憐的稚氣的面孔。當一瞥見吳楣的時候，她似乎立刻猜準了這個是誰；她臉紅了，車過身去向着李守謙低語了一句甚麼。

豆渣公爺是個身材瘦小的人。已經四十幾歲了，但却照舊顯得那麼年輕，像只有三十帶點。他算得一個道地的漂亮哥兒，清秀，白淨，小巧的嘴唇的輪括特別顯著。他一個人繼承了三份遺產，沒有父母，因此他的愛玩愛鬧很出名的。而且，只要高興，隨便麼玩意他都參加。而只等他一坐上紅寶案子，任何手鬻的賭徒，立刻都出馬了。

那新人向他低語：時候他是正在挾菜，他立刻向門外注視了；他的面孔一時輝煌起來，正像看見一場由他擺佈成功的無邪的玩笑一樣。

他是那麼開暢的笑着，一面凝神的望定吳楣。

「是太座哩！」他輕鬆愉快的說。「客人已經念說過你幾次了哩！……」

那位所謂客人，已經靦靦的站了起來，於是公爺慎而重之的開始介紹。而在道出她們彼此的姓名以後，他又談諧的加上說：

「初次見面，行個三鞠躬吧！……」

當第一眼望見他和他的時候，吳楣的心臟猛烈的跳動起來，忽然浮上一個逃避開他們的念頭。但這正如她初次登台演劇一樣，她終於克制住情緒的混亂，照舊走進去了。而且，絲毫沒有料到，她竟至能夠那麼堅定的同他們周旋起來。

然而，畢竟她也有點異樣。那便是極想說話，極想行動這個慾望加緊支配着她，她

一直浮着愉快的微笑張羅着她，恰如她是一個於己並無利害衝突的客人一樣。

「不要客氣，」她向她說，「我剛才吃過了哩！」

她匆匆忙忙走向食桌邊去；於是驚叫一聲，一下轉向站在門外的大塊頭胖姑娘。

「哎呀！你們是怎麼的？這個肚子還是昨天的啦！」

「我倒覺得味道還不錯哩！」公爺微笑着說。

「這個同你們成都的口味恐怕差得遠吧？」

「那兒呵！」新婦鄒幼芬粲然一笑。

「或都什麼都好，就是熱得太厲害了！」

「只要是肯花錢，熱都有辦法想！」回答的是那丈夫。「號支船在九眼橋下靠起，

那比你龍洞子還涼快呢！最討厭的是跑警報，呵唷，我的媽呀！……」

「難道你們一天都在城裏玩麼？」

「那兒呵，天晴一早就出城了。……」

一聽見鄒幼芬那個那兒字，公爺嘴角邊立刻旋起兩個渦兒，顯得那麼開心的微微一

笑。似乎是在指明這點正是她的迷人的地方；然而吳楣却禁不住繃了繃眉頭。她覺得她

輕挑。甯當她看出了丈夫激賞的時候，她便感覺得耐不住了。她懷疑到她的出身；於

是她完全丟開了她，洋溢着一種得勝的感情，矜持的轉向他去，問他替她買的書籍的下落如何。

他已經吃完了，正在漱口，沒有來得及立刻回答。但是漱口以後，雖然他的神色忙着想回答她，因為他在放回茶盅的時候，看見那位愛情的闖入者也吃完了，他就順便問她吃飽了沒有。

一種忌妬之情那麼明顯地把吳楣惱怒了。

「總又是忘記了嘛！」她冷冷的說。

這時他正回「廠」來想回答她，但當一瞥見她那微愠的臉色，聽見她那冷冷的聲調的時候，他便又把那將出口的答復壓下去了。他用了玩皮的研究的眼光緊釘住她。

「你那麼望着我做甚麼哇？」吳楣強笑着問。

她原想加上一句，「我又不是新姑娘哩！」但她心里一轉忍耐住了。而且，立刻反省到自己的態度略欠大方，於是她就更加迫使自己假笑起來；以致顯得相當嬌憨，彷彿一下變得跟年青了。

「我怕你甞不醒了呢！」她激動的嗔怪着他。

公爺淫褻的一笑，隨又十分滿足的嘆了一口氣。

「她真像是菩薩呢，」他終於捉弄的說。「……」

然而，玩笑還未結束，兩三年來，不時衝上心頭的那種嫌惡之情，忽然那麼強烈的激擾着吳楣。於是，鄙夷的一笑，她一轉身走掉了。

她匆忙的走進臥室，坐在床邊的一張矮櫥檯上，於是掏出手巾，蒙着臉哭泣起來。她又絕望的躺向床鋪上去。那種虛假的鎮靜，現在是總崩潰了。她一下認真認識了她的處境的尷尬，與失掉那種嚮幸的悲哀，彷彿她倒並不覺得他是一個怎樣可厭俗物一樣。

她忽然聽見了脚步声：於是馬上停止了啜泣，把伏在被蓋上的面孔抬起一點，以便辨認出那個進來的是甚麼人。她知道是他來了，但她反而把臉埋伏得更緊了。

「怎麼樣，神經病發作了啦？」他說，在床邊坐了下來。

依舊是那種深有自信的玩笑腔調，他隨又拖了一把她那繞在頭上的手臂。

「快起來吧！有生客呵？……」

常她辨別出他的腳音的時候，她便已經感到了一種無名的慰藉，覺得他還愛她；但一聽到生客這個字眼的時候，一種混合着忌恨恥辱的感情甯又襲擊着她，她一下扭着身子坐起來了。她很可能說出離婚的話，但她毫不自覺的轉了轉念頭。

「你不要管我！」她含怒的叫着，「我倆個沒說的了！……」
「呵噯，就這樣深沉啦！……」

他涎皮的追尋着她的面孔；而且握着她的肩頭使她無法躲閃。

「就是幾本書嘛？」他繼續說，已經換成諂媚討好的調子：「這有甚麼了不得啦！算了，」他搖蕩着她，決計含混過去，「至少我這回辦的內差還不錯呢！……」

於是她呼喚着女傭人，吩咐把他的旅行皮箱拿來。

和一切面貌姣好而又富裕的公爺一樣，李守謙具有一種自信，以為所有的女人都是會愛他的，而且他也懂得怎樣博得女人的歡心。而且往往總又異常成功。

當皮箱運到的時候，他就開始展覽起他的內差上的業績來了。衣料，雪花，四合一口紅等等。他一樣一樣拿向她的眼前去，要她看看是否滿意，但她執意避開着臉，隨又閉了眼睛，而一到她不能不避了眼睛來表示她的堅決的時候，她的堅決可也完了。由於他的十分到家的糾纏，她終於又氣又笑的撲赤一聲笑了。而且睜開了眼睛。然而，彷彿覺察到自己上了一回呆當那樣，她又隨即變得嚴厲起來。

「你少涎皮點哇！」她叫着，「我又不是甚麼人的玩物！……」
她偷眼看他，她發覺出他已經感到驚怪與掃興。

「也不替人家想想，」她又吞吞吐吐的說。

她的心意是還想說下去的，但她驀的流下淚來，隨又哼一聲氣，躺下去了。然而，這一句半頭話却已儘夠訴盡他的衷曲！他狠心，他負義，他完全無感於她的屈辱痛苦。……公爺立刻理解了這許多，他的顏面重又很開朗了。

「我知道，我就是把心子挖出來你也不相信的！」他做眉做眼的嘆息着說，順勢坐向床沿上去。「但是，這有啥辦法呢！總之，事實勝於雄辯，請你慢慢看好了，——我現在不說……」

因爲並未看出她有任何反響，他又一支手摟着她的肩頭，把臉偎向她。

「唉，」他討好的低聲說，「這十多年來，難道我們就一點感情都沒有嗎？」
她依舊只是啜泣。

「唉，多少總有點對得住你的地方吧？……」

「多得很呵！」牠避開嚴說，覺得更傷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緊接着說，隨即把嘴貼近她的耳朵，「說來說去，也只有這一回不大對得住你啦！」他求饒的柔聲說，「並且，歸根結底，我們的感情該深點吧？」

吳楣嘆了口表示心軟的無可奈何地氣。

「老實講吧，」他又乘機含蓄的說，「她能夠在這屋裏住多久還要看見……」

這句話忽然那麼強烈的給她帶來一點希望，她想起一兩件舊事來了。七年以前，他也幹過同樣的勾當，但那女的才半年便被她遣走了；較後兩年接進來的那個可憐的少女，則是由那前妻逼走掉的，因為她太輕浮，她就饑言她同一個男僕有染……

「別人不趕我就算好了！」她情不自禁的冷笑着插斷他。

於是，公爺立刻理會了她的心境，他已經打動了她，但她還在試探，還在懷疑。他一蹦蹦起來了，開始向她發誓，說他絕不會辜負她；而這也是實情，因為他之對於愛情的酒脫，正如他之浪費金錢一樣。「一個人玩是玩，夫婦是夫婦呢？」他又認真的開始宣揚他的理論。

但她意外的切住他。

「你這態度根本是侮辱女性！」她衝着他說，翻身坐了起來。

這個意見，和這個行動，便連吳楣自己也吃了一驚，因為她本沒有料到她會這樣做的；然而，她却立刻自覺到她的心情變了樣子，彷彿忽然得到了一種有力的支持。

「我問你喲，難道女人不是人嗎？」她緊接着理直氣壯的問：「玩是玩！」她諷刺的一笑，重複着他的話，「好在你是向着我說，看高朋人聽到笑話！」她想起了她劇團里的朋友，而她的心情更結實了。「你以為你在玩弄女性，」她繼續說，「其實麼，你是在貶低自己！倒還說得那樣的津津有味，一點不覺得呢！……」

公爺聽着她，開始有點見怪，忽又十分開心的笑了

「好！」他嘲弄的激賞着她，「女博士！……：腦筋真新！……」

「這倒不是腦筋新不新的問題！……」

「的確的哩！」他笑着認真的說，隨即打了兩個感覺精神不濟的呵欠，「呵，呵……好，晚上慢慢談！早晨動身得太早了，」他說明着，恐怕引起誤會，「我今天的工作還沒做呢。……」

當他動身出去的時候，吳楣沒有理他，僅只意義曖昧的抿嘴一笑。但在心里，她却自然而然的浮上一個念頭：這樣正好！因為他所說的工作，就是抽鴉片煙。她便更覺得他不足道了。甚至照常的感受到了那種對他的嫌惡之情，彷彿便是同他談談，也都會多少沾污了自己。

她已經不再覺得自己可憐了，於是，用了一種新的看法來設想自己應該採取的措

置。她忽然認爲她的悲苦和絕望全是極可笑的，因爲對於一個以玩弄女性爲能事的人，是無所謂愛情的，所以實在用不着難過。她甚至有點同情起那個不幸的愛情的闖入者來了。她決定迫使自己冷眼旁觀，不再爲任何種感情顛倒。

她自以爲她是做得到的，而在晚飯時候，她確也幾乎達到了她的決定。然而，當其夜裏確定了他不會來和她同宿，帶點負氣的躺在床上，正要準備睡去的時候，她的感情又騷動了。

「你不來也好！」她努力克制着自己，「橫豎也無話可說！……」

她隨即敞開了記憶之門。她想起了日間的聚餐，談話，關於演劇籌備的種種議論，與夫以往的演劇經歷。而在回憶到那次巡迴演劇，她同田疇單獨會食前後的情節的時候，她微笑了。

然而，正在此刻，她忽然聽見了敲門聲和丈夫的呼喚……

五

田疇的祖籍原是江西。四十年前，他的父親以一個滿清政府大吏的隨員身份入川，

便從未回過故鄉。他的母親是湖南人，出身於一家富有的望族。

若果沒有同志會的變亂，那位老幕僚也許是榮達了。但是他的際運也不算壞，雖然時局變了，隨後還是做過兩任縣長，在成都落了業。直到羅戴之戰他的房屋毀於兵災為止，他的生活都是很舒服的；但他又不能不以律例謀生了，而且運氣越來越壞。

老頭子於二十年前便在流寓中逝世了，但那母親是能幹的，在極端困苦的境界當中，她終於使得兒子進了中學。然而，剛要卒業的時候她又拋棄了他，帶給他的獨子一個莫可挽救的打擊。雖然那時候他還沒有二十歲，他便不能不自行謀生活了。於是就在父母寄殯着的那個小縣城裏，田疇進入了教育界，一直沒有更改過職業。

若果沒有那一場狂熱的戀愛，他的處境也許會進步點的。因為那位願加庇蔭的父執還看重他，隨常都在考慮着種種可能的提攜。但這是一位老派紳士，當他發覺他同他的姪女有了私情的時候，他下了逐客令。雖然直到那對情人逃亡以後他才認真斷念。

出走以後，他們在一個熟人家裏寄居了半年，滿望這個既成事實能夠使得對方屈服。後來却完全絕了望，錢也早用光了，於是就由友人輾轉介紹到這個市鎮上來。

孟瑜也是讀過兩年半中學的，才來的時候，兩夫婦都在教書。近兩年來，因為子女過多，教師的薪水又太菲薄，妻子才自告奮勇退出了教育界，搬到鄉下來經營農事。然

而，這個並沒有想起來那麼容易，今年剛才種下小春，便由丈夫作主，又把莊稼頂出去了。然而，農業雖是失敗，在她看來，還是很合算的，柴水蔬菜方便，又可節省若干浪費。而且，他們所佃的田土是李守謙的，因為吳楣的關係，便宜也頗不少。何況自己估據着那座黃土磚牆的正屋，高敞響亮，也比街上租佃的昏暗低矮的廂房之類舒服。

開始搬到鄉下的時候，兩夫婦原想振刷一下，天一亮就起床了。說是本錢要緊，田疇總是先去院壩裏做回柔軟體操，或者向田野間跑一轉，然後才洗臉嗽口；而這早已經丟擲開了。

現在，天已大亮，田疇却還依舊穿着件滿是破洞的麻紗背心，半睡半醒的躺在床鋪上面。他忽然嘆息着微微一笑，同時把他那得天獨厚的身體轉側了一下；但這並非想要結束掉那些零亂雜踏，不大連貫的意象，恰恰相反，他希望能夠想得更有條理點。

因此，當他轉側向床鋪裏面的時候，他便緊釘着一個新的印象，一直的想下去。那是巡迴公演時，他同吳楣私自會食前後的情景。那夜裏沒有他們的戲，兩個人留在寄宿的學校裏準備「月亮上昇」。而當一想到那個僑裝的娼妓的富於誘惑的對白的時候，他把眼睛睜開來了。但他隨又閉了它們，微笑着，長長的透了口氣。

「她俘擄了的不是那個警察，」當想起那個女游擊隊員怎樣說服了那個迷途的僞警，讓她把他縛在燈柱上的時候，他迷戀的想，「倒是把我俘擄了哩！……」

他認為他們兩個獨自演習時要比正式演出出色得多。而在預習之後，他們竟自忘記了團體的規章，那麼興沖沖的跑去大吃館子，也就正因為這個成功在他們之間引起了那麼強烈的衝動。於是他又記起，他們怎樣穿過那個黑暗的甬道。怎樣因為他戲說有鬼，她就撒嬌的驚叫起來，毫不避嫌的雙手攀附着他的臂膊不放……

他重又嘆了口氣，並且感慨萬端的搖了搖頭。因為由於對於過往的留戀，他忽然更覺得她目前的遭際的可怕了。他設想她昨天的處境一定很尷尬的。也許已經陷入極端悲苦的地步。她高傲，她的自尊心極強。因而她必不會安於屈辱。而這麼一來，他的睡意是沒有了。

「怎麼辦呢？」他自問着。「離婚倒對，她似乎又不願意！」他想起了她對於他的建議的冷淡，他惋惜的嘆了口氣。「真想不到，一個那樣頭腦清楚的人！……」

然而，雖是知道她對於離婚冷淡，而且，似乎是不可能，馴致認為這她的美中不足，接着他却繼續替她打算，離婚以後，她該立刻採取怎樣的步驟。她可以毫無牽掛的到她願意去的地方，或者到重慶參加甚麼職業劇團。他原是在為她設想的，但他忽然發

覺，他自己竟也攪進去了。

「當然，」他辯解似的對自己說，「只要我抽得脫身！……」

他的思慮忽然間中斷了，因為他的肚皮上猛的狠狠吃了一擊。這是總爺在發夢癲，他的嘴里還在亂嚷，但却已經不是囁語，而是極端現實的乾噎和喊叫了。

「呵啣！爸爸咧，我不了嘛！……」

「我知道，你就睡覺也都不安靜的！」父親還在擰着他的屁股。

「你不要打，今晚上我帶他睡好了！……」

這是孟瑜夾着睡意的做氣的聲音。她正睡得很香，忽然被驚醒了，因而她很生氣。他們是分開睡的，兩張床舖成一個曲尺形，田疇的恰正擺來對着窗子，另一張床的床頭正在窗子下面，直對着房門。她把總爺交給丈夫，名叫奶膀的小女孩交給娘姨，自己帶着別的兩個睡覺。

「我知道你是不喜歡他的！」她憤憤的加上說。

「一晚上踢到亮，」父親繼續宣布着罪狀，「你才睡好，他又來了！……」

「那麼你又把他處置了嗎——呵啣！」孟瑜厭煩的插斷他。

田疇沉重的嘆一口氣，沒有再張聲了。

他不是沒有理由，也不是怕爭嘴的，他的同事就常常避免和他斗口。因為這個心直口快的人的坦率雖然叫人喜歡，他的直着嗓子亂嚷的脾氣，却也使人感覺得頭痛。

然而，雖是敢於爭嘴，甚至喜歡爭嘴，一到孟瑜生起氣來，他總每每表示讓步。這又不是因為她比別人厲害，她倒是個口齒遲頓，性情沉靜的人，而他之對她讓步僅僅由於她的道德壓力；她為他犧牲了家庭，犧牲了富厚優裕的生活，一直沒有說過半句怨言。而這種精神力量，不僅使他不敢亂發皮氣，五六年前，它還壓服了一場他和一位女同事幾乎弄假成真的戀愛。她並未發覺過他們之間的沾惹，乃至加以阻止，他對他的愛情一向是深信不疑的；但他却由內愧而動搖起來，不久那女教師也走掉了。於是當他事後向她盡情懺悔以後，她之對他的信賴，也便更深更廣起來。

然而，縱使對於她的袒護總爺沒有反駁，他的心里還是不服氣的。尤其因為肚皮上吃了一脚都是小事，而由於那一飛腿，他可把他從美麗的幻想世界踢進了難堪的現實。他坐了起來，沉着臉悶了一會，於是嘆一口氣，跳下床，抓了件襯衣披起，走出去了。這是一個晴明的早晨。昨天的陰雲已經光了，天色一碧，太陽正從遠處的林杪上面上升起來。露水很重，播種過遲的秧母子田正如一幅濃綠的絨毯一樣。沿着院子走了一轉，他在自己讓渡出去的水田邊停下來了；心想，若果是自己做，今年的食米，至少是

大部份無需買了！……

那個算是他的所謂二佃戶的農人，是一個半僵僵的老者，花白鬍子，乾枯的臉上點綴着一塊塊指頭大的汗癍。提着窰兜，眼睛東張西望着，他正沿着田徑抬着糞便走來。

「嗨！你今年頂我這個田頂好了哩！」田疇向他打着招呼。

老頭子抬起頭，望了他好幾眼，於是顯得不滿似的把臉一車。

「×！」他粗魯的說。「還要看天怎麼樣哩！……」

「這個田難道還怕乾嗎？幾多飽的水啦……」

田疇沒有再說下去，他冷冷一笑，繞回院子去了。

把田地頂出去的辦法，是由他提議的。因為僱人頗不容易，自己又懷身大肚了，孟瑜也就勉強同意了，始終表示反對的只有娘姨王媽；她為他們傭工，已經有七八年之久了。

這娘姨也是田疇的脾氣所能容忍的人物之一。她沒有親屬，她的惟一的兒子，出門當兵十多年了。她從未討過工價，而當去年那當兵的忽然從湖南寄回證件以後，她還繼續把按期領到的優待谷借給主人使用，說是這個年景，只要大家混得過便算萬幸。

她的缺點是行動迂緩，性情固執，老是釘住一件事嘮嘮叨叨不休。因此，當田疇回

到屋里的時候，她又靈機一動，記起女主人趕場回來，提起米價時她的意見來了。

她在掃着堂屋。聽見田疇走了進來，於是她嘆息着伸直了腰幹。

「說是不要頂呢，不相信！」她愁蹙的說，「現在你看，……」

「哎呀，一句話就儘扯！」田疇斥責的切住她。

老婆子不再響了。

「你想想吧，」因為覺得語氣太重，停停，絡腮鬍遂又解釋的說，「只說是自己做，人手在那裏呢。長年，長年也不好請，零工麼，只有荒月份才好僱；可是荒月份用不上！……」

「呵！你通共才好幾畝莊稼啦！」癩癩嘴，娘姨自負的笑了。

田疇看出她又會要誇口了，又會自告奮勇說她會做，他趕快切住她。

「快算了呵，」他微笑着說，「像你說的，只求混得過就好了。」

「可是，你才幾個錢一月啦！」老婆嘆息着。

雖然明知她並無惡意，田疇却是極愛體面的人；譬如，他總不事儲蓄，有一個錢，花一個錢，在必要時候，就是借錢，他也要把自己弄得很光亮的。因此，老婆子的直劈，使得他反感了。但他又不能夠生氣。於是縐縐眉頭，他解嘲似的淡淡一笑，不聲不

響的走進寢室去了。

孟瑜已經從床上坐起來，在替孩子們穿衣服。總爺有八九歲，他自己會穿，而且，已經穿著好了；但他還在打盹。他盤腳坐在床上，彷彿巫師請神似的不住點着腦袋。

「嘻！這付神氣才好看呢！」父親掀開嘴大笑了。

他之所以這樣高興，自然因為覺得可笑，但同時也企圖結束一下離開臥室時他同妻子的賭氣。他瞟眼看她，他相信她已經忘掉那件事了；因為她的臉上也正浮泛着感覺有趣的微笑。

但這微笑終於顯得有點勉強，一晃便消逝了。

「不知道那裏那麼多霉瞌睡呵！」她懣怨的說，又嘆了口氣。

「你還想挨兩下嗎？」田疇緊接着說，「趕快起來去讀早書！……」

從前妻子常常怪他不大留心子女的教育，所有的孩子，全都由她一人負責，可是自從搬來鄉下住家以後，情形變了，只要有空，對於總爺們的功課，總是很認真的。但這並非孟瑜加重了責難，她已經看慣了；也不是他忽然相信了一個爲人父者的天賦，實際倒是因爲鄉間既無茶館可坐，也沒談話的適當對手，所有的幾本文藝書籍，又早翻閱夠了，早晨晚間，生活都太過於清閒的緣故。何況他又是一個喜好活動，對於自然毫無感興

的人。

當其總爺爬下床來的時候，別的兩個，也都穿著好了。二的一個男孩子叫家瑞，七歲，三一個是女兒，叫家芳，五歲；母親最溺愛她。父親督率着大的孩子們走近堂屋去了，準備開始早課。

因為對面一間屋子是廚房兼娘姨的臥室，會客，吃飯和讀書，都是在堂屋裏的。裏面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供神，家具也很稀少簡單，以致那個頗大的房間，看起來更大了。但却相當整潔。較為惹人注目的裝飾，是寫字台一端牆壁上的幾帖中外影星和友好們的照片，以及一張印在信片上的西洋裸體女人的畫像。

雖然缺乏耐性，田疇做起事來總是很熱心的。而他的聲勢之壯，更往往超過他的熱心。一進堂屋，他就嚷鬧着，指揮着，像煞有介事的使他們圍坐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誦讀起來。而他自己，則坐向書桌邊的藤椅上去，隨即從硯台邊拿起一本書來。那是魯迅先生譯的苦悶的象徵，一册他所心愛的書。

然而，在孩子們的噏噏聲中，還求看完一頁，他忽然感覺得自己嘴里有着一股不好受合的味兒。於是，放下書本，他大聲吩咐娘姨給他弄洗臉水來。

「怎麼樣，這半天還沒有燒好嗎？」他又反問了一句。

「只是不大燙哩！」娘姨從廚房裏應聲。

「打來！——有點熱就行了！……」

雖然喜歡活動，而且並不存心要擺架子，但在某些場合，田疇却又極高興有下人服侍他。所以，儘管討厭王媽做事迂緩，他可依舊斜靠在藤椅上等候下去。

他忽然翻眼向牆頭的照片上去。

「昨天那個日子真夠她過呢！」當把眼光在吳楣的小照上停了一會之後，他沉思的對自己說。「該不會鬧一場吧，」他接着想，「也許她今天會跑來的！……」

一想到吳楣會來訴苦，他又望向那照片去了。

「好幾天沒有修面了呢！」他忽然自語着，用手掌熨了熨下巴。

接着，他又愉快的嘆了口氣，於是應着娘姨的招呼，走進寢室裏面去了。孟瑜挺起肚皮在收拾床舖，自己的和丈夫的，那女兒因為所求不遂正在做氣。

「現在修個面都要兩元錢了！」他自言自語的說。「我的剃鬚刀呢？」

「總在抽櫃匣子裏嘛，」她嫵嫵的回答，一面摺疊着他的被條。

他嘩啦一聲，把抽匣挪開了。接着是第二個，第三個……

「哎呀，分明是在這裏！」他忽然在鏡廂側面找着它了。

立刻打開那個裂了條縫。假紙皮已經現出本相的匣兒，他取出剃刀，以及刀片。他就要把刀片套上去了，但他忽然發現刀鋒已經捲了口了；他又接着找出那張早已成了廢物的來，只要忍耐一點，那還是可以用的，却又怎麼會無緣無故多出了幾個缺口！……

他一下奔回堂屋去了。

「你們那一個弄我的剃刀來的？」他大聲問。繞視着孩子們。

他的聲調態度都很脅人，嗡嗡聲頓然停歇下來。

「說！」他繼續着考問，「要我打到身上才肯說嗎！……」

「我摸了都會斷手！」總爺終於悶聲悶氣的說了。

「那麼一定是你！」他肯定的說，戟指着家瑞。

這是一個恬靜可愛的孩子，很本份，很懂事，又瘦又弱。他是時常作那哥哥的替罪羊的，而一看見父親就如雞雛碰見了老鷹一樣。

他早已預感到一場禍事了，現在他就更加嚇怕起來。

「那是哥哥叫我去拏的啦！」他說，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放屁！」總爺立眉睜眼的否認

「不是嗎？你說我們彫燈影兒玩！」

「敗家子！……敗家子！……」

父親連連責罵，一面敲打着孩子們的腦袋；但他怕又洩氣、隨即住了手了。

「真是可惡，把兩把刀都給你弄壞了！」他大聲的說，意在消解她的袒護。「你知道一張刀片現在值多少錢麼？買得出來，也不說了，還不容易買啦……」

孩子們還在哭，而那母親忽又捲入了漩渦了。

「打得好！」她高聲的說着反話，「打死兩個看還清靜點麼！……」

「哼！鍊，鍊也給你弄壞了！」並不釘嘴，他就一直委曲求全的發表着聲明；「好好擺在那裏，它撞你來的啦！一支自來水筆，也給你們連尸首都弄得不見了！……」

孟瑜挺着肚子走出來了。因為還未梳洗，神氣也就更加顯得陰沉，顴骨突出，微翹的乾枯的嘴唇看來有如一塊橡皮圈兒一樣。然而，十多年前，那常常激起他的愛情的，却正是這個同一的嘴唇。而當想起她來的時候，總先是它，然後才是別的部份；但他現在禁不住繃了繃眉頭。

她並沒有望他一眼，但他十分顯明的感到了她的敵意。他都知道，每當她悶着臉不聲不響的時候，一不對勁，便會吵起來的，於是他把話頭改變過了。

「還要哭嗎？」他放緩了語調說，「趕緊幾下讀完洗臉！……」

「呵，你就打夠了麼？」她冷冷的說，在方桌邊停下來。

「是把你的東西弄壞了，你也要生氣啦！」他苦澀的拖長了聲音說。

他想辯解幾句，但他隨即轉了念頭，走回寢室去了。

他之一下轉過念頭，因為他忽然感覺到，他的忍耐力頓然間降低了，再纏下去，他是會受不住的。而且，她的憔悴竟是那麼打眼，激起了他一種難於控制的感情的騷動。這裏有着厭惡，不快，但也夾雜着強烈的悔恨。恰如發覺了一椿自己做成的無可挽救的罪行一樣。

他很清楚，每當這樣一種感情參加進來的時候，要他讓步是極困難的。「他們從前的兩次大鬧便是明證。因此，他逃避似的趕快退進寢室去了，動手洗起臉來。

她還在拏孩子作靶子埋怨着他。

「就像那個認真愛你們呢，命生錯了！」她照舊冷冷的說。

她很少懷疑過他們當中的愛情，但她相信他是討厭孩子們的。因為有好多次，當其彼此心情很好，互相愛撫的時候，他曾經嘆息着表示：孩子們對於他們的愛情的蛀蝕，太可怕了。前年他們大鬧過一場，而在合好以後，他也竟將原因推在孩子們身上。

「架勢孽起些吧！」她繼續說，「只要你們命大！……」

他不想聽她的，但又不可能，於是他就只好趕忙着洗了臉，嗽了口，梳了梳頭髮，喚聲嘆氣的躺向自己的床鋪上去。而當他平服下來的時候，她也安安靜靜的退回臥室，開始梳洗起來……。

直到早餐時候，沒有再發生甚麼風波。甚至就像原來便很清吉平安一樣。便連總爺，也似乎變得來懂事了，沒有傲慢，也沒有懷恨在心；他規規矩矩的服侍父親添飯。孟瑜的臉色雖然還是陰沉沉的，但却已經退到三五年來常有的程度，說不上怎樣不快樂，更說不上在生氣了。

她的這種情形，丈夫至少是理解的。他已經慣常的洋溢着那種滿不在乎的旺盛心情。就從桌面上簡陋的菜蔬起頭，他在和她吹談着昨天他所分派的吃食的成功。

「吳楣這兩天，恐怕連龍肝鳳胆也吞不下呢！」她忽然間插嘴說。

她又嘆一口氣，顯然十分掛念着她的朋友的處境。

「我一早也正這樣想呢！」他迎合的說，高興她已不再同他賭氣。

「這個人也真夠了！」她抱怨的接着說，「要是我麼，離婚好啦！」

「說起來倒容易！……」

他原想替吳楣辯護幾句，但他囁囁着，於是戛然而止。

「這難道有甚麼困難嗎？」停住筷子，孟瑜勃然不說的接着叫了。「頂凶頂凶，她那個老頭子少抽幾口大煙！像他那樣的父母麼，還願意承認他，也已經算客氣了，倒還要替他打算盤呢！……」

「身當其衝就兩樣了！」田疇含蓄的說。

「倒不見得！可是，我今天真想跑去看看她呢。」
「你又跑上街做甚麼？她自己會來的！……」

六

田疇的猜測，是頗有根據的。因為每每受了甚麼悶氣，或者感覺生活太無聊耐的時候，吳楣總常常跑來找他們排遣的，這已經成了好多年來的老例規了。

這原因的一半，固然在於她同孟瑜他們的交情，另外一半，則由於她自己的寂寞的處境。因為在這鎮上，自從參加演劇運動以後，對於一般家庭婦女，她更加感覺得同她們不投機了，而那些她所願意交往的一般智識份子，又似乎不樂意和她親近。

然而，這一天吳楣並沒有來。而當下午田疇從學校裏轉來的時候，兩夫婦就像碰見

了甚麼悶葫蘆樣，起先驚怪，接着就互相推測。隨即又悶悶不樂了。

次日也是一樣，他們總在不息的念誦着這同一件事情。

「嗨，這個傢伙真怪！」晚上，田疇忽又自言自語的這樣說了。他已經上了床，正在抓着毛茸茸的腿子解癢。

「有甚麼怪的哇！」孟瑜憤怒的插嘴說，「她不來嗎算了！」

「噤，噤，噤，你們是朋友啦！」他企圖緩和她的不滿。

「我這個人麼，別人對我好呢，又好，不好也不要緊！……」

「呵，呵，這裏長了這麼大個火疔子哩！……」

實際上，雖然他那筋肉突起的，多毛的腿子上確乎多出一個小小的疔瘡，但是他的本意却在改變話題。因為聽了她的口氣，他相信她又說甚麼話了。

他們在下午時候有過一段談話。因為那冗長的期待使她生氣起來，於是憑着她的梗直，與乎孕婦特有的猜疑，她曾經賭氣的說，他們的擔憂不過白費，說不定她已經被公爺輾化了。「我早就想過，」她鄙夷的笑着說，「只要給她多扯兩件衣料，就是再拾一個兩個回來，她也不在乎哩！……」

現在，她的口氣既然那麼不平而又僵冷，他相信，她就又會不三不四的說起來了。

因此，他拏話插斷了她，隨又討了點萬金油來，於是一口氣吹滅了燈盞。

翌日早晨，他一早就起床了。他總掛念着那同一件事。雖然心情已經改變過了，彷彿他之所以渴望她來，無非因為想要聽聽，她那天回家後他們相見時的那場情景。但他並沒有透露一點他的想念，孟瑜也是一樣，關於吳楣一字未提，彷彿他們於她已經變得很疏遠了。

然而，當其吃過早飯，就要領着孩子上學的時候，田疇忽然感到一個慾望的誘惑，覺得不提一下不行。於是，他淡然的笑着說，也許他順便去邀約吳楣來玩。

「去約她做甚麼哇？」孟瑜遮斷他，「大門是做開的啦！」

「你昨天不是叫過我去約她麼？」田疇反問。

他有點驚怪，於是望定她，停住正在刷着皮鞋的刷子。

「老實說，她就一輩子不來，我也不稀罕呢！」她緊接着說，並不答她的話。「你替她擔心，不平，說不定人家三口子已經很和氣了。呵，這種事我見過……」

「完了——你們是好朋友啫！」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你怕都像我們這麼傻麼？……」

說着，孟瑜自覺高貴清白的微微一笑。因為這句話的底面正表明着她的全部信心，

以及她的生活的最後的支持。她爲愛情犧牲過了，而她現在還爲它甘心吃苦。

田疇 向是理解她這一點情趣的，但他一時忽視了它。

「當然！甚麼人都以爲自己比別人高明的！」他脫口而出的說。

「我們這些人高明甚麼哇？」她反駁說，傲然一笑。

她說得很鋒利，但是臉色沉下去了。

「媽媽！」總爺家瑞一齊向她行上學禮，隨便鞠了個躬。

「滾開！那個是你們媽哇！……」

她大聲叫嚷，紅着眼圈，隨即翻身走回臥室裏去。

隔了一會，田疇忍受的嘆口氣，也跟着進去了。起初，他只覺得莫名其妙，接着，便對她反感起來。認爲自從有了身孕以後，她有時生氣得太豈有此理了！然而，他隨即嚇怕起來，疑心她已經猜透了他之祖護吳楣的最爲祕密的隱衷。於是，帶着一點慚愧與乎試探的心情，他趕緊跟進去了。

她已經在啜泣了。沒有脫掉鞋子，灣着腿脰，她就那麼橫躺在床上，一支臂膊繞在頭頂。田疇開始嗚嗚着安慰她。雙手撐在床沿，彎下身子，他極想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真不懂！」他沉痛的說，「這究竟爲了回甚麼事啦！」

她依舊不給他個回答。

「唉，」他嘆息了。「就是錯說了句把句話，……」

「我才錯了！」她忽然自怨自艾的說了，「直錯到底！」

「你這一說！」田疇煩亂的說。

他不以為然的搖一搖頭，感覺不快的撐起來了。彷彿他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打算拂袖而去，不再睬她。但他沉重的嘆口氣，遂又立刻灣身向她，而她的聲調神情，顯見得更難過了。

「唉，瑜！」他拖長着聲音說，「你想想吧，若果她不是你的朋友，……」

「朋友歸朋友！我總不相信她同那個混蛋的結合會有多少愛情！」

「當然，當然，」丈夫意外的笑着叫了，坐了下去，而且熱誠的挽了她的手臂，「你說我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麼？哈哈，她平常間的態度也就夠顯明了啦！我常常想，若果你是她麼，……」

「呃，我種你都是爲了好享福呵！」孟瑜鄙棄而又自負的插嘴說。

田疇敗興的嘆息了，但却更加理會了她的情趣。

「你聽，」他愁蹙的說，「你這麼說不過是想苦我了吧！……」

於是攀附着她的肩頭，他開始向她傾吐着熱情的誓言，誇大着她的高貴的犧牲。但當接吻過她那乾枯的嘴唇過後，一種生疏嫌惡的感覺忽然襲擊着他。

他有點狼狽了，而跑來解救他的正是那個他所期待的人兒。

「媽媽！李母母來啦！」總爺忽然跑進來大聲通報。

而在同時，他們聽見了從院子裏傳來的吳楣話語聲。

「怎麼樣，你們還沒有去上學麼？」她邊走邊問。

雖然聲調有點故作，但很平靜。孟瑜對於她的頗為偏激的推測猜中了一半，因為雖不能說已經心安理得於她的處境，事前她所預想到的難堪並未實現。

當其那天夜裏，公爺向她屈盡丈夫之誼，賭咒說他決不負她以後，她的所有的那種屈辱的自覺，已經很稀薄了。而接着跟來的家庭間的愉快空氣，對她更加是生了效。幾個年輕親友陸續跑來胡鬧了兩天，並且對於她的寬大，她的沒有打破醋缸表示了認真的敬意……

她在這裏算是熟客，跨進堂屋，她就一逕避向寢室裏去。這時孟瑜已經從床上坐起來了，田疇對了房門站着，回應着她的招呼，但是神情都有一點陌生。

「我們前兩天就以爲你會來呢，」他含笑說。

「家裏又有客啦！烏七八糟鬧了兩天！……」

吳楣沒有望他；她說着，把皮夾擱在鏡箱旁邊，向了孟瑜走去。

「你有點不舒服嗎？」她親切的問，在床沿邊坐下來。

主婦探究的看定她的眼睛，於是紅着臉一笑，把目光移開了。

「我還以為你這一輩子都不會來了呢！」她賭氣的說。

她比田疇更爲直率，真誠，是無法做假的。因此，雖然試想全盤隱瞞過去，終於是不可能。她就無可假借的發起牢騷來了，而且全不理會丈夫的眼勢。

「本來啦，」她接着說，重又諷笑的望定她的眼睛，「人家這幾天多好玩囉！」

因爲吳楣的眼睛已經是潤濕了，丈夫就趕快直捷的插斷她。

「你還不知道呵！」他笑着望了吳楣解釋，「她這兩天恐怕做夢都在想念你呢！你再不來，已經要上吊了！」他故意滑稽了一下，「我就說我的性子急了，她才叫要命呢！……」

他迫使自己打了一串外交式的哈哈。

然而，這儘管無用處。吳楣歪向床角，已經啜泣起來。她的朋友截破了她的創傷，她重又感覺到那屈辱了。當其來的時候，她本洋溢着一種心情，覺得她是來安慰他們

的，因為她很信賴他們的同情。她將告訴他，他以她的新的態度，她憐惜那個女子，她更不重視她的丈夫。因此她倒樂得清清閒閒打發日子。而這種開展的想法，一定會減低他們對她的擔憂無疑。現在，既是重又感到了那屈辱，她就真切的覺得，他們是該怎樣的給她以安慰了。然而，事實完全相反，她沒有安慰她，反而向她說了氣話，在她看來，甚至像有意奚落她！於是她情不自禁的傷心起來，彷彿受了過於刻薄的待遇的小孩一樣。

「你看你愛賭氣賭得好吧！」田疇喃喃的說。

他想抱怨孟瑜幾句，但她已經因後悔而流淚了。

「你就這樣子傷心嗎？」接着，她俯身向她的朋友，攙住她，希望她的懺悔能夠馬上生效，「唉，這一點點事，請你原諒我吧！你知道我是隨便說慣了的，——不要再憂了啦！哼！」

吳楣固執着不應聲，於是她驕的撐身起來，中止了她的求饒。

「好！我以後對你裝假好了！」她冷冷的負氣的說。

「我不要那個裝假！」吳楣意外的開口了，翻過身看定她。

「你怕我裝不來假嗎？」孟瑜繼續說，「我還是會敷衍門面呢……！」

「你這靈鬼再說！」吳楣威脅的切住她。

接着，她撐身起來，揚起手掌，做出打她的姿式；但她撲嗤一聲笑了，隨又哭了起來。然而，這却已經不是出自傷心，倒是她的朋友的真摯打動了她。

她沒有再躺下去，她就那麼眼淚汪汪向她訴說着她的心情。

「人家滿肚子的委屈，早已經受夠了，你還要說氣話！……」

「這只怪你們太要好了啦！」田疇插進來說，掀開嘴大笑了。

「我懂！不然，我連問也不再問她了哩！」吳楣緊接着說。「再不想想人家這幾天過的甚麼日子呵，」她愁蹙的繼續說，忽然只看見了這兩天來她的煩厭，以及不快，把那些足以安慰她的全忘掉了，「有時候真想自殺，」她沉重的嘆氣，覺得自己確曾這樣想過，「再不然，跑上前線把命丟了算了！」

「你這後一個想法我都贊成！」孟瑜緊接着說，「自殺？像他那種臭男子那才犯不着呢！」她鄙視的笑了笑；「快把你這些沒出息的打算拋開點吧！」

「你不知道，人有時候想起來真沒味呢！」吳楣悄然的說。

她的驀然而來的悲觀，一下使得空氣變得沉重而嚴肅了。大家只能搖頭嘆氣，一時真不知道如何安慰的好。而她也就愈加惜傷起自己來。

她想起了娘家的無可挽救的衰落情形。父親只會抽煙，母親嘴巴零碎，而又毫無正作；在她待字的年齡，她常是過着寂寞感傷的日子。接着便是她的失戀，和雙親的逼嫁，與夫出嫁以後的種種委屈。其間雖也有過短暫的幸福，然而，此刻却已從她的記憶中遺漏盡了，不復再有一點一滴的存留。

「我這幾天思想的陰暗，恐怕你們想也想不到呢！」停停，她又憫笑着說，「只覺得甚麼都是假的，甚麼都無與會！無論如何想不出活在世界上有甚麼意義，所有的只是絕望！有時候就連自己都討厭自己呢。……」

「我看你陷入悲觀主義了，」田疇沉思的說，長聲嘆一口氣。

「是的，悲觀主義！」她承認着：可是神情已經振奮起來，彷彿他所加給她的心情的這個漂亮的概括十分使她滿意，「那個要笑，就讓他去笑！……」

孟瑜給了她一張臉巾，於是她的自白也就倏然而止。

接着臉巾，下了床，她走向窗前的櫃子邊去，對着那面豬腰形鏡子，先是嘴唇，其次是眼瞳鼻梁，她都一連擦了幾下。然後又再打開皮夾，取出香粉和口紅來。

孟瑜在旁邊守望着她；她自己被眼淚洗掉了的脂粉，早已是填補好了。然而，由於吳楣的灰色論調，她却依舊帶着一付愁容。田疇也同樣顯出愁蹙深思的模樣，在替她的

悲觀主義納悶，覺得她的情緒太可慮了。爲了友誼，抗戰與同進步，他都認爲自己應設法使她振作起來。

然而，雖然她的思想是那麼顯明，而且，已經由他歸了類了，一到要找出一個進攻地點，企圖使她轉過念頭的時候，他却又覺得茫無頭緒。因此，當她修飾過後，他就更感到拘束了。

最後，他把談鋒轉入到實際問題上去。

「講老實話，」他終於審慎的說。「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呵？」

吳楣明白他問的李守謙，她微不可見的諷刺的一笑。

「他那張嘴還不會說嗎？」她冷然的說，「又是賭咒，又是解釋！……」

「貓兒不吃死老鼠！」孟瑜憤憤的說，又嘆口氣。

「那怕你說得天步亂墜，我才不相信你！」吳楣緊接着說，彷彿她的壁壘確乎森嚴，「我早就看透他了，嘴巴倒甜，做起事來完全兩樣！妙在他還以爲我傷心哩！其實，我難過的倒不是這個。我只覺得我們中國怎麼了啦，」她嚶嚶着，替民族國家擔起憂來，「前方流血抗戰，後方花天酒地，醉生夢死！」

「可是，你不能太看重黑暗面呵！」田疇嚴重的提醒她。

「你可不能不看重啦！」吳楣說，莫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因為這個黑暗就在你自己家里，就在你的眼面前，你能夠漠視它嗎？我倒還沒有訓練得這麼冷靜！」

她矜持的一笑，似乎對於自己的辯才感到了滿足。

「總之，」她加上說，「人一輩子有啥子意思呵！」

「但是，你這樣悲觀下去也不是回事啦，」田疇沉悶的說。

孟瑜同時的嘆息了。

「仔細想起來呢，人也真沒味呵！……」

她的談吐實際上最和她的情緒相稱，沒有誇張，也沒有作偽。因為由於吳楣的訴苦，她已經為自己的煩憂所包圍了，覺得近幾年來她就沒有過過一天愉快輕鬆的日子。既無恆產，丈夫全不注意家庭間的財政狀況，子女愈來愈加衆多，身體也更敗壞下去。而未來的時日，只有更暗淡了。

田疇吳楣還在繼續辯論。而單看他們對於辯論本身的津津有味，便足證明他的說辭已經很生效了。至少，可以說吳楣的固執只是為了她的過於好勝。

於是，田疇縹緲眉頭，立刻改變了他的全部戰略。

「好吧！」他狡猾的說，承認着她之和他相反的論證，「我承認你的說法，認真甚

麼都不會引起你的興趣了，一切只是絕望，黑暗！」他揚一揚手臂，好像他在拋一件廢物一樣，「可是，總有點值得你留戀的吧？比如，你同我們之間的友誼，這對於你也一點意思都沒有嗎？恐怕不見得！」

「沒有！」狡滑的一笑，吳楣於是忍心的說，「我們不過偶爾碰在一處吧了！」

「對啦！你這樣說哇！」孟瑜嗔怪的叫了出來。

於是她挨近她去，用手推她，說是既然如此，她倒早些走掉。好。

「快走！快走！」她惱怒的叫着，「我們橫豎都是陌生人啦！」

「怎麼興趕客啦！」不僅是不動身，而且用力抵擋住她的推送，吳楣忍不住癡憨的笑了，「我這個人麼，才怪得很，你要推我走嗎，我倒偏要賴在你這里哩！」

「這就可見你還看重友情啦！」田疇大笑着說，高興着他的成功。

「我承認！」吳楣認真的緊接着說，這時孟瑜已經放開她了。「我承認！」她重複說，「不是你們，我就更沒有想頭了！每每到了絕望的時候，我總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樣，究竟還有一兩個朋友是愛我的，他們希望我好，甚麼事都關心我。要是不然的話，真不想活這個人了呢。……」

她的眼睛裏又紅潤起來，認真爲友情所感動了。

她忽然間住了嘴，沒有再說下去。孟瑜也一時顯得就要哭出來的樣子；她和田疇都同是無家可歸的人，而在這生疏地方，更不免時時感覺到孤獨……

丈夫的感動有限制點，他只是苦着臉，陷在憂覺的沉思里面。

「也許我們的處境不同一些，」嘆息的啞啞嘴唇，他終於幽幽的說了，「你知道，我們幾乎是連一個親人也沒有的，所以特別感覺得友情的重要。我常常想，……」

「你還想哩！人家已經在說我們是陌生人了！」孟瑜切斷他說。她可憐的笑着，她的眼睛閃爍着淚光。

「唉，你怎麼還不走呢？」望向吳楣，她又顯得賭氣的問。

接着，她便把眼睛埋下去了，努力抑止住眼淚

「你若是再做氣，我倒真的要走了哩！」看見她的朋友就要哭出來的神情，吳楣裝作玩笑的腔調說了。「才那麼一句話，你就氣得這麼凶麼——噫？……」

她站起來，正如公爺對她做過的樣，涎皮的追尋着她的面孔。

「對，我看你們兩個再哭它一場吧！」田疇憫笑着說。

「呸！你說得人家那麼愛哭！……」

孟瑜啞了丈夫一口，兩位女眷一齊掛着眼淚笑了。

於是，她們就又互相賭氣，互相逗趣的指責起來，正像若果不這樣來一套，便不足以表明彼此間的真情一樣。而空氣也就認真愉快起來，不再覺沉悶了。

「你們的哭和笑都像在做戲哩！」田疇開心的說，因為她們的合好大笑起來。

「這只因爲我們沒有你那麼心硬！……」

孟瑜搶白着他，隨又接下去向吳楣說：

「總之，你這個沒良心的，這幾天也把人折磨夠了！」

「就折磨夠了？早知道你這樣，我還不會就來呢。」

「好！」狡猾的一笑，孟瑜高深莫測的說，「可是，你知道我們怎樣設想你麼？」

「你又要鬧禍了！」帶點玩笑神氣，田疇警告的說。

「老實，不要再惹得哭一場吧！……」

孟瑜贊可的提醒自己，已經在轉換念頭了，但却立刻浮上一個含意深深的微笑。於是，吳楣在疑鬼疑神的望了她一會之後，就不由得不盡情的追問了。

「叫你說啦，霧鬼！」她已經摟住她的頸子，第三次逼問着她。

孟瑜訕笑着，還在遲疑，但她終於把嘴帖近她的耳朵……

她至多不過說了三兩句話，吳楣便暴發出一陣嬌笑，紅着張臉迴避開了。接着，她

就正起面相，打算不再理她；但她隨又氣惱的大笑起來，用手掌敲着她。……」
「你這個嚙牙齦的！……人家還傷心得莫奈何哩！……」

七

豫想和現實總是有距離的。而且，不僅對於幸福如此，便是對於不幸的意料也常有同樣的情形。當其吳楣懲戒了孟瑜的玩皮以後，田疇夫婦對於她的處境的擔憂，已經減輕多了。

然而，他們的認真放心，是直到午飯時候才完成的。正如一般智識青年一樣，日常生活儘管常同思想脫節，但在正經的談話當中，他們却又認為，一個人若果沒有思想，或者思想錯誤的時候，全盤生活便都可慮，甚至沒法子活下去。因此，等到吳楣接受了他們的勸告，明白的放棄了她的悲觀主義的想法，兩夫婦這才如釋重負的高興起來。有如完成了一件功德似的感覺到了愉快。

田疇這一天沒有上學校去，他就一直陪伴着他的朋友。他有時是喜歡做菜的，做完廚子，現在，他又在做堂倌了。他正忙着把菜送往桌子上去。口味確實不錯，正如他的

說辭一樣成功，雖然只是一些黃瓜豆芽之類的普通菜蔬，但比娘姨的手藝高超多了。至少是吳楣個人如此覺得。她已早同從前，同那個卑劣的消息傳到以前一般的活潑和愉快了。容光煥發，沒有些微的不快。

她同孟瑜早已坐上桌子，正在品評着用田疇作菜的技術。

「該說好的不是這個！……」田疇忽然插進來說。

聽到吳楣稱讚，他忙着從廚房里走出來了。

「該說好的不是我做的菜，」他重複說，放下襯衫袖管，坐向空着的首席上去，「菜算得甚麼呢！你該感謝我把你的情緒醫治好了，這個才是頂要緊的！」

「可是，我總擔心我終久會幻滅哩，」吳楣黯然的說，隨又做作的嘆口氣。

「這個倒霉的啦！」孟瑜笑罵的叫了，「你自己先不先就虛心！」

「這不是虛心，」吳楣辯解的說，「你問老田，那天大家的情緒吧！……」

田疇給她開的主要藥方，是勸她集中全部精力在戲劇方面，這不僅有着莊嚴神聖的意義，而且可能忘掉她的苦惱；但是那天聚餐的情形忽又叫她動搖起來。

「結果究竟怎麼樣呢？」她追問着，懸心的望定他。

「無論如何，籌備的日子總算定了！」田疇肯定的回答。

他正想淘飯，但他驚叫一聲，忽然一齊放下了碗和筷子。

「哎呀！」他醒悟的說，「鬧了半天，就是今天下午開會啦！」

「那個老家伙到底同意了麼？」吳楣喜出望外的插進來問。

「他是那村腔調！」田疇清楚她指的牛祚，他審慎的批評了，「你知道麼，隨便甚麼事，他都要打兩下卦；表示他深沉。可是，只要大家上勤，他也很熱心呢！」

「請告訴我，大家是怎樣商量的吧！」吳楣迫切的問，亟想知道詳情。

田疇於是約略告訴了她一個大概。憑着他那滿不在乎的脾胃，他說話照例是誇張的，現在，因為某種原故，他就更加渲染起來，似乎一切都不大成問題。而且，好像這不僅可能在本鎮上演而已，一九三七年夏天那種輝煌局面，還會重來一次無疑。

「老實講吧！」想想，他又克己的作着最低限度的打算，「至少在本場演幾天沒問題的！不要說別的人，唉，唉，」他微笑着，亟想引起對方的注意；「就是聾子都叫喚悶得慌啦！」

「妙在章桐也恰恰回來了！」吳楣充滿希望的叫出來。

「他不回來又怎麼樣呢？」田疇略感不快的說，「搞不好嗎還是一樣的搞不好！」並不喜歡忌妒，現在他對她的看重章桐，却有一點不舒服了。

吳楣立刻注意到了他的不快，但却沒有想到他在忌妒，只以為他是道出了真理。大家的沉悶日子，確已經過得不少了，因而演劇運動的成功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

她僅僅畢業於本地的高級小學，雖然是高材生，結婚過後，便和書本絕了緣了。她之對於較新的智識的獲得，乃是她同田家有了交往以後的事。那時候田疇孟瑜同居還未一年，沒有子女，讀書自修算是他們的惟一消遣。於是，在吳楣眼睛里，不僅這個新型的小家庭的單純愉快使她迷戀，她也感到關於新的智識的迫切需要。

於是，她重新用起功來。但却已不再是國文之類的教本，而是種種裝璜別致的新書。凡田家所有的，從「沉淪」「苔莉」，一直到「石炭王」，她幾乎全借來讀遍了。接着，她成了他的追隨者，把他看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當然呵！」她說，自信理解他的情趣，「沒有抗戰，根本想也不想不要演戲囉！」

「至少困難得多！」田疇誇耀的一笑，客氣的修改着她的同意，「想麼，甚麼事都一半是環境促成的啦！就拿你來說吧，要不是蘆溝橋那把火，你敢跑出來演戲嗎？」

「大家罵還把你罵死了哩！」孟瑜大笑着接嘴說。

她正從廚房里巡視了孩子們的食桌轉來，而當她聽見他在反問吳楣的時候，她就隨口插了一句。因為她忽然記起戰前這鎮上的閉塞情形來了。

「你還記得我們才來這裡的情形麼？」她笑問着田疇。一面挺着肚皮，慢步走向她的坐位上去，「我們兩個人在河里泡了一兩週脚，大家就掉起嘴亂說開了！」她粲然一笑，彷彿忽然變年青了許多。「後來聽見我們沒有正式舉行過婚禮，呵哨，這就更加下不了台了！你一上街，總有人向你行注目禮！……」

「所以你每回上街，都同我一道嘯！」吳楣打趣的插嘴。

「就是沒你一道，我也沒有胆怯過啦！」孟瑜立刻反駁的說。

她驕矜的瞥了一眼，十分笨拙的坐了下去。

「我這個人麼，」她傲然的緊接着說，「只要是做得對，我倒不怕那個罵呵！講句老實話吧，」她忽然嘆了口氣，而那些回憶帶給她的興奮，已經在開始消散了，「要不是這一羣娃兒拖住我麼，……」

她沒有說完，她的臉色又陰暗了，恢復了一向消沉不快時的常態。

可是，田疇吳楣立刻理解了她的想念，知道她頗感慨於只能永遠做個賢妻良母的無望的處境，而這又非她所願。其中感觸最深的是那丈夫，他固然同情她，却更同情自己。因為由於她的提示，他十分痛切的體察到，作爲一個男子，而且，生在這樣的時會，孩子們對於他的阻礙太可怕了。

雖然有着吳楣的乖覺的插話，企圖把空氣轉換過來，但要想恢復過先前活潑愉快局面的這個努力，到底是失敗了，彼此的談話總是那樣的毫無生氣。

直到飯後大家休息了好一陣，沉悶不快的空氣，這才稍稍緩和下來。兩位女眷在鑒賞李守謙新才帶回來的別針，戒指等等。她們沒有從那些精巧飾品聯想到她的屈辱，只是驚奇着它們的別致。田疇則沉默的橫攤在床鋪上悶食。當他微微一笑，正想起而參加她們的談話的時候，總爺一蹦跳進來了。

挺起胸部，他照例聽他嗓音所能許可的高度嚷道：

「爸爸走啦！王先生叫你吃過飯就去哩……」

「你們先走到！——父親詫責的說，有點惱恨兒子打斷了他的興致。

「他說你上半年已經缺了兩節課了！……」

「少說些話！趕快滾起走！……」

田疇咆哮着撐起來，把孩子們揮趕走了。

「去它媽的！」他又憤然大叫，「錢沒有幾個，他倒還要你不缺課哩！」

「你看你那里像個當老師的啦！」吳楣忍俊不禁的說。

田疇相信她在贊賞他的豪爽，他掀開嘴大笑了。

「我並不要他像哩！」他緊接着說，「老實講吧，我幹這個行道根本就冤枉得很！小時候我想從軍，後來進了中學，我也沒想到我會吃白墨飯的。那個時候我想做工程師。後來認識了她，——他用下巴指指孟瑜，「我又想搞文學。總之，直到現在我從沒想過要當教師！……」

「可是，你總算當了十多年了！——吳楣愉快的叫出來。

「是啦，就是要退，也不容易退脫了哩！……」

他愉快的大笑，但是他們的心頭禁不住沁出一股苦趣。然而，當人置身於某種境遇，縱是談到不幸，也不會怎麼樣悲傷的。對着這個機靈的少婦，他很快又高興了。於是直到去學校參加關於演劇的籌備會議為止，他們都沉迷在那種遊樂的挑逗中，感覺得很愉快。他們本想把孟瑜拖起去的，但到就要動身的時候，她的心又冷了。說是，若果是肚皮里發作了，大家那才好看戲哩！結果只好留在家里給快要出世的小孩子製備衣服。

田疇住的鄉下離學校有五里多路。他們沿途邊走邊玩，走進學校的時候，已經在上課了。因為這時記起了一點事故，到了場口，他們便分了手，田疇先一步進學校去。準備室一個人沒有，附近教室里傳播着米子遠的尖銳的噪音。似乎頗為擔心學生的耳朵也

同他的一般太欠靈敏一樣。

想起他的頰角和脈管挺脹得像藤纏，一條條綻在蒼白皮膚下的力竭聲嘶的神情，田疇忍不住笑了，但他隨又正起面相，大聲呼喚着那個面貌浮腫的年輕小工。

「最後一節課了，」那小工回答，當他問他這是第幾節課的時候。

「我幫你搖下課鈴，去替我買兩根紙煙來吧！……」

田疇只偶爾在外面抽紙煙。回到家里，他就只好抱着水煙袋吹絲煙，以示對於妻子的體貼，不肯浪費。小工走後，他又看了看課表，於是順便在門口停下來。

這里聽講課更清楚，他正想笑，吳楣從外面進來了。

「你聽米雙子吧，」他輕鬆愉快的說，「這碗飯不好吃哩！」

他們一同退進屋子里去，而當他偶爾瞟了一眼掛鐘的時候，他驚叫了。

「哎呀，已經過了五分鐘了啦！……」

他奔出去搖了鈴，於是所有的教員，都陸續回到準備室里來了。這個抱起了水煙袋，那個從甚麼隱秘處所找出來半截吃賸的紙煙。牛祚則在吹着氣喝開水。這個半老的中年人。雖然有時任情嘲笑一切，尤以對他的職業爲然，但在教學上面，他却又是認真負責的一個。開水喝完，於是蹶坐着吳楣，隨又忍俊不禁似的眨眨眼睛，好像打算開她

一點玩笑；但他微笑着吁口氣，又忍住了。她沒有發覺他的這個可疑的神情，她在專心致意的傾聽着田疇對於那些失約的人們所發的牢騷。

最爲引起絡腮鬚不滿的算是章桐。他原想他是會早到的，但他現在還無蹤無影！別的兩三個也還沒有到場。據說是上完課才走掉的。最後，他把那小工叫來了。

他一連說出四五個名字，吩咐他趕快前去催請。

「我給你說！」他嚴重的叮嚀着！「一個一個要請到啦！」

「要跑這麼多地方，」嘆了口氣，那小工吞吞吐吐的說。

「的的確確，」司爺支持着他，「等人找齊，時候又不待了！」

「那麼依你說呢？」田疇反問，一下把臉轉向呂康。

他緊皺着臉，顯然決了心要抬槓；可是司爺依舊懶懶的揚着眼睛。

「依我看麼，」他滿不在乎的回答，「改期！……」

牛祚前合後仰的大聲笑了。

「你點這些大砲做甚麼呵！」他直衝着司爺說。

他又嘆息着拍拍桌子，於是一擰站了起來。

「你讓他去請嗎！」他繼續愁蹙的指責着呂康，「請不來又再說請不來的話啦！怎

麼總是闖禍！趕快去罷！」於是他斷然的分咐着小工，「先到茶館里找找！……」

田疇沒有發成皮氣，而且感覺得害羞了。

「這也才是話啦，」他生硬的說，帶點悻悻的向了牛祚笑笑。

「是吧？沒有我麼，你們兩個已經打起來了！」

「至少是會吵一架的，」吳楣說，抿着嘴唇一笑。

「就是吵一架，也不是小事啦！」牛祚帶點教訓的接着說，隨又嘆了口氣。「自

然，」他繼續說，「有些人一天吵點架也是很好玩的，有些人倒是少吵兩架好些！」

「鄙人呢？」擦擦鼻頭，司爺做眉做眼的問。

「你麼，一天就是吵八架也不要緊！」

「何故？」

「因為就是一連吵它十架，你也還會像沒有睡醒樣的！田老師可不同了，」牛祚笑望向絡腮鬍，「你看精力多麼飽滿，多麼充足，就像拉緊了的絃樣！嘿嘿，……」

並未說完他的意思，牛祚便在含蓄的笑聲中混過去了。

最近一兩年來，每當絡腮鬍發悶發煩起來的時候，他總禁不住要縐縐眉頭。因為從外表上來看，這個異鄉人雖也並無多少變化，他的脾胃還是和從前一個樣，但在他的暴

燥，和他的滿不在乎的大冒下面，老教師却敏感出一種埋藏着的深沉的不安。而且，他又深知道他的處境的艱窘……

現在，他之含混過去，一樣是在體恤他的年青朋友。田疇似乎立刻理解了這個，並且顯得感動的笑了。這是那種柔弱的自己傷悼的憫笑，在他一向很少有過。

「的確，」他帶點忸怩的說，「有時候連我自己也覺得呢。……」

於是，感慨的一笑，他頗為平靜的開始述說着他的心境。他找不出一個無可辯駁的原因，但他總覺得不安靜。而且比以前更愛發脾氣了。憑着他的文學素養，說得多，他便不免誇張起來，逐漸加進去不少空洞過火的辭句，幾乎忽然之間，使得自己變成個頹廢派的詩人了。

「你說我悲觀吧，又不見得！」他搖搖頭說，於是長長的嘆一口氣；「我倒更加覺得生命可愛，總想過得有聲有色一些。這真是個矛盾！有時候苦悶極了！……」

「還是我常說的那句話，」牛祚微笑着遮斷他，「學學老牛筋吧！」

「有時候它就不由你作主啦！」吳楣忽然插進來說，神情比聲口更鬱悶。

起初她只留神着他的自剖，不久便覺得他是在替她表白了，於是起了共鳴。

「哎呀，你也受了傳染了啦？」眨眨眼睛，牛祚打趣的緊跟着說。

在新起的愉快的笑聲當中，那些儘是管理，以及主任級任之類的人物，都陸續退出去了，準備搖鈴放下午學。留下來的只有科任教員牛祚與吳楣田疇。

他們一直進行着那種毫無目的的漫談，幾乎把時間都忘記掉了。但當學生們的鬧嚷消沉下去，那小工帶回來章桐的便條的時候，絡腮鬍却又情不自禁的興奮起來。那便條上說，正在同老太婆扯賬，不能分身，但是任何決議他都全部贊成。至於其他的人，却是連便條也沒有的，看起來更渺茫了。

田疇像讀一通意外的急電一樣的看着完了它，於是叫道，「嗨，頭一卯就不到！」一面粗魯的遞給牛祚。他生氣着，想再找小工藍興來問個究竟，但那人已經溜了。

接着，他急奔向門外去，把他重又叫了轉來。

「你就走了？話還沒問完呢！」他直着喉嚨大叫。

「就要擺夜飯了哩！」藍興愁眉苦臉的說。

「有你擺夜飯的時候！我問你嘯，所有的人你都見到了嗎？」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都說不能來啦……」

「飯桶！……給你說得清清楚楚的，劇團開籌備會，人已經到齊了，」他自制着，說得緩慢而又清楚，正如想叫他再去跑趟一樣，「牛老師，呂老師……都坐着在等……」

「你再抱怨他也沒用了！」牛祚忽然嘆息着插嘴說，攔下那張便條。於是，他站起來，直走向田疇去，浮上一個寬慰的微笑。

「依我看這樣呵，」他說，停歇在他面前，「另外商量個日子吧？」

田疇敗興的嘆一口氣，打算承認下來；但他遲疑着，偷眼去看吳楣。她頗爲喪氣的坐在那里，也正在偷眼看他；而那正是一種可憐相的求乞的眼勢。

絡腮鬍鬚的感覺得憤惱，他急不擇言的毛燥的說：

「還有甚麼商量的呵，頭一炮就放瞎了！……」

「那麼就攔下來？」眼睛一眨，老教師扣上去問。

田疇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反問，他狠狠了。

「乍看大家有沒有誠意呵！」正像應戰一樣，吳楣忽然意外鋒利的搶着說了，「有誠意呢，改個日子也沒多關係，若果沒有誠意，再改幾次日子也是空事！」

她極不相稱的輕弱的一笑，臉和頸子立刻紅了；於是翻身奪門而去。

沒有人勸阻她。雖然便連那個深懂女人本性的牛祚，一時竟也爲她這奇突的行動窘住了。但認真吃驚的却是田疇，他想留她，但他又毫不自覺的盡力克制自己。而當這個惱人的問題自行解決以後，他又碰上了一個新的難題：憑氣性鬧一通拉倒呢，或者耐着

性子來設法打開這個僵局，免得演劇的計劃流產。

他的臉色更陰沉了。微勾着頭，努力凝目着新才擦過的放亮的皮鞋尖子，現在他才如實的覺得自己像根緊張着的絃索。但他惆恍的一笑，終於把絃索放鬆了。

「又氣走一個了，」他苦笑着自言自語的說，「怎麼辦呢？」

聽他的口氣，她之氣走於他並不嚴重，但是他的掩飾沒有成功。

「就看你啦，」牛祚冷淡的說，狡滑的笑一笑。

田疇十分多心的把面孔脹紅了。

「怎麼說看我呵！」他克制的拖長着聲音說，似乎異 感到驚怪。

「你聽我慢慢講吧！」牛祚認真的接着說，從從容容的開始解釋，「請問你呵，那些人鬧得最起勁哇？首先反對的不是我嗎？老弟！」他苦笑着嘆息了，愁蹙的點着下巴，「學學老牛筋吧！」

「可是一開頭就在出鬼！……」

「你的意思，明天就要拿出去麼？」牛祚更加柔和的問。

「我沒有這樣養！」田疇本想如此作答，但他說了句旁的話，「那里是這樣呵！……」

「好！那嗎大家決定了暑假天開演囉？好，學校還有三個禮拜才開始試驗，今年的

假期起碼有兩個月，你要演好戲哇？總不會蠢到再來一回巡迴公演吧！」

「可是一拖到放過假，困難更多！桌子，板凳，……」

「問題不在這里！」老教師興奮的切住他，但他隨即又充滿掛慮的笑了，「老弟！就看你有沒有綿勁呵！比如說吧，只要是耐得煩，桌子板凳都算得問題麼？哈哈！……」

牛祚忍不住好笑起來，田疇也自覺沒趣的笑了。

對着這個精明本穩的人，他忽然感覺到一種異常生疏的自卑情緒，彷彿現在他才覺察出自己的脆弱一樣。而當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就自然而然的溫和多了。

他終於完全承認了牛祚的勸告，而且重新商量定了日期。

「你是知道我這個人的，」他又訴苦的說，「性子本來就燥，……」

「我懂！我懂！你就是太缺乏個性了。」牛祚迴避的遮斷他。

雖然時常同情別人，體恤別人，尤其是青年人，老教師却頂不喜歡別人向他訴苦。他只有幾畝薄田，一座破屋，但却有着七八口人的負擔；半生來的挫折更不算少，他失過戀，受過政治上的迫害；因為貧困，他在大學三年級上便不能不輟了學，拋棄了他的工程師的夢想，但他却從不會向任何人訴說過他的苦衷。

他生怕田疇囉嗦下去，於是他切斷他，約他一同走向室外去了。階沿邊的食桌上已

經擺好筷子，留下的同事們在院壩里下象棋，似乎已經忘記了開會的事。

站在簷前，田疇平靜的向他們通報着更改日期的經過。

「好的！好的！」有人懶懶的應聲。「疇，你把炮拖過來看？」

「霉了！——恰恰喂在馬口上啦……」

那種碰了釘子的感觸，又在使田疇騷動了；但他盡力克制，放下決心，要使這次的演戲計劃成爲事實。他忍耐的嘆口氣，走下階沿，跑去同他們張羅去了。

八

一般熟人，都知道田疇莽撞而又性急，却不知道他也有時也極有耐心。當他同孟瑜戀愛的時候，這已經被顯示無餘了。現在，在某些機緣裏，雖然他還在警告自己，說他不應該同吳楣發生深一層的關係，但他已經決心，他該用忍耐促使她的希望成功。

因此，當其看出大家把注意全部集中在象棋上面，對於演劇一事異常淡漠的時候，他依舊把他的不滿按下去了，十分委屈求全的走擁去對他們進了一番說辭。效果很好，他們都似乎爲他的誠懇所打動了。晚飯過後，他又特別去找章桐，成績是更驚人，他的

朋友不僅只答應了如期赴會，而且自願就近用全力推動它。

最後，他躊躇着他是否該去會會吳楣，把經過告訴她，並給她以鼓勵。「是的，我在他們家里又不是生客啦！」他認真的說服着自己，似乎不僅是應該去，去了也毫無關係。但他到底沒有去成，只是回家以後，他却忙着寫了封信，準備翌日找小工送去。

開會的日期被改在禮拜日上午。這天早晨，孟瑜雖然訴苦說肚皮里不好過，擔心當天就會分娩，要他留在家里，吃過早飯，畫了一些大字，田疇還是照舊上街赴會去了。他在校門口碰見章桐，他們於是一同走了進去。

「我比你更熱心哩！」當章桐戲謔他的熱心的時候，田疇忽然笑着說了。

「當然！這樣早你就上了街啦。」

「還不止這個呵！孟瑜今天怕就要生產了哩。……」

他們正在登上一道梯階，他停下來，略一回顧，望定落後一步的章桐負疚的一笑；隨又嘆了口氣，他又忽然記起，當離開家的時候他對孟瑜的那麼顯然的欺哄來了。

「女人家真沒辦法！」他加上說，「總是囉嗦得要命！」

「不是說要生了麼？怎麼還在鬧內亂呵！」章桐惋惜的說，已經跟上了他。

「倒不是鬧內亂，生娃娃她也要你守住她啦！」

「說起來，你也是該留在家裏當看護哩！」

「自然，不過，她又不是頭一胎啦！……」

他們已經走到準備室門口，田疇住了口了。

準備室里只有四五個人，可是，他們的興高彩烈的談話，却顯得參加的人更要多些。當田疇章桐相偕進去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怎樣分散他們的注意，還在認真發抒着各自的意見，有如中了魔的一樣。他們談論的題目是天時，糧價，謠傳，以及由這些引出來的種種推測。

田疇其時沒有留心他們在談甚麼，他只突異着吳楣的缺席。「她難道沒有接到我的信嗎？」他自問着，但當他望了眼牆壁上的掛鐘的時候，他得到一個判斷，她之沒來只因爲時間還早。

他安心了，而且對於他們的談話忽然感到了興奮。

「五個金滿斗算甚麼！」他愉快的插嘴說，「最厲害的是今年有八個火呵！」

「是啦，大家都說，連崇禎上吊那一年都才只五個呀！」有誰接腔的說。

「總之是呵：天乾是謠言！」司爺搖頭擺腦的說。

「這自然是謠言，可是，讓我讀起來列位聽一聽吧！……」

這發言的是牛祚。當他開口的時候，嘲雜立刻間停歇了。於是，嘎嘎嘴脣，翻開那本從一個學生討來的，水紙裝訂的家用流水帳簿，他開始從容不迫的朗誦起來。

「……二月十六，割肉乙斤，去錢六十文正。……」

「這簡直是義皇上人的生活啦！」呂康滑稽的驚叫出來。

「……二月三十日，去驕錢二百文正 子脚：送馬老老爺回豐谷井。……」

老教師驀的把那帳簿摺攏，嚴重的指示着封面說：

「這個時間並不久呵！光緒十七年正月吉日立，到現在，連一個甲子都還沒轉完啦！可是，請大家記住，一翻過前六月，糧食還要往上漲哩。不驗，踢我的攤子！」

大家聽得原本認真，當一聽到踢攤子的話的時候，便都忍不住嘩笑了。

沒有笑，至少沒有情真的笑起來的只有田疇。他有七八口人，除開王媽的優待穀的借用，他還得每月買兩老斗米，而他的收入却只有二三十元，和二市斗五尚未兌現的米貼。因此，縱是如何大冒，如何熱心於演劇的準備，他也不能不暫時發點愁了。

然而，絡腮鬚却是那一種人，很不願意顯得太乏，太沒志氣，也不是老教師那類平穩踏實的人，所以稍稍愁悶了一下，他的大冒和他的滿不在乎，終於又使他變得來樂觀而豁達了，一脚踢開了他的擔憂。

「x！」他粗魯的說，「它就賣一千元一老斗，也不過那麼一回事啦！」

「哎呀！你家開的有鈔票公司啦？」呂康故作驚怪的問。

「鈔票公司倒沒有開！實在不對，你會到前線打游擊啦！」

「這倒是個辦法！」章桐激賞的說，「在游擊區里至少用不着你擔心生活！……順一順掉在眼睛邊上來的一絡頭髮，於是，他就又開始談說起中條山一帶的情形來了。那里自然說不上舒服，但却無需時時刻刻擔心餓死，而真正的煩憂却是工作。

他是隨同雷主教出川的，在他的工作隊里做着宣傳幹事。

「你也許會覺得沒有家里安靜，」他微笑着繼續說，「而且，那里也有一些使你失望的地方！」他嘆了口氣，因為他忽然回憶起前個冬天的可恨的犧牲，「可是，至少比大後方好得多！因為你會覺得你是一個戰士，不像一個可憐虫樣，每天只在發愁幾餐飽飯！而且，……」

「哎呀！你是在罵倒一切啦？」牛祚遊戲的尖聲大叫出來。

「是的，罵倒一切，但絕不是眼前這一批人！」章桐臉上一紅，他就趕快盡善的設法彌補。「爲甚麼呢，」他接着說，「你們不是糧戶，又都有正當工作，你們自然有權利塞飽你們的肚子！……」

他說得堅實而又流暢，但他忽然嘆了口氣，愁蹙的苦笑了。

「我是在說我自己家里那些人呵！」他幽幽的補充說。

他是大家庭中的一員。父親早去世了，由二爸當家，三爸么叔全是商人。叔父們對他還好，然而，因為他的空手而歸，且又閒着沒事，他的嬸娘們却已經說起廢話來了。這使得那做母親的很難處，於是她昨天勸告他趁暑假謀個職業；但他結果把那老年人氣倒了。囉嗦了好半天。

「不是躲閃，的確是說我自己呢！」停停，他又重複說。「你們知道我昨天在家里吵過仗的，知道是爲了甚麼麼？其實，就其腸胃問題在作怪啦！說穿了半文不值！……」

「哎呀，快算了吧！」田疇阻攔的說，「還是談我們的正經事呵！」

對於章桐的訴苦，他多少感覺得太沒光景；雖然事實上是他怕正視這一類卑微而又可恨的問題。然而，他的阻止沒有生效，因爲牛祚又接着說下去了。老教師是不願意他的高足在家里粘下去的，因此末了，他暗示章桐：若果太難纏了，他倒早點滾回前線的好。

「說養老吧，」他又幽默的說，「到了我這個歲數也不遲啦！」

「自然！」那學生滿口承認着他，「回家的頭一天，我就想到我該怎麼做了！可

是，嘿，」他滑稽的一笑，「老太婆已經在監視我了哩！我的太座，妹妹，都是她的特工人員！……」

「太座出了馬就難辦了！」聾子嘆息着說，想起了自己的太座的威風。

「有甚麼難辦阿！」田疇忽然大笑着叫了，「要走嗎還不是要走！……」

他有點興高彩烈，雖然就連他自己也不會明白爲甚麼要這樣。

「唉，你們還記得上一次他走的情形嗎？」他接着說，對於章桐的擊決，同樣感到一種毫無來由的慰安，「老太婆要拚命，太太哭了三天三夜，連眼睛都哭腫了！」

「你說得太誇張了！」搖一搖頭，章桐忸怩的說。

「怎麼！這是大家親眼看到的啦！」

「可是，」司爺插進來說，「有些人才發了頓脾氣，就嚇得動都不敢動了哩！」

他故意拖長着聲氣，並又斜視着老教師揚揚眼睛，但他影射的却是田疇。兩三年前，絡腮鬍曾經喧嚷着就要到華北打游擊去了，然而，隔不多久，他便提也不再提了。……

田疇懂得呂康是在趣他，但他顯得虛驕的微微一笑。

「可是，還有些人，就連想也沒想過要到前線去哩！」他調侃的針鋒相對的說。

「敢於規規矩矩的遵從闖命，這也算難得啦？」

司爺更加嬉皮涎臉起來，這可把絡腮鬚弄發作了。

「說了半天，你究竟指的那一個呵？」他直劈的衝着他問。

「哎呀！」司爺故作驚怪的叫出來，「你像多了我二分中心啦？」

「我倒沒有多心！不過，嘴巴是嘴巴呵！……」

田疇忽然自覺得出言太重，他住了嘴，而且掩飾的笑了。

然而，那個認真叫他怯於糾纏的主要原因，倒在孟瑜確乎阻止過他，賭過好久的氣，申稱她是絕對不能替他當保母的，要去前線，娘兒母子一道都去好了。……

「怎麼樣呢？」他隨又改變過話題，「這個會究竟還開不開呵？」

「嗨！」牛祚忍不住笑了，「你像有點神不守舍啦？」

「怎麼神不守舍哇？」田疇十分見怪的反問

「你還要問？大家守在這里，就是等開會啦！」

「我知道！」絡腮鬚更生氣了，但他無從確定，這他是不滿意自己呢，或者不滿意旁人，「我知道大家是來等開會的！」他接着說，「可是，要開就快開吧，我還跟着要回去呢！」

「忙甚麼呵！」章桐解交的插嘴說，「多等兩個人穩妥一些！……」田疇是默認了，因為他忽然記起了吳楣還沒到場。

「信不會交不到的，」他沉思着，「那是她賭氣不來？不會！……」

愉快的談話重又在進行了，但是田疇沒有聽進去一句，就只一意推敲着吳楣之所以遲遲不來的原因。他一時懷疑她還在賭氣，一時又料想她在家庭間發生了口角……

最後，他毫不礙眼的溜出去了，找到了校役藍興。

「你不是交給老媽子的吧！」他接着又問，深恐藍興把信給交落了。

「完了！」藍興受了冤枉的說，「真是交給她本人的呢！」

「那就不錯！去給我買一支紙煙來吧！……」

當他翹起紙煙，走回準備室的時候，章桐迎着他苦笑。

「噫，」他懸心的說，「恐怕開着會慢慢等好點吧？」

「忙甚麼呵！橫豎等了這麼久了！」田疇滿不在乎的回答。

好幾個人都不約而同的望了望牆壁上的掛鐘。於是，呂康立刻提出一個意見，說是再恭候一刻鐘，若果到了十點鐘還沒到齊，便是天王老子也都不再等了。

然而，在這個提議被大家接受後的十分鐘之間，所有遲到的人，大都陸續到了。吳

楣到得最後。當才走到準備室的階沿上的時候，好多人便都已注意到了她那近來少有的粲然的微笑。這里面閃爍着幸福，與同那種獲得解救的自我意識。此外，由於前一回的負氣的記憶，她更多顯得靦腆。因此，當她走進屋子，她那發閃的眼睛從田疇一下移向牛祚的時候，她那豐潤的臉蛋，便緋紅了。她怕老教師取笑她。

「怎麼樣，這一回該不會賭氣了吧！」幽的一笑，牛祚打趣的問。

「那個在做氣呵！」她忸忸的說，臉更紅了。

「還說沒有賭氣！」田疇愉快的大笑，「擔心還哭來的哩！」

「你總是瞎講！」吳楣噘着嘴說，帶點愛意的瞪他一眼。

她並不潑辣，實際倒是一個沒有定見的柔弱的人；但却特別懼怕旁人把她看作普通女性一樣無知。因此，爲了免得過份顯得羞怯，她就趕快掉轉了話題。

「呵喝！」她隨即吃驚的佯笑了，「密司王要我去約她們來啦……」

這密司王是外鄉人，矮而肥胖，很害羞的，每天上完了課，便同那個脾氣古怪，眼睛近視的老處女回去了。她們避免和男性接觸，彷彿他們全是挨也挨不得的流氓。

「噫咳！難道她們還敢來參加嗎？」雙子問，認真吃了一驚。

「她們確實不很開通，」吳楣說，惋惜的嘆了口氣，「可是，我已經說轉了！不

然，怎麼辦呢，」皺皺眉頭，她又嘆了口氣，「只有我一個人，孟瑜不喜歡演戲的，別的人呢，……」

「這的確是個難題！」拍拍桌子，田疇恍然大悟的說。

「不過，密司王也不行啦！」眼睛一揚，呂康搖搖頭說，「死眉瞪眼的，她演甚麼戲啊！近視眼倒好演老太婆，但她不會答應；說不定還要同你拚老命哩！」

「你這張嘴啦！」點着指頭，牛祚責斥的叫了。

「怎麼樣，難道我的分析不科學嗎？……」

司爺還想胡調下去，但是吳楣立刻又氣又笑阻攔住他。

「你還這樣那樣！」她衝着他說，「也不想，我說了幾幾話呵！……」

「不要理他！你趕快去邀約她們吧！」好幾個人同聲的說。

他們全都覺得，兩位女眷若果肯來參加，這倒是件有趣的事。而單憑這點消息，對於演劇的興會，便已經提高了。他們催促着，似乎就是再等幾個鐘頭也無大礙。

然而，吳楣的說服並不牢靠，當她走去要求她們履行諾言的時候，到底又拒絕了。

因此，結果只有她單身轉來；但爲減輕大家的失望，她却帶回一包香煙，和瓜子，花生等等零食，說她自願受罰。於是，經過一度對於那兩位女眷的新的調笑，會議畢竟是開

幕了。

說話雖然有點亂七八糟，大家的精神却是很興奮的。彷彿一九三七年前後那種熱鬧的場面，又快要復活了。章桐嘖叫了好一陣，空氣這才平靜下來；說是，這樣鬧沒有結果的啦！……

「怎麼，難道還要宣個誓嗎？」只有司爺還在繼續搗蛋。

「你就賭咒也靠不住啦！」章桐顯得冒火的說，「可是，至少要選個主席和記錄吧！」

「我就選你！」

「選我做甚麼呢？」章桐嚴正的反問。

「哎呀！主席記錄你都一角代吧！……」

以田疇爲首，好多人大笑了。

沒有笑的只有個章桐。他十分見怪的擡長了臉，不僅對於呂康，便是別人他也感覺到了憤恨。因爲由於這個打趣，和這個嘖笑，他看出了危機，覺得前途很黯淡了。

當笑聲停歇下來的時候，他又兩眼一閉，灰心喪志的搖一搖頭。

「這還搞甚麼呢，」他頹唐的說，「一開頭就吆二喝三！……」

「的確！」田疇緊接着叫出來，「請大家鄭重點吧！……」
因為章桐的提示，絡腮鬚也忽然領悟到這個不對勁了。

「唉，可爺！」他嚴正的顛脛着呂康，「讓你的笑話暫時休息一下好吧？」

「對，對，對，開玩笑有開玩笑的時候！」好幾個人附和着說。

「好的！」司爺認真的贊成着，「我們就正式選舉主席同記錄吧！……」

他的態度異常嚴肅。而他的假裝正經，惹得人又幾乎哄笑了。但是牛祚機靈的把它看作一種老老實實的提議，立刻贊同了他，於是大家頗有秩序的開始選舉。結果，章桐被推為主席，米子遠擔負了記錄的責任。而在開會之始，章桐首先敘述了一通自己的感想。

遠在一九三七年以前，章桐就一直主持着這個劇團的種種會議，於是，他就從這里說起，再又回轉到目前來。起初，他只把這個看成慣例，到了後來，他可覺得不能已於言了。

他毫無避忌的諷示了一番大家的暮氣沉沉。

「自然，」掠掠頭髮，於是他掃視着他的聽衆抱歉的一笑，「大家不是聖人，誰都免不了要受環境的影響！就拿我來說吧，」他嘆息着，苦笑着揚揚臉，「我都覺得我變

了呢！……」

「總算比我們好得多啦！一田疇想，長長的吁了口氣。

「還在前方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章桐幽默的繼續說，「那樣苦的環境我都能夠工作。現在，我才覺得錯了，要在風平浪靜的後方也能工作，這才是一件難事呢！……」

「爸爸！媽媽叫你趕快回去！」忽然，一種童聲勇猛的從室外吼進來。

而由於這一聲稚氣的大喊大叫，主席的動人的說辭，突然間中斷了。而且，不僅主席本人，其餘的人也都禁不住大吃一驚，十分稀罕的一齊向了準備室的門首望去：那是總爺！

挺起胸口，仰起頸膊，他還在毫無覺察的一直叫嚷：

「走哇？她叫你跟着回去！她說，……」

「你這樣大聲做甚麼哇？」田疇半羞半惱的阻止着他。

「人家她叫你跟着就回去哩！」總爺辯解着，並不放低嗓音。

「你說我就回來！」

「人家叫我跟你一路！她說……」

「噯，這個怪物！」父親一蹦跳起來了。

他急奔向門口去，不由分說的趕走了那個毫不有趣的孩子。

「唉，接下去啦！」他說：當他回轉座位來的時候。

章桐沒有答腔。他既不能笑，更不知道他該如何應付。

「這樣好麼，你有事先走吧？」但他終於商量的說了。

「你接下去講阿，沒有關係！」田濤反應的說。

「對，接着講下去吧！」

接着，別的幾個也都大打台聲，擔心把時間拖妥了。

「其實，已經說得差不多了哩！」章桐猶豫的說。

但他沉思的一笑，於是，啾啾啾，繼續講了下去。

「我剛才說，在後方工作比在前線更加困難，」他說，「其實原因很簡單的：因為後方儘有理由做我們偷懶的藉口：空氣沉悶啦，生活困難啦，阻礙多啦，還有就是：

……

他正想例舉出一種更易叫人灰心的理由，儘不知道，是因為這個理由的特殊嚴重性呢，或者因為忽然瞥見總爺又躡足躡手挨近門邊來了；而且好幾個人都在向那孩子窺

觀，做鬼臉，並又對着絡腮鬚的後頸窩努嘴，以致他的該吐遲疑起來，有點不接氣了。

吳楣不聲不響的走向門口去了。

「你快到街上去玩吧！」她小聲說，塞給總爺一張法幣。

「人家媽媽叫我喊爸爸回去呢！」總爺囁囁着，接受了那賄賂。

「究竟甚麼事啦？」

「在呻喚！她要生娃娃了！……」

吳楣半氣半笑的嘆了口氣，把身子挪直了。於是沉思一會，她順便跨出門去，站在處可以避免若干注意的地方，機密的向田疇招招手。絡腮鬚嘆了口氣，走出去了。

「哎呀，我早就猜到了！」他厭煩的說，當她告訴他孟瑜的分娩的時候。

「那嗎你就快一點回去吧！」她勸誘的說，奇怪着他的厭煩。

田疇沒有立刻作答，但他隨即瞟着她含蓄的一笑。

「這個會呢？」他問，「我想，我在這裏要好點吧？」

他猜想，而且相信，她一定會留住他的，但她並沒有這麼做。

「依我想不要緊吧，」她毫不遲疑的回答，「大家這樣好的情緒！」

絡腮鬚忽然出奇的望定她的眼睛，於是顯得掃興的笑了。

「好！」他生澀的說，「那嗎我又走吧。……」

他沒有再看她一眼，一轉身走掉了。而他的態度立刻使得吳楣陷於迷惘。她呆立在原處，一時想不透他爲甚麼不快活；但她忽然連耳根也緋紅了，猜到了他的心病。她隨即聽見了熱烈的鼓掌聲，於是更爲激動起來，翻身走回準備室去。

九

當聽見從背後傳來的熱烈的掌聲的時候，田疇更加感覺得不痛快了。但他也多少有點迷惘，不能明確的弄清楚他所生氣的對象究竟是那一個：孟瑜，吳楣，或者是他自己！

其初，他分明有點怨恨孟瑜，然而，這點怨恨却又那麼無力，很快就消逝了。她正在痛苦當中，他實在也對她硬不起心。於是，他轉而想到他同吳楣分手時自己的情趣，他紅臉了。因爲無可否認，他以爲她會挽留他的，但她毫不猶豫的作了相反表示。一想到這個，他便更加不快起來，脚步也隨着加快了。

「只要多扯兩套衣服，就是再抬十個回來，她也不平呢！……」

他忽然想起了孟瑜尖刻的評語，於是對於吳楣感覺到了一種嫌惡之情。雖然他不明白，這種情緒之來，只因爲她是那樣的漠視了他的關切，以致損傷了他的自尊。

接着，他就開始大胆的檢討最近以來他同她的關係；然而，這反使得他的心情更爲混亂，那種刺傷着他的羞恥之心，也愈發強烈起來。可是，到了最後，他却極無邏輯，但也極合邏輯的頓然得到了一個決定：他感覺他對演劇的熱心有點可笑，此後他該聽其自然，不必再無事忙了。

這樣一想，他的情緒逐漸的平穩了。直到那麼真切的接觸了盧婦的痛苦，與同分婉時那種神祕緊張的情形的時候，他就不僅覺得他之對於演劇的熱心可笑，簡直是犯了罪了。因此，整整三天，在他仔細熱忱的看議當中，他都充滿着一種懺悔情緒；這固然使他難受，但却感到少有的精神上的爽利，彷彿了結了一筆爛賬一樣。他把他們之間的關係弄確定了，不再感到煩擾。

彷彿無可奈何的贖罪一樣，既不顧慮自己的財政狀況，也不管產婦再表示她不受合，第四天上，他又把一隻正在生蛋的母雞捉來殺了。已經抹了一刀，但那畜牲却還沒

「這真是作孽哩！」當他重又拿刀割那喉管的時候，娘姨感着臉呻喚了。

「一個要叫它不服死呢？」田疇殘忍的微笑着說。

他把菜刀遞給那老媽子，而他一眼瞅見了吳楣。

他一下很厲害的紅了臉了。他重新想起了前幾天他同她分手時他的情趣，想起了看見產婦時他的悔恨。以前，每當他的感情跨入某種界線的時候，他雖也極力自制，但總不及這一次來得認真。因為他不僅籠統的感覺得這不可能，不應該，而是確切的體驗了這個。

此外，還有一點使他感覺得不好受，那便是吳楣的態度意外平靜，似乎曾經那麼叫他難過的那個分手，於她並無何等影響。而事實上，她確也已經忘掉得很乾淨了。……

「那麼我們一定是誤會了，」他想，審視的看定她。

重複着這個幾天以來頗為熟悉的念頭，他一面同她矜持的打着招呼。

「你看我英雄吧！」他支吾的笑着說，「連雞都敢殺呢！」

「哎呀！」吳楣張巴的驚呼了，「還在板啦！……！」

「它也只能板這兩下了！……！」

他與高柔烈似的叫着，用力一擡那支垂死的雞頸子，把它扭向背脊上去，然後統在翅膀下面，於是那畜牲便再也不動顫了。他把它拋進階沿上的木盆里去。

「里面坐哇！」他說，一面用毛巾擦着手。「她昨天就在念談你了。」

「人沒有怎樣吃虧嗎？」她關切的問，跟他跨進堂屋里去

「你看吧，」田疇指示着房門回答，「已經坐起來了哩！……」

孟瑜正在給孩子喂奶。她看來更消瘦了，但却精神煥發，而且顯得相當嫵媚。望見他們進來，她就用一種幸福的聲調抱怨着嬰兒，怪他不肯給她一點安靜。

「吃又吃不了許多！」她裝出付愁相說：「你一抽脫他就又哭！……」

「你看這個傢伙這一付神氣噠！」田疇指示着孩子說。

他走近床沿，顯得滿足的揭起包單的角兒，希望他的朋友能夠分享一點他的爲父之樂。這嬰兒也和一般嬰兒相似，紅潤，打皺，發散着強烈的乳臭。吳楣愉快的笑了。

「真是有趣，眼睛到處望呢！」她贊嘆的說，用食指摸了一下他的臉蛋。

「看這雙眉頭呵，」田疇搖搖頭說，「像已經知道了現在日子不好過呢！」

「輕一點吧，看把風灌在肚子里了！」孟瑜叮嚀的說。

於是，真像怕把風灌進肚子里去一樣，父親十分當心的放下了揭起的包單。

打開皮夾，吳楣把準備好的禮金取出來了。她知道他們的處境，沒有備辦禮物，倒是折了一百元法幣。她向丈夫提議送五十元，然而，公爺認爲那未免太顯得寒儉了。

她想塞在那支發紅的小手里面，但她沒有成功。

「哎呀，這個傢伙很高傲！」田疇談笑風生的說。

「他是在嫌氣哩，」吳楣說。

她終於灰了心：把那紅紙包兒就便夾在一處包單的摺劈里面。於是，照例的感謝，和照例的客氣是開始了；但這和尋常的客套却大異其趣，因爲他們彼此都是很誠懇的，並無半點虛假。田疇原討厭這一手的，由於易受感動的產婦的提示，到底，便連他也動了情了。

「她是說的實在話呢！」田疇認真的加進來說，「你給我們的幫助還少了麼？說到朋友，」他嘆息着，第一次嚴肅的表明着他們的關係，「也只有這樣了。還要怎麼樣呢？」

「難道你們給我的幫助又少了麼？」吳楣緊接着說。

她賭氣的幸福的一笑，同時想起了他們向對她的種種關懷。

「那才不是幾個錢可以掉換的哩！」她感動的補足說。

爲了改變話題，她隨即開始叩問孟瑜的身體狀況。她沒有生育過，有個時期曾經渴望自己能夠養個孩子，所以她就特別想知道一切。田疇出去督率娘姨湊雞去了。

「我喜歡別人的孩子，可是我却討厭生育！」吳楣說，狡狴的一笑。她有羞紅了臉，這因爲她自己也明白她在說着假話。

「這想起來都怕人哩！」她又故爲苦惱的說。

「我倒只覺得太麻煩了，」孟瑜蹙着臉說，「而且，你知道我們的境况的，……」她沒有說完她的意思，她的臉色忽然很陰沉了。

「哎呀，世界上那裏有不得了的事呵！」吳楣理解她的心事，她故意樂觀的緊接着說，而且想到了自己的處境；「老實講，只要有一個小孩子在前面，甚麼日子也都容易混呢！」

「好吧！那我就送給你吧！……」

這是產婦的由衷之言。當她懷孕的時候，曾經有人來試探過，希望能夠領了他們的孩子去養。這兩天還曾經提到過這件事，但都始終不能確定下來。田疇是巴不得脫手的，可是他太顧慮產婦的心情，不敢硬作主張。而孟瑜所懼怕的，則是擔心嬰兒會受虐待。

「我是說的真心話哩，」她動情的繼續說，「只要是你願意！」

「那就好啦！」吳楣欣幸的承認下來，「我會待他像我自己的樣子！」

「前回那家人還在找人來說，但我怎麼能放心呵！」孟瑜說，盡力忍住眼淚。

「我，你倒放心好了！」

「當然！不過，你們那位公爺未必肯答應吧？」

「會答應的！」吳楣滿有把握的回答，但她毫不自覺的又把語氣頓了一下，「你沒看他嘴里儘講沒有孩子洒脱得多，」她審慎的接着說，「心里倒滿想呢。這回又弄了些藥回來我吃……」

她的臉忽然間脹紅到耳根，只是傻笑，沒有再說下去。

「自然，」孟瑜忍俊不禁的說，「將來你有了喜，我又領回來好了。」

「嘔，我才一輩子也不想哩……」

「甚麼哇？」田疇走了進來，莫明其妙的問

「公爺要她生個兒子！」孟瑜打趣的搶着說了。

「霉鬼！」揚一揚手，吳楣忍住笑制止她，「你再亂說？……」

「沒有的呢，又想；你不想呢，他又接二連三的來！」田疇有意解嘲的說。

他啼笑皆非的嘆了口氣，於是感覺受了捉弄似的笑了。

「怎樣，」接着，他半是玩笑，半是認真的問，「暫時我們把毛頭送你好吧？」

「就看你這個當老子的捨不捨得呢！」吳楣詭詐的問答。

「是別人捨不得，你麼，沒有一點問題！」田疇愉快的接着說。「王家頭兩天又在提，我不答應。傢伙討厭，好像我真的養不起的樣子！又說，還打算送我好多錢呵，簡直放屁！……」

「人家沒有說過這種話哇！」孟瑜插嘴說，糾正着他的誇張。

「他說話那個口氣是這樣的啦！」

「我要，你該不多心吧？」吳楣調皮的問。

「那決不會！」田疇斷然的說。

「可惜我們說的還算不得事呵！」孟瑜嘆息着說，多少動搖起來。

「這當然啦！」田疇緊接着說，「難道還能栽他們要嗎？笑話！……」

於是，他開始叮嚀吳楣，既然是她願意，不是講着玩的，他該回去取得李守謙的同意。但他特別着重的是，說話的時候她該注意，這因為她喜歡有個孩子好混日子，使得家庭生活熱鬧一點，而他們爲了她的友情才答應的；否則便會引起誤解，以爲他姓田

的，霉得來竟連孩子也都養不起了。

他之如此矜持，一半由於秉性，一半也因為深恐孟瑜怪他狠心。

「並且，」他接着說，偵察的瞭了一眼孟瑜，看她是否滿意他的措置，而他多少安了心了。「並且，」他重複說，「將來大了，我們還要領回來哩。並不希圖甚麼人的財產！」

「呵，這樣先講明白好些！」孟瑜大為丟心的說。

「哎呀，你們放心！」吳楣安慰的接着說，「這些話我會說的！」

「你沒問題！」田疇說，「我就怕別人瞎講，說我連兒子也多養不起一個呢！……」

王媽走來報告，說雞是燙了，問他怎麼吃法。

「這有個吃法！」絡腮鬍津津有味的吩咐起來，正如一個百萬富翁一樣的闊氣，「你聽我說，把脯子割下來剝細，肚腹留起，讓我來弄，贖下來的，一鍋清炖起來好！」

「油也一下清炖起麼？」姑娘懂懂的問，「油多呢。」

「我才不吃那麼油大！」孟瑜齟齬嘴說。

「嗨！」田疇驚喜的叫了，「這個有支消啦：讓我做盤溜蛋黃你們吃吧！……」
深恐老婆子顛三倒四，弄糟了材料，他又自己跑向廚房去了。當他轉來的時候，忽然想起開會的事，於是他向吳楣追問起來。雖然同樣的熱心，原因却已經不很同了，先前，主要的是由於討好吳楣，現在因為孩子問題意外的得到了解決，他就忍不住興高彩烈起來。

用了不大滿足的口氣，吳楣告訴了他個大概。

「大家的情緒怎麼樣呢？」他追問，神情顯得異常關切。

「就是情緒還好」吳楣說，「不然，你會更失望呢！……」

她想起了他離開會議後的情形，她嘆息了。

「恰恰又遇到你不能不走！」抱歉的一笑，她又近乎解釋的說：「想留你呢，又太不近人情了。不然的話，日期也許會提前的，至少不至於遲到放假。我真擔心人走散了不好找哩！」

「這倒不會，都是本場上幾個人啦！」田疇肯定的說。

當吳楣提到沒有留他這件事的時候，他又不免感到內愧，尤其因為她的態度的坦白，這就更足證明，他之以為她真愛他，是不確切的了。但他已經在嚴重的反省下確定

了他們間的新的關係，他的內愧並未使他怎樣狼狽；只是稍微紅了紅臉，便又很平靜了。他原想迴避開這件事不談的，但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你說留我，」他看定她，故示坦白的緊接着說，「要是你真的留我一下，也許我還會不走呢！」他說，向了產婦負疚的一笑，「你想想吧，好久都沒有這樣興奮過了呵！……」

「那你怎麼又不留下來呢？——孟瑜噙着嘴反問。

「怕你又說我不忠實啦！」

「那你才忠實哩！」產婦恨恨的說，眼勢里充滿了愛意。

「不管忠實不忠實，」丈夫滿足的懶懶的說，「那天我不回來，你又看啥！……」

於是，帶着那種嬉皮笑臉的神情，他開始向吳楣描摹着他回家時所曾見到的情形。她在因陣痛而呻吟，娘姨正像救火一樣四面呼喚着鄰佑，幾個孩子全嚇呆了，奶勝哭咧着嘴，隨着那個跑出跑進的老太婆不放。而他一到家里，一切的混亂便立刻澄清了。

他原是個粗枝大葉的人，但他的敘述却很細膩，而且盡量搬弄着文學上的才能。彷彿要叫他們明白，這雖是件無時無之，無地無之的事，但却意外深刻的影響了他的生活。最受感動的是那個從沒生育過的吳楣，她忍不住驚叫了。

「哎呀！」他帶點抱怨的說，「你們早該多請一個人來幫忙啦！」

「他在瞎說，你倒聽進去了！」孟瑜大笑着否認。

「瞎說？叫王嫂來問吧，真有點嚇人呢！……」

「我就是平常走動得太少了，」產婦害羞的加着說呢。

「總爺是在仁慈醫院生的，一早就坐滑竿去了，」田疇繼續說，追敘着孟瑜的生育史：「家瑞，家珍，是請小牧師接生的；生奶膀的時候正在演戲！我這一次才算恭逢

其盛——哎呀！……」

閉攏眼睛，他假裝嚇怕的搖一搖頭。

「我看，你還是不要再生了！」嘆一口氣，他又勸告的加上說。

「霉了，那個還生！」孟瑜衝着他說，彷彿賭咒發願一樣。

「別的都不要緊。」吳楣體恤的接着說，「你看你人好瘦呵！……」

她望定她，用手反復撫摸着她的手臂；但是孟瑜把它拖向她的臉腮上去。

「你摸摸我的臉看。」她同時說，「只臉一搭皮了！……」

她說，瘦臉上飄浮着可憐的微笑，聲調也有點悲哽了，而她的自傷自憐之情，重又使田疇體驗一番她所常使他難受的那種道德上的壓力。於是，沉默一會，他開始安慰她

「瘦是瘦，」他說，「精神可比從前好多阿！……」

「你總是說鬆合話的！」孟瑜做氣的說，雖然她也多少感到了慰藉。

「嗨！你自己照鏡子看嘛！……」

田疇一躍而起，忙着把鏡子抓過來了，強迫着要她照。

「怎麼樣。該不是說的假話吧？……」

「神色確實比從前好多了！」吳楣附合的說。

「你再說神色好嗎，人總這麼瘦啦！……」

孟瑜苦笑着推開鏡子，楞疇順手攔向櫃子上面去了。

「這個容易！」攔好鏡子，他又忙着樂觀的說，「要長胖。你怕不容易麼？吃好一點，開心一點，包你不上一個月就變樣了！你最壞的脾氣，就是一天都在爲生活發愁，好像馬上就要餓飯一樣，其實，」他說，非難的笑了笑，「餓死了好多人在那里呵！我這個人麼，就從不管這一套！」

「人也是要達觀一點，才能活下去呢！」吳楣贊同的嘆息說。

「當我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也跟你一樣的呢！」田疇繼續說，更加自信起來，「以爲這一下怎麼得了！我們才結婚的時候，不也以爲困難多得很嗎？可是，一樣的活

下來了！……」

「你想想那個時候的生活多簡單呵！」孟瑜頹唐的說，嘆了口氣。

「對！那個時候的生活簡單，」他緊接着說，大胆的承認了她，「沒有這麼多孩子，物價也低。但是，政府已經在替我想辦法了啦！」他一向是不信這會有了不起的結果的，而他現在却很輕易的把他的全部希望付託給它，他非難的大笑了。「再不然，我們還可以向外發展！……」

靈覺着臉，孟瑜斜睨着他微微一笑；彷彿是說，我也只好相信你了！

「總之呵！」她的微笑鼓勵他緊接着說下去，而且，口氣更堅決了，「把你從前那種精神拿出來吧！凡事勇敢一點。你要知道，」他一頓，滿足的笑了，「至少，我們在愛情上是富有的呢！」

「不是這點，人老早就活厭了！」孟瑜嬌媚的說，自覺幸福的嘆了口氣。

「這倒是的確的呢！」吳楣含糊的附合說。

羨慕之外，她還多少感覺到一點悲傷。根據最近的經驗，她的處境同以前並不如何兩樣，而且已經逐漸習慣於她的新的生活方式。然而，由於眼前田疇對於孟瑜表示出的愛情，尤其是他那種開心見胆的熱忱，她就不能不聯想到公爺的衰頹，俗氣，因而很難

過了。

可是，這個難過並沒有超越丈夫娶妾以前，和娶妾的消息傳到以前，近一兩月所常發生的限度，因此，接着便平淡了，單只洋溢着一種羨慕與同祝福的心情。

「一個人只要精神上有所安慰，就很好了！」她讚賞的加上說。

「再說起些，你飯總要吃啦！」孟瑜惻然一笑，重又想到了他們的困窘。

「哎呀，你前輩人像是餓死的啦？」田疇打趣的衝着她問。

兩位女眷都忍俊不禁的笑了。

「不知道操那麼多的空心想甚麼呵！」他類於呼籲的緊接着說，他的神情充滿了煩憂，「還是好生將息自己要緊！只要娃娃吳楣他們肯領，等滿了月，你也打起精神來，戲吧！」

「對對！你來女主角就不愁了！」吳楣欣幸的說，拍了拍衣兜。

「管它媽的！橫豎是一個事，大家生活得痛快點吧！……」

於是，悲壯的一笑，田疇開始宣傳起他的人生哲學來了。

這哲學的要點是，凡事不要想得太遠，但却應該抓住每一個痛快生活的機會。因為這個很合他的脾氣，他已經奉行了好多年了；雖然在理論上他是很胡扯的，有時像自由

意志論，有時又像宿命論和享樂主義，但他一直相信着它，十分心安理得。

「老實講吧，」他繼續說，興高采烈的舉着例證，「假如當初顧慮多點，我們也不會有今天了！自然，這幾年來大家生活的確艱苦，可是，以往的幸福日子，究竟多得多吧？……」

他問着，充滿柔情的望定她的眼睛，孟瑜真的顯得幸福的笑了。

「這個仗，不知道要那幫人才打得完呵！」但她悄然的說。

「真成問題！」田疇感覺辣手的笑了，但他依舊打起精神說服着她，「想麼，現在有現在的生活方式，你怎麼總是想原先啦！」他接着說，更加在自己的語調里灌注着近乎專斷的自信，「頭一次巡迴演劇你沒參加，真太可惜了。那比你舒舒服服過日子好得多哩！」

「要是再來一次多麼好啦！」吳楣興奮的說，一躍站了起來。

「對對，你問她吧！那麼大的太陽，自己走路，自己揹自己的行李。回來的時候，都晒得像非洲人了！吃呢，大鍋飯，睡嗎，桌子地板！可是，大家的精神多愉快啦！正像吃了符水樣呢。……」

不僅田疇，不僅吳楣，便是孟瑜，竟也像着了迷了。

他們的臉頰都已燃上紅暉，而眼睛里面，則都閃爍着夢幻之火。這種如醉如癡的神情，也許不爲平穩的人士所首肯的，但他們却正由此體會到高尚的志趣，人類賴以進步的犧牲的美德，與夫千千萬萬黃帝子孫樂於獻身祖國的神聖的願望。他們一時都覺得自己很高華了。

然而，正當這時，總爺們放學回家來了。接着，王媽又走來請田疇去弄菜。這雖沒有把大家完全拖回了現實繁瑣的日常生活里去，蔥蘢的詩意，却已在開始減退了。

田疇好幾次想上廚房，但又好幾次回轉來，捨不得就走掉。

「希望你再給她打打氣吧！」最後，已經跨出房門，他又退回來了，託附着吳楣。「總之是呵！」他懇求的接着說，轉面向孟瑜，「爲甚麼一定要把生活弄得陰淒淒的呢——」

「扯着一句話你就儘講！」孟瑜說，故意把臉一車，「快去做你的菜……」

雖然一直沒有明白表示，還顯得不耐煩，但從她的嬌嗔，她的眼勢，和她有意隱藏起來的愉快，田疇却很相信，她已經被說服了。於是，他十分滿足的走進廚房去了，動手做溜蛋黃。

不知是由於生理上的變化，或者丈夫的說辭認真的發生了效驗，孟瑜的態度，的確開朗多了。或者，田疇近年以來少有的溫存，也不無影響。他整整看護了她一禮拜，十分恰當的花費着朋友們陸續饋送的物品，以及禮金。而且，精神上享受着難得的平靜，不再覺得任何煩亂。

在禮拜六，在吳楣來後的第四天上，孩子們一早上學去了，還沒有回來；老婆子領着奶勝在街沿邊洗漿衣服，和嬰兒的尿布；趁着清閒，誑睡了孩子，產婦已經把頭面收拾好了。

田疇替她檢好鏡子，梳子等等，隨又返身坐回床沿上去。

「看起來，年輕十歲都不止呢！」他滿足的說，含情的瞅着她。

「啞，已經拖成老太婆了！」她說，癩一癩嘴。

可是，雖然嘴里是這麼說，她的聲調却正表明着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說，即使是她自己，也自覺年輕多了。而她之忸怩，只是爲了要回答他帶點癡狂的貪婪的疑視。

「有這樣漂亮的老太婆嗎？」他反問。

他佞倚向她，緊握住她的手，而她膩媚的笑了。於是他又吻了吻它。

「還有三個多禮拜就滿月了！」他喃喃的說，激動的嘆口氣。

「你好生想着吧！」她說，挑逗的瞪他一眼。「娃娃還不知道送不送得脫呵！……」

雖然極愛孩子，近幾年來，她也時常覺得孩子帶給她的虧損是太多了。幾乎成了定例，每隔一年就生一個，而她的大部精力，便都耗費在妊娠，生產和哺乳當中。加之，她又才從生死關頭的痛苦中逃出來，於是，在這種種反省下面，她就自然而然，願意把孩子送脫了。

「沒有問題！」田疇斷然的回答。「你想想吳楣那天的口氣啦！」

「可惜她還作不了！」孟瑜說，想起了她的朋友在家庭間新的地位。

「不見得吧，」田疇搖搖頭說。

他的口氣有點猶豫，而且，他更沒有接着說明，吳楣爲甚麼會作主。這因爲他一時竟找不出適當的措辭，而他的朋友的那個屈辱的處境，隨又那麼鮮明的現在眼前了。

「爲甚麼呢？」但她緊逼着問。「你總是說鬆合話的！……」

「不！」他沉思的接着說，「我看得出來。」

他翻眼看她，意味深長的一笑。

「你還記得公爺沒有回來的時候她說過的話嗎？」他接着說，語氣迂緩下來，「那樣的傷心，絕望，好像馬上就不要活人了！可是，你看她現在吧，就像沒有過那回事樣！」

「總又是向她說了些好聽的嘛！」孟瑜說，十分痛惜吳楣的容易受騙。

「對囉！」他繼續說，決意的笑了，「所以不要說公爺沒有兒子，就是他有，她要他領去養，他也會答應哩！這個時候，他要籠絡她啦。你聽她的口氣吧，好像她放個屍他都聽的樣！」

「這個人也真太難說了！」孟瑜惋惜的說，沉重的嘆了口氣。

她已不再想着孩子事，但只無限悵悵的痛惜着她的密友的遭際。她十分納罕，她怎麼會那樣容易受騙，那樣容易屈服！她更設想到公爺的籠絡終有一天衰歇下去。

田疇理會到她的想念，他不懷好意的笑了。

「一句話，意志薄弱！……」

「她再沒有想想，這個是不能持久的啦！」她沉思的繼續說，自願表白着自己的想

念。「現在他才回來，怕你鬧，自然是隨處將就你呵，等到那一個住穩了，你又再慢慢的看……！」

「她的腦筋有這樣清楚又好呵！……！」

田疇重又插嘴，浮上一個諷刺的微笑；而那種吳楣初和孟瑜交往時他對她的輕蔑，又開始滋長了。但他只覺得她的屈服可鄙，沒有理會到這點感情的更深的來源，也就是說，他不知道這只由於他對他的愛情的挑搭表示了冷淡，因而前幾天損傷了他。

「這不是挖苦話，」他冷冷的加上說，「只要公爺多給她扯幾件衣料，……」

「你這又講得太過火了！」她切住他。

她顯得異常見怪，完全忘掉了她也說過同樣的話。

「清個話太過火了！」她重複說，「你說他意志薄弱我都承認，但決不會這樣無聊。起先看起來不得了，」她說，推測着她的心意，「一夕好話說起，做一些小殷勤，就又一個錢事情也沒有了。她這個人就情面軟，我知道她！不過，畢竟是個好人，至少，對朋友是沒有半點錯的！」

「對朋友當然沒問題呵！」田疇說，害羞的紅紅臉，「我批評她，完全是從愛情方面說的，覺得你再講些好聽的話，做一些小殷勤，誑騙終歸還是誑騙！這個比不得別的

事啦。」

「這個人就有這樣的老實哩。」

「甚麼叫老實呵！」丈夫淡然的接着說，「裝做不懂！……」

然而，雖是還在堅持自己的意見，語氣却已經緩和了。

現在，和她一樣，他所感覺到的也只是惋惜，再沒有任何的惡意了。因此，接着他就提出演劇的事，說是爲了支持起她，把她從無聊里振救出來，他們該鼓勵她積極的參與。

「要不然，我看她是完了！」他加上說，彷彿醫生談有險症一樣。

「這個你倒不必擔心她不熱心哩，」孟瑜說，搖一搖頭。

「她自然是熱心，但是她的態度根本就成問題！」他儼然的說，好像他的態度一向倒是很嚴肅的。「甚麼也不懂得，只以爲好玩，好混日子吧了。這樣下去，我不相信對她有多少好處！」

「說起來，也就算不錯了！你想想我們才認識她的時候，那是啥光景吧？」孟瑜抿嘴一笑。雖然她還對她充滿着同情。「連信都寫不通！起初，我借本『沉淪』她看，才兩天就退轉來了。說看不懂！簡直是寶里寶器的，問我借玉莉魂！真叫人笑也不是，氣

之

豫不

也不是，……」

「那個時候打扮得好俗氣唷！……」
絡腮鬍撇開嘴大笑了。

「是啦！」孟瑜唱合的說，也忍不住大笑起來，「她還穿小馬甲哩！那個時候成都早已經不興了。就像戲班上的小旦一樣，總喜歡畫點關刀眉毛，帶它媽個多長的耳墜，寶器得要命！」

「所以，一個人進步起來也很快呢！」

「最不進步的恐怕只有我了！」孟瑜搶過嘴說，由不得嘆了口氣，而她的臉色也就立刻陰沉起來，「原先還肯看點小說，雜誌，現在連報紙也少看了。倒還笑別人寶器呢！……」

「笑話！——只要把毛頭送起走就好了！……」
丈夫擔心她的情緒反動，他大笑着切斷她。

「就拿現在來說，你也比她好得多啦！」他接着說，不讓她有插嘴的任何機會。
「問題在你自己！依還埋葬在煩瑣的日常生活里呢，或者衝出重圍，給自己打出一條路來！……」

他停頓了一下，於是彎身向她，緊握着她的雙手。

「瑜，不要太自苦了吧！」

「這那里是自苦呢！」她說，臉色更陰沉了。

「你現在就是哩！……」他煩惱的說。

她把頭低下去了，但他空出手捧住它，不要讓她躲避開他的凝視。

「我問你啣，」他懇求的接着說，充滿抑鬱的望定她的眼睛，「分明是好好的，爲甚麼老毛病又發作了？振作點吧！你要知道，該發愁的事，我比你更多呢！……」

縮回雙手，田疇頓然感覺到一種無可比擬的沮喪。

「總之，沒有辦法！」他喃喃的說，垂下了頭。

他又一次體驗到了她的愁苦所常齎給他的道德的壓力，但那激起來的不是同情，不是起於減輕她的痛苦的那個近於贖罪的願望，却是一種在他頗爲生疏的灰心喪志。因爲從他看來，他已經盡了他的力了：讓步，說服，乃至於哀求，但一轉眼她却又恢復原樣了。

這樣洩氣的情形在他是少有的。而孟瑜知道，每當他一下喪失掉所有的元氣，顯出一付萎靡沮喪的神情的時候，一不經心，他便會一連抑鬱很久。她嘆了口氣，感覺得失

悔了。

「你看你哇，還說我是自討苦吃呢！」她說，勉力打出笑臉。

他沒有回答。隨着一聲長嘆，他倒向床鋪上去。

「你這又叫做甚麼呢？」她更加柔聲的問。

她笑盈盈的向他俯視，她的臉色又陰沉了。

帶着一種欲哭的茫然神氣，他一直呆望着帳頂。那些過往的挫折，與同目前所有一切煩惱，都一齊開始襲擊他了。而在零亂的回憶當中，既然看不見一綫光明，現在以及未來，更加是一片黑暗。「沒有辦法！」每當思想告一斷落，他就這樣默語一次，長長透一口氣。

「我看，我們就這樣早點互相磨死好了！」她痛苦的說，邁開了臉。

她自己的愁苦也不算少。而除開家事的繁重，子女的顧慮而外，那些少女時代幸福快樂的回憶最是刺她的心，因為它使她更加覺得目前生活的陰暗，和毫無價值。但她常是這樣，因而那力量也就很有有限了。現在她的難過多半爲了丈夫。以爲單是日常生活的擔子，就已夠他苦了，她不該再來加重他精神上的負擔，以致陷於絕境。而當一想到他也許又會度過若干夜的失眠，而且變來和魚一樣沉默的時候，她覺得嚇怕了。

「我知道這全是我拖累了你！」她又自怨自艾的說，眼睛裏浮上了淚水。

「笑話！」田疇意外的開了口了。

他原想如他平常一樣叫出這口頭語的，但當叫了出來之後，便連自己也都覺得它是那麼勉強，無力，於是他努力自持，裝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強笑着坐起來了。

「怎麼扯到你身上去。」他辯駁說，「人一下就覺得不舒服了呢。」

「爲甚麼呢？」她含淚的笑着，逼緊他問。

「爲甚麼？人有時候，就這樣，連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呢。」

「那才怪哩！」她故意調皮的說，已經算安了心。

她微笑着，偵察的凝視着他，希望完全撥開他的愁雲；她失敗了。

「的確的哩！」他沉思的說，沒有怎樣回答她的含情的凝視。「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他近乎自語的概括着他的感情，但却存心給她一個滿意的解釋，免得她糾纏他，

「有時候一個莫明其妙的念頭，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就會使你好幾天不舒服，甚至於影響一生！……」

他沉思的住了嘴，於是慘然一笑，顯得煩惱的站起來了。

「我常常想，」他想逕直出房門去，但他突然停下來了，翻身正對着她，「我常常

這樣子想。」他加重的說，「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想來想去，總覺得四面都是障壁，沒有一條出路！……」

「這是你自己在這樣說哇！」她插嘴說，恨恨的埋下眼睛。

「那麼又該怎麼辦呢？」他接着說，並不理會她的做氣，「自殺？這又太可笑了！我也並不覺得我沒有生活下去的權利！連那些阻撓抗戰的民族敗類，都有權利活下去呢！……」

孟瑜燻着嘴一笑，因為她一向就從沒有想到過這樣優氣的問題。

「那麼掙扎着活下去？」他繼續說，「可是，……」

他嘆息了，而且低低的垂了頭。

「總是我又拖累了你嗎！」她悲哽的說。

「不！」他說，昂起頭來，顯見得這些意見已經由他翻復過好多次了！「我並不覺得你拖累我！我只希望你不要只想着沒辦法，只想着怎樣經營一個可以苟安的窩巢，……」

「那麼大家都上前綫去吧！」她憤惱的說，猜想他會提議讓他到前綫去。

「不！」他緊接着叫出來，因為自從前幾年爲了去前綫大鬧一場之後，他已經不敢相信這可能了，而且他知道她在負氣。「不！」他重複說，「我的希望並沒有這麼高！

我只希望你不要把生活弄得太暗淡了。現在整個民族都在受厄難哩，可是大家總得打起精神總得要活下去！」

「好吧！明天我就同你一道去演戲吧！……」

她的口氣還帶一點憤惱，但她立刻就失悔了，於是她趕忙着糾正。

「這不是氣話呢，」她強笑着解釋；「難道我願意當一輩子的奶媽麼？……」

「我願意給你領小孩子！——只要你肯振作起來，我來領小孩子！……」

他抵擋的伸伸手，快步走向她去。

「只要你肯振作起來，我當奶媽都行！」他情急的重複說，而她爲他的慌張以及熱忱，丟心的嘆了口氣，於是笑了。「的確的！」他接着說，「我寧肯自己吃苦，但不願意你就這樣埋葬在家庭生活裏面！這樣，至少我在精神上安寧得多，你不要笑，這是實在話哩！」

雖然他的態度更加嚴重，她的微笑，可更加開朗了。

「鬧了半天，我怕又是甚麼天大的事哩！」她嬌嗔的說，咽了口氣。

「那麼你答應我了？」他問，緊握着她的手。

「看你還算我畫個滾身圖麼！……」

他沒了要她畫滾身圖，他攆着她狂吻起來。……

他的心情重又很旺盛了。於是，接着他就異常詳盡的替自己設計着種新的生活。這主要的內容包含着送出毛頭，搬回街上住家；孟瑜重新入教育界服務和參加戲劇活動。憑着他的激動，他還聯想到一些更爲重要的節目：勸誘她向娘家求合，好把總爺們寄出去，以便遠走高飛！……

但他沒有一併宣佈出來，因爲當那叔父去世的時候，在他的勸誘下，她曾經給過她的從兄一兩封信，然而影響俱無！於是發誓不再找他們了。而且，這個無疑的是太富於刺激性了，現在提出來更不妥當。

「總之呵，」他含混的結束着，「一個人只要積極起來，你就會覺得隨處都是路了！……」

「兩個人甚麼事談得這樣的起勁哇！」孟瑜正想開口，一個聲音忽然插進來說。

他們立刻分辨出那插嘴的是吳楣，而接着，吳楣本人便出現了。她步履輕快，豐潤的臉蛋上閃爍着得意的幸福的歡笑。她是特別跑來報告好消息的，公爺已經答應了撫毛頭了，只等滿月就領過去。

她在屏門邊收着傘，急想把她的好消息全部報告出來。

「去它媽的！」但是田疇搶先的嚷着說了，「下半年搬回街上去吧！……」

他帶着一種得勝的愉快神氣，好像他在說着一件驚心動魄的事體。

「幫我們留心巖間房子好吧？」他加上說，詢問的望着吳楣。

「有！有！有！……我也不贊成你們就醃在鄉下呢！……」

「這樣住下去太焦人了，」孟瑜說，繼續着哺乳那個剛才醒來的嬰兒。

「這都是你強起的啦！」吳楣賭氣的說，走去床沿邊坐下來，「你現在該嘗到味道了吧？」她問着她，含意深深的一笑，「說是要做莊稼，你的莊稼在那裏呵？你快收拾倒吧！……」

「不過，鄉下究竟儉省些呢！」孟瑜說，想起了街上住家的開支繁重。

「嘔，看你會連飯也捨不得吃了哩！」吳楣申斥的說。

常同在街上住家的時候，她們每天必有來往，現在她很擔心她會變卦。

「你要多從幾方面想一想啦！」她接着說，帶着一種叫人信服的神氣；「這樣住起，老田教書也不方便，朋友就想來呢，都要駕個大勢；搬上街住，說話的人多幾個麼……」

田疇禁不住岸然微笑：她理解得多膚淺呵！

「你辦的交涉呢？」他切斷她問，不讓她說下去。

「一提起馬上就答應了！」吳楣回答，知道他說的毛頭的事。

她回答得很乾脆，而且那麼的有定奪，但她自己清楚她多少有點誇張。因為當她提起的時候，李守謙一開口便對她非笑的說，「笨了，那個自己捉些蚤子在身上來呵！」直到她賭了回氣，他才承認了的。然而，他之終於肯將就她這個事實却很使她得意……

「一點沒有問題！」她接着說，語氣更加自信；「已經在託人請奶媽了。只等她滿了月，就準定來領人！小傢伙，」她擰了擰那嬰兒的小臉蛋，「要你喊我媽媽了哩！」

絡腮鬚撇開嘴大笑了。

「像你這樣當媽，真是太便宜了！」

「你不要過幾天又臭了哇」，孟瑜說，怯生生的一笑。

她之出此，一半由於真正的擔心，一半也由於玩笑；但她禁不住感覺到一種勢將割棄骨肉的痛苦。然而，因為田疇的熱情認真的影響了她，這點難過很快就過去了。

「哎呀！就是別人的娃娃，我也不見得虐待哩！」吳楣頂着她說，多少有點見怪。

「我不是這個意思！」孟瑜忙着解釋，而且感覺內疚的笑了，「我是說你該隨時叮嚀着奶媽，不要她們瞎弄。奶媽總是很大意的，你看張家那個小女孩子吧，弄成個殘

廢！一步都不能走。」

「這點事你放心！」吳楣極負責任的說，「保你不會出拐！」

「哎呀！」搖一搖頭，田疇忽然呻吟着插進來了，「將來我們搬上街住家了，你自己也可以隨常照料的啦！你怕是生人麼？像奶媽亂塞東西吃啦，背着打噴嚏，我看見就說！……」

由於丈夫的提示，孟瑜更丟心了。

「當然呵！」她醒悟的說，「要是領得好呢，我每個月還可以額外給她點錢。」

「呵，你這一下就想開豁了呵！」田疇激賞的說，哈哈大笑起來。「用人嗎，總是喜歡小錢的嘛，比如逢年過節，我就多給你幾個：『唉，娃娃要帶好呵？』她會比甚麼還聽話呢！」

「也好，」孟瑜嘆息的說，「再有二十多天，我的罪也滿了。」

「好在這幾天還不火熱」，吳楣說。

「這都是小事呵，橫豎只有三四十天！」孟瑜說，顯出一付不勝繁苦的神情，但這只爲了要適合她所陳訴的事項，實則倒是很心安的。「你要知道，若果是由我自己領，起碼要煩我兩年哩，一天就錯錯片片，提矢提尿，連瞓睡都睡不到好的！……」

「這一下該決心來參加演劇了啦！」吳楣切齒地問，彷彿她有權要求她。

「不成問題！」田疇爽快的回答。

他說得滿有定奪，而且帶點誇耀的笑了。

「說到演戲，」他接着說，「她比你資格老呢！還在讀中學就登台過了。」

「啞，」孟瑜嚮癩嘴說，「那簡直是瞎鬧，說得上演戲？」

「不管怎樣，我們總算把你拖下水了！」吳楣忘形的衝着她叫出來。

一一一

田疇已經銷假授課，而且，已經授課兩禮拜了。

他原想再看護她幾天的；正和他們新婚不久的情形相似，他對她又有點離不得了。但是孟瑜不肯答應，擔心課曠久了他會遭到非議，因而影響到他的信用。

在這一兩個禮拜當中，他一下課就回家了。但對課務却同以前一樣認真，而在言談之間，他的那種滿不在乎的樂觀的口調，則較以往更爲凝重。並且，一有機會，他就拜託朋友替他留心房子。說是，鄉下住起太沉悶了，也不方便，決定過了暑假搬回街上住。

寒 落得少些往返之勞。

禮拜四的早上，章桐特別到學校裏來作了個口頭通知，要大家星期下午開會決定上演的劇本。禮拜六田疇只有一兩節課，他偷了點懶，沒有上學校去。到了星期的一天，他却顯得有點不很安靜的樣子，老是關心着時間。而剛到向午雞叫，他便催娘燒飯，說是他的肚皮已經在放哨了。

現在，午飯已經在開始了。產婦也在堂屋裏吃，這雖然引起不少隣居們的驚怪，他們自己卻毫不在意。田疇高興的吃着，一面告訴孟瑜，今天他將正式提出她想參加劇團的事。因為過份矜持的原故，他還從沒有提過的；只在那次章桐發愁女角太少的時候透過一點口風。

「不要愁嘛，」他曾經詭秘的說，「到了時候總會有辦法的！……」

「怎麼，你還沒有向他們提起過嗎？」現在，孟瑜略略有點驚怪的問。

「慌甚麼呵！」田疇懶懶的回答，「我就要讓他幾個着點急哩！……」

他對孩子們也比從前關切多了。至少在他對付總爺的態度上可以看出有點兩樣。他把產婦的私菜分了點給他們，但卻特別關懷他的長子，深恐他沒吃夠。

「你還要客氣嗎？」他調侃的說，「平常那樣喜歡吃油大啦！……」

雖然太陽很大，剛吃完飯，他就準備好動身了。皮鞋，發黃的白嗶嘰西裝褲。因爲只穿襯衫就行，那件又舊又小的藍布褂沒有出場，看來也就特別顯得漂亮。

孟瑜執意要他帶上她的女式洋傘。

「那個笑哇？」她固執的說，「走到場口上你收起來好啦！」

「也好，抗戰期間，要笑就讓他笑吧！……」

當走到院子的大門上的時候，他的佃戶，或者說二佃戶，正站在階沿邊，手掌擱在額頭，發愁的瞭望着淨無片雲的天際；渴望他能夠尋覓出一兩朵漲水雲。

「你還說我頂對了呢！」那老年人說，頹唐的放下他的手掌。

「怎麼，難道我還害了你嗎？」田隣反問，稍稍停了一下。

「田已經張了口了！……」

絡腮鬚不合適宜的縱聲大笑起來。

「沒有關係！」但他安慰的說，「街上就要請人來求雨了！……」

他之大笑，這只因爲他擁有着過多的愉快的情緒，並不單只由於那個老年人的聲口可笑而已。但他隨即又窘羞了，於是就把鎖上準備求雨的消息告訴了他。

至於他之沒有由那老佃戶的怨嗟聯想到自己的處境，因爲最近幾天以來，這類訴

苦，他已經聽得很少了。最初，他也免不了有點焦心，然而，憑着他的秉性，憑着近年來他所少有的樂觀情調，那點微末的焦心，很快就過去了。彷彿這些全都值不得他的新的計劃一擊。

而且，事實上，他們今年之所以特別困苦，只因為莊稼既然沒有做成，而孟瑜倒無意間失了業。然則，只需等把小孩子送脫手，妻子又重新服務了，他們的財政狀況勢必改觀無疑，實在也不着多担心。

他沒有進學校去，上街，他就一直望他們常去的那家茶館裏走。

這家茶館，是本地一位有名的士紳開的。這是一個特殊地帶，客人多半是年青智識份子。女眷們也常進來坐坐，因而成了一個衆目睽睽的所在。現在，那個開明有趣的老紳士雖然是過世了，但是他所倡導的作風，卻並未跟他一道殉葬。

這裏主要的享樂是清談。內容無所不包，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某節街上忽然發現了一匹死鼠的殘骸。自從那紳士謝世後，老教師牛祚，便無形之間變成了盟主。當其田疇進去的時候，牛祚正打算敘述一件新近的傳聞。

「老實講吧，」但他又猶豫的說，「這傳出去有虧不大好呢！……」
「你又在故弄玄虛了！」田疇說，撥動了一下剛才泡好的茶。

「不！」有誰否定的說，「他是不弔詭的！」

「你們這樣一來，我倒更不願意講了！」牛祚大笑著說，隨即加以說明，「因為我這個人不是那個激得起來的，也不受捧，就是你們的箱形政勢，我也並不怕哩！」

「老奸巨滑！」呂疇大笑著說。

「你們看，這就露了馬脚了吧！……」

惋惜的領領首，牛祚遂又忍俊不禁的接下去說：

「不過，我既然想說呢，我也不怕割嘴皮！……」

於是喝了點茶潤潤喉嚨，他就動手講述那傳聞了。

隣境一處商業城市前幾天忽然出現了一個沿街叫賣皇曆的老道。那一天正逢場，這道照例滿口胡說，而且給那曆書叫了一個未之前聞的大價。曆書是用黃紙密封了的，買的人不能當面折開，他得拿回家裏，用香燭供奉之後才聽賞識裏面的祕奧。

這是件稀奇事，天時又不見佳，所以雖然價錢昂貴一點，到底，它被一位好奇而又慷慨的人士、用一百元買到手了。於是依照囑咐，他在香燭供奉之後折開它來……

「那裏面究竟包的是甚麼呢？」聶子迫不及待的問。

「當然是皇曆啦！」老教師苦著臉懶懶的說，「……」

「那嗎，那個買的人一定上了當了！」田疇口快的叫出來，又拍了拍桌子。

「可是皇曆只半本，到六月就沒有了！」沒有理他，牛祚繼續說，重又攝住了大家的注意。「更稀奇的，是那一百元也在裏面！所以那些善男信女，立刻嘈雜開了！」

「那個毛老道呢？」司爺故爲嚴肅的問。「大約化作一股青煙……」

「若果這樣，恐怕已經有人在募捐修廟子了哩！」並不等呂康說完，老教師便又嘆息着說下去了。「沒有化作一股青煙，只是再也找不到那個毛老道了。可是，他的影響恐怕還要留好久吧，因爲大家解釋，爲甚麼皇曆又只有半本呢？這是說今年的六月是道難關，很不好通過哩！」

「你們記得那一句俗話嗎？過不了三個六月……」

一個坐得較遠的老年醫生，忽然大聲的插進來了。他是健談的，隨便甚麼問題他都喜歡來上幾句，說得口沫亂濺。而這也便是他疏於正業，常來這裏喝茶的重要理由。

「今年是閏六月，」他接着說，「再加上陽曆六月，不恰恰是三個嗎？」

「哎呀！這條毛蟲有二分仙氣啦？」司爺滑稽的叫出來。

「他這個算甚麼哇！」一個和那醫生同席的瘦小老人，不以爲然的緊接着說，「上次趕場，這街上一個唱書的睜眼睛，那才玄哩！矮矮的，腳有點跛。他說，他不是混飯

吃的，新都寶光寺塔頂上，麻雀飛了，牠是跑來找我的。有人問他甚麼時候才能夠太平呢？他唱：除非是雞開口犂牛翻身！……」

「雞開口是午啦，」醫生儼然大澈大悟的說。

「犂牛翻身又是啥意思呢？」同桌的另一個人懸心的問。

「這個就不大好解了！……」老醫生沉吟着。

那一桌一共有四五個人，他們已經丟開那羣教師，各自在談心了，企圖猜透那所謂犂牛翻身的謎。彷彿是只要猜透了這個，也就等於猜透了戰爭本身。

「你們看這有啥辦法呵！」浮出苦笑，牛祚顯得短氣的說了。

「還是那句老話：天乾出謠言！」呂康大而化之的說。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非難的一笑，田疇緊接着說了，「依我看麼，這一定有蹊蹺在操縱，不然沒有這麼普遍。你們下緝留點心吧，各處牆壁上的勸世文好多呵！」

「喏！那裏柱頭上就是啦！……」

米子遠說，指示着不遠柱子上一張木版印的白紙字條：

關聖帝君降諭今年人死大半……

「我真不懂！」田疇忽然憤憤的說，「怎麼沒有人出面來干涉呵？」

「大約睡覺去了！」司爺說，大有講究的微微一笑。

「若果是在睡覺，那倒還不算頂壞哩！」牛祚愁蹙的說，於是深長的嘆息了，「他們也在拚命把抗戰往轉的拖啦！沒有睡覺，」他重複着，忽然興奮起來，「倒在惹事生非……」

他之所謂惹事生非，無疑是影射當年春天，這個小縣份裏更加流行起來的某些弊端說的；然而，他之感慨萬端，其直接原因却又來自一件近事。昨天章桐接到縣城里那位土皇帝一個通知，邀約他進城去。同時一位朋友又向他警告，要他少露鋒芒，因為已經有人在向他下注腳了。

章桐感覺受辱的發了一頓脾氣，撕毀了那通知，決定置之不理。然而，當他夜裏跑去向他的老師發洩的時候，牛祚非笑了他的稚氣，於是這天他就一早進城去了。……

米子遠是知道這件事的，而且，知道在這偏僻地區，那位特等豪紳的威風；既不信神，也不信鬼，法律於他無異一堆廢紙。至於公理正義，那就更不在話下了。總之，一切都是憑他那偏狹多疑的脾味幹的，便是官府也都奈何他不得。而在目前兩三年間，他所造的孽便已很不少了，這個米子遠更清楚。

因此，通過牛祚的暗示，原極拘謹的國文教師，忽然忍不住義憤填胸的嚷道：

「是啦！有些事情，他的鼻子又尖得很哩！」

「這叫做陰名堂呵！」推推面前的茶碗，田疇緊接着禿頭禿腦的叫了出來。

雖然還不知道章桐的意外遭遇，但是，憑着世風賦與他的某種敏感，他也立刻想到了同類的事。因為這類事是他聽見過看見過的，其中一個更是他的熟人。

「比如說小眼鏡吧！」他接着說，想起了那個不幸的熟人，「大家隨常都見到面的，他會有甚麼呢？自然，」他嘆息着，感覺得他的朋友太受冤污，「他也太口敞了，甚話都吊起張嘴亂說！你們算一算吧，轉眼就快一年了啦！還沒一點影響。又是他媽個癆病癩子！……」

「噫，章桐該不會也像這樣子吧？」

靈機一動，龔子懸心的問着牛祚，而田疇嘴快的回答了：

「絕對不會！他才從前綫回來的，……」

「可惜已經應邀進城去了！」司爺切住他說，擦擦鼻尖上的汗珠。

「甚麼時候的事？」龔大眼睛，田疇衝着他問。

「今天早晨。」

「去它媽的！那麼我們今天這個會呢？去它媽的！」

「怕只好是延期了！」

「唉，真是糟糕！這麼大的太陽冤枉跑一趟路……」

又是發恨，又是生氣，田疇感覺得太掃興了。但他隨即反省到這是不應該的，因為他忽然從他的抱怨看出了自私，渺小，對於他的朋友的遭遇太缺乏同情心……

他因為害羞而紅臉了，於是不嫌生硬的立刻掉轉過話頭。

「未必叫他去他就去嗎？」他接着說，「是我，我就置之不理！」

「你不理，他要理啦！」牛祚揚聲的說。

「等他再理，我又再看好啦。」

「結果究竟去不去呢？」疑神的望定他，牛祚緊跟着反問。

絡腮鬚遲疑了一下，然後紅着臉回答：

「自然是去，可是我總要讓你也打點麻煩！」

老教師不以爲然的啞然笑了。

「有時候說你是大孩子呢，你還不信！」牛祚愁感的開始說。

「怎麼哇？」田疇吃驚的插進來問，略略有點見怪。

「我還以爲你會堅持到底，一直不睬不睬哩！」老教師悠然的接着說，無動於中他

的不快，「結果還是要去！像這樣，早點去那一點不好呢！呵，我知道了，大約你是想調下皮吧？」

「我要讓他那個狗腦子儘去瞎猜！」

「可是，老弟！這樣一來，麻煩就更多了！……」

於是牛祚開始從從容容鋪敘了一番目前許多事只有逆來順受的理由。然而，這卻是多餘的，因為單憑他的深沉的設問，以及暗示，田疇便已經醒悟了。

「好了吧！」他切斷他說，「我認輸就是了！……」

「這還不夠！以後凡甚麼事，要多用點腦筋才對呢！」牛祚糾正的說。

他悲憫的笑着，他說得有點老腔老調，而在他所引起的笑聲當中，吳楣走進來了。因為別無女客，她略略有點拘束，她遲疑着停下來；不住用毛巾搥着涼風。

「你們怎麼總是這樣高興！」微微一笑，吳楣應酬的說。

「再出幾個太陽，我還要高興些哩！」揚揚眼睛，司爺諷刺的說着反話。「爲甚麼呢，一他又自問自答，懶懶的說，並不注意對方的臉色。」我前年收的租還沒賣哩，這啥勁杖？」

「那好得很！」田疇解嘲的說，「我們都來吃你的大戶吧！……」

因為吳楣顯得有點多心，於是他就起而插開司爺的打趣。

「唉，你怎麼不坐呢？」他接着說，邀請她坐下來喝茶。

「還坐？現在啥時候啦！」吳楣紅着臉說。

帶點做作，她匆忙的瞧了瞧手錶。

「已經兩點過十分了！」他接着說，「我跑到學校裏去，一個人都沒有！……」

「老實，今天這個會究竟怎麼樣呢？」張皇四顧，田疇突然吃驚的問。

「改期，改期。」司爺吟誦的漫不經心的說。

「你一開口就沒有好話！」吳楣做氣的頂住他說。

「這一回他又說的是正經話哩，」聾子說，含蓄的一笑。

「霉了！」司爺佯裝着見怪了，「人一輩子連一兩句正經話都不說了！」

「認真開會有問題嗎？」疑信參半的望着田疇，吳楣懸心的問。

「因為章桐進城去了！」絡腮鬍回答得很喪氣。

他重又感覺得掃興了。但這並非來自吳楣的失望，他忍了這麼久，而且答應了孟瑜決定在今天會議中正式宣佈她的參加劇團，而他的夢想眼見得幻滅了。

「可是，我們還是開吧！」接着，他又呼喚的叫着說了，「已經有這麼多人！……」

「也行啦！」牛祚隨合的說，「就看看沒有人知道他選了些甚麼劇本」。

「我知道一點，」聾子說，「大約有大義滅親。」

「那就搞不成功！」有人否決的緊接着說。

「不見得吧？」田疇反問，盡力抑止自己不準隨便發火。

「湊不起女角啦！」那人回答，「全本戲著重的就是那兩姊妹，……」
田疇啞然笑了。

「這個問題容易解決，」他淡淡的說，「讓孟瑜來湊一角好了。」
他盡力不讓自己表現得太矜持，但卻懸心的留意着大家的反應。

「你不是吹牛吧？」首先，司爺玩笑的問了。

「笑話！……」

「吹牛？」吳楣口快的搶着說，「你以為都是你哇？」

「像這樣，這回的戲一定演成功了！」牛祚說。

瞬瞬眼睛，他浮上一個欣喜懷疑互相滲合的微笑。

「我只擔心，」他幽默的加上說，「正演得上勁，小孩子又哭着要吃奶了哩！……」

「這個你用不着擔心！」田疇敖然的切住他。

他很不滿意牛祚的打趣，但他隨即裝出一付健忘的滿不在乎的神氣。

「唉，怎麼樣，」他接着說，「總不能就在茶館裏討論啦？」

「恐怕還談不上討論吧，」老教師沉吟說。

「爲甚麼呢？」田疇準備鬬口的問。

他已無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覺得大家對孟瑜太冷淡了。他是把她的參加演劇當作一件大事看的，希望他們全都如此。而他接二連三碰到的卻是打趣！

「爲甚麼？」牛祚學着他說。

於是，他爲他的勃然變色失口笑了。

「這個還要問嗎？」他接着說，「鬮兄並不大清楚啦！」

「你就知道這一個劇本嗎？」身子一車，田疇嚴重的望定了米子遠。

「是啦！」鬮子簡捷的回答，頗爲怪異對方的毛燥。

「唉，這個人真是夠了！」田疇怨憤的叫出來。

他顯然很煩亂，剛才一躍而起，隨又重新落進櫺椅裏去。

「你就要走，你該把選好的劇本留下來啦！」他連連的發着怨言。

「這樣說這個會不是開不成了？」吳楣失聲的問，感覺得很懊喪。

「你說怎麼開呢？」田疇訕笑的反問。「他連話都沒有留一句！……」

「未必一定要等他回來麼！」

「講了這大半天！……」他嘟囔着，吃驚着她的頭腦的簡單。

「那麼他一輩子不回來呢？」吳楣稍稍見怪的說。

「嗨！你一開口就咒人哇！」司爺打趣的叫了。

「怎麼，他總不是到前綫去啦！」吳楣所釋的說，微微羞紅了臉。

「恐怕和上前綫差不多呢！……」

「哎呀，你問他做甚麼啊！」田疇厭煩的插入說。「他兩三天就回來了！……」

他既不滿意司爺的故弄虛玄，對於吳楣也有一點討厭，覺得她太張巴，太繁瑣；但

他隨即反省到他的態度是過火了，於是他就耐性的告訴了她個大概。

「這一下你該明白了吧？」他加上說。「他這個人也真夠了！……」

「是啦，你要走你也該找個人談談哩！」吳楣知道他之所謂這個人指的章桐，於是

恍然大悟的說了，「現在怎麼辦呢？一轉眼就要放暑假了，還沒選好劇本！」

「怎麼，你們認真又要演戲了嗎？」那醫生忽然插進來問。

他問得那麼執拗，那麼坦率，於是，司爺自尋開心的同他說起來了。

「怎麼，難道你還肯來湊一角嗎？」呂康正起相子反問。

「我？你看我夠資格吧：鬍子巴搓，老嘴老臉，……」

「嘔！你要知道，現在已經不興男人扮女人了哩！」

「也不行啦！我們已經成了老古董了！……」

「好！」牛祚忽然自言自語的說，「會雖沒有開成，廣告總算做了！……」

他揚聲一笑，故意做出一付沾沾自喜的神氣，彷彿磁翼滿意他們的亂彈亂唱一樣。但他沒有料到這卻更加觸惱了田疇；磨磨牙齒，他就又忍不住爆發了。

「唉，說點正經話哇！」他大叫着說，「這個會究竟還開不開呵？」

「恐怕只有改期了，」有人審慎的說。

「呵！是這樣我們就好走了！——儘在這裏坐起裝舅子啦！……」

一一一

挾着不快和容忍相混的感情，絡腮鬍站起來，把擺在茶館面前的幾張角票往岔口裏

一寒，提起女式洋傘走了，也沒有向誰打一個告別的招呼。

無需乎說，他的不快是從會議的失敗來的，大家對於孟瑜參加劇團的未能熱烈歡迎所會引起的憤怒，已經很淡薄了，但也正因爲他之對於妻子參加演劇的過份重視，他却又不能不盡量的容忍，免得生出些無謂的枝節，以致損害了他同他們的合作。

但走出郊外，目所能見的只有赤熱耀眼的太陽，與夫垂頭喪氣的禾苗的時候，他的容忍可崩潰了。「真是討厭透了！」他大聲的叫出來，重又想起了大家的冷淡，對章桐缺席的冷淡和對孟瑜的冷淡，「正像醜過的菜樣，」他忽然記起牛祚的諷喻，於是深長的嘆息起來……

他知道這個並非致命打擊，但接着就是試驗，拖到放假的時候再來開會，困難一定會更多的。然而，爲了避免妻子的灰心，他却決定了不要告訴她全部的真情。

拖着兩條油光水滑的辮子，孟瑜正坐在街沿上乘風涼。

「我還以爲是那家子的大姑娘哩！」他故爲愉快的說，癡癡的望着她的背影。她回頭看他，他的臉色更柔和了。而且立刻忘掉了他的不快。

「怎麼又想起梳辮子呢？」他涎臉的問，在她身邊站了下來。

「啊，這有好稀奇麼！」她嬌嗔的說，微微脹紅了臉，但她隨又解釋的說，「我

正垂手頭睡覺洗了個頭，這樣梳起風涼多了！一下聳在後頸窩上，你想想那味道吧！」

「顯得更年青了！」他的微笑擴大開來，更顯得涎皮了。

「是吧！」她含情的瞪他一眼。「你們的會呢？」

「糟糕！」田疇失聲的叫出來，頓頓腳，又打了一下腿子，「章桐進城去了啦！」

「我事不是還沒有提出來麼？」她問，繃了繃眉頭。

「提來的，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哩！……」他設想有他該怎樣弔詭。

「他們答應我參加嗎？」她翻眼問他。

然而，雖說是這麼問，可是她的口氣，態度，却不免帶着異常的自信，而她的發問只是由於想從別人口中聽聽他們歡迎她的情形。她的情趣，他立刻理解了。

「笑話！」田疇大笑着回答，「他們正在歡迎之不暇哩！」

「你的話照例要打折扣！」她說，但她顯然感到了滿意。

「還有吳楣在那裏觀眼看見的啦！」他緊接着辯證。

他忽然回憶他對吳楣的態度的粗燥，他害羞了。

「她實在要多心也沒辦法！」他想，迅速的丟開了她。

「嗨！你問過她奶媽請到沒有呢？」她接着問，聯想到了孩子的事。

「呵喝！我搞忘記了哩！」他驚叫着，頗爲失悔自己的大意。

「也不想，只有十多天了！……」

「不過，沒有關係！」接着他又放心的說，「她恐怕比我們更着急呢！……」
姑娘把洗臉水端出來了。

於是，田疇立刻脫掉襯衫和已經發黃的白嗶嘰西裝褲，只賸下條襯褲，一件有着破洞的舊蘇紗背心了。而他的外表乍看起來就像馬戲班上的大力士一樣。

他洗着臉，抹着多毛的胸脯，一面把話牽到滿月酒的準備上去。

「依日子該是十號，」他說，「這一天又恰恰是禮拜三！」

「我看落後幾天好了，」孟瑜說。

「也對。橫豎讓他們嘔一頓了事大吉！」

「老實說，他們不給我送禮倒好些呢！」她嘆息說，想起了種種開消。

「你又來了！這花得到幾個錢啦？哈哈！……」

接着，他們就開始研究起菜單來，希望能於不太花錢，而又不過份寒酸，於是完全沉沒在日常生活的盤算裏面去了。翌日是禮拜一，一連幾天都有試驗，田疇老早便上學校去了，忙着清理試驗卷子，出題和計算分數的準備工作。

在試驗期中，便是司爺，也精神百倍的了，不再顯得懶洋洋的睡眠未足的神氣，似乎大家都認定這是一個關口，只要通過了它，漫長，疲勞而又單調的灰色生活便可暫時告一段落。而且，都似乎感覺到一點驚怪，真不知道這一學期是怎樣活出來的！

在最近，物價，和家累的漩風的當中，他們經常的談話是下學期的去就問題：改業或者再幹下去？而對於生活，以及待遇的怨嗟，也就比平常更加其厲害了。

說得上穩定沉著的只有老教師同田疇。

「這個話你說了兩年了！」牛柞諷刺的說，當司爺中言下年決定改行的時候。「我就從不提它，」他接着說：「因為我知道我既不能擔葱賣蒜，又不願檢狗屎！」

「可是，你知道狗屎賣好多錢一斤哇？」聾子插斷他問，想起了一漲再漲的糞價。

「我不懂得狗糞行市，正如檢狗屎的不懂得我們教書匠的行市一樣。可是，有一點我敢說：」老教師意味深長的笑了起來，他的眼睛成了等邊三角形了，「狗糞行市無論如何有利，下半年咱們還是一樣：爲了一碗稀飯麵湯，把板筋都掙斷了！」

「你這樣說太消極了！」田疇傲然的說，但他隨又害羞似的一笑，用了自嘲的口氣接了下去，「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了呢，普法之戰，俾司麥就歸功於咱們小學教師！」

「日俄之戰過後，矮鬼子也是這樣講啦！」司爺故意沾沾自喜的打着合聲。

「哎呀，這個傢伙又有轉機了啦！」牛柞滑稽的驚叫出來。

「不！」司爺嚴正的說，「中國有特別國情，我的主意還不定哩！」

「我看問題是在下半年的米貼呵！」米子遠吁着氣吟誦的說。

他是實事求是的，可是別人却也並不完全虛華，因此，經他一提，大家的注意立刻轉向待遇問題去了。他們最覺得不平的是公務員的待遇遠比他們的優厚。

「這你們又見左了！」司爺反對的說，「公務員至少粘一點官氣啦！——你？！」

「這一點你又說對了哩！」有人大聲激賞。

於是，掃掃喉嚨，他開始告訴他們成都一位老教育家在一次會議上的憤激之言。那老先生在鋪敘了一番物價，以及教育界的清苦情況之後，便用一種頗為驚人的措辭宣稱，現在只有鰥寡孤獨四知人才能有資格教書的，因為他們只需塞飽自己就滿足了。

「這個話真說得痛快！」田疇激賞的繼續說，「據有些人講，要不是這一腔吼響了，就連這一點米貼也很有問題哩，可是，你們還不自己裁量，妄想與官兒們鬧平等！」

「這樣說來，你像很滿意你的處境啦？」有人不滿的頂着他問。

「不！我一點也不滿意！」田疇肯定的說，「可是，我也和牛老師的看法一樣，既

不能挑葱賣蒜，也不願檢狗屎；而且，我比他還要壞哩！連檢狗屎的本錢也沒有的！……

他的語調慷慨，但卻沒有一點憤激的成份。這一半固然由於最近以來他的情緒的特別健康，另外一半，則來自一種事實的打算：孟瑜的職業問題，已經由那位從來不進學校，兼代校長的鄉長滿口的承認了，因此，下學期的收入的增加在他幾乎已經成了事實。

而且，從脾胃和處境來說，他要改業，確也遠較旁人為難。

「就說是檢狗屎，也要買一個冤冤啦！」他加上說，敲聲大笑起來。

「像這樣，你就只好吃一輩子的白墨飯了！」司爺滑稽的說。

「那也不見得哩！……」田疇含混的說。

浮上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他忽然記起他的全部期望來了；只要這第一步成了功，撫出毛頭，搬回街上住家，他便可以乘機勸誘孟瑜同娘家講和，逐漸完成他更大的計劃……

但他沒有提一個字，而且，緊接着支吾的說：

「不過，這都是空話呵！還是痛痛快快演幾天戲再說吧！……」

於是，他轉臉向牛祚，問他章桐回來沒有。

「該不會出鬼吧？」他驚疑的說，當牛祚作了個否定的回答的時候。

「依我想不會吧，」眨眨眼睛，牛祚沉思的說了；但他隨又嘆了口氣，於是憫笑着接說下去，「否則，那就成了鬼世界了，就連你我隨時都有鬼摸腦殼的危險……！」

他感覺到一種深沉的苦趣，但他惹得人大笑了。

「當然！」田疇愉快的大笑着說，「能夠不出鬼多好哩！……！」

這是星期三午飯過後的事，忽然上課鈴子響了。

「我想禮拜六他總會回來吧，這麼久了！」絳腮鬚接着說，站了起來，雙手擎起擺在面前的卷子，頓了頓，「因為禮拜天我想請大家吃飯呢，吃過飯就開會！」

「好！先把牙齒磨快點吧！」司爺饕餮的說。

「總之儘你肚子裝好啦！」田疇說。

於是，撇開嘴大笑了。

他正走到一只敞開着的文件櫃邊，伸手進去擷取白墨，而因為這笑，他又把手縮轉來了；停停，這才取了一支出來，然後閃着笑臉，輕鬆活潑的走出準備室去。

他這一節課是試驗高二年級的歷史。因為平常學生都很怕他，人數又少，容易管

理，當一走進教室，嗡嗡的嘲雜聲，就立刻消逝了。他走上講台，頓然感覺自己的神氣更加高貴起來，塊頭也似乎更加大了，彷彿他之願意教書的全部意義也就正在這裏。

可是，一出好題，散發好卷子，他的緊張嚴肅，隨即便鬆懈了。跟踪來的却是冷淡以及無聊。因為除掉像巡邏的哨兵一樣的走來走去的監堂，他便毫無作爲。

此外便是間或吼出句把句公式一樣呆板的短語。

「不要講話啦！一或者，「眼睛不要亂盯！……」

但他忽然發現一個美好面孔在門外閃了一下，隨又換成了一支籤巧的招請的手，他感覺得救了。正如一個悶在車站上候車的人之終於聽見了喇叭聲音一樣。

那是吳楣，他走下講台去了。

「還沒完麼？」她小聲問，當他走到講室門邊的時候。

「都牽得很啦！我平常也算講解得認真了！」他不滿的說。

「我買的書今天都到了哩！」她說，禁不住得意忘形的一笑。

爲了這些書，她曾經差一點和丈夫鬧翻臉的，但他終於很快的補救起他的過失，因而她就加倍的感覺到愉快。接着，她又詳細的向他說出了一長串書名。

「我完全拿來了，」她加上說，「怎麼辦呢？」

「這太好了！」田疇一唱三嘆的說。

「可是怎麼辦呢？」她矜持的重複着，「章桐又老不回來！」

「這樣，你在準備室等一下吧！我馬上就下課了！……」

彷彿他所說的毫無辯駁的餘地，說完，他就立刻退回課室裏面去了。而且面孔立刻威嚴起來。他步履輕快的穿過着學生的行列，一面大聲的發佈着警告。

「快點！快點！」他高叫着，「我要抓卷子啦！……」

一個頸子細長，眼睛突出的學生紅着臉站了起來。

「先生，」他胆怯的說，「馬關條約是李鴻章訂的嗎？」

「你自己有腦筋啦！問我！……」

絡腮鬍嚴正的批駁了他，但一轉念，他又遞起拖路來了。

「講的時候，不知道耳朵做甚麼去了呵！」響着臉，他哈驅的吁着氣說。「甲午

年，」他接着說，「一字一頓，」因為朝鮮問題，滿清政府被日本打敗了，後來派李鴻章，

「呵，」細頸子脫口而出的叫了，「我記起了！」

「記起了就趕快做，……還有五分鐘啦！……」

他現在不僅感到無聊，簡直是不耐煩了。

若果時間再拖長點，他許會發脾氣打人的，然而，等到下堂鈴子響起來的時候，只有三個人沒交卷了。於是，他把監視的責任，投給那個交卷最早，正在門口鑒賞別人的流汗以及着急、平日他最得意的學生，捲起所有的成績，匆忙的走出課室去了。

準備室門口擁擠着一大堆學生。他們渴望知道自己的分數，互相推測着，不時又用偵察的眼光審視一番教員們的神氣，等候着一個可以發問的最好機會。

看見田疇大踏步走來，他們立刻把路給讓開了。

「先生！我能得多少分哇？」那細頸子羞怯的問。

「一百分還有多！」田疇玩笑的回答，所有的孩子們哄笑了。

一進室內，他就把卷子在餐桌上一擱，呻喚着嘆了口氣。

「哎呀！再不下堂，我真想打人了！」他大笑着說。

「有兩道題太深沉了，」吳楣說，不以爲然的一笑。

「笑話！……小工，去給我買兩支煙來，——快！……」

他一直忙亂着，興奮着，剛坐下去，又一下跳起來了。

「這就是你拿來的書嗎？」他問。

而話才出口，他就躬下身子，伸長手臂，把堆在吳楣面前的六七冊十紙劇本，一併抓過來了。於是，他又坐了下去，架起腿子，開始喋喋不休的胡亂翻閱起來。

「嗚！秋陽：已經出版了幾百年了！……後防？……」

牛祚、米子遠，呂康和另外一個同事，也都不相侵擾的各自佔據了餐桌的一席，忙着評閱堆在面前的卷子，希望能於散學的時候同學生道得着完全的解放，免得給工作絆起。他們都看得很專心，只於有時嘆一口氣，或者焦眉繃眼的搖一搖頭。

聽着田疇簡單草率的評語，吳楣站起來了。繞過餐桌，她走到他身後去，雙手拐在椅背上面，看着着他翻閱；一面反應的幫着驗。自從得到丈夫的愛情的保證以後，他對他的態度開朗多了。她是那樣的接近他，但她沒有一點擔心，一點會使自己紅臉的念頭。

田疇的胸懷也是很坦白的。因為沒有任何隱衷，於是他就更為隨便起來。他所翻閱的第四本書是一年間，他渴望了好久的，因此，才一看見封面，他就一蹦跳起來了。

「哎呀！我好久就想看這本書了！」他歡呼出來。

於是，轉過身去，背脊靠着桌沿，他向她發散出難以遏止的歡笑。

「唉，真太好了！」他接二連三的重複着說。

「只是現在演不合適啦！」吳楣說，想起這是抗戰初期的作品。

「怎麼不合適哇？你太重時間性了！」他反駁着她，一面開始翻閱。「阿喲！五個，六個，」他計算着角色的數目，忽然敗興的呻喚了一聲，「登場的一共有十幾個啦……」

「對啦！」吳楣勝利的笑了，「看你那裏去找人來湊吧！」

「這倒確是一個問題！」他接着說，「鞭？這個名字倒有趣哩……」

他又繼續翻閱臚下的兩本，終於全都領教過了。

「總遠算是不壞！」摺攏最後一個劇本，他總括的說；「至少有兩本是新近才出版的。現在的問題是，」繃繃眉頭，他的臉色很嚴正了，「章桐又沒有回來，怎麼辦呢？」

響了一下嘴唇，他翻轉身坐下來，拿着所有的劇本在桌面上頓了兩頓。

「喂！各位老師！」他打趣似的叫着；「材料又運到了囉！」

「現在那裏有時間看呵！」沒有離開卷子，司爺立刻反應的說。

「倒不一定要你看呵！」田疇不快的說，「我是說怎麼辦！」

因為正在頭痛於答案的胡扯，司爺感覺得厭煩了。

「我不知道！」他含怒的說，工作得更加專心起來。

「老實講吧，我也並不是在跟你商量呢！」田疇大爲見怪起來。

「阿彌陀佛！」司爺簡捷的說，有意更激惱他。

牛祚忍俊不禁的笑了。

「你兩個又觸響了，」他說，嘆了口氣。

「嗨！這才是神經哩！」絡腮鬍喃喃着，越想越是生氣。

但他呆木的笑着，不知道發作好呢，或者按捺下去。

「我在同牛老師商量……」他抑制的繼續說。

擱下筆，兩手一抄，老教師把身子折疊向桌沿上去。

「你不是問這些書怎麼樣處置呵？」他問，切斷田疇的嘮叨。

「是啦！既然是帶回來了，……」

「我知道！究竟那些能上演呢？」牛祚一逕微笑着問。

「我才翻了翻啦……」

「哎呀！鬧了半天，我還以爲全是你看過的哩！……」

「我又不是神童！」田疇遷怒的說。

「可是，我也並不是笨漢呢！」老教師的微笑更甜蜜了，但他隨即誠懇的接下去說，「我想這樣，你同吳楣兩個分擔看吧。等章桐回來一道討論！要是他趕不上呢，那又再說！」

他是說得那麼平穩，合理，田疇的氣也一下消了。他想了想，表示默認的嘆了口氣，於是開始同吳楣商量怎樣分配那些劇本，而她的顯得嬌憨的爭執，重又叫他高興起來。

「好吧！就依你吧！不然我兩個又會吵起來哩！……」

他玩笑的承認了她的固直，隨又慎重其事的說：

「不過，你認真要負責看完呵！」

「當然 啦！好，我先走了！兩本都有這麼厚啦！」

「等等！……我兩個一道吧！……」

於是田疇匆忙的收檢好自己分擔下的劇本，卷子，挾在腋下，約同吳楣一道走了出去。但是出去不久，他又奔跑着轉來了；縐縐眉頭，牛祚默默的望定他迅速的檢察課表。

「哎呀！明天要試驗兩回啦……」

他自言自語的大笑着說，重又跑出去了。他在操場裏趕上她，於是他作態的抱怨起來，說他明天有兩回試驗，他所分擔的劇本是太多了！也許又要逼得他開夜車……但他忽然停止了他的怨言。

「呵！我正要問你，你請的奶媽呢？」他慎重的問。

「等吃滿月酒那天，總會有奶媽啦！你放心，我就再去催催馬老婆子！……」

一二

馬老婆子是個年近古稀的貧苦寡婦。身材又高又大，又很結實，每每喝得醉熏熏的。她的常業，是替市面上的單身漢洗漿衣服，同時充當娘姨奶媽的經紀。

關於奶媽的事，吳楣已經託過她很久了。然而，雖是說得那麼剴切，她却並沒有立刻去催促她，一天兩天她都蹲在家裏專心閱讀劇本。這原是一天半天便可以結束掉的，但她總常常遇到攪擾。一直到禮拜六，因為上午丈夫忙着有事，這才認真得到了閒暇。

她帶着一點虛驕把自己關在臥室裏面，同時關照佣人，不要讓任何人進去擾她。然而，不上半個鐘頭，她又忽然靈機一動，顯得大驚小怪，立刻把那大塊頭娘姨叫進來

了。

還沒進門，那大漢子女人便做眉做眼的笑了，同時打趣的說：

「我怕你真的在修行哩！……」

「少說點閒話吧！」吳楣切住她，一面把攔住門楣，「趕快去找找馬老婆子，問她的奶媽呢？我已經向她說了半個月了！你給她說，不管怎樣，明天早上一定要人！」

「恐怕她又喝酒喝忘記了！」娘姨爲難着，用了一根指頭搔着頭頂。

「你也囉嗦！不管她忘記沒忘記，你就趕快去吧！……」

她匆忙的結束着，於是又把門掩上了。

她重新讀起劇本來了。但她總是不能安靜，而且自言自語着，抱怨着前一兩天時間的損失，和這個剛才過去的攪擾。正如一般熱心過度的人們常有的情形那樣。

自從安心於自己的新的處境以後，她變得更膩媚了，更看重自己了。因爲由她看來，她比那個愛情的闖入者優越得多，而公爺也似乎默認這個。鄒幼芬雖然年青得多，可是她的教育程度却很低的。並且，她總對她表示着顯然的尊敬，十分親切的叫她叫作姐姐。這就越發使吳楣感覺到自己的高貴了，因而得意起來，不再隨時隨地發生疑忌。她張巴的自然自艾着，隨又對着鏡子舐舐嘴唇，於是立刻浮上一個滿足的微笑。這

是她新近養成的習慣，而在自己的影子後面，總又往往幻覺出另外一張面孔。

這張幻覺出的面孔，自然是鮮嫩，嬌好，但那鼻子多難看呵！……

「就像豬蹄壳樣！」她默語着，嗤聲笑了。

於是，她重新閱讀起來，並且強制自己要專心致志。開頭這很困難，但當她不再意識到這個強制的努力的時候，她就認真讀下去了，甚至有點忘乎其形起來。

她讀着，一面體貼着那些出場人物的口氣，表情等等。而到了後來，甚至於高興得讀出聲音來了。這是一個四幕的喜劇，不管深刻與否，一般流行的所謂噱頭，却是多而色的。因此，當她讀到一處最爲成功的語言的遊戲的時候，她頓然爆發出一長串笑聲。

她前合後仰着，極想拿穩自己身子的重心，隨又全身伏在桌子上面。

「哎呀！」她喘息的笑着說，「這個傢伙太幽默了！……」

「你一個人都在笑哇？」窗子外面忽然有人柔聲的問。

穿過玻璃，吳楣立刻看出來那只豬蹄壳似的鼻頭。

「快要吃飯了嗎？」她忍住笑問，沒有回答鄒幼芬的問話。

她之支吾問她，只因爲她一向就輕看她，以爲說起來她也未必能夠理解。有一回，

她們曾經說到過影人劇團，而那位無知無識的可憐蟲却認為只有燈光佈景稀奇！……

「已經在炒菜了，」鄒幼芬回答，沒有見怪她的冷淡。

「呵唷！那就不要再打擾我了吧！」吳楣祈求的說。

她勾了頭，把書輾移了一下，重新讀起來了。

由那跟蹤來的半像嘲弄半像羨慕的笑聲，她相信鄒幼芬還沒離開。於是她得到個慾望，想要給她一點臉色看看，然而，到底她却裝做讀得更專心，更認真了。

當她確定了她已走開的時候，這才嗤聲一笑，惡意的朝窗口瞟了一眼。

「真太不懂事了！」她倨傲的說。抓起書本輕輕一擲。

這種得勝的高傲心情幫助了她，她較前順利的一直讀下去了。但是不久却又來了娘姨的打攪，那大塊頭跑來向她報告催問馬老婆子的經過，接着就又請開飯了。……

最初，她決定看完再講，隨後數數臍下的頁數，她又終於交屈似的走了出去。

跨出房門，他走向算是餐室的橫堂屋裏去。餐事已經在進行了，公爺和鄒幼芬而外，還有那個跑來報賬，經常往來川陝路上的李守謙的助手。這人叫莊少安，在公路上做過事，一身草綠色的哩噠短服。頭髮上塗着很多的油，光亮得像面鏡子。

那人吃着，正在向他的東家吹噓西安的繁榮，華清池的闊氣，以及四川商幫的豪奢

生活。矮個子，新才刮過的寬臉上滿佈着鬚鬚，正像塗過藍靛一樣。

望見吳楣走來，公爺便拋開了他，嬉嬉哈哈的說。

「我怕你還在準備考狀元哩！」

「你還說呢！」吳楣瞪瞪眼說，「不是你我早就看完了，」

「聽說你們又要演戲了啦？」那助手討好的問，當她坐上桌子的時候。

「是啦！」吳楣粲然一笑，「將來歡迎你看戲吧！」

「老實，西安的戲該不錯啦？」公爺偶然想到的問。

「那倒比成都好呵！京戲，梆子，河南墜子，……」

「話劇運動還鬧熱麼？」吳楣儼然的插入問。

「哎呀，我對這一門不大感覺興趣！」助手回答，顯得抱愧的笑着。

「你又未免太落伍了！」像個行家一樣，公爺緊接着反駁說，於是深為惋惜的輕

聲一笑，「再等影人劇團到成都的時候，我請你長點見識吧。你會天天去捧場呢！」

「人家那個月亮就像真的一樣！」鄒幼芬津津有味的附合着說。

「哎呀，我聽到講過！」助手搖搖頭說，「大家還不是看白柳啦！……」

「這個傢伙也確實妖得起哩！」公爺叫出來說，停止了挾菜。

他激賞着，嘴角上旋起兩個色情的笑窩，似乎連呼吸也停滯了。接着，他又拿眼角從左首的吳楣掃向那個坐在右側的寵倖，彷彿試想從她們找出那同樣的妖氣。……

聽見他們的劇評，吳楣早就不耐煩了。她覺得他們俗氣，不僅誤解了戲劇藝術，簡直有意在侮辱劇人，於是一種嫌惡之情一下充滿了她的頭。但她輕蔑的笑着，覺得不屑爭辯。而當丈夫的眼光忽然凝固在鄒幼芬身上的時候，她就再也忍不住了。

她冷冷一笑，於是極端自負的說：

「這樣來談話劇，我真要替你們紅臉哩！」

「難道當忠臣還當錯了？」公爺調皮的說，撇開了鄒幼芬。

「錯倒不錯，可惜說得太牙長了！」吳楣卑視的頂上去說。

看見她顯出一付感覺受辱的神情，那助手賠罪的笑了。

「呵！原來席上有薑！」他解嘲的說。

「你這個話欠週！」公爺盛氣的叫出來，「我根本是擁護新戲的啦！」

「你照你的脾胃擁護！」吳楣緊接着說，忍不住調侃的笑了，「甚麼妖呀，肉感呀，……除了這些，就再沒說的了，拿你這種態度來談話劇，離開題還有十萬八千里還不止哩！」

「難道新戲又有好深沉嗎？」公爺尋釁的問，停止住進食。

「話劇！」吳楣糾正着他，「你連名稱都講錯了！」

「就依你吧！話劇又有好了不得呢？」身子打側，公爺接着又問。

丈夫逐漸認真起來，吳楣感覺要住口不可能了，因為若果這樣，他的嘲笑就會更加厲害起來，而丟臉日將不只是他所那麼熱忱愛護的話劇，便是她自己也會波及到的。於是紅了紅臉，她就堂皇而客氣日講到話劇的種種基本要點，它的演出和該怎麼樣鑒賞它。

她說得很賣力，但她只得到一個效果：她立刻得罪了她的丈夫。若果情形普通，或者那個辯論日對象不是他李守謙，而是別一個人，他是會高興的，深以自己有這一個嘴能舌辯的太太為榮，所可惜的，他又恰是她的對手，於是公爺感覺得羞惱了。但他並不正式向她反駁，他學着舌，故意做出滑稽神情一再的攪擾她。

「內容！形式！」他擠眉弄眼的說，「真深沉哩！……」

「一點也不深沉，」吳楣佯笑着說，「這不過是些普通常識吧了！……」

「呵嚕！」公爺故意做出矇目結舌的神情，拖長着聲音說。

「一般人的錯誤，只在把它當作娛樂看待！」他的近於奚落的態度更加鼓勵了她，

她又紅着臉說下去了。「他們一點也不理解，演劇的本意是在教育觀眾，要他們認識清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那些把女主角當成一般普通戲子的人，是更沒有資格看話劇的！」

「可是，大爺他們身上有法幣呢？」

「有錢當然沒有人敢擋你啦！」吳楣啞啞的說，忽然羞紅到耳根。

李守謙假裝兩眼一閉，長長的吁了口氣。

「哎呀」，他呻喚了，「說了半天，還是離不開法幣！……」

因為他的頗為到家的裝腔，空氣立刻變和緩了。不僅止他自己，別的人也都不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吳楣的笑聲却是很勉強的，彷彿不這樣做，她的情況就會更糟。

她沒有料到他會那樣反問，更沒料到她會回答得那樣拙劣，使得自己的議論一下變得多麼脆弱，半點力量也沒有了。她多少有點狼狽，因而她也勉強笑了起來，希望能夠掩飾過她的窘境。然而，笑聲一歇，她却更感覺難堪了；而使她免於失態的是那助手。

憑着他在生活舞台上的豐富經驗，助手看出了她的處境的尷尬，所以他的笑聲特別謹慎，深恐冒犯了她。接着，他又講了一個關於法幣的故事，設想轉換一下空氣。他說，他有一個同鄉，一個財主，一個慳吝刻薄的鄉紳，這傢伙便在半日手邊的閒錢也很多的，抗戰以後，他的游資也就更可觀了。他是不久才去世的。當他臨終的時候，他

總老是不肯斷氣，一直囉囉嗦嗦的翻檢着他的財富，彷彿一個將官檢閱部屬的裝備一樣。

他不斷的翻閱着那些紅紅綠綠的鈔票，一疊一疊的審視它們；撫摸它們；又是呻喚，又是嘆氣，顯出一種難捨難分的神情。末了，長長咽一口氣，他不再動顫了。

「呵！這一下他也該斷氣了！」諷刺的一笑，李守謙插嘴說。

「不！他還捨不得斷氣呢！」那助手否認着，接着說了下去，「不動了好一陣，他就開始吼痰，一天兩天捨下的死。隨後燒了兩張法幣沖水他吃，這才算丟心落意的嗚呼了！……」

那位成都女郎，首先不能抑止的做聲笑了。

沒有笑的只有吳楣。她的難堪並未因為這個笑話消逝，而且，她更從丈夫的眉宇間看出了一種顯然的不快。而毫無疑問，這個證明着他還對她的饒舌抱有反感。因為它曾經使他意識到自己是個草包，從而損害了他的尊嚴，這是不能使他很快就忘懷的。

她是這樣子理解他，於是直到餐事完結，她都帶着一種生疏淡漠的神氣，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但只想着趕快離開。因此，她草草的用畢飯，放下筷子，退回房裏去了。

她重又把自己關在臥室裏面，準備幾下做完她的工作。那便是讀劇本。但這與其說是結束她那負擔下來的責任，勿寧說是她想忘掉她的煩惱，因為她覺李守謙現在是恨她了，自己也沒佔到上風，甚且還在大家面前顯得那樣的不安靜，這使她很難受。

她正對着翻開的書，但她的注意却全集中在聽覺上，分辨着餐室裏喧騰着的笑語。她懷疑他們在取笑她，心緒更煩亂了。而她忽然得到個念頭，她該去睡睡午覺。

她拋開書，在床上橫躺下來。

「沒有甚麼！」他安慰着自己，「根本都是些淺薄無聊的東西！……」

「太太！老爺等你打麻將哩！」忽然，那女用人推開門通報。

「好，……」她慢應着，但是隨即坐起來了。

她想了一下，立刻給自己找出了一個非得應邀不可的理由：她若果不出去，他們更會笑話她的，她小氣，她已經丟了底。但她決不承認這個！於是，收拾了一下頭面，也就是說梳了梳頭，敷了點脂粉。她就鼓起勇氣出了臥室；而當她記起未曾讀完的劇本來的時候，已經在搬莊了。

她的對面坐着的公爺，望她一直浮着一點嘲弄的冷然的笑意。自從出來以後，她還沒有向他說過甚麼，現在，她在手掌裏搓搓骰子於是翻眼望他，試探似的微微一笑。

她決定了和他交言，盤算着一句不粘不脫的話，而她終於這樣說了：

「好！還是少開點口好些，……」

「怎麼哇，你怕說錯了割嘴皮嗎？」公爺調皮的問。

「嘴皮倒不怕割，我怕把別人肚子氣爆哩！」吳楣訕搭的說。
丈夫看出她想彌補他們中間的不快，他岸然的笑了。

「沒有那傷味！」他說，「快點擲骰子呵！」

她含情的一笑，隨即擲下骰子，一面却又矜持的說：

「先講清楚，我只搓四圈哇！……」

牌局正式的開張了。

打牌的地點就在餐室外開擴的階沿上面。還沒搓上兩圈，公爺吳楣之間午飯時候所會引起的意氣，便已很淡薄了，正像從未發生過甚麼事故一樣。而當四圈完結，丈夫強要她再來四圈的時候，她甚至於躊躇起來，有一點捨不得離開了。

那助手也在阿諛的挽留着她，說是，住在這種小市鎮上，除開打牌，你就沒有別的好事情可作了。此外只有睡覺，但在這炎炎的夏季，這却很容易睡出瘡疾……

「那個要睡嚮呵！」她切住他，「我還有正事呢！」

「不管！把莊搬了再講！」公爺斷然的說，同時擲下骰子。

吳楣啼笑皆非蹙着面孔，但目的却已不再是拒絕了。

搬莊過後，但她再三做氣的叮嚀着他們，要大家打快一點，而且誓言她只能打這四圈。但剛才砌好牌，公爺呵欠着，故意做出一付搗蛋的神氣，於是微笑着站起來了。

「呵，呵，」他夾雜着呵欠說，「是要抽兩口才行哩！」

「完了！我今天又不要作事了！」吳楣怨聲怨氣的說。

「快快快！不到半頓飯久我就來了！」公爺說。

他促狹的安慰着她，曠往他的新房裏去。

不僅吳楣，留下來的全都覺得有點掃興。他們無聊的各自摸着麻將消遣，先是用指頭猜測着牌面，接着又隨心所欲的拚湊着種種大福。最後，就各自疏散開了。

依舊停在牌桌邊的只有一個吳楣。她突然感覺得很不痛快，很想把自己關起來讀劇本。這不是她忽然間反省到她對她的朋友所曾作過的諾言的重要，她疑心大家是有意冷落她。因為鄒幼芬和那助手，已經摸到丈夫那裏去了，並沒有招呼她。

最後，她甚至有點惱怒自己的柔弱了。她決定不再等候他們，回轉臥室去做她自己正事。她一下推開面前的牌堆，站起來了；但她忽又充滿期待的停了下來。

她聽見了這老婆子的話語聲，想起了另外一件要事。

「是馬大娘哇？」她大聲問着，凝望着那通往前廳的側門。

一個強健魁梧的老太婆出現了。黎黑的長臉上堆滿着皺紋，但却肥滿，看來就像一個剛才脫壳的胡桃那樣。她的身後緊跟着一個瘦小婦人，穿着漿得邦硬的衣服。

「你看人家這房子吧，推窗亮格的！」老婆子一逕指手畫腳的說。

「嗨！這就是你找的人嗎？」吳楣更加大聲的問。

「呵！我這個老婆子真老顛懂了哩！」老婆子討好的叫出來。

微笑着，自怨自艾着，而且停下來了。

「太太開過飯了麼？」她蘇蘇氣氣的緊接着問，而且那樣練達，彷彿自覺很會交際似的，「你看我招呼都不打一個就進來了！我怕你老等啦！罵我這個老婆子嘴不管事。」

「可是，你也夠拖踢了！」吳楣半是抱怨，半是欣喜的說。

「噢，不！」老婆子嘟着嘴叫出來，臉色變得很嚴重了，快步拐向桌子邊去，「我要找到飽奶奶才敢來啦！」她壓低了聲音說，「隨便抓個人來，你不罵死我老婆子麼？」

「可是，她的奶子不見得會夠吧？」主婦沉吟着，審視着那個瘦小女人。

「夠！夠！夠！你看一看就相信了！」老婆子張惶的大叫起來。於是，她叫來那個奶媽，匆忙的替她解着紐扣。

「你看！」她叫着，翻騰着那乳房，「真的又袋哩！……」

「這個我是外行！」紅了紅臉，吳楣愉快的插斷她說，「不過，不管又袋奶也好，甚麼奶也好，我總要試幾天。娃娃夠吃呢，就留下來，不夠吃麼，你就是串袋奶我都不要！」

「怎麼？難道我馬婆子還會騙你了麼？！……」

老婆子失神着，但她的顏面忽然很開朗了。

因為正當她感覺掃興的時候，公爺們一齊走向牌桌來了。於是，彷彿這才碰見了行家似的，她立刻懂趣的大笑起來，重又翻騰着那奶房，希望得到個支持。

「嗨，對！我們請老爺看吧，難道這還是苦膽奶嗎？……」

「快爬開呵，我們要打牌了！」公爺說，嫌惡的瞟了那個莊稼婦一眼。然而，他的傲慢不僅得罪了老太婆，吳楣也大為掃興了。

「你又決定不要了哇？」她回過頭，賭氣的逼着他問。

她猜想他會立刻領悟過來，但他依舊顯出一付甚麼也不懂得的神氣。

「甚麼要不要哇？」他反問，似乎她所說的是個啞謎。

「甚麼！」她反應的說，一直望定她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因為她一時不能確定，他是有意作弄她呢，或者真的搞忘記了。「孟瑜約定了明天做滿月酒去領人啦……」

公爺不以爲然的嗤聲笑了。

「快算了呵！」他懶懶的說：「他們真養不起，叫我多送點錢都行！」

「可是，我已經同人家早就約好了啦！……」

「你再約好了的，我現在又不想要了啦！」

「爲甚麼呢！」她氣惱的問，準備指責一番他的背信。

遲疑了會，公爺的漂亮的臉子忽然輝煌起來。

「你問她吧，」他說，下巴指了指鄒幼芬。

「那兒呵，」那寵倖忸怩的說，渾頸子也緋紅了。

「嗨，對！」助手莊少安湊興的叫了起來，「我們預備吃紅蛋吧！……」

「你不要我要卜」已經明白了一切的吳楣，最後是呼吸迫促的叫了，「我怕我沒有臉見朋友！」她接着說，雖然那個該死的妊娠已經沖淡了她之對於朋友，以及他們的孩子的關心，「我是從沒有失過信的！總之，你不領，我自己領來養起好了！……」

她氣竭聲嘶的叫着，已經衝回臥室去了，而且乓的一聲掩上了門。

(十四)

已經上午九點鐘了，一切的部署也早已經有了頭緒。堂屋裏比往常更整潔，那張方桌的桌面，伸伸展展的綑着一張有了補釘的白色桌布。上面擺着一付麻將，一付六角棋，是預備客人們消遣的。書桌的一端有着五六隻雜色的茶具緊緊繞着一把古老的缺嘴磁壺。

田疇不斷的往來於廚房臥屋之間，關照廚師甚麼，或者應着廚師的分咐，跑向臥室搜尋必需的材料。那個常天就要離去的嬰兒，已經給母親打扮好了，臉上塗着脂粉，一頂白色荷葉形的帽子下面，故意摻出着一小片柔嫩的黃髮。這不僅使得母親感覺可愛，便連幾個孩子，也都全看呆了。只有總爺不大對他發生興趣，他一直蹲在廚房里面，守候着廚師割魚；末了，他終於抓起幾個魚泡，飛奔着跑出去了。

他一蹦跳過廚房門檻，又一蹦就出了堂屋，最後一個箭步，他就已經站在院壩里了。現在，他慎而重之，極當心的把那兩個茄形的白色氣泡，分開擺向一塊平整的石塊

上面。於是，提起右腿，他就要踏下去了，但他又輟了勁。他這樣做了兩次，最後，終於拚盡力氣一脚蹬了下去。

「炸彈來啦！」他大叫着，當他落下腳掌的時候。

那魚泡拍響了一聲，那幾個正在媽媽房里逗着嬰兒玩耍的孩子，立刻一齊擁出來了。他們知道這是甚麼玩意，極想能有機會參加。一跑到院壩里，家瑞就與致勃勃對着那個騰下的魚泡提起了他的腿子……

「你才想得好啦！」總爺大聲叫了，同時打了一掌。

「你把這個小的讓我蹂躪！」

「沒有那麼便宜——快爬開啊！」

一陣話語聲忽然分散了孩子們的注意。他們都暫時放下他們的玩意，轉身到大門那面去了。他們看見了教師們，正瀟瀟洒洒，有說有笑的陸續走了進來。走在前面的是那雙子，他穿著整齊，新才剃過的頭皮閃着青光。

孩子們立刻歡呼起來，亂七八糟的報導着客人到了。因爲一早就吩咐過的，當客人來到的時候，大的孩子該去幫着打雜，倒茶，拿煙，絞洗臉帕，家瑞已經走進堂屋里去；他又回轉頭來，大聲催促着阿哥，叫他不要忘掉了他的職務。但總爺不理他，而他

隨即被來賓們圍住了，於是就也更加興高采烈的開始向他們表演他的玩意。似乎相信定會博得稱讚。

穿着搖褲，襪衫的破袖子一直捲在手桿上，絡繹鬚歡天喜地的走出堂屋來了，站在階沿邊上，他熱忱而愉快的，用了他的宏亮的嗓子招呼着他的同事，請他們進堂屋去坐；但他沒有得到任何反應。

他生氣的走下階沿來了，他看見師爺正在表演那個尋屁的故事。

「唉，唉，唉，」呂康驚驚惶惶的胡亂繞着圈子。

在場的人全都大笑起來，但是總爺的笑臉上立刻吃了兩記巴掌。

「我今早晨給你說的甚麼話哇？」田疇敲着他，一面狠狠的問。總爺沒有做聲，也沒有哭，但他對了父親怒目而視。

「好吧，你兩爺子今天打一架吧！」司爺幸災樂禍的說。

「快算了啊，」牛祚責難的笑了，「不要再惹禍了……！」他轉身走向階沿上去，別的人也都陸續跟了他散了。

不滿的嘟着嘴，總爺懶懶的跟在最後，但他已懂得現在他該做甚麼。然而，剛才跨上階沿，因為看出父親已經忘記了他，他就又跳了下來，把那個贖下的魚泡踩了，這才

心滿意足的一直奔跑回去。

堂屋里已經充滿了歡笑聲。揭下平頂瓜皮，亮出從未蓄過任何頭式，前額頗爲開朗的光頭，牛祚正在打趣主婦。他說，前方抗戰，後方加緊生產，這是該祝賀的，一定要行個三鞠躬。別的人都立刻加以附和，一齊露出他們各色各樣的頭式。大敞開破嗓子，司爺甚至唱起生產歌來。而這麼一來，這個原本含蓄的調侃，也就立刻變成了胡鬧了。對於這個出其不意的舉動，孟瑜起初感覺到了衷心的愉快，雖然她是拒絕接受；但她隨即羞紅了臉，而到了最後，司爺怪聲怪氣的唱起來了，她使再也忍不住了。她是最狹的，她扭轉身子，衝向一張椅子邊去坐了下來。

那個老教師於是又出而轉圈了。

「好吧，」他微笑着說，抗戰期間，一切都從免吧……！」

戴上帽子，他又向了主婦走去，若無其事的審視着那個嬰兒。」

「呵，簡直不像個月娃娃啦！」他贊賞的搖搖頭說。

「是啦！」田疇緊接着回答了，「我也這樣說啦；你看那對眼睛……，」

「奶子夠嗎？」牛祚親切的問着主婦，努力想緩和她。

「奶子倒夠，可是一天都要啣在嘴里才肯安靜」。孟瑜終於開了口了。

「那是你不好，你該給他規定個次數啦……！」

於是，牛祚關切的向她敷衍開一番哺育乳嬰的常識。這是老生常談，又不是初胎，孟瑜全都是知道的。但她已然忘記了她的不快，她樂意的傾聽着，而且十分感動，因為他是說得那麼細膩而迷人，主要的是他沒有一點客氣勉強的痕跡。

其他的客人也已安靜下來，不再有胡鬧和喧嚷了。雖然一樣不大講究禮貌，各人都各自尋消遣。有的在互相談心，有的在默默的喝着老茶，一面環顧着室內的佈置。國文教師拖了師爺在下六角棋玩。說是這個既不花錢，時間也混過去了，真是一個聰明辦法，值得提倡。男主人則在向了一個同事探問着章桐的踪跡，問他得到甚麼消息沒有。因為這天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新的生活的開端，那乳嬰就要由吳欄領起走了，根據以前兩天的商議，演劇的事，也可能在這天得到一決定，田疇看起來異常開暢。不僅由於性格，而是來自一種愉快樂觀的自信，

當一聽到他的朋友既未回來，也無任何消息的時候，他立刻叫開了。

「這個人是怎麼攪起的啊，」他大叫着，「至少也該來個信啦……！」

他愁蹙着，想要表示他是多麼的不痛快。

「好吧，」但他隨即又寬解的笑了，因為此時此刻要他生氣，實在不很可能，「好

吧，「他重複着，「等吳楣來了，今天大家把劇本決定好了！幸得早料到了這一著呢！要是完全靠他，那才糟之糕焉……！」

一個正在鑒賞着牆頭上的照片的同事，忽然吃驚的打斷了他。

「這是你嗎？」他不大相信的慎重的問。

「難道不像我嗎？」絡繹鬚調笑的反問着。

「比你現在年輕多了。」

「然。已經十年了啦！可是現在我也並不覺得怎樣老呢……。」

他掀開嘴大笑了。

這是躊躇滿志的自我嘲弄，但也是本心話，而且，無論如何，同那張已經略略變色的照片一比，他今天確乎也顯得還年青的，不能說是蒼老。這早上他才修刮了臉，而且他正洋溢着青春愉快的感情。

那廚師，毛聳聳的頭上纏着一條污黑的臉巾，忽然閃出半邊身子，大聲的叫了一聲拿白糖來；隨即又不見了。田疇漫應着他，但他並不立刻動身，倒是飄飄忽忽走向那棋盤去，向着司爺趣了幾句笑話，這才走進臥室里去。而當拿起糖包，再走出來的時候，因為聽見孟瑜正在告訴牛祚，那個嬰兒，今天就要由吳楣領去哺育去了，於是他又順勢

停了下來。

他們原沒有把這消息公開過的，然而，由於老教師的態度的懇切，人是忍不住不向他說真話的，而且實在他們也非執意要隱祕誰，因而她就告訴了他。現在，她甚至無所忌諱的向了他吐露着他們的苦衷。

「你想，」孟瑜說，「生活這樣的高，甚麼東西一漲，總是一個對倍……！」

「這個倒還在其次啊！」田疇帶點做作的插嘴說了；拖來一張獨凳，他就順勢坐了下去，「主要的是把人拖壞了，弄得你甚麼事都不能做！一天就尿片子過去，尿片子過來，鬧得來不亦樂乎！……！」

「你這個話倒也是呢，」牛祚忽然插斷他說

他佯笑着，很想就此抽身，不要再深談了。這不僅因為他一向怕人訴苦，怕過多的知道了旁人的祕密，他看出了出籌的虛驕，而他生平又正討厭這個，於是他反感了。但他却又羞於過份拂他的興。

他輕輕嘆一口氣，又用手掌揉揉眼睛，於是決定耐着性子再坐坐看。

「所以，」絡繹語繼續說，依舊帶着那種向人吐露衷腸的聲調，低沉而又條暢，彷彿全是思考過的，而且十分重要，「所以我決定交給吳楣去養，等長大了，又改姓歸

宗好了。實在說吧，她這樣老給小孩纏下去，真也不成話呢！我更問不過良心，正像我們的結合就是爲養孩子——就不說做點甚麼有價值的社會活動，至少總不會就這樣完了啦——你說是吧？」

「當然，」老教師點點頭回答。

「並且，唉，人一輩子又有好長點光陰啊……」

沉思的啞啞嘴唇，他又深感滿足的嘆了口氣；但那廚師忽又嚷起來了。

「怎麼樣啦，你們的糖還在熬嗎……？」

「來了，來了，……」

絡繹不絕應聲着，但他實際並不怎樣在意。

「兒子呢，有兩三個也儘夠了，——他接着說，既不動身，便連動身的意思也沒有的；「要那麼多做甚麼啊！結果，大人沒有伸伸展展過過日子，小孩呢？——你我又不能像一般人樣，只要養大就算盡了責了，……」

「嗨！」那廚師更加生氣的叫了「是不是在種甘蔗啊……！」

「你在吼甚麼哇——快給他拿去——！」

他把糖包塞給孟瑜，他是安心一意談下去了。

當孟瑜走去廚房的時候，借這機會，他又小聲的向牛祚批評了她幾句。說她甚麼都好，誠懇熱情，能夠吃苦，就只家庭婦女的觀念太深，因而頗不容易進步。但他已經把她說轉來了，而這算得一樁快事。

「女性真危險呢，」他又惋惜的說，「好多人一結婚就完了……！」

孟瑜走回來了，於是他住了嘴，意味深長的凝望向她。

「你今天不要哭哇，」他愉快輕鬆的打趣着她。

「你說得我那麼愛哭！我倒巴不得馬上送起走呢。」

「對，麻煩少一點是一點啦，」老教師審慎的說。

「爲了這一點事，你還不知道，我說了好幾籬筐話啊！」絡總鬚眉苦臉的說了，但是，他的愁容無疑是做作的，只是爲了適合他的語氣。「又擔心領過，養得不好，會受虐待，」他接着說：「又擔心別人家捨不得，將來領不轉來……！」

「這倒不必，你們兩個那樣好啦，」牛祚安慰的插嘴說。

「這點我相信的，」主婦說，並又感激的一笑；「不然我也不願意哩！……！」

這是實心實意的話。而且，便拿目前的心情說來，她之所以能夠支撐住那個即將臨頭的骨肉分離的變故，而不感到過份的難受，也正因爲她是深信著吳楣的友誼，以及她

之爲人，她相信她的朋友會替她領得很好，至少不會虐待。然而，雖是如此，那種無可假借的母愛，依舊給她帶來一點哀痛。尤其因爲她和田疇的想法兩樣，總覺得她之不能不撫出他的孩子，只是由於生計的艱窘，物價的越來越高。

她的微笑一下變成了強笑，她的眼睛，忽然間紅潤了。她趕快遮掩的勾下了頭，仔細審視着那個一無醒動的孩子；摸摸他的額頭，又不必要的移動一下那頂荷葉形的帽子。牛祚首先注意到了這個，於是充滿慰藉的揚聲笑了。

「有甚麼不放心啦，」他緊接着說，「起碼你還要養兩三個呢……！」

「現在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膽的養孩子了，」自以爲聽懂了牛祚主婦間的對說，司爺忽伸長頸子插進來說；「你們看見前幾天報紙上登的麼？政府在計劃兒童公育了，自己只養一個，多的國家替你們養！」

「那也只是個擬議啦，」鬍子老實的糾正着他。

「自然是個擬議——至少民國么年總會實行的啦！」

連孟瑜在內，所有的人，全都爲呂康的打趣笑了。

藉着這個機會，老教師毫不礙眼的站了起來，微笑着向了那張方桌走去，擔心糾纏下去，他是老早便打算脫身的，現在，他忽然記起司爺是沒有子女的，他就拿他作爲話

柄，那麼自然的同他開起玩笑來了。

「難怪你老不養孩子啦，原來是在等機會哩！」他一邊走，一邊說。

「是啦！到了民國么年你看……！」

「大約會一窩一窩的養吧？」牛祚切斷他問。

他的態度異常認真，沒有一點像開玩笑的神氣，因此，他所引起的笑聲，也就更響亮了。便連那個前一分鐘還在惜傷自己的主婦，現在竟也完全忘掉了那個傾刻即至的分離，滿有興會的，打起哈哈笑了起來。

「會那樣呢！」她大聲的附和着說，「你們看呂師母好壯啦！」

「完了！你們這樣一說，就把人看得比法幣還要不值錢了……！」

司爺裝出一付異常見怪的神氣，但他隨又愉快的笑了。

「嗨！那些有資格領家屬米的，恐怕倒很願意一窩一窩的生理！」他恍然大悟的緊接着說。「你們想吧，在成都重慶，聽說連好多老處女，老處男，都在一點不臉紅的，冒充結婚已久，有了香煙後代，不再是孤人了啦！」

「我想，我們教幫上將來沒有這種事的！」田疇儼然的說。

「自然是不會有，」牛祚含意深長的笑了，「因為根本就沒有你的份啦！」

「至少，下半年的米貼總要增加點吧，」有誰克己的推測着。

「增加——已經鬧了一年多了！」國文教師長長的嘆了口氣。

「好吧！不要再說了吧！」田疇忽然不耐煩的提高嗓子切住大家，因為，這一類話，既和他的心情太不相稱，而且，一向他又不樂意切切實實提議到收入和開支的。『它增加呢，我們多拿一點，』他豁達的接着說，『不增加呢，我們又少拿幾個。整個國家都在拖爛灘啦！還是談點正經事吧，我們的戲呢？』

「戲嗎，演就是啦！」司爺懶心懶腸的說。

「當然。我的意思，是說今天應當把劇本日期，早點決定下來。」

「可惜章桐沒有回來，」有誰在喉嚨里說。

「你說大聲點啦！」田疇勃然不悅的回過臉去反問。

他確乎沒有聽得清楚，那個坐在他身後的同事說的是甚麼話，然而，因為呂康的搗亂，因為語氣的含糊不清，他便不免懷疑，對於他的提議，他也一定很小視的。他的神氣有點驕矜，對方馬上感覺不自在了。

「我說章桐不在，這個怎麼樣決定呢！」那人挑戰的緊接着說。

「嗨，這就怪了！」絡總鬚佯笑了，於是用了類乎教訓的語氣，清清楚楚的接下去

說，「你大約忘記了，我們上一回決定的，我同吳楣另外負責看批劇本，要是趕得上，自然好，趕不上呢，我們就不必老等他了……。」

「可惜我不在場！」

「可是我也並不單單的問你呢。」

「我看你們又要吵空架了……！」

搖一搖頭，牛祚苦笑着站起來了。

「我問你約，你的劇本看完了沒有啊？」他緊接着問。

「昨天就着完了！」田疇自負的回答。

「吳楣的呢？」

「這個我就知道了。」

「啊喲！」呻喚一聲，老教師大笑了，「說了半天，還是要等吳楣來啦！」

「我也沒有說過不等她呢。」

「那你就生氣得更沒有道理了！」牛祚哈哈大笑的說。

「瞎說，」絡繹鬚舌認着，感覺害羞的笑了，因為忽然記起了他今天算是主人。

「瞎說！」他重複着，「我那裏在生氣呢？我只覺得有點莫明其妙！才說過幾天的話

啦，這一個也忘掉了，那一個也忘記了……！」

「那嗎，這個又算是誤會囉？」司爺儼然的插進來問。

「難道你還想同我打一架嗎？」田疇反問着，裝出一付調侃神氣。

「豈敢！豈敢！……！」

司爺挽挽袖頭，於是，重又一心一意下起棋來。

在接踵而來的歡笑當中，男主人便也認真的笑了起來。不再有絲毫勉強。但他隨即又因為吳楣的遲遲不來而納悶了。似乎現在他才看出，她之來否，應該算是這天的一個重大關鍵。演劇問題，固然要靠她來才能解決，為要使得平庸灰色的生活進入一種有聲有色的新的局面，更非要她到場不可。因此，笑聲一歇，他就把心思灌注在吳楣身上去了。他沒有想到她會不來，這是不近情的。然而，因為她的到場關聯一兩樁那麼嚴重的事件，他之對她的企盼，可就立刻強烈起來。

「這個傢伙怎麼還不來呢？」走向孟瑜，他帶點焦急的問。

「總還沒有蘇擺夠嗎！」她安心的回答，知道他說的是甚麼人。

「可是，太陽已經快下階沿上了啦！」

「我不信她還不來了呢，」她自信的說，隱約的含着一點笑意。

她對丈夫的焦急覺得有點可笑，因為她根本沒有想到她的朋友許會變卦，而從心情上說，她對吳楣的遲遲不來，至少是無所謂的。反之，她倒願意那個分離的頃間能夠拖後一些。

她退進臥室，十分當心的把那孩子安頓在床鋪上面。

「吃點奶好好睡一睡吧，」她說，彷彿他會聽懂她的話樣。

她躺下去，緊緊的摟着他，讓他緩緩的嗅着她的乳頭。

「啊啲，這個傢伙又咬我呢！」忽然抽出乳頭，她愉快的，做聲做氣的輕輕叫了。「你還要咬媽嗎？」她問着，張張巴巴的笑望着他；「過了今天，你就想吃媽的奶子，也都想不到呢——啊啲，癢癢！」她又哭聲哭氣的逗引着他。

於是，她開始親吻他，從面孔，下額，以至於全身。

等到吃飽奶子，孩子已經睡去，她也正想在室屋里逐漸消沉零落的談話聲中，偶爾發出來的呵欠聲中，好好打盹一下的時候，顯出一付疑難莫決的煩悶神氣，田疇輕足輕爪走進來了。

「這個傢伙真豈有呢，」他慫恿的低聲的說，「廚子在催開點心啦！」

「點心是吃粉哇？」張開眼睛，她嬾嬾的問。

「粉。不過這個傢伙老不見來，怎麼辦呢？」

「她會來的……，」

「我知道她會來的，可是大家好像已經餓啦……！」

孟瑜的滿不在乎，更使他不快了；但他嘆了口忍耐的氣。

「好吧，」於是，放緩語氣，他加添了說，「再等她一刻鐘看……！」

他無可如何的走出去了。彷彿他之這樣遷就，實在是費了好大的氣力才辦到的。不僅如此，當他走進堂屋，面對了那些神氣早已消沉，似乎非到正式上席，實在無法振作起來的客人的時候，他更迫使自己揚聲笑了。

「不要打瞌睡啦！」他調笑的大叫着說，「就要開點心了……！」

「呵！今天還有東西吃嗎？」司爺大吃一驚的問，彷彿對說了佛話。

「儘你的肚子裝啊！」田疇嘻嘻哈哈的回答

一個坐在那破藤椅上的同事，忽然掏出一支火車牌錶，慎重的看了看。

「差五分一點了，」他嘆息着，收藏着他的錶。

他的口氣類於自白，似乎並不想別人聽見的，但是他的心意却恰相反，很願意每個人都聽見它。而且，在他那冷淡的神氣後面，還很明顯透露着他的非難，一點鐘了都還

不能上席，這樣做客真是受罪。

同時，因為別的客人也在騷動起來，田疇感覺狼狽了。

「這樣好吧！」於是他決然的說，「我們馬上開了點心再講……！」

他即刻走向廚房門口，分附着趕快燙粉。

「是不是客都到齊了啊？」那廚師厭煩的問。

「留兩份在那裏……！」

彷彿大事臨頭一樣，他忙亂起來了。他叫喚着，把孩子們從廚房里趕出去，罵他們一點也不中用，只能給他妨礙，接着，他就忙着收拾茶杯筷子，並把一張偶爾磕絆了他一下的獨凳，一手提了起來，聳向一處牆角邊去。然而，雖是如此賣力，他却還是感覺得忙不過來，應該做的事情還多。而他又極考究排場的。最後，他忽然向了臥室衝過去了。

「嗨！你也出來幫幫忙啦！」他站房門首大叫。

「不等吳楣了麼？」

「趕落了嗎，是她的運氣不好……！」

聽口氣，對於她之能否趕上，真像他會毫不在意一樣。他又忙着走向廚房裏去。但

當經過堂屋門口，他又不免嘆一口氣，懷着期待望了一眼那個遍地陽光的院壩；而他的神色，忽然間又開朗了。

「嗨！你的脚桿還算長呢！」他大笑着說，停了下來。

「噫，除夕晚上洗足洗得好啦……！」

十五

章桐是才從城裏面轉來的。一到場上，他就知道了田家在請吃蒲月酒，他也得了一份請帖；稍稍停歇一下，他便即刻忙着趕到鄉裏來了。他並未考慮是否會趕得上，他只希望能有機會早點見着他的熟人。

他同幾天以前一樣，並無一點改變。依舊是那一套藍布大褂，黑帆布操鞋，短而蓬鬆的黑髮高聳頭頂，亮出一方狹長的微黑的前額。而偶一低頭，一綹頭髮就又蓋在左眼邊上。當一跨進堂屋，他便立刻爲幾個比較親近的朋友所包圍了，彷彿一羣孩子包圍着他們剛才吃完喜酒回來的母親一樣。雖然他們希望的不是糖果，而是種種他們意料其必然有的趣事奇聞。

彷彿一場驟雨一樣，雜亂而又緊迫的詢問的點滴，立刻響起來了。

「怎麼樣呢？」聾子第一個驚喜交集的問。

「麻煩還不大吧？」另一個人同時叫了出來。

「要是你再不回來，我們要準備追悼會了！」司爺搖頭擺腦的嘆了口氣。

「追悼會倒不必開！」章桐哈哈大笑起來，「你們讓我息口氣來好吧……？」

他的要求，迅速的被接受了。於是大家散了開來，各自回到原位上去。但却很少有人停止過他們的微笑，眼睛裏期待的光芒，反更強烈起來。這正如人們所常經歷的情形那樣，他的不隨便說，那只因爲他要說的，太重要，太有趣了，他們如此作想。

「唉，動手啦！」有誰開始催促，當他拖了一張凳子坐定之後。

「其實，又有甚麼好說的啊！」遲疑一會，章桐終於忸怩的開口了。「人不是已經回來了麼！」他嘆了口氣，隨又粲然一笑，掠掠眼睛邊上的頭髮；「並且，還很完整，

——你們看吧！——連手指甲都不缺少一塊……！」

「你這個話等於沒有說樣！」田疇敗興的插嘴說。

「大家想知道詳細的經過呢！」米子遠張大眼睛提醒着他。

然而，章桐正想回答，廚子忽然報告說點心已經好了。

於是，大家馬上又爲另一目的緊張起來，恍然於肚子餓乎有點餓了，新聞自然重要，首先倒該吃點甚麼東西。田疇的匆忙更不必說，他得充當廚師的下手，襄幫着打打雜。他跑進廚房，隨即用掌盤把點心端出來了，一端擱在寫字台上，一端用手撐着；吩咐孟瑜分送客人。然而，還沒送上三份，好多人都自動的圍向掌盤邊去，無拘無束享受起來。

直到現在，牛祚還沒有同他的得意門生交過言的。雖然他也浮着同樣的微笑，閃着同樣的期待的眼睛，而且，對於他的回來，他更感到深切的慰藉。於是當其衆人都在忙於吃喝的時候，他可同他談開頭了。

「怎麼樣，廢話一定說的很不少吧？」他問，一面調合着米粉。

「不多，才幾句話問題就解決了。」

老教師微微一笑，似乎有點茫然。

「才一見面，我就坦坦白白，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了，」看出牛祚有點莫明其妙，章桐緊接着說：「我在中條山幹的甚麼，又怎樣回來的。『講到腦子的問題，』我說，『我再說得天花地墜，你們未見得會相信，這些都是事實，不會像風一樣，不可捉摸。請你們調查吧！』……」

「他們又怎樣回答你呢？」田疇插進來問。

就如作事一樣，吃喝東西，他也是極快的。他擱下碗筷走過來了。

接着，其他三兩個人，中有米子遠，也都趕着幾下吃完，用袖頭揩着嘴，陸續走了過來。那些自料其不能二掏兩嚙就吃光的，則都更加遲緩起來，因為一面吃着，一面又得側耳諦聽，深怕錯過了好機會。

「回答很好：說——你誤會了！……」

「這就怪了！」米子遠直叫着，帶點驚奇的瞪着他的眼睛。

「一點不怪，根本就是發神經啦！」田疇鄙視的說

「自然是不怪，可也不是發神經，他們是想擺佈我啦！」章桐糾正的說，他的表情，忽然顯得很陰鬱了；雖然這個陰鬱包裹着一層嘲諷的外衣。「因為接着就來了個但是，但是」他們說，「有人向我們提到你，講你怎樣，怎樣，不找你來了個手續，將來麻煩更多，彼此的誤會也更深了！……」

「只要他們不挑，那裏有麻煩啊！」一個人憤憤的嘆了口氣說

「後來呢？」米子遠催促着。

「好吧，這一下慢慢說吧！」兩三人新來參加的同聲的說，

他們悠悠閑閑的走了過來，有的還在揩嘴，有的已經翹上一根土製紙煙。然而，章桐並未立刻滿足他們，反而悶聲不響的吃喝起來。直到幾下把他的點心吃光完了，這才滑稽的呻喚一聲，搖頭擺腦的笑了。

「哎呀，你們的心腸真比後娘的還狠！」他滑稽的叫着，又長長吁一口氣。然而，爲了不使大家過份失望，接着他就開始講說起來。

他說得很詳細，「尤其當他講到那個土皇帝的時候。彷彿這個是他這一回差堪自慰的惟一收穫似的，他是說得那麼津津有味，夾雜着大量的嘲諷。他們算是初次見面，他給他的印象實在不佳，「長不像東瓜，短不像葫蘆，——他向他們刻劃着他的肖像。而且，因爲生性本極遲鈍於是他的狡詐，也就更可厭更觸目了。」「愚而詐！」這是章桐送給他的一個總評。

當章桐才到城裏的時候，他原想找一個彼此共通的熟人，伴着他一道去的，但是沒有一個願意。有的表示厭惡，有的恐怕惹上是非。於是他就只好單獨去了，而他的坦率的自白，竟至使得對方狼狽起來……

最後，因爲談話毫無結果，章桐站起來告辭了。

「怎麼，你就要走了麼？」那豪紳說。

「假若你們要扣留我，我又『下來好啦』。章桐嘲調的回答了，重又坐了下來。

「你誤會了！我覺得店子裏不方便，你倒不如搬到這裏來住好些。」

「沒有說的，就要我進監獄，我也推不掉呢。」

「完了，這一說就糟了！」

「一點不糟——究竟還沒有開紅山啦……！」

於是他就留了下來，一連幾天回答着他們的種種盤問。

這些盤問，都是繞了極大的圈子提出來的。而且，總是裝出一付完全不懂，或者半懂不懂的神氣。而且竭力想要使得對方相信，他們的目的簡單得很，只是感覺提出的問題有趣而已，此外絕無惡意。

最問得詳細的是關於四五年前巡迴演劇的事。

「怎麼樣，還興翻陳賬麼？」當一追敍到這個的時候，好幾個人齊聲叫了。

「是啦，他們要攪老底子啦！」章桐滑稽的說，隨又苦笑着嘆息了。「可是」，停停，他又激昂的說，「我的回答乾脆得很！我說，不必繞大灣子，痛快點吧！你們不是想要清下腳啊?!……」

這麼一來，對手高聲否認了，說是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既然是隨便問，」我說「我就詳詳細細告訴你吧！」章桐接着追敘下去，一面用手梳梳頭髮。「嗨！就像做告示樣，這一下我把劇團的種種經過，有頭有尾全告訴他們了：怎麼生的，怎麼養的，」他燦然一笑，顯然對於自己的作爲感覺到了滿意。「於是我又問他，『這該夠清楚了吧？若果還有疑問，請不要客氣啊——我好補充！……』」

「恐怕還有下文，」米子遠沉吟着。

「自然還有下文，他又不是我喂到的啦！」拉長了臉，章桐緊接着叫嚷了。「不過也不厲害」，他嘆着氣繼續說，「接着是盤問我幾個劇團團員的行踪。這個怎樣了？現在在那裏？做些甚麼？是怎樣出去的？可是我回答得更乾脆！我說，『我一不是他老子，二不是他兒子，三不是包打聽，……』」

「不是這麼講法，不是這麼講法，」我還沒說完，他就叫起來了。

「那又應該怎樣講呢？」我頂住他問。

「是這樣的，這個時候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截住他，有點不耐煩了，而且覺得太無聊了！「那個時候？」我叫得更大聲了，我說，「這個時候已經過了好幾年了！這中間不知道喪失了好多的生命財產，發生了好多悲劇，……我姓章，他姓王，既不是親家，也不是冤家；腳長在他

身上的，我怎麼知道他現在在那裏？他做些甚麼事？你問得太豈有了！……好在你倒還沒有向我問起簿儀！……」

「這一悶棒打實了！」拍拍桌子，田疇激真的叫了出來。

「後來呢？」有誰充滿期待的緊接着問。

「後來甚麼也沒有再說，瞪瞪眼睛，就夾起尾巴走了！……」

「這就叫做逢硬不吃，」司爺不慌不忙的下了一個注腳。

「這樣攔了兩天，」章桐接着說；剛才的激昂，已經把他輕鬆嘲諷的口調掩蓋盡了，而他現在的神情多少顯得消沉；「到了第三天，老調門又唱開了——又是劇團的事！不過已經不是舊賬，只問我們這一次演劇是怎麼樣發起的。……」

「糟糕！有坐地偵探啦！」司爺大驚小怪的叫了

「當得腿疼——這又不是甚麼人想造反啦！」田疇滿不在乎的說。

「後來又怎麼樣呢？」

「後來嗎，」章桐重複着，眨眨眼睛，隨又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苦笑，「後來要叫我們備個手續：有些甚麼人參加，演甚麼戲，通通告訴他們。『好嘛』；我說，『這個容易，就照辦吧！……』」

「你這一答應，答應糟了！」田疇不以為然的叫了。

「爲甚麼呢？」

「我們是演劇，又不是去投降汪精衛啦！」絡腮鬚回答着，顯然是想高談闊論一番。「我們爲甚麼要給他備個手續？我們這裏是化外嗎？太沒有道理了！弄來弄去，將來吃飯，睡覺，拉屎，他也會要你備一個手續哩！」

「可是，這是他大爺規定的啦！」

「我們不懂甚麼規定，我們只問事情正不正大！」

「你這又太孩子氣了！……！」

老教師苦笑了，隨又接下去說：

「這些話發發脾氣是可以的，不能解決問題。再說上天，總非備個手續不可。有甚麼辦法呢？只怪福薄命淺，投生到這個倒霉的圈子裏面來了！好在大家都見得天地，……！」

「自然，自然，可是他會給你拖下去啦！」絡腮鬚終於找到了一點理由。

「呵，你這一點顧慮倒是對的！」牛祚章桐齊聲的說。

「這一點你又顧慮得對，」老教師接着說，而他的聲調，忽然間變得很陰沉，很狂

緩了；「所以我常常想，有規定，無論如何總比沒規定好；若果他大爺今天高舉來個規定，」他說，極想做出一個微笑，但是他失敗了；「這個規定是：凡人打噴嚏一個，搥屁股二百，這個也不算得苛刻——我可以忍住不打噴嚏！糟糕的是，你不但沒有打過噴嚏，鼻管裏癢都沒有發過，他就把你拖下去搥起屁股來了！……」

「哎呀，老牛是順民啦？」司爺故作警怪叫了出來。

「是的，順民！所以我主張應該備個手續。」

「要是他咬定你打過噴嚏來呢？」

「恐怕不會，」章桐搶着回答，不以爲然的搖一搖頭；「至多，不過懷疑你鼻管裏在發癢了，於是東研究，西研究，看你是否要打噴嚏。像黃老師剛才說的，給你拖延下去！……」

「依我看這個戲演不成了！」一個混名奶媽的搖頭嘆氣起來。

「這個倒不見得，」米子遠審慎的說，一面細心考察着好幾個人的臉色，「不過，」他陪罪似的微微一笑，於是一直望着牛柞說了下去，「依我看來，倒是等把手續了清楚了，再來籌備穩當一些，免得大家白賣力。你想，像讀劇本，借東西，這些不麻煩麼？」

他問着，於是又把眼光輪流的掃掃衆人，而他臉緋紅了。

「所以我主張暫緩籌備，」他吃吃的加上說。

他的意見一向無足輕重，但它現在立刻引起了反響。

那些原來對於演劇並不怎樣熱心，或者，所有的熱心已經消歇下去的人們，經他這一開端，於是都振振有辭，發表起意見來了。對於演劇，他們並不明白反對，但都盡力支持聾子，說是爲了避免麻煩，國文教師的意見，無疑值得接受。

其中表示得最澈底的像是呂康。

「至少，我是絕對不參加的，」他接着說：「實在太無聊了，我會去打呵欠！……」

「你的本意，是不是說這個劇不演了啊？」於是，田疇責難的反問了。

其初，他對於聾子的附和者感到了驚恐，他沒料到他的意見曾有人贊同的。而且，從他看來，所謂暫緩進行，實無異於根本反對演劇，但又認爲他們也不無理由。而當司爺走入極端的時候，他就覺得事情確乎發生了危機了。

「直率點講，不要兜圈子吧！」他又調笑的加添上說。

「我一點不兜圈子！要是愛兜圈子，我也和你端台一樣了。」

「你這是甚麼意思？」田疇忍耐的笑了；「我簡直不懂啦！」

「哎呀，你怎麼連這個也不懂啊！」司爺佯裝着苦笑了，他原是無可無不可的，而他現在已經安心搗一回蛋。「好，讓我告訴你吧！」他教訓的接着說，「明知道備手續靠不準的，所以我主張攔下，不然的話，那就要兜冤枉圈子了，因為遲早都要攔下來的。」

「你說得好肯定啦！」絡腮鬚感覺厭惡的切斷說，鼻孔裏嗤嗤的笑了兩聲，「可是，我們叫任何一個人來說吧，至多，也不過認為他們會東猜西猜，給你拖延下去，不見得就絕對靠不住！……」

「還不是一個樣！既然說拖，明年後年，以至抗戰勝利以後，都是他的時間！」

「好，就依你說吧！」田疇贊成着，口氣已經軟下來了，因為他也忽然同感於這個拖字的可怕；「但是就另外沒辦法了麼？比如，備手續歸備手續，裝做不懂的樣，籌備好了，我們演我們的，等你鬧起來了，戲已經演了！……」

「這一來麻煩就更多了，」米子遠沉吟着。

「也計——可是，做人根本就是件麻煩事啦！……」

他的語調充滿着蔑視，而且，顯得邪惡的笑了。

「依我的脾氣麼，我還主張手續都不要備！……」

繃繃眉頭，牛祚凝望着他，看他將會怎樣發揮他的主張。

「去它媽的！」但他忽然跳了起來，直着嗓子叫了，「應該做的事不做，就這樣毫無理由尋事生非！就像我們認真是化外猿。那樣好管閑事，那些囤積居奇，走黑色路線的，怎麼又裝做不看見呢……」

「你的主要意思是甚麼啊？」章桐切住他問。

「不是老早已經說過了麼？」絡腮鬍見怪着，似乎對方問得豈有，「手續歸手續，演戲歸演戲啦，就說他將來囉嗦吧，這又不是偷人搶人，陪他囉嗦好了。我不相信他敢殺一兩個人來示衆！」

「哎呀！偉大，偉大，」伸出姆指，司爺大叫着說。

呻吟一聲，老教師大笑了。

「這那裏是討論問題，你們在吵架啦！」

「你還不懂，就要這樣瞎扯下去，問題才會複雜化啦！」鑿鑿着臉，章桐口快的接着說了。「可是，」他繼續說，望了田疇笑笑，「你們也讓我說幾句吧？」

「又沒人把你的嘴封住啦！」

「這就很好。首先，我認爲手續總是應該備的，……」

「我又沒有說過不要備手續啦！」圓睜着眼睛，絡總鬚情急的叫了；「我不過說，依我的脾氣我就使下不張！這是個比譬話——你不要以為我會這樣的糊塗呢——哼，哼！……」

一對！你沒有這樣主張，可是我依舊不贊成你的意見！……」

章桐停頓着，期待着一個反駁，但是田疇僅僅不屑爭辯的微微一笑。

因為看出絡總鬚不再插爺，於是，他就緊接着說下去了。他的意見真實而有條理。他說，「手續是該備的，拖延下去，也很可能。甚至像司爺說的，可能拖到抗戰勝利以後。但是這個可能並非不可克服，只要多託人從旁疎通，……」

「還有呢，——他從容的接着說，「我們可以不斷的去催，說得密氣一些！」

「那麼戲呢？」斜睨着他，田疇挑戰的問。

「戲嗎，還是照樣的籌備啦！」

「要是手續弄不好呢？」田疇呂康，幾乎同時的問了。

他們的主張原是不相同的，但是現在却都一致反對着章桐。這會使意見更紛歧的，這叫牛祚立刻看出來了，於是他就出而阻止，想把他們各自區分開來。

「各位大爺！」他苦着臉大叫，「你們兩個人弄清楚沒有啊！……」

「總之，我相信所謂手續根本是個託辭！」田疇決然的說。

「白費氣力的事我倒不幹！」司爺搖搖頭說。

「我看，你們都像在發神經病哩！」老教師苦笑了，他們這樣瞎鬧，他不知道應該怎樣措辭才好。「白費氣力，」他冷笑一聲，又不以為然的搖一搖頭，「可惜天地間白費氣力的事就多得很！好多人埋頭苦幹了一輩子，結果是失敗了，甚至於丟了命。但是說起來我們總又尊敬這一類人，尊敬他的不計成敗，尊敬他們的那股傻勁！……」

「這是賣勸世文啦！」司爺嘲諷的說。

「賣勸世文難道是壞事嗎？若果沒有賣勸世文的，恐怕好多人還在四足爬呢！自然，這對你也許是白費氣力，因為這類話你不見得比我知道得少！但是，說句笑話，」他極客氣的笑了笑，彷彿深恐對方見怪，「我們的抗戰到今天還沒勝利，關鍵就在這一點哩！我們甚麼都很知道，我們又甚麼都當成勸世文看，自以為聰明得很。這個是演戲嗎？即使將來拏不出去，也總比你陪着太太打呵欠強得多吧？」

「這一板唱得漂亮！」絡總鬚激賞的叫了出來。

「我就要說到閣下了！」縐縐眉毛，牛祚充滿煩憂的笑了。「你爲甚麼凡事總那麼性急啊！」他拖長着聲音說，「還是那句老話，學學老牛筋吧！事情是做不完的，只要

耐點性子，任何事總也做得起走。我們現在說的又不是得教條，只要將來手續上真有問題，戲又籌備好了，那個時候又再說啦！」

「像你這樣說我又不反對囉！」田疇孩子氣的叫了。「老實講吧，我的意思也和你差不多哩！」於是羞怯的一笑，向着他的周圍投了徵詢的一瞥，「現在就看大家怎麼了——嗎？……」

「我沒有問題，」章桐微笑着回答。

其他幾個人也都零落的表示了同意，因為要反對太洩氣了，而且，擔心多餘說些廢話。便是開初附和聾子的一批動搖份子，也都不再反對，不再發表依違兩可的說辭。只有司爺一點不肯讓步，申言他要堅持他的意見到底，不願做應聲蟲。

「大約是爲堅持而堅持吧？」章桐打趣的激勵着他。

「不！我的理由多得很呢。」

「姑妄言之！」牛祚忍住笑老臉老調的說。

「那你就姑妄聽之吧！首先——好吧！就由你們去吧！……」

心灰意懶的揮一揮手，呂康終於讓了步了。

於是，大家立刻都爲他的虎頭蛇尾大笑起來。隨後，便連自己也感覺沒趣的笑了，

擦着鼻尖上的汗珠，故意油腔滑調的申明着說，他之讓步，不過因為天氣太熱，大家的脾味又都很燥，若果再扯下去，那就大大的有礙衛生！

「要不然麼」他接着說，「哼，哼，我倒也不是容易屈服呢！」

「哎呀，承讓，承讓，」拱一拱手，牛祚忍俊不禁的說。

「你兩個不要再唱雙簧了吧！」制止的揮揮手，田疇大笑着說了，「現在，我們要討論演甚麼劇本了。先看你怎麼說，」他轉向章桐去，意味深長的向他頷一頷首，「想來讀完了吧？」

「對不住！我連一半都沒有讀完哩。」

「沒有關係！……可是吳楣怎麼還不來呢？！……」

當一想到那個補救辦法的時候，田疇一下記起吳楣來了。

他叫嚷着，大吃一驚的打了一個轉身，彷彿她是藏在堂屋里那個角落里的，他會把她搜尋出來一樣。但他沒有看出她來，他嘆息了。而且立刻想到，她之來否，不僅關聯着一個討論劇本的問題，她還關聯着一件更加重大的事故。

「這才糟糕！」他失望的叫着，「她不來怎麼辦呢？！……」

「廚子已經催安座了，」孟瑜嘆息着說。

當丈夫熱心於他的討論的時候，她便匆忙不息的替代着他的打雜的職務，現在，她就剛才從廚房走了出來，應着廚師的催促，向他商量一個辦法，等下去呢，或者一邊吃一邊等。

「我看吃着等吧！」她又煩惱的主張說。

「對！不守時刻的，等她來吃洗碗水吧！」有誰大笑着說。

「可是，……」絡繹鬚威覺得難爲情，而且十分氣惱。

廚師忽然把韋盤頂出來了，端擱在方桌上，開始卸着冷盆。

再要遲疑是不行了，而且，也不容他有機會提出異議，因爲正當他瞠目着那個廚師的自由行動的時候，就以司爺爲首，許多人都自己提了凳子，陸續的入座了。他們全是熟人，他們毫不覺得這有拘禮的必要。

(十六)

客人已經退席，已經一齊湧回鎮上去了。

那個自己忙了一天，曾經爲了別人的口福大費心思，而且已經給油煙熏得來恰像臘

肉一樣的廚師，正同着孩子們圍了杯盤狼藉的桌子，享受着殘羹廢菜。孟瑜給孩子喂奶去了。

用凳子架了足，全身塞在破藤椅裏，田疇默坐在階沿上發飯悶。同疲倦鬪爭着，一面毫無聯絡的想着心思。他對這一天的應酬感到無聊，而且深不滿意他的賓客，因為一經入席，便甚麼問題也都吹了。劇本既未決定，排演的日期更加渺茫。然而，最使他愉快的，還是吳楣始終沒有到場這一件事。他不能夠確定，她之失約，原因究竟是在那裏。

他也有點不敢想它，他知道這不是一件簡簡單單的失約的事，因此，他又不時用了別的想法來代替它，好讓自己緩一口氣，不要過爲愁思所苦。然而，才一眨眼，它又開始糾纏他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他自問着；「她是從不失信的啦！……」

於是，他又開始重複一遍那些早已想過多次的推測。他猜想她臨時有了耽擱；家裏來了顯客；或者，被甚麼人拖去打牌去了，等等。但是這些都太普通，他不能夠相信。「別的不必說了，」他反駁的想，而他之所謂別的，便是撫領孩子一事，「難道她會忘記了今天要通過劇本嗎？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接着，種種的不可能的理由，陸續由他想起來了。她答應得那樣誠懇，她一向對於演劇那麼熱心，特別是她目前對它具有一種更為嚴重的看法：她想藉演劇支持起她，好使自己從空虛無聊，和不幸的深淵裏拯救出來，……

「難道還沒有請好奶媽？」他又忽然這樣想了。

而一到他面對着這個尋而常之的奶母問題的時候，他的心情好過點了，彷彿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一樣。他是第一次想到的，他在心裏失聲笑了，以為自己這樣聰明，怎麼竟會沒有想到這個，未免有點可笑。他稍稍振作了，半帶做作的伸伸懶腰，他就順勢站了起來。接着又掙足踵推開籐椅，走向臥室裏面去了。他急想把他的發現告訴孟瑜。

孟瑜正在假寐。對於吳楣的失約，她的掃興也不下於丈夫，但却僅僅限於掃興，沒有像他那樣想得深遠，以為這點小事別會生出怎樣嚴重的後果。因為她一向深信她們的友情，而且，由於某種理由，她也並不急急於立刻送掉她的孩子。

聽見丈夫慣有緊驟沉重的脚步聲響，她微微轉側了一下，並又嘆了口氣。這嘆氣，是從一天的應酬和勞累來的，但他誤解了她，以為她也同樣正面临着那個不可測度的失約問題。

他在床沿上坐下來了，一面格外高興的說：

「愁甚麼啊！她不來，一定是因爲奶媽沒有請好！……」

他停頓了一下，期待着她的同意，但她沒有應聲。

「你想吧！她這個人是慣愛好的，」他又接說；而且，不僅言辭，便是聲調，他也竭力企圖使她得到一點慰安；「凡事都想做堂堂漂亮。不過也就太老實了，」他惋惜嘆一口氣，「就是奶媽沒有請好，你自己也該來一來啦！今天過了還有明天，……」

「她總是怕羞嗎！」她插嘴說了，記起了吳楣的失約。

「你還記得麼，」田疇緊接着說；已經更加相信自己的推測的正確了，他在舉着例證，「那一次向她借一百元錢啦！」說好第二天送來，一道去鼓兒山玩，你把甚麼都預備好了，老鴉等死狗，她才不見影子！爲甚麼呢！公爺打牌去了，錢沒有掣到！」

「這些地方，請奶母本來也太難了！……」

孟瑜已經很清醒了，現在她才明確的領悟了丈夫進來時所作的推測，而且，毫無保留的相信了他。但這並未減輕她對吳楣的不滿，反而更把它挑撥開了，深覺她的失約太沒道理。

「不過這傢伙也真囉嗦！」她又憤憤的說，「這樣久你在做甚麼啦！」

「大約忙着讀劇本去了，」田疇原諒的說。

「未必！她家裏的麻將那天歇過場來？一定打麻將打忘記了！哼，她那個人我還不知道嗎，在我們面前嘴巴倒硬，只要有人一拉，一扯，她就一點主張也沒有了！」

「像這樣子說，恐怕連劇也沒有讀完呢！」田疇恍然大悟的叫了。

他感到不舒服，同時却又更加安心，因為，既然吳楣會連劇本也沒讀完，她之失約，也就更加自然，再用不着過份的憂慮。現在，他們只有耐着性子，慢慢的等待她了。然而，這所謂等待，却也並非是件輕易簡單的事。這在田疇尤為顯然。心裏不必說了，便在嘴上，他也少有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了。而且，雖然他對吳楣的失約的原因，奶媽沒有僱好，劇本沒有讀完，這兩者都很相信，但等到他一人獨處的時候，他又逐漸感覺得有點勉強。

只有孟瑜始終相信它們，正如她對別種事情，一經認為合理，便不再懷疑一樣。因此，雖然她也掛念着她，但是，她對她的感情，却止僅僅限於對她的憑怨，憑怨她的做事情過於囉嗦。

「當然該她擺佈，是你在求她啦！」她憤惱的說。

「這個倒不見得，」他沉吟着，「她也擺佈不了那個！」

「好吡，她總也有求教我的時候。……」

這是翌日早上的事，兩個人全都剛才起床。孟瑜在收拾嬰兒。稍稍帶點惡心的神情，她把那些已被屎尿打污了的布片一層層解開，扔掉，又再換上潔淨片子。只有在孩子身上感到麻煩的時候，她才是寧願吳楣早點來的，而她現在對她的不平也就特別厲害。

「只有我們這些人好說話，」她接着說，「從來不會裝腔！」

「不見得吧？這個你又說得太深沉了！……」

田疇想安慰她，緩和一下她的勃起的怨氣。他說着，還努力做出一個微笑，但他聽見了那些屎布尿布。他的微笑消失了，於是立刻煩惱起來，把臉迴避開她。

「這個東西真也太討厭了！」他突然的加上說。

他覺得這個確乎不是一件細事，正如一個平常客人的失約一樣。

「沒有一件事情她不是忸忸怩怩的！」他在床沿上坐了下來，開始惱怒的數說着她的罪狀，「不講別的，那次歡迎章桐，這也夠簡單了，她都要使你不痛快。一時說來，一時又不來了；等你吃到半中攔腰，她又摸起來了！不知底細的人，還會以為我在扯謊！……」

他自覺是個誠實的人，他的信用曾經為她受到損害。

「又比如吧！」他接着說，異常氣憤的昂一昂頭，「……」

「依脾氣我真想不給她了！」她切斷他，停止了包扎孩子，「你忸忸麼，哼，我比你更忸忸！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若果再遷就點，她會以爲你連多餘一個孩子也養不起，非送人不可哩！……」

「笑話！」

「所以我真想不給她了，我也要使你掃一點興！」

「這個倒不必啊！總之，不要理她好了！……」

他的語調忽然滯澀起來，變成了自言自語般的唉聲嘆氣。而他一分鐘前的昂奮的氣勢，也如突然吃了一針的氣泡一樣，一下子萎縮了。他不由自主的軟灘到床上去，從此不再作聲。

他從她的論調感到了某種可怕的成份，認爲若果同她一唱一和的互相呼應下去，她是會把局面鬧糟糕的。因爲，他深知她性情固執，一點憤激的談話，往往會變成她的成見，一直堅持下去。而鬧意氣至於如此地步，實在非他所願，於是，他就立刻感覺得畏怯了。

他是沒有想到過事情會變卦的，雖然這個變卦的預感隱伏間作弄着他，成爲他煩燥

不安的真正原因。因爲他很清楚。若果吳楣的失約，由於她不再想領孩子了，或者，李守謙阻止她這樣做，只把以前的允諾看成湊興，他之改變生活的計劃，將成爲不可能；孟瑜也將永遠埋沒在家庭的瑣務當中，而無以自拔了。這個幾與全軍覆沒無異！

她是更沒有料到吳楣會翻悔的。她之生氣，只以爲她是太馬虎了，完全忽視了他們對於她的衷心的期待，因此，他所顧慮的結果，她是無法想像到的。兼之，對於愛情，友誼這類高貴的品德，她有她的特殊看法，以爲它們不會因爲嘔氣而遭破滅。

然而，由於他那麼顯然的迴避開她，而且，他那喪氣的神情也多少給了她一些不快的感觸，她沒有同他執拗下去。嘆一口表示忍受的氣，她又重新包扎孩子去了。……從此以後，他們沒有再提吳楣的事，但都顯得有點沉悶不安。而且，彼此又全明白，他們之所以避開它不談，只是因爲擔心他們的沉悶不安，將會轉化成暴風雨，不是互相爭吵一場，便會對於吳楣爆發出無所顧忌的怨詬。甚至彼此會同意於一個和她絕裂的行動。

然而，當其吃過早餐，向大門走了一轉，又回來翻了翻書，然後用了極大的忍耐，在階沿和她相對的坐了一會之後，他就再也受不住了，但是，一個驀然而來的念頭仍然解救了一場爭吵。

「呵！」他驚叫着，「學校裏今天要開會啦！……」

這是他偶然想到的託辭，他相信再留下來就會淘氣。

「真是糟糕！」他接着說，已經站起來了，「這個會有我的屁事啦！……」

他偷眼看她，他生氣了。她還沉悶的坐着，依舊織補着一支爛襪子的破洞；沒有意思湊他的趣，贊成他去赴會，或者，出而勸阻。這就更使他感覺得非走開不可了，於是那個偶然的感興，也便迅速的變成了一種勢非訴之於行動不可的強烈衝動。

他狠狠的瞪她一眼，又嘩啦一聲拖開藤椅，一轉身就走掉了。

「真是不想再吃這碗飯了！」他一邊走，一邊說。

她抬起頭來，略略有點吃驚。

「甚麼會就這樣重要麼？」她問

「曉得它媽的啦！」他負氣的說，沒有回過頭來，

他一直走出大門外面去了。

當走上大路的時候，他才逐漸平息下來。而且，因為自己的莽撞而害羞了。他覺得他傷負了她，他的撒謊未免有點多事。甚至懷疑到他的上街是否有其必要。最後，他得到一個想頭，他可以順便到李家看一看。雖然公爺對他不算接近，他也一向鄙視着他。

把他看成一個俗物；而且，自從吳楣的地位起了變動以後，他更對他感到厭惡。

憑着他的直率，事情且又如此重要，他的主意很快就決定了。但却嚴重的提醒自己，他只能裝做信步走去玩樣，不能提出關於撫育孩子的任何話題來談。因為，若果由他提起這個，那個俗物更會瞧不起他，更會趾高氣揚的把他看成一個窮酸。

因為圖使自己顯得洒脱而又隨便，他的態度比平常更莽撞些。當一踏上李家階沿的時候，他就筆直撞進去了，並因為那個正從裏面走出來的男僕的吃驚停一停步。

「啊！用先生早哇，」僕人張貴忸怩的說，遲遲疑疑的轉身跟了過去。

「早？你們老爺還沒有起床嗎？」他問，略一回顧。

「老早就起來了！」

「好！我怕他還在睡哩！」

他又一直走過去了，但當穿過側門，走下那個矩形天井的時候，他却忽然停住足了。他面紅耳赤起來，一下覺得有點進退兩難。大廳上擺着兩席麻將，主客一共有十多個人，起初，他以爲他們在打閒牌，這個並無礙於他的訪問，但他看見的還不止此。賭席而外，大廳正中更擺着一張特號圓桌，鋪着潔白的桌布，羅列着種種菜盤，這就顯然不是一件尋常事了。

正在他的躊躇當中，李守謙忽然發現了他。公爺恰好摸了個海底撈月，而由於這點興頭，他把那牌一掙，又一下跳起來了。於是他就同他打了一個照面。他是笑得更開心了。

「哈哈！」他高聲大叫，「你的運氣真好——這要數好多福啦！……」

於是他執拗的把他請過去了，向他啃着牌經。

「唉，唉，——他又一唱三嘆的說：『這樣的牌，就不收錢也了然呢！……』」

「的確，堂子里已經現了兩張了！」田疇應酬的說。

「沒有講的，今晌分你吃個喜吧！……」

因為牌局又重新進行了，公爺大概的發出了一個口頭通知，於是，開始砌着麻將，一面鼓吹着他今天預備的幾樣海菜：全是西安來的，在本省休想買得到手。他是說得那麼闊氣，而蟾柱尤魚等等，在戰時的大後方確也算得珍品，可是，田疇却已經決心要抽身了。

他看得很清楚，局面已是正式宴會無疑，若果停留下來，那會顯得很寒酸的。加之，半數的賓客都並非本地人，他所認識的也只是認識而已，毫無交情可言。何況，所有的人的服飾態度，全都引起他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是在受着渺視。而一經這樣作想，

他便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同時，對於那些老老少少的漂亮傢伙立刻充滿了強烈的敵意。但要馬上走掉是失態的。而且，就要走掉，他也該讓他們受點教訓，或者讓他們直接的覺到自己的尊嚴。因此，他漫應着他，一面等待着一個可以讓他發洩一下悶氣的機會。

末了，當公爺的吹噓有了一個停頓的時候，他就再也忍不住了。

「你這些菜倒好，」他佯笑着插嘴說，「不過，恐怕是仇貨吧？」

「現在的事，那裏管得這許多啊，——碰起！……」

「你不要這樣說呢！」他開始說，自信的浮上一點冷笑。

這是一個表示他的蔑視，也是表示他的尊貴的一個機會，他不能放棄它；而一片夾雜着嬉笑怒罵的說辭，就要由他說出來了。然而，正在這時，公爺的對方一下擱倒了牌。這合的牌並不大，但因為是自摸，因為合得太快，下手恰又拿了滿手的大牌，於是，小學教師的有聲有色的議論，頃刻間便為牌經所腰斬了。

那做大牌的是個臉骨寬大的瘦削的老者，八字鬚鬚，手裏捧着響水煙袋。他抱怨着他的上首，又把各家的牌都一一倒下來細看，隨又挨次的翻着燈子，吵吵鬧鬧的不肯住口。

「唉，唉，埋得這麼深嗎！」他嚷叫着，找尋着他所需要的牌。

「看急出病來，下一牌讓你好了……」

「要不是錯個張子，今天就著起了！哈，哈，……」

田疇沒有張聲。睜着眼睛，他瞪着這喧嚷叫囂的一羣。而且，就如服毒一樣，他是那麼難受的吞沒掉他所急想傾吐的一切的言辭。隨後，他苦笑着倒抽口氣，十分掃興的抽身走了。

「唉，就要開點心了哩！」公爺說，多少顯得有點驚異。

「不道謝你囉！……」

沒有回頭，而且在聲調裏參合着大量的蔑視，田疇一直走下天井去了。他是沒有料到公爺會同他敷衍的，因此，他對自己的回答的斬截，也就更加感覺快意起來。

「它媽的——荒淫無恥！」他又憤憤的說，當他跨過側門的時候。

在那空蕩蕩的市街上面，他第一眼捉住的是章桐，於是他不能自主的高聲叫住了他。

「嗨！正好，我們一道到學校裏去吧！」章桐說，停了下來。

「好啦！我也正悶氣得很哩！……」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隨又心不在焉的，微微一笑。

「你去學校裏有甚麼事情嗎？」他走着，一面又矜持的問。

「甚麼事，那個東西應該快點弄去啦！」

「我還以為你也攪忘記了哩！」田疇知道那是指的關於演劇的事，他的激昂，於是再捺不住了。「去它媽的！」他憤惱的接着說，「到處是卑污醜齷，醉生夢死，我不懂大家怎麼會看慣了！……」

「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啊！……」

「怎麼不是這個哇？難道我們演劇，是爲了消遣嗎？笑話！……」

章桐驚怪着的勃然大怒，竟不知道如何接口的好。

「自然，」絡總鬚接着說，口氣忽然緩和了些，似乎已經覺察到自己的莽撞的欠妥，「自然，」他彌補的重複着，「你的意思也是對的，現在不是爲甚麼演劇的問題，是怎樣進行的問題。不過，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爲大家之所以一拖再拖，死不來氣，就因爲完全忘記了我們爲甚麼要演劇，以爲只是消遣而已！」

「也許。」

章桐審慎的同意着他，田疇重又很興奮了。

「怎麼也許！」他重複着，顯得異常見怪，「認真是這樣呢！如果大家肯多張開眼睛看看，多用腦筋想想，我們的戲早演成了！或者還會替抗戰多盡點力，起來裁制那些敗類！」

「哎呀！難道你還想動武嗎？」章桐滑稽的叫着，亟想使他安靜。

「那說不定哩！只要我像工人綏惠路夫一樣，身上藏得有支手槍！哼，不怕是本地人，這場上的情形，你恐怕還沒有我清楚呢！一些混蛋是怎樣的吃、喝、玩女人、打大牌——無所不爲！……」

章桐忽然記起他是才從吳楣家裏面出來的，他含蓄的笑了。

「有些現象確實有些使人生氣，」他嘆息着說。

「豈止生氣——我主張砍幾個腦壳下來示衆！……」
於是他開始敘述着他在李家所曾見到的排場。

十七

如果說，當田疇離開李家，並在路上對了章桐發洩他的感情的當中，他是充滿着強

烈的戰鬥情緒，當他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他便已完全成了個勝利者了，忘記他所受的悶氣。

他並沒有片刻忽略掉他的顧慮，以及他的訪問的失敗，然而，這個不僅沒有叫他灰心，反而更加煽旺了他所固有的虛驕。而他所那壓感到滿足和快意的，便是一到學校就同大家草好那個文件，立刻發送出去，於是回信來了，那些敗類，便也都會一個個在舞台上被懲罰了，……

這場臨時的聚首，是由章桐苦口婆心所促成的。但他並未強要大家繼續進行演劇的事，倒是誑稱應該好好做個結束，因此，結果都到場了。當田疇章桐走進操場的時候，大家都散坐在大廳上納涼。彷彿既已停課，平日的禮貌，實在也就用不着了，服裝都很隨便，有的甚至打着赤膊，只留下一襲襯褲，踞坐在一張破蓆上揉着足指解癢。

司爺和米子遠在玩着禰檔棋，神氣全很認真。那是幾個跑來看榜的學生遺留下的，那幾條又彎又粗粉筆畫成的線條，已經在模糊了。司爺的棋子是幾粒碎瓦，龔子的是石子，前者忽然着急的扶着對方即將行動的手臂，同時自己也忙着走了一步，於是，一跳站起來了。

「哈哈！」他拍手大笑，「這一下總該你跳毛坑了！」

「瞎說——我少走了一步！」雙子抗聲的說。

「甚麼事這樣的起勁哇？」章桐邊走邊問。

田疇搶先一步，已經忙着走過去了；但他噉了一聲，趕快邁開了臉，

「無聊！——還是來談正經事吧！」他叫着，轉向其他的人。

「噯！」牛祥略帶驚異的笑了，「今天你怎麼又摸上街來了呢？」

「我有順風耳啦！……」

褲襠棋的周圍還在擾攘不休。因為司爺雙子互不讓步，好幾個人又都圍過去湊與去了。章桐則在冒充着和事佬，勸解着，希望趕快結束了它，以便進行他所預定的壽商。

「這樣好吧，」他又幽默的說，「都不要爭，就算我跳毛坑好了！」

「勇敢！勇敢！」人們喝着，同時響起一陣掌聲。

「不行！」米子遠固執着，「非叫他自己認輸不可——太狡猾了！……」

「這樣，這樣，」章桐忽然忍後不禁的說，「我們三個人一齊跳！……」
他招引着呂康，那一個拒絕了。

「鄙人敬謝不敏！」拱一拱手，司爺恭而敬之的說。

「真是要命！」絡總鬍吶喚了，但他努力按捺着他的不快，接着，就略帶懇求的長

聲天天的說。「唉，各位老師！這樣大的天氣，我們是跑來打趣的麼？要說正經事就動手啦！」

「本席附議！」司爺緊接着說，盡量伸伸手臂。

「不行——你非認輸不可！……」

「不要埋他！」司爺的態度更正經了，「頑固份子！……」

雖然國文教師還在嚷鬧，而且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會議却已經開頭了。意外的，這個開頭並非出自章桐，也不是別一個，倒是從未上過台盤的呂康。而他的本意却又不在于會議。他想藉此逃脫他的責任，並且，更進一步作弄一下那個老實的對手，讓他氣一個夠。

好多人原想笑出來的，但他們忍住了，希望他再玩出一點甚麼有趣的把戲。打算出而阻止的，只有田疇，但他也忍不住了，僅僅怒目而視的監視着他的每一動作。

然而，嗷嗷喉嚨，司爺一本正經的接着說下去了：

「今天這個會議，大家到得這樣整齊，太難得了。鄙人非常高興！本來呢，我們作事也該有始有終，不能虎頭蛇尾。況且，唉，因為大家這次為演劇，已經費過不少的精神了！……」

絡總鬚微笑了，而且贊許的點了點頭，「今天他又不神經了哩，」他想。

他又滿足的向了章桐笑笑，於是繼續傾聽下去。

「所以，」在贊許了幾句之後，司爺緊接着說，「唉，所以不管怎樣，我們總不能隨隨便便擱下來了事。就說要讓它短命吧，也該好好給它好好送一個終，燒一把倒頭紙！……」

「你又在噠扯了！……」田疇警告的說。

「怎麼？這個主席不漂亮嗎？把毛毛汗都逼出來啦！」

「對，對，對，」有人激賞的叫道，「將來你的行述上都該提一筆的喇！……」

「該大書特書啊！」牛祚緊接着說，「不然的話，他的行述也就更加不足道了！……」老教師的湊趣，惹得人大笑了。但他立刻警覺出來，再這樣趣下去是不行的，這會使得他和章桐的密議失敗。而且，田疇不僅沒有附和着笑，臉色反而很陰晦了，似已預備好了一場吵鬧。因此，不等笑聲平息，也就立刻出來彌補，說是趣話自然要講。但若趣到忘記了正經事情，那就未免沒有光景。

「你這個話對！」章桐首先附和着他，「請大家就繼續發言吧！而且，要和打趣一

樣踴躍，溜不得筒，依我想來，」他微微笑，偵察了一下周圍的空氣，「唉，大家總不好說攔下來吧？……」

「怎麼，你不是說討論那封公事的麼？……」

輪睜兩眼，同時一下聳直上身，絡總鬚驚叫了。

他是並不知道這場會議的蹊蹺的，他只簡單的相信了章桐的話，以為會議的目的乃是討論那封公事。正如別的人相信它的目的是在正式結束演劇的籌備一樣。因此，當司爺提到送終的話的時候，他感覺不快了，當他是在搗亂；而同樣的意義一經出自章桐，他就不免驚怪起來，而且很生氣了。

「我看你給弄糊塗了哩！」他不滿的加上說。

章桐繃着臉苦笑。

「老兄！」他嘆息着解釋；「你想想吧，若果說了實話，會有人肯來啦！」

「難道有人主張攔下來嗎？……」

帶着極大的不滿，田疇迅速的掃了衆人一眼；像是偵察，也多少顯得有點疑懼，似乎他的左右隱藏有他所不敢輕侮的仇對。但他沒有發見一支公開表示反對的眼睛，他挑興的笑了。

「好嗎，只要那一個好意思說得出口！」他緊接着說。

「這個倒不是甚麼人的私見啊，」聳子說，忽然嘆了口氣。

「真是奇怪！」佯笑一聲，田疇一下跳起來了；他匆忙的打了兩個轉身，隨即坐了下去。緊接着「字一板的嚴重的說：「你說是一羣小學生做的事，這樣一時高興，一時冰冷，還情有可原！唉，唉，」他諷刺的笑了起來，「我們都是鬚子把搓的人了啊！並且，唉，大家想一想吧，昨天在我家裏說的話還沒有冷啦！……」

他忽然得到一個回憶。他就立刻把頭偏向聳子。

「你說不是私見，難道這個是公意嗎？」

「你誤會了，並不是那個不願意幹啊，」有誰從他背後咕咕着說，

「那又是爲甚麼呢？」回轉身去，田疇緊釘住問。

「爲甚麼？此路不通啦！」瞪着他的背脊，聳子大聲的搶着回答。

「路倒是通的，只是你不肯走！……」

「可惜是步步荆棘，」司爺搖頭擺腦的說。

「笑話！」

「這是非常現實的現實！」牛祚微笑着，正想插斷他們，司爺生氣的接着說了；而

當他一認真起來的時候，有時也是不好惹的。「比如說吧，」他嚴正的繼續說，「後天就要行散學禮了，劇本還沒有選好，等到選好劇本，恐怕假期已經過得差不多了。公事呢，就說大家沒有異議，今天就送起走吧，又要那輩人才有回信下來？又成不成功？……」

「這個根本是鐵門檻啦！」那個混名奶媽的非笑的補充着。

「不要講那麼多，演不成這個戲要死人啦！……」

田疇幕的暴跳起來；他大叫着，揮着絕訣的手勢一轉身衝起走了。

「喂！你是怎麼的啊？」章桐吃驚的說，奔向操場邊去。

「我在裝瘋！」絡總鬚不懷好意的頂碰着回答。

他沒有回過頭來，一直就走掉了。

他是走的那樣匆忙，當下階沿的時候，他的步履幾乎有點顛躓。他的頭腦有有點昏昏，他的胸部的悶脹快要到了爆炸的程度。但他同時却又享受着一陣痛快的感覺，彷彿一個人悶久了，忽然得置身於空曠的原野那樣。然而，這種痛快之感，為時是有限的，當他走出市街，踏上鄉間的便道的時候，他却立刻又為惆悵之情所充斥了。不僅不再感到那種緊張爽利的魅力，反而覺得一切都是多麼的無聊乏味！……

「今天不會再碰到鬼了吧，」他想，對着那個竹樹掩映的破舊院落笑了，當他爬上一個土坎的時候，於是，他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再在家裏淘氣，而且，決定隱藏起他所有的不快。此外，他還擬就一個行動綱領：吃飯，隨後去睡午覺，甚麼事都不要提，也不要想，由它自生自滅好了。

彷彿一個落魄歸來的旅人，疲憊而又畏怯，他悄聲悄氣的走進院子裏面去了。總爺家瑞在院壩看螞蟻搬家。他們伏在地上，設計着種種毒辣的阻礙，但他毫無意思驚動他們。

端着升子，王媽正打從堂屋門邊走過；於是她顯得詭秘的停下來了。「李太太來了哩，」她低聲說。嘆了口氣。

「嗯？……」

他原聽得一清二楚，但他忽然感到了一陣情緒的混亂。

「我說李太太來了呢，」娘姨重複着說。

「好。趕快去弄飯吧！……」

他終於使得自己鎮靜過來，於是抱着一種決心，他跨向臥室裏去。

「嗨！我剛才還到你們家裏去來的呢！」他大聲伴笑着說。

「你們不知道怎麼會錯過了，」應聲的是孟瑜。

「是啦，我還以為會在家裏看見他呢，」田疇緊接着說，已經進了屋子。「我一上街就跑去下。倒霉！」他裝模作樣的搖一搖頭，「正確見他們在大請其客！全是生人，走也不好，要不走呢，……」

他口不應心的說着，一面向了她們窺伺，於是他嘆息了。

臥室裏的空氣有點沉重。孟瑜在床邊上坐着，哺乳着那孩子，神氣頹喪，嘴角邊隱約的浮着一點無可奈何的強笑，而她迎着他的眼光顯然有着隱秘。一到他走進來，吳楣便已從床上坐起來了，但她回答他的却是一個負疚的苦笑，隨又迅速地把眼睛避開他，微微勾下了頭。……

這一切都在相互的爲他證實着那個可怕的預感，他的希望已經吹了！而且，這不僅僅是一個孩子的問題，它還關聯着更爲重大的若干事故。但他不能相信它，他也不敢相信！……

「結果，我還是滾蛋了，」停停，他又生澀地繼續說了，雖然企圖自己能夠說得更活潑些。「好，知趣一點，我想，不要吃碰桌候光！」他強笑着，反身坐向自己的床沿上去。「嗨！他今天一個大福才合得香呢！」他接着說，「我一去正碰到單弔一筒，堂

子裏現了兩個，對門子一二三筒一砍；就是單張子也不會打給他的！又碰發字，又碰了雙東風，沒有下過一個筒子，……」

他高高興興的嗜着牌經。但他忽然間住了嘴，黑着臉站起來了。

「喂，王嫂！」他勵聲大叫，「才走了路，究竟還興不興洗過臉啊？……」

他從未吩咐過她，這是他臨時才想起的，而且，他的本意也不在於洗臉，他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他再也忍耐不住不打開那個可怕的悶壺蘆了！因此，等他坐下之後，他就轉臉向吳楣去。

「喂，老實話，娃娃你們究竟要不要啊？」他問，彷彿偶然想到的樣子。

「他們已經不要領了，」孟瑜說，茫然的笑了笑。

「啊！這樣就對了啊！」他異樣的愉快的笑了，「要不要嗎早點回個話嗎！……」

「我這一次真對不住朋友，」吳楣喪氣的開始道歉，「……」

「沒有大關係啊！……」

絡總鬚切斷她。他的愉快較前更甚，他的不滿却也很顯露了。

「你想，這個有多大點關係呢？」他又笑問着她，於是連譏帶諷的一直說了下去，「說是養不起吧，已經養大好幾個了！個把個算得啄？並且，唉，你不要多心哇，這件

事也不是我們首先提起的呢！」

「因爲人家已經有了！」孟瑜提醒着他，已經察覺了吳楣的難堪。

「呵，好呀！那我們就預備吃紅蛋吧！……」

王媽端着洗臉水進來了。

「我看你們越來越像了，」他的歡顏立刻變了，他開始毫無掩飾的生氣着那個可憐的僕人，雖然平常很少生她的氣；這樣大的天氣，走了路不洗臉嗎——這個都要你伸起手要……」

他的愉快已經消失，他的憤怒全現形了，

挽挽袖頭，又把襯衫下擺從西裝褲子的褲腰裏扯了出來。他昂然的踏着大步，走向洗臉架邊去了。一帕帕的，他是洗得那麽莊重，正如他在舉行甚麼嚴肅的儀式一樣。然而，這只是外表，若果沒有那股對於吳楣的嫉恨掩蓋着其他的感情，他早已陷身於瘋狂的絕望了。

然而，這點隱情，一時他是無法自覺到的。孟瑜的想法不同，她更不能理解；因之，她對他的態度不僅感到羞慚，而且很反感了，在她看來，這個失約是不該吳楣負責的，卽該她負責，他也不該做得這樣小氣，使人看出嘴巴儘管的硬，說是沒有關係，

實則倒是當成一個致命打擊來接受的。而由此更可看出，他是怎樣願意送掉那乳嬰了。至於孟瑜當丈夫說出吃亂蛋的話來的時候，她便已替她很難受了。她本願立刻向他指明，懷孕並不是她，但又來了娘姨的打插，現在，因為反感於他的態度越來越壞，她賭氣不要張理了。於是轉轉念頭，一心想着她該怎樣慰藉一下她的朋友。

她已了然於她的處境的更爲不幸的變移，因為吳楣已經向她源源本本訴苦過了。於是，她就自然而然從這個說起，勸她凡事看坦白些，賭氣只能使自己更吃虧，對方却更得意了……

「再說到底，」她又加重的說，「她總不能趕你走啦！」

「那也說不定呢，」吳楣說，淒然一笑。

「她敢這樣，我都要出來給你打抱不平！……」

吳楣沒有回答，僅止哀怨的長長透了口氣，而且，流出幾粒大而晶瑩的眼淚。孟瑜怔了一下，於是她立刻理解了，她不信她的話，因為田疇的態度，已經無可辯駁的傷負了她。

「好，你不相信我也算了！」孟瑜於是賭氣的說

「那裏是哩！……」

吳楣強笑着抬起頭，抑止着盈盈欲墜的淚水。

她自信她的無辜，但他依舊羞於再見他們，因此她昨天沒有來參加滿月酒，這天，她一早就回娘家去了，原沒有打算來回信的，而她現在，是爲田疇齋給她的委屈所壓倒了。她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對她，正如她之沒有料到那個闖入者怎麼很快就會受孕一樣……

「我只覺得我太倒霉了，」她加上說，趕快埋下她的淚臉。

田疇恰好聽準了這個添語，又恰好洗完臉了，於是她立刻車轉身來，充滿惡意的嘲弄的說：

「你的運氣還算霉嗎？接二連三的喜事重重！……」

「你少講些哇！」孟瑜生氣的堵住他，「一個人又不懂眼，……」

「難道說錯了嗎，新姑娘才上門，她自己又有喜了，……」

吳楣怨憤的昂起了頭，絡繹鬚失措了。

他驚愕着，覺得她會向他撲來，至少她會向他噴出一陣嚷叫，但爲淚水所梗塞，嘴唇皮癢癢着，吐不出一個字來。於是扭歪身子，她倒向床舖的角落裏去，抽抽噎噎哭了起來。

「摸不清楚我就不要說啦！」孟瑜喋喋不休的開始了她的抱怨。

她惱怒的指責着丈夫，一面忙着安慰吳楣；但她並不停住她的啜泣，這不是不願意，她倒顯然在自加抑制。而當主婦擱下了手頭的孩子，正想假倚向她的時候，她却又已經埋着臉擰起來，跳下床了。

她走向五抽廚去，匆忙的收拾起她的洋傘提包，……

「好！我就看着你今天就衝氣走！」孟瑜賭氣的說，歪坐在床沿上。

「那裏是衝氣哩，」吳楣低聲的說。

透過眼淚，她向她慘然一笑，於是轉身向房門去。

「好吧！……你走——你就永遠不要來了！……」

孟瑜還在賭氣，但一看出她是那麼毫不猶豫的跨出了臥室，跨出了堂屋，她也終悟出這個簡單直率，以往那麼生效的古老辦法，現在是沒用處了。她着急的站起來，立刻退避過去。

臥室裏只賸下那個誰也不要的乳嬰了。此外便是田疇，手裏拿着臉巾，他是一直靠在一只櫃子邊沒有動的。正如一個因為撞了大禍而茫然失措的頑童一樣，起初是喪胆了，隨即想法彌補；但又不能確定應該怎樣彌補的好。於是，他便只好茫沒無知的驚心於他所手造的錯誤的迅速演進。

在倒底並不清楚自己究竟犯了好大的過失這一點上，他也頗像一個頑童。因為，雖然自認他是傷負了她，但却無法明白，一點嘲諷，怎麼會鬧來這樣的煞風景，以致於無可收拾。

他環顧了一下頓顯生疏的房子，他憫笑了。

「她倒還要生我的氣呢，」他想，不以為然的搖一搖頭。

他走向自己的床鋪邊去，坐下來了。但他隨又變了主意，扔掉了那張毛巾，毅然決然的躺了下去。他把雙手抄向頭頂，迫使他的注意集中在帳頂上面一個為污水浸漬的小圈兒上，以便整理一下他的雜念。再不然便完全忘掉它們。但他兩樣都沒有辦到，反而發出咆哮，彈簧一樣的跳起來了。

「去它媽的——這叫做啥生活啊！……」

「我知道你今天的脾氣還沒有發夠！」孟瑜出乎意外的接了腔了。沒有拖轉她的朋友，她正怨氣重重的步進院子裏來，打從窗子外面經過。「說得的說，說不得的也說，人都叫你得罪完了！……」

「得罪了當腿疼！」田疇頓了頓踏腳凳。

「自然是啊！不過一個人踩痛脚也該合量點吧，……」

「踩痛腳的倒不是得我啊！……」

「不是你嗎？」孟瑜反問着，已經走進來了。「不是你嗎，」她重複着，一步步逼近他走過去，「分明是那個姨太太有了喜了，你要說甚麼喜事重重，吃紅蛋吃白蛋鬧鬧不休！……」

「可是我又並不清楚這回事啦！」他大叫揮着手截斷她。

他是那樣的激昂，但他隨即頹然的坐了下去，用手掌掩了臉。

「哼，哼，你不知道！」因為他的突然而來的狼狽，他那顯然的理屈辭窮，她就更覺得他太錯了，她緊逼着說，「就打比你不是知道吧，你也不該拿那樣不好的態度對付她啦！開口沒有關係，閉口沒有關係，哼，哼，幸得是她，是外人恐怕把肚皮都笑破了！娃娃送不脫手，就這樣發脾氣！」

「對！對！對！」他揚起臉，悲憤的衝着她說，「你把我再形容得醜點！……」於是他的驕的哭出來了，像段木頭樣的倒了下去。

十八

眼淚自然往往和軟弱攜手。往往輕易的剪滅掉人的志氣。但在那些相親相愛，彼此體恤的人們之間，却也有它剛強的一面。因為它也往往使人從絕望中振作起來，重新獲得力量。

田時孟瑜的幻滅絕望，早已經爲他們互相交流的眼淚所打消了。至少是鎮壓住了。當她回轉屋里的時候，她是深沉的惱怒着他。及至聽到他的突起的叫囂，她就再也忍不住了。她覺得他偏狹，粗暴，沒有點同情心，她怒不可遏的向他指責起來。然而，出乎她的意外，他驀的失聲哭了，於是她又恐怖失悔起來，而且，立刻明白了他所經歷的不是過失，而是一種災害。

在丈夫的感受上，他的悲痛絕望，確也同經歷一種災害無異。因爲遠在吳楣退出臥室之前，他便已開始反省到他的行爲欠漂亮了；他的咆哮也正是這個反省的結果。但她並不知道，她向他突擊了，而最使他受不了的，是她不僅揭穿了那個誤會，她更無情的搗毀了那些防護着感情崩決的層層堤壩。

他像段木頭一樣的倒下去了。這不是他的第一次的失敗，但他這一次失敗得多丟人啦！他傷負了一個無辜的朋友，他在老婆面前顯得那樣的卑劣！像個孩子一樣，他靜靜的哭了起來。

「我就這樣醜啦！」他想，一種類於破滅的悲傷控制着他。

「這一切都是你爲了我，」他聽見了孟瑜的喃喃的悲聲，直覺到她向他走來了，「我知道！……」

他的眼淚迸湧得更多了。因爲雖然並沒有聽清她的話語，她的心情，却已經爲他所理解了，至於比語言還深刻。他相信她在失悔，她在向他求饒，而且已經領悟了他們的遭際具有一種怎樣嚴重的意義。而由這些所釀成的人類的高貴情致，也就更使他感覺得傷心了。

他沒有回銜她，她也沒有再說甚麼。一個躺在床上，一個坐在床沿上面，他們就那麼默默的流着眼淚，沒有說一個字。直到過去好一陣了，孟瑜這才斷斷續續，生澀而艱難的說起話來。

實際上她比他強，因而她的絕望遠不及他。

「這自然是一個大打擊，」她咽哽着，措了措重新湧了出來的眼淚，「不過，我們未必就不活下去了麼？我倒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怪事！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像張癩嘴，大大小小的七八個。又怎樣呢！……」

他知道這癩嘴，佃農，一貧如洗，但他長聲嘆了口氣。

「自然。」她立刻理會了這個嘆息的意義，他們是不能拿那莊稼漢比的。「自然，她嘆息着重複說，「那些人只要混得過就行了的。可是，我們究竟也還沒有到水窮山盡的時候哩！你不是常常說，一個人只要精神充實就好了麼？」他問着，睨着他鼓勵的一笑；「總之，事情不要看得太嚴重了！」

「我還沒有往嚴重方面看啊，」他幽幽的吁出他的第一句話。

「那又是甚麼呢？我不相信，拖着一個娃娃就連書也沒法教了！……」

他的軟弱激起了她的真正的勇氣，她已經和悲傷絕緣了。於是，她堅決表示。雖然孩子沒有送掉，下半年她還是要重入教育界服務的。但他不同意她，說是這樣一來，她就更吃苦了，而且也沒多大意思，因為他的悲傷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的，並不在於那個卑劣可恨的經濟上的划算。

然而，雖則並不承認增加一筆收入可以解決問題，他却已經坐起來了，憂鬱而沉痛的向她描繪着他的精神狀態。這全很黯淡，但也空泛而不着邊際，很少接觸到任何實際情況。

他再再申言，要他重對生命發生熱愛，這已經不可能了。

「一切都是多麼的無味，多麼的神使鬼差啊！」他沉重的嘆息着說。「老實講吧，

「他沉吟起來。於是淒然一笑。又嘆一口氣，然後惻惻的望定她，「若果今天再把這根繩子擱緊一點，……」

他沒有說完，他把頭勾下去了；但她已經猜準了他所想說的便是毀滅。

「好吧！」孟瑜賭氣的說，「我們這些人原是值不得你放在心目中的！」

「你要這樣想我也沒有辦法，……」

掛着眼淚，她感謝的笑了。

「呵，原來你也還沒有把我們這些人忘掉呢！」她嘲弄的說。

接着，就在這調強烈的愛情的鼓舞下面，她又用了同樣的調子，帶點嘲弄，也帶點驕矜，繼續着激勵他；說是，既然他爲她活出來了，他就更該爲了她的原故精精神神的活將下去。

「你答應不？」她求乞的問。「你是不願意吧？——她假着他不敢鬆。

「這不是一個顯不願意的問題呵，」他終于愁蹙的說。

接着，他更嘆息一聲，滿足而又差怯的笑了。

於是，藉着這些有意無意的愛情的挑弄，他逐漸復原了。至少，那些難於忍受的重壓，是減輕了。雖然從此以後，他的言談風度總和已往不同，總是那麼消沉，失掉了那

種灼人的光采。

爲了澈底的振拔起他，隔了兩天，孟瑜提議，她要另外想辦法，送掉他們的孩子。他不肯同意她，認爲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事後她也有點動搖，但在次日上午，她一早便上街了，希望前回那家人家還肯接受。然而，另外一個孩子已經佔了先了，她去得太遲了！從事情本身說，這個不算打擊，但也多少有點沮喪，當她回轉家裏來的時候。她默默的向了娘姨走去。那老婦人正在洗着衣服。主婦才進院子，她便已瞥見她了。她停住刷子，閃着含愁的寂寞的眼光凝望着她，因爲孟瑜的失望的神情已經在她心裏投了一個陰影。

「在房間裏嗎？」孟瑜低聲的問。

「在睡，」王媽同答，輕輕嘆了口氣。

「你看倒不倒霉，人家已經另外領了個了！……」

「啊啾！」王媽吃驚的，低聲的叫了，「請你聽我說吧！……」

她想安慰一番她的主婦，但她剛才開頭，便被孟瑜的語言的洪流所遮斷了。因爲偶一瞬眼，她忽然發覺，他已悄悄的走出來了，出現在堂屋門邊。於是不由自主的嘖嘖叨叨起來。

「真是倒霉！」她半氣半笑的叫着，「又跑路，又晒太陽，早知道不要去不好些
啦……」

她說着，跨上階沿，向着他走過去；一面留神的窺探着他。但他很是安靜，甚至隱約的浮着一點嘲諷的微笑，似乎覺察了她在作態。而當她開始抱怨吳楣的時候，這個微笑，也就很顯著了。

「這樣的人太少見了，」她接着說，「你早幾天跑來說個信哩！……」

「沒關係呵，」田疇悠然自得的說了，依舊站在堂屋門邊。

「自然是沒關係；」她迎合着他，已經是安了心，「可是，能夠送起出去，究竟總要好一點啦。一天就尿布尿布的，也弄得我頭痛！單搞小孩子也不說了，下半年又要教書。總不能抱起娃娃上講堂啦！……」

「你讓我領好了！」王媽忽然插進來說，「上課的時候，讓我領他好了！……」

這個善良的老婦人，已經全部的知道了這家裏發生的事故，她不以為然，一直便在心裏非議他們。因為由她看來，他們要做的事，不僅是要、得，而且，也太狠心。而她之所以沒有出而阻止，只因爲她也同樣知道他們情況的艱難，可是現在，却已感到不能已於言了。

她說着，情急而又匆忙，一面就轉移着跪在蒲團上的膝頭，轉側向他們去。

「我領好了！」她重複着：「你們就算得多了麼？不多！多多！我的媽養了十一個呢。我老早就想說了，自己的究竟是自己的，不要送人。說是口糧貴呢，我一個人，我們老二又那輩人才能回來，……」

她的老眼裏迸出兩顆眼淚，她嘆息了。

「啊嗚，這個年歲，是要耐心點慢慢混呢！……」

田疇吃驚的看定她，立刻浮上一個贊許的燦然的微笑。

「對！就這樣慢慢混吧！」他想。

他深深的感動了。

然而，他所感動的却又並非她的善良，而是她的話語。因為慢慢混這句話，不僅使得他渙漫的心緒立刻有了一個定型。它更給他暗示出一條應付生活的門徑。這不用說，他是憑了他自己的口味來理解它的，而他所付與它的主要特徵，便是那種價廉貨美的達觀主義。

正如大家經驗過的一樣，一個偶然的相遇，一點毫無所謂的談話，往往給人一種決定的影響，自此以後，田疇變得來更安靜了。沒有甚麼可以使他激動，他也不再追求甚

麼，一切都隨遇而安。

學校早已放假，田疇已經接到了聘書了，孟瑜的却還沒有送來。這天恰是場期，她要去街上備買點家用雜物，因此，頭天夜裏她便向他提議，他該一道同她上街，替她打聽一下。若果是沒問題，他們也好趁早進行搬家的事。田疇好久不置可否，他沒有興致去，但也沒有理由拒絕。但他，終於勉強答應了她。

吃過早飯，孟瑜空出一支提籃，又替總爺換好衣服，便在堂屋裏坐下來，等候着那父親。他顯然有點動搖，她催了他好幾次準備出發，他總漫應着她，而他終於走進臥室，開始打扮去了。

他又出來了，情思不屬的搬出他的皮鞋，褲子，坐在椅子上穿起來。

「你不換襯衫麼？看！領子已經髒了，」縐縐眉頭，孟瑜關切的說。

田疇沒有搭腔，也沒有順勢看看，襯衫的反領究竟已經髒到了怎樣的程度，該不該換一件。他僵僵着上半身，兩手提着西裝褲的褲腰，翹起腿子，十分當心似的伸進褲管里去。但才穿好一支，他又嘆息着停下來了。

他抱歉的笑着，心灰意懶的望向孟瑜。

「還是你一個人去好了啊，」他近乎求乞的說。

「可是我自己怎麼好去替自己催聘呢？」

「用不着催！一定是送漏了。嗨，你還可以去找牛老師啦……」

孟瑜沒有堅持。因為他一面精神百倍的說着，一面已經抽出那支早已套進褲管的腿子，而且，在開始收檢了。若果強要他去，這會弄得他不痛快，何況他也未必會肯改變他的主意。

他們已經掉換了位置，現在，凡事她都習慣於將就他了。因為根據她的觀察，他自然已不復悲痛和絕望了，然而，距離恢復原狀，却依舊很遠的。他可以整天不言不笑，他不像從前那樣的有生氣了。雖然看起來甚麼都無所謂，甚麼都可以馬虎，但是偶爾一點小事，他又比從前更固執。

因為提防着他的心情會受損害，沒有再行堅持。

她便領着總爺上街去了。而當下午回來的時候，她也並不失悔，甚至滿意她應付得很恰當，雖然他不曾去，事情却也同樣的成了功。

她的關聘，確乎是寄漏了，據說緩一兩天就可補送。那個兼校長的鄉長，還意外的承認了幫他們找房子。雖然因為公務太多，他的話照例是要打折扣的，職業總算是搖穩了。此外，領她去見他們的上司的牛祚，還供給了她一件很可寶貴的消息，那封信早

已經寄出去了，要她轉告田疇。而且，更附帶向她描述了一番那場臨時會議的詳細經過。

「他這個脾氣呀，」最後，長嘆一聲，老教師繃着臉苦笑，「我看，就是一件事，他都會鬧壞的。總是那麼毛燥，那麼拖起半節就走，像鄉下人說的那樣！」眯細眼睛想想，於是他又搖着頭嘆了口氣，「這也難怪，」他沉思的接着說，「不管老老少少，現在都比戰前暴躁多了！可是，你的家教要嚴點才好呢！……」

孟瑜愉快的笑了。她十分滿意這個充滿關切的打趣，而且，對於他所提供的材料感覺到了一種由衷的謝忱。因為由於他的詳盡的敘述，丈夫那天之所以那麼陷於絕望的理由，她是領悟得更深了，她知道他這一次對於演劇的過奢的抱負，因而她很確信，當他憤而退出會議的時候，他的幻滅之感，必不低於關於孩子的惡耗所會引起的失望。然而，憑着牛祚的韌性，章桐的機敏，反對派終於是讓步了……

一進院子，她就忍不住笑起來，一面用眼睛找尋他，急想告訴他她在街上的一切經歷。她相信這些全是很重要的，裏面一定有着可以醫好他的心病的藥石。但她沒找着他，房間裏也沒有。最後她才打聽出來，借了隣家一根釣竿，他釣魚去了。她稍稍安了心，派了總爺跑去找他。然而，直到黃昏時候，這才拿了釣具，帶着兒子一道悄悄走了。

回來。

幾乎整個下午，他只釣了三四尾只配喂貓的鯽魚，一尾兩三寸長的鯉鯪，這是說不上收穫的。但是他的興致還好，他總算無憂無擾的把時間打發掉了，他靜靜的傾聽着妻子的詳細報告。

因為聘書的事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於是她趕快結束了它，提起另外一件事來。

「嗨！」拍拍衣兜，她裝出驚喜的神情笑了，「我這個人好記性！……」

「甚麼事哇？」他問，似乎對於的談話開始發生了興趣。

「牛老師要我告訴你哩，那封信已經寄起走了！」

「哪封信？」他茫然的重複着。

「是啦！唉，不是說要拿封信去，戲才演得成麼？他還笑話你那一天差一點把事情弄糟呢！他們原想把大家騙到場來漫漫說的，礙着情面總好辦些，沒有想到你摸去了！他們後來好淘神啦。……」

他忽然感覺得那天的爭吵未免無聊，他靦靦的笑了。

「x！」他懶懶的吐出一個粗魯字眼。「演不成也好！……」

他轉過身，打算跨進堂屋裏去，因為察覺了她的掃與那接觸目，他又停下來了。於

是，就勢拾起那個擱在門檻邊的篋籠，轉回身來，強笑着向她誇耀了一通他在釣魚上的難得的進步。

「米罇子笑話我只配去打老虎。」他接着說，「其實，我的守心也不錯呢！」

「你也該多出去跑跑呵，」她鼓勵的說，隨又輕輕嘆了口氣。

她有點心灰意懶，她的擔憂，忽又變成了重負了。直到這一次的努力成爲記號以後，她對他的消沉，這才重又習慣下來。她已不再爲他的心境擔心，但只全力操作家務，而且，把大部精力擱在那個嬰兒身上，強制的迫使他的眠食能有一個秩序，不致將來過份妨礙工作。

在丈夫一方面，她的過份的憂慮，確也是多餘的。感情的堤壩業已合攏，而崩決的徵兆，也老早過去了。自從那次偶然的嚐到了釣魚的趣味以後，對於閒淡的鄉村生活，他更着實愛好起來。而且，遠比他們初初搬下鄉來的時期爲甚。睡過午覺，他每天都出去釣魚，逢到打過白雨，就上山檢菌子。但他也會臨時變卦，富肯躺在床上睡覺。

總之，不管如何，這個已經成了型的新的情況，已不復叫人特別注意它了。正如一個傷口，既然是痊可了，人便不會無緣無故，爲了一點創疤大驚小怪那樣。孟瑜是個習慣於安靜的人，她更不知不覺的滿意了這個變動。因爲他已不再抱怨她太冷淡，也不再大

天的上街了。

在最初一二十天當中，孟瑜有時看見他一個人呆呆坐在那裏，沒有看書，也不說一句話，她直感到他寂寞，他需要安慰，她放下針線，打起笑走過去了。她一直望入他的眼睛，問他在想些甚麼？

「沒有想甚麼啦，」他回答，應酬的笑一笑。

「你騙我！」她撒嬌的說，這是她近幾年少有的情形。

「我騙你做甚麼啊，」他嘆息着說了，隨又打了兩個呵欠。

她失望了。然而，就在當天夜裏，等把孩子們安頓好了，她又下了一回決心。走到院壩裏去陪他乘涼。星月皎潔，她也有點不願意睡。她在他側面一張燒火坐的矮凳上坐下來。她本是帶了不少的情緞纏綿的愛意來的，但一坐近他的身邊，她的激情，却早已煙消盡了。

然而，出乎意外，他開口了，問她爲甚麼還不去睡？

「呵喲，只有你才配來乘涼哇！」她嬌嗔的說，欣幸空氣已經有了變動。

「不是，因爲我都想要睡去了呢。」

「要是我不來呢？」她更加挑逗的說。

「好吧！呵，呵，」他呵欠着，「我又陪你坐一會吧……」
於是，從此他們便再也沒說甚麼，彷彿他們的心思，全被燦爛的星空吸引住了。或者，他們是陌生人，只是因為貪涼，這才偶爾坐在一起。末了，那嬰兒哭起來了，於是她嘆了口氣，先走掉了……

然而，雖是這樣，却不能說他對她已經無愛情之可言了，正如不能因她從前對他冷淡，便說她已經變心一樣。恰恰相反，在這個時期當中，他對她倒算頂忠誠的。他並無雜念，他之淡漠的原因在於那個一直籠罩着他的空虛的感覺。因為近幾年來，他曾經在感情上欺騙她，乃至於偶一想到遺棄，這完全沒有了。吳楣已經不能引起他的任何激動。

有天下午，覓着一個機會，孟瑜向他提起了他們的朋友。她總是常常想起她的，而且，總又常常伴隨着歉意。她主張他們該設法同吳楣見見面，解釋解釋，否則，彼此的誤會就會愈加深了。

「我老早就想說了，」她又加上說，「我怕你生氣！怎麼樣呢？」
「用不上啊！」他回答了，「能諒解呢，她又諒解；不諒解呢，算了！……」
孟瑜很為他的態度難受；她又不能同他爭辯，指責他太涼薄，因為這樣一來，勢必

使他傷心無疑。但她暗中同他賭氣，從此一個字也不提了。而且，對於吳楣的不幸的遭際更加同情起來。

(十九)

當離開田家的時候，吳楣幾乎爲悲憤所壓倒了。她在家庭裏的處境既然那麼的壞，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絕望地步，她便自然而然的把希望擱在她的朋友身上，但這畢竟也幻滅了。

她也知道她所帶去的消息是個打擊。她之遲遲沒有去看他們的另一原因，也正在此。然而，惟其因爲顧慮着他們的難受，而把一切悶氣壓在心裏，掙扎到最後一刻才去哭訴，她便不免抱負着一種幻想，以爲他們也一定體恤她的，正如她之體恤他們一樣的無可置疑。

加之，從她看來，她的痛苦，是遠超過他們的。他們的失敗，只不過帶來一點點生計上的多餘的負擔，她的遭際可不同了。那是關係於整個生命的危機。因爲自從知道了那個成都女郎有了妊娠以後，她便覺得自己不能照舊活下去了。她曾經強使自已不要

忌妬，不要認爲這個突起的變動，將會影響她的家庭地位，然而，就在當天夜裏，她的得意忘形却又不息的挑動着她，告訴她她的想法之難於實現。

若果公爺還能夠保持住原來的態度，願意讓她平靜的，照舊不太過份感覺，委屈的生活下去，她也許要好過點。但是，他也忽然變了。因爲當他報導了他們之所以不再需要奶媽的原因，而她羞惱的離開牌桌，走回臥室以後，他不僅沒有如她所希望的，趕過去安慰她，證明他不會因爲另一個人的懷孕而改變他對她們間的寵幸的比重，他還對她見怪起來，當夜不曾照輪次到她房裏同眠。但她忍耐着，希望着一個轉圜的機會，或者還可能說服他接受了那個孩子。而若果成功了，田疇孟瑜自然高興，即使她的處境真個無望，她也有個寄託。

因此，次日早上，準備好種種動人的理由，而且再三警告自己，爲了朋友，爲了給將來備個後路，她都該委屈求全；於是她鼓起勇氣出房去參加早餐，但她初初還能自持，到了會食的中途，她却忽然的感覺到，她已經沒力再裝假了。因爲他不僅不肯和她交談，只同那個可惱可厭的寵幸談話，而且，他還在言語間暗暗的諷刺着她，故意挑剔她的創痛。

於是，並不再呆等那個理想中的機會，也忘掉了她的禁忌，不要亂發脾氣，當公爺

借着那碗略略欠酸的鹹菜打趣，說是醋喝多了會敗味口的時候，她就那麼直捷的把問題提出來：

她驕矜擱下飯碗，面紅耳赤的遮斷他說：

「你不要儘諷刺我，我到底該怎樣去回話啊？」

「甚麼話哇？」他裝做不懂的反問。

「甚麼話？」她重複着，氣得來發抖了，但她沉重的抽了口氣，依舊忍氣吞聲的向他零亂的說了一些她所想過的理由。「這些就不必說了。」她又退一步說，「就是個普通人吧，也該講一點信用麼？」

「我不懂，」公爺脫口而出的說，「信用賣多少錢一斤哇？……」

他說，隨即軟弱的嘆了口氣，因為他也覺得事情有點難處，正在轉着念頭，考慮着一種補救辦法。但她沒有看出，這點，只從言辭判斷，以為他已經死了心，於是，她不壞好意的冷冷的笑了。

「好，」她痛心的說，「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用嘴說話的！……」

「去你媽的！」公爺一蹦跳起來了，「那麼愛吃醋嗎，你去開醬園嗎！……」

他覺得受了侮辱，他那點些小的良心上的不安，已經爲羞惱洗刷盡了。於是，由他

看來，她的理由全是措辭，實則倒是別人。孕娠使得她不服氣，因而大發醋勁。「你自己也夾的有啦！」當她哭啼着離開的時候，他更大放厥辭的歡送着她，「怎麼這麼多年，連屁都不放一個呢！……」

這個結局是她萬沒有料到的，她直覺到她的處境更惡化了。她自然異常悲憤，但也更爲恐怖，無論如何看不出她還會有出路。她曾經想到自殺，想到離異，但她不但不能確定，反而愈加悲痛起來。最後，她決心暫時回娘家去，然而，她在半途上又動搖了，想起了她同兩親間的種種齟齬，於是她就臨時變了計劃，滿懷期望的到田家去。她認定他們會給她指條路的，而且深信她有權利得到他們的無量的同情。

既然有着如上的經歷，因此，當田疇對她用了辛辣的嘲諷，來支持自己在孩子問題上的失敗的時候，她深爲難過。但她自作解釋，她帶給他們的消息並輕鬆，他還不會明白她的新的挫折。然而，到了最後，她却忘掉了這個應該原諒之點，因爲他的態度越來越無情了。

她昂起頭來，很想同樣毒辣的報復幾句，然而，一種驕然而來的自傷自憐擋住她完成這個衝動。同時，她又無力按捺住她的惱怒，於是末了，懷着一種決絕的情緒，她衝出了房間。

「這就叫做朋友。」她走着，一面反復的向自己說。

她忽然聽見孟瑜的招喚，她沒有應聲，也沒有回一回頭。

「他不說了，」她接着想，回憶起了公爺給她的辱罵，而莫明其妙的原諒了他。「他是那一種人，我早就把他看透了的可！可是……我才是個大傻瓜哩，」她悲慘的笑了，「非怪爸爸罵我眼睛認不清人！……」

她的不平愈來愈高，她對公爺的恨意，退居到次一位了。

「唉，唉，說我那樣多的挖苦話啦，」她重又嗚咽起來。她陡然覺得她孤立無助，不知道她該去依傍誰。

最後，她決定回娘家去了。雖然她一向視歸寧爲畏途，但她相信她在娘家至少不會得到凌辱。而且，她決心不在父母面前提說她的遭遇，免得彼此發生異議，再討些無謂的氣來苦自己。

自從和公爺締婚起，她使同她的兩親不怎樣融洽了。後來雖因已經習慣於她的不幸的結婚，她對他們的怨意，也逐漸消歇了，但她終於無法恢復她對他們原有的敬意。特別因爲他們隨時要向公爺借貸，並且常用一些阿諛的言辭逢迎他們的嬌婿，使她感覺得自己受了侮辱。

然而，那一對老八家却是不在乎這些的。他們一直不會覺得他們對於女兒的婚姻的措施有欠妥當，當一想到她是過一種怎樣養尊處優的生治的時候，他們甚至於感到驕傲。便在碰到家庭角的時候，他們也毫無悔意。因為一個有錢人的蓄妾既極平常，若果一個羸雖粥粥的家庭不鬧一些亂子，那也未免有點古怪。而關於妻妾間的種種嘔氣，他們大半生來，在這個特別的國度里，確也見識過很不少了。

因此，當吳楣一到娘家，便忍不住躺在母親床上痛哭起來的時候，那個又縐又小，喜歡囉嗦的老太婆，雖然不免吃驚，結果，還是很鎮靜了。她猜準了這是那一類事，而且，相信不久就會好起來的。父親過了煙癮，晚上從舊店裏回轉家來的時候，也只是問了問，就去睡覺去了。

然而，再過一天兩天，兩個人便都再也不能夠不注意了。因為哭雖沒有哭了，東西却吃得少，而且整天的歪在床上，不見有好轉的模樣。這是以往少有過的，這就不能夠照常的等閑視之。於是到了第三天上，經過一度商量，老頭子出馬了。他是那種凡事樂觀，極易滿足的人，雖然家產早玩光了，生活異常困頓，但却從來不曾覺得沒法子活下去。

他相信他們的女兒是決了心不肯說的，他去拜訪了李守謙。而當他飽飲了酒飯。飽

吸了鴉片回轉家裏的時候，他就勸誘她回去求和。因為他毫不懷疑女婿的話，笑話她吃醋得實在豈有此理。

「哈，哈。」他噴着酒氣大笑，「再說起些。你將來總算是大媽啦，」

「對，對，對，」母親支持着他，「難道她將來生了兒子，就不把你叫媽了麼？……」

吳楣起初決了心不加張理，現在，她忍不住從床上蹦起來了。

「你們做點好事對麼？」她噙哭着，兩手不住的擊着床鋪。「我請你們不要說了，我也不願意辯！他怎樣說，你們怎樣相信好了——我一句都不辯！我知道我們家裏人的手臂是朝外面彎的！……」

「朝外面彎，哈，哈；那麼我去打他一頓好嗎？……」

老頭子更加暢快，笑了。

「你們是兩口子吵架啦！」他又忍俊不禁的加添上說。

接着，因為女兒沒有吵開了，他又委婉曲折，引經據典的教訓着她，說是夫婦間的失和是件常事，若果一味賭氣，那是不應該的。外人聽了也會笑話。他更向她誑稱，他的嬌客，已經很失悔了……

然而，這種萬事如意的議論儘管漂亮，而且，正如一切誑言之容易動人，吳楣也有

點心軟了，因為那個可怕的誤解重又挑起了她的創傷，她却依舊固執着不肯回去。直到又過了兩三天，由於老頭子的巧妙佈置，那個專門服侍她的胖姑娘走來了，她才認真的動搖起來。

她之動搖，固然由於娘家並非久留之所，父母原和她不投機，他們的窘況，更是叫她難受。但是最主要的，是她被姑娘的傳言迷惑住了，認為她的回去不能算作示弱，因為他已經特別派了人來請她。

但她依舊不能放心，停停，她又試探的這樣說了：

「嘔，請我回去！你該還記得那天的情形吧？……」

「一個人不相信自己，那也就沒法了！」老頭子唉聲嘆氣的切斷她，又向姑娘眨眨眼睛。「那天是那天囉，舌頭和牙齒總算得親熱了，有時也會咬一下呢。我早就說過，人家已經在失悔囉！……」

「嘔，失悔得甚麼樣的！」姑娘機靈的幫着腔，又癡癡嘴。

「是吧！你自己的姑娘說的，你總相信了吧！……」

吳楣迷惘的陷於沉思，隨又凄苦的笑了。

「好吧！我就交給你們擺佈好了！……」

她十分願意他們的說辭全是真的，然而，她所深知的丈夫的氣性，父親的擠眉弄眼，以及來人的忸怩却又叫她懷疑！而更爲痛苦的，她又不能不從速來個決定。於是，正如一切弱者一樣，她就只有把責任望第三者身上卸了。她終於聽從了他們，而在黃昏時候回了李家。

當她到家的時候，公爺正在大廳上打麻將。首先認出她的是一個牌客，於是，應着這個帶點驚異的招呼，他也從燭光下望過來了。而他的眼睛里立刻浮泛着那麼觸目的訕笑。

「啊嚨！」他流腔流調的說，「我都還沒有親自來接你呢！」

「嘔！我們這些人夠得上嗎？……」

她紅脹着臉，很想看着實實釘幾句嘴，因爲那使她生氣的，不僅是丈夫的態度，與乎伴隨着這個態度而來的鄒幼芬的啞然一笑，而是那個那麼刺痛着她的直覺：她是被人家擺佈了！……

她沒有想到讓步，還彷彿決了心，若果再開起來，她便反身就走，永世不再回來。然而，還沒有來得及講完已經衝到口邊的話，她便爲眼淚所哽塞，而且一種失敗情緒緊跟着突攏她，一邊在說，一邊却又加緊了脚步；因此，剛剛說了一句，她便已離開賭

桌，望着側門走過去了。

她一直走進臥室去了，倒在床上哭泣起來。她是回來得多麼沒光景囉！……

「哎呀，他是那個脾氣，」娘姨跟了進來，做聲做氣的勸慰着她。

「對！你們都打起夥騙我好了，」她咽哽有嚶叫出來。

娘姨深感內愧的嘆了口氣。

「你怕是外人麼？」停停，她又吱唔的說，一句把句話算得啥啦！……」

「可是，你們爲甚麼要哄我呢？」主婦責難的切住她。

她更加難過起來，因爲她的被騙，已無容置疑了。然而，不管如何，這一切已經沒

辦法挽回了，既不能把事情拖轉去，也不能再出走。於是一種無可告語的淒楚之情，逐

漸的使得安靜下來。

娘姨把燈亮點燃了。隨又打了洗臉水來，請她起來洗臉，但她沒理睬她，她就那麼

靜靜的躺着沉迷在一種無知無識，渾渾噩噩的心緒里面，自然不能說是歡欣，却也大不

類於悲傷。直到丈夫進來的時候，她也沒有改變一下姿式，雖然她已經直覺到了這個進

來的是甚麼人。

她只覺得心力俱憊，任何行動都不能再給她以激擾；然而，他却以爲她還在賭氣。

他走近床去，拿手上的蠟燭伸入帳子，向了她的臉頰晃了一下，同時浮上一個近乎捉弄的挑逗的微笑。

他失望了。他嘆了口氣，反身把燭台擱在一支小巧的茶几上面。

「這一回像惡勵害了呢，」他喃喃的說。

他在床沿上坐下來，口氣像是在爲自己解嘲一樣，

「哼，哼，真想不到！」沉默一會，他又冷笑着，自言自語的說了，「你怕是七十八十，永遠沒有生了育了啦！我爲甚麼要捉些錢子到自己身上來？是沒事幹了麼！沒事幹我會去看洗蘿蔔！……」

他說得很結實，但他隨又敗興的嘆了口氣。

「自然啊，」他帶點慰藉的接着說，「我說過的話我承認的，是答應過——但那個是一時興頭上的話啦！要當真麼，就當真不了許多！可是，唉，唉，你想想你那天說的那些話吧？……」

他扭轉身，緊緊的揪住她，於是惡意的笑了笑。

「哼，哼，我是拿屁股說話的，真正會罵！……」

他沉吟着，期待着她的辯訴，但她已經決了心不理他。準備好逆來順受到底。她沒

有搭腔。這可更加使得他不快意了，於有他冷笑着站了起來，打算反身就走，從此不再跨進她的房間。

但他遲疑着，隨即嘆一口氣，縮回已經摸着燭台的手。

「唉，我問你啣，你究竟打算怎麼樣啊？」車轉身來，他生氣的逼問着她。「是不
是她有了你不服氣？」他又緊接着問，而這所謂「她有了」是甚麼意思，他想她一定明
白的；「我拿點藥把它打了好吧——哼？」

「我倒還沒有那麼毒！」吳楣意外的切然的說。

公爺的怒氣消逝盡了。他感到滿足的嘆了口氣，重又坐了下來。

「我也不相信你會有這麼窄狹！」他說，語氣已經變來很服帖，很溫柔了，「因為
不管你樣想，它總算是我的親骨肉嚙！況且，唉，唉，隨便是你的那一個養的，將來就
不把你叫媽了麼？」

吳楣辛酸的抽了口氣。

「唉，唉，」他追問着，「你說我這個話又對不對呢？」

他相信她不會答復，他又不大耐煩的站起來了。

「總之啊！話也說盡頭了，聽不聽由隨你！……」

拿起燭台，他洒洒脫脫的走了。然而，這個沒有叫她吃驚，正如他的出現，他的花言巧語沒有叫她吃驚一樣。因為經過接二連三的打擊以後，她已經不復是一點點作爲所能振作的了。

此後好多日子，她都打發得異常平靜。雖然她的平靜下面不歇的潛行着一條悲哀的暗流，然而，惟其如此，她才得暫時擺脫了忌妒，悔恨，貪羨等等不潔的衝動，沒有重又掉入痛苦的深淵里去。公爺也曾試恢復家庭間原有的生活方式，這即是說，照舊公平的分配他的恩寵，但她總冷淡而勉強，於是，除了外表的客氣，他使不再怎樣關心她了。

然而，雖是顯得消沉，似乎凡事都不容易引起她的興致，但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她却更注意了。更注意修飾和保養自己。但這又並非企圖重新獲得寵幸，似乎僅僅因勻稱的施着脂粉，把床繡鋪得更靚和些，好好吃一點滋補的零食。這些事情本身，便夠足她感覺到一份滿意一樣。

她照常去和丈夫會食，照常接待家里的共通的客人，和參加他們的賭局，就如從前那樣。所不同者，她是格外的持重了，十分看重自己個人的興致，若果她喜歡一個人蹲在房里，或者不樂意打牌熬夜，任何熱烈的邀請，她也會拒絕的，常常使得人批評她的

脾氣愈來愈怪。

不很顯著的感情的波瀾，在她也不是沒有的；雖然很少有趨於氾濫的任何危機。因為當她偶爾回想到她在出家最後的一幕，尤其當她想到她和他以往那些感情上的挑唆的時候，縱使她認為這些事已經早過去了，她總不能不感到恨意，和那種被人出賣了的憤怒：「說我那麼多挖苦話啦！」她會這樣對自己說。「要是另外一個人也不說了！」因為這點痛苦的記憶，她甚至連對孟瑜的友情也絕念了。曾經有兩三回，她的朋友上街趕場，當走過李家門首的時候，看見她正倚在門枋上，噓着瓜子看街，於是微微一笑，顯然就要招呼她了，但她把臉一邁，藉故退進去了。雖然她的出現，會那麼強烈的勾起了她的舊情。

然而，等到暑假將近結束，孟瑜忙着在街上租賃房子的時候，有一次，她們終於不得不在一家熟人家里談起來了，因為要躲掉已經是不可能，若果毫無理由的走開，又未免有點過火。

「啊嚨，你也在這里呢！」孟瑜說，驚喜交集的微微脹紅了臉。

「是嘍。」吳楣心不在焉的回答。「你是來看房子的麼？」她又支吾的問。

「快不要說了！爲了幾間房子，把人腳板都跑長了！……」

「現在街上的房子不大好找呢。……」
因為各有成見，她談得來很生疏。最後，房主人解脫了她們的窘狀，跑來張羅來了。吳楣原想乘着這個機會就走掉的，但她一時間軟了心，因為那些過往的回憶帶給她的倒也並不單是憎恨。

孟瑜也同樣感到悵惘。因此，當她離開的時候，她握着她喃喃的說了：

「噫，我們一下子就這樣生疏了嗎？……」

「那里？哩，」她回答着，羞紅了臉。

「你不要哄我！不過呢，你實在要誤會我也沒法！……」

孟瑜賭氣的微微一笑，又握了握她，就走掉了。

(二十一)

凡是和孟瑜有交往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有些時候縱使自己做了錯事，而且自己也知道自己錯了，她也不失悔不低頭的。然而，當她同吳楣分手以後，她却自責她太感情用事了。

「唉，我實在不該同她賭氣，」她嘆息着，充滿着惆悵。

她直覺到吳楣的生活是不幸的。雖然並不知道她的朋友的處境的實況，但是，她看出她比從前消瘦些了，她的平靜有類那種懷有隱憂的人們的裝假。這是她第一眼瞞見她時得來的印象，而當她和她生疏的交談着的時候，她的異樣忸怩，於是立刻又替她證實了她的觀察的無誤。

孟瑜相信，若果是個甚麼方便自由的場合，當她向她握別的時候，她也許會放聲哭出來的。她已經看見了淚光，而且，看見她了所常有的那種窘急的笑了，而跟着來的往來會是眼淚。她又設想，若果她要她去看他們，她必不會拒絕她，一定願意重見她們友誼復活。然而，她沒有這麼做，反而說出了氣話，這就更使她感覺得不安了。

她又徒然的忙着看了一兩處房子，於是快快不樂的回家里去；一路上考慮着，她是否可以把她和吳楣的晤談告訴丈夫。因為自從她向他賭氣，決心不再對他說到他們的朋友以後，曾經有一兩次，她又情不自禁的談起她來，而他總依舊固執着他的意見，而且，口氣間還怪她有點多事……

當她到家的時候，她發見他正坐在階沿上，在看孩子們弄蒼蠅玩。那些可憐而醜陋的生物，是上午捉來關在一個紙摺的桃框里的，現在，總爺揀大的把它們捉出來，撕破

屁股，插上一個小紙飄兒，然後放它們歪歪斜斜的各自飛去。這種既欠衛生，更嫌殘酷的玩耍，孩子們向來只敢秘密幹的，現在却無所顧忌，因為他相信父親是不會干涉的，母親又上街了。

其實，田疇不僅不像從前那樣的事事干涉，他對他們早已達到了漠不關心的地步。正如他對其他一切事情一樣。只有一件事是例外，說不上甚麼改變，因為每逢孟瑜趕場回來，訴苦物價漲得太快的時候，他還照舊的滿不在乎，照舊說着兩年來他所常說的那一句話，「管它媽的啊！」但也有不同處，以前這句話發自虛驕，現在却出於真情實意，因為吃飽或者餓飯，在他看起來實在是簡單不過的事。

或者，依照一般的說法，他之凡事冷淡，因為他活到里面去了。他的神氣總常是惘惘然的，有點心不在焉，但也不能說他在想心事，因為那些在他腦子里活動的只不過一個個模糊的念頭。更說不到思路。現在的情形也是一樣，他的眼睛實在所凝注的確也並非孩子們的殘忍的胡鬧。

「嗨！你們這才玩得好哩！」一進院子。孟瑜就嚷叫開來。

總爺開始忙着收檢他的玩藝，田疇茫然自失的笑了。

「這個不曉得有甚麼味道啊，」他訕搭的說。

他帶點倦意的瞷着她，淡淡的笑一笑。

「又是跑空路吧？」他問。

「你真也夠了！」孟瑜還在爲孩子們的胡鬧生氣，現在她纔纒眉頭，柔聲的責備他，並不回答她的問話，「你也該管點事呢？虧了你還看得慣啊，那樣的醜態！……」

「你讓他們去啦，總要傳染點病在身上就相信了。」

「對！你這個辦法才簡便呢！」她生氣着，嗔怪的嘟一嘟嘴。

丈夫不好意思的笑了。

「究竟房子的事，有結果沒有啊？」他支支吾吾的問。

「說起來氣死人！……」

「怎麼樣呢？」他追問着，極想裝出一付關心的神氣。

「嗨！不過我今天又碰見老吳了呢！」她緊接轉了一個大灣，而她本是顰蹙着的眉眼，突然間變得來歡欣鼓舞的了；「我到趙家去看房子，她也正在那里，看起來好像很無聊的樣子！……」

「哦，」他輕輕叫了聲，同時淡然一笑。

這是以往一兩次孟瑜談及吳楣時他所例有的反應，而接着，不是藉故走開，便是說

出一些使人喪氣的冷言冷語，但是現在，既未走開，也沒有說甚麼，倒是現出一付凝神深思的神氣。

「走的時候還談話來，」她審慎的接着說。

「談了些甚麼呢？」他意外微笑着問，好像這個於他十分有趣。

「沒有談些甚麼，」她嘆息着回答，忽然覺得難受起來：「看神氣，像還沒有感過呢！談起來總是很勉強的；不過，要是我們多談幾句，要是我請她來玩，我想，她一定會答應我的！……」

狠狠的捉一口氣，又緩緩的吐出去，他踱起方步了。

「我很後悔沒有做，」她頹唐的接着說，「……」

「你爲甚麼相信她會答應你呢？」他停住足，猝然的反問。

他是那麼專注的望定她，但她還沒開口，他又一轉身走起來了。

「唉，×！當得腿疼……」他惱怒的喃喃的說。

「會答應的！」孟瑜情急的搶着回答，「會答應的！……我看得出來！這個人的脾氣我還不知道麼？要是另外換個地方，我相信，她還會哭起來呢。比以前瘦多了，依我看他的日子很不好過。……」

「不要再提了吧。——管它媽的！……」

沒有停歇下來，也沒有望她一眼，但她從他的聲調和他突然急驟的步調里理會到他正經歷着一種極大的煩擾。然而，恰恰因為這個，孟瑜訴說的動機，却更爲強烈了。因爲復活大家的友情既是她的夢想，他又總很冷淡，而她現在已經從他的感情的騷動看出了一個轉機。

她是不能放棄它的，於是她開始向他描繪着她們分手時候的詳情。然而，還沒說上三句，他就又向她制止了，而且，他是那麼氣勢汹汹的轉過來衝着她，帶點癡擊的揮動着他的拳頭。

「叫你不要再提了啦！」他厲聲大叫。

孟瑜吃驚的住了口，立刻掉進迷惘里了。

她困惑的緊釘住他，一時弄不清楚，他之暴怒，正與他的煩惱同一本質，那個在冷淡的假裝下墊伏着的懊悔，以及對於吳楣的愛戀之情，現在已經是無可掩飾，無可按捺，全都昂然而直立了。這也許是好的，但他却又感到驚懼，懷疑，和甚深的自暴自棄。而這一切又多麼強烈！……

「她哭也好，」他繼續着叫嚷，「她不哭也好——關我屁事！……」

他憤惱的急走下階沿去了。

「嗨！這才怪呢！」孟瑜終於回過了神，開始喋喋不休的責備起來，「你不專心聽嗎，許你拿棉花把耳朵塞起來嘛……並且，你不問我，我就說起來啦？……我沒有那麼愛說，忍不住我會去打呵欠……」

田疇沒有回嘴。他滿臉晦氣，來回的躑躅着，不時又停下來想想。

此刻，他的煩惱是更深了，因為做了過後；他才覺察到他的態度有點過火。而且，他更反省到這個過火之來，無非由於他之無法駕馭他的感情的野馬。然而，一到他的歉意淹沒了其他雜念的時候，他可也逐漸平靜了，乃至於感覺到一點異樣的欣喜。正如一個因為被人叫醒了而生氣着的睡漢，直等到清醒了，這才恍然於清醒並非一件壞事那樣。他如釋重負的嘆了口氣，停止了他的躑躅。於是浮上一個負罪的微笑，他轉臉向孟瑜去，躊躇着他該怎樣下手平復他的怒氣。然而，正因為他已經顯明的有了悔意，他的氣却更大了，她把臉避開他，繼續的發着怨言。而且，她所致怨的對象的範圍，反而牽連得更寬廣了。

她的心情忽然酸楚起來，因為她已經聯想到了暑假以來她所受的種種磨折。她處處體恤他，她隨時都得在物價的風聲鶴唳中獨力籌措用度，而他現在才一點也不理會她的

苦心！……

「真是變了牛還遭雷打！」她接着說，已經帶點嗚咽，「這一個多月來的油、鹽、柴、米是怎樣來的，難道還有人替你操過一點心嗎？今天衝上街去賒，明天衝上街去借，罪都受盡完了，我該沒有說過一個字吧？一切都悶在心里。我想，好拖過去算了，不要讓他知道。嗨！別人才一點不把你當個人呢！」

田疇終於開口不得，心情重又很陰沉了。

「夠了嗎，……」到底，鼓起勇氣，他求乞的吃吃的說。

「就夠了嗎？我倒還沒有磨折死呢！」

「再說上天，我總不是夸心生你的氣！」

「不是有心，」她重複說，鄙夷的一笑。

「我給你賭咒好麼？」他情急的大叫。

他的態度異常窘急，孟瑜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

「我才不信咒呢，」她半氣半笑的說。

「不過，」他微微一笑，他失敗了，「不過，我實在不是生你的氣呢！……」

「那總是在生你自己的氣嘛！」

「你說對了，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氣呢！」她的氣話完全打中了他的心坎。他陰鬱的緊接着說，「近一個多月來，難道你以為我真的好麻木嗎？這樣想你就錯了——我比你更難過好多倍呢！」

一直他都相信他平靜，滿足，現在，他的觀感忽然變了。

煞那間，他不僅理會了在這時期當中，他的日子是遺發得怎樣的漫長而又無聊，他更加覺察出，在這個無聊下面原來埋伏着一種怎樣難於馴服的煩憂；而他是吃了許多苦頭，才勉強壓制住的。能夠永遠如此也不說了，他寧願吃苦，現在却又恰恰證明了一切都徒勞無益！

「我只差一點沒有自殺，」他頹唐的加上說。

他勾下頭，相信自己確曾有過自殺的打算。

「你，你把人看得太簡單了！」揚起臉凄然一笑，他又緊接着說起來了，「你要知道，沒有一個人，願意自己麻木不仁的呢。我更不願意像塊臘肉一樣的醃起！難道你以為願意嗎？……」

「那總是我適待你這樣的嘛，」她嘆息着說，又咽了口氣。

「你又在往你身上扯了！」他訴苦的叫了。

然而，正在他這樣叫了出來以後，他却又立刻感覺到，她所說的雖是氣話，但在某一點上，這也是個真實的自白。他暗暗的邪惡的笑了，幾乎無法克制住他的快意不向外流露。

「你又在往你身上拖了！」他重複着，一種急智使得他那麼自然的向她糊掩下去，「我所說的並不是油鹽柴米，也不是一大羣小孩子，更不是你！這一切都不會逼得我這麼勵害。我也相信我支持得住。難道你一點不覺得空氣的悶人嗎？能夠醉生夢死也不說了！……」

「那個要叫你管得那麼寬啦！」

「嗨，人就偏偏喜歡這樣子呢！……」

他出奇的望定她，非常突異她的理解能力的如此遲頓。

於是，正如一切喜好浮誇的人們那樣，當其他們的談吐，一從具體事件滑向空泛的題目的時候，他們的說辭，也就更流利更動人了。他從戰爭和他對於祖國的熱愛，談到近年來他所目接身經的一切，而歸結於他的煩惱之不可避免。「麻麻痺痺，甚麼也不要，也不要管吧，」他十分沉痛的爲他自己的心境畫着輪廓，「這根本辦不到！那麼做一點甚麼吧——但是又有甚麼事好做呢？……」

在這些冗長的現身說法當中，只有一件事他忽略了，便是他和吳楣之間的感情的糾纏，這個忽略是奇怪的，因為使他心灰意懶的是它。使他這樣興奮起來的也正是它！而且，它是曾經到了他口邊的，但他忽然感到一陣異樣的緊張，於是他吸一口氣，輕輕把它就帶過去了。

他早退回階沿上來了。他坐在門檻上，發愁的望着她的髒骨突起的側面；不時又站起來，繞向她面前去，一直望入她的眼睛說着，神情正如人們談到死和憂傷的時候那樣。

「抗戰開始的時候有人說過，生在這個時代是有福了！」他接着說，「可是，……」他囁囁着，模樣顯得更憂鬱了。

「要是能夠安於平凡也好。」他痛苦的加上說，勾下了頭。

「只要肯做！」孟瑜憤惱的說，把眼睛避開他。

「你這個話自然也有道理，……」

「怎麼不是？」回轉臉來她十分自信的搶着說了，「只要下了決心，沒有一件事情做不到的！難道我就注定了該這樣平平凡凡，給你招呼小孩子的嗎？想起來我也會難過，也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呢！……」

她也正沉溺於丈夫手造的憂傷當中，但她敖然的笑了。

「我求求你，甚麼事不要想得太遠了吧！」她又懇求的接着說，握住他的雙手，從藤椅上撐起來了，懸心的望入他的眼睛，「現在只有慢慢的耐，等打完仗就好了！老實說吧，」她又忽然記起半個月來，她爲他的種種擔心來了，「只要你肯振作起來，不要一天都無聲無息的，連話都懶得說，我甚麼都願意！你不是常常說，你才三十帶點，日子還很長麼？」

「我知道啊，」他拖長着聲音說，十分凄苦的咽了口氣。

「那麼從今天起，你就不要再裝啞巴了！」她如釋重負的欣喜的叫了。「嫌鄉里冷淡呢，搬上街就好了。一天有幾個人說說笑笑，日子也好過些。吳楣的誤會我會解釋，……」

「這個倒不必呵，」他說，話雖還和從前一樣，口氣却已很不同了。

「爲甚麼呢？你這又怪了！」

「一點不怪！」他回答得有點矯情，而且很顯明的意識到了自己是在矯情，雖然還不清楚他爲甚麼會有這個必要。「爲甚麼呢，」他接着說，「我還是那個意見。她要來呢，我的大門是敞開的，……」

她無可如何的笑了，於是他也意外的戛然而止。

「我知道你這個人，凡事總要強到頭的，」停停，她婉惜的說，又嘆了口氣。

「快不要再說這件事情了吧！」他緊接着說，彷彿深怕她會執拗下去的那樣。「你說，房子的問題究竟怎麼樣呵，」他支吾的問，但却顯出一付異常關切的神氣；「這件事，才一步也都不能緩呢！」

「我知道，還有七八天就開學了！」

「那麼，怎麼樣呢？爲甚麼趙家會變卦了？」

「老婆子都答應，那個混蛋老頭子要空起來要囤糧食嘍！……」

孟瑜於是把她租賃房子的經過說了一個大概。

「我明天還要去，」她結束着，「我就不信另外找不到了！」

「還是讓我去吧！」他沉吟着；「我利落點，……」

「嗨，對！你就去吧！」她驚喜的說，隨又忍俊不禁的笑了；「原先看見你東跑西跑就不舒服，現在我又多麼希望你動動呵！只要是你高興，彷彿就一天不落屋，我都可以不管。我說的真話呢！」

「好嘛，」他沉思的心不在焉的說。

他偶然一眼捉住了孩子們在大門牆腳邊掬着地古牛玩。

「嗨，你幾個又作起孽來了！」他並不威嚴的呵責着他們。

揚起臉來，總爺們呆呆的一齊向他迴望。當父親母親發生爭執的時候，他們全都感到恐懼，隨後就利用這個無人照管的機會玩起皮來，不再加注意了；但却從未想到這個干涉會由老子來執行的。他們顯得驚異的望着他，而他們的納罕成份竟至超過了他們的懼怕。

「望着我做甚麼哇？」他緊接着叫呼，「晚上大家都把假期作業拿來我看！」

「對！你也該管一管他們了，」孟瑜說，浮出一個含蓄的微笑。

但他並不答謝她的挑逗，反而出乎意外的嘆了口氣。

「去它媽的！還是出去跑一跑吧，」他禿頭禿腦的說。

他沒有邀她同道。甚至沒有望他一眼，一轉身就走掉了。

這個突起的轉折，顯然的指明着他的情緒的好轉並不牢靠，孟瑜很吃驚了。她不能理解它，她更爲擔心他會在原地方崩塌下去；雖然她也立刻想到，這種散步，在他早已經成了習慣。

於是，她也陡的煩惱起來。責罵了幾句總爺，說他只會領着小的胡鬧，她使滿懷不安，走回房里去給孩子哺乳去了。隨後，她又走向大門口張望了一會；她沒有看見他，

却也不一定非發現出他不可，似乎只在了椿心願。因為想來想去，她對他多少已經有點冒火，深怪他太不爲她着想。

當田疇回轉家里的時候，已經天黑了好一陣了。他比往常遲了很久，可是他的態度，却使她丟了心。他顯得開朗，爽利，彷彿剛才好好睡了一場，或者解決了一樁難題那樣。他一到家就動手檢點孩子們的假期作業，而當她忙着收拾床舖的時候，他又例外的替她抱了抱那個正爲他才招來麻煩的孩子。他一時闕，似乎變得來更饒舌了，直到就寢以前，他就一逕輕快的扯着閑談。

他終於滅了燈，和總爺舖躺下去了。但他好久不能入睡，因為有個強烈的慾望激蕩着他，使他感覺得還有說點甚麼的必要，而他又似乎抓不住它。但是末了，他却再也耐不住了。

「咳，咳，」他審慎的嗽嗽喉嚨，「你還沒有睡着嗎？」他問。

「快睡着了，」孟瑜呵欠着自己床上回答。「你呢？」

他渴想談談吳楣，這才是他散步回來後真心想要說的，但他又嚙住了，

「我也是，」他支吾的說；「好好睡你的吧！……」

他苦笑一聲，又嘆一口氣，於是就那麼一直張着眼睛。

孟瑜一早就起床了，丈夫的情緒的好轉，好像不僅使得她安了心，甚且給她新添了無限的精力。她坐起來，仔細蓋好孩子，於是輕足輕爪，走向丈夫床面前去。他睡得很安寧，她忍俊不禁似的笑了，隨又幸福的嘆一口氣。她十分當心的敞開房門，深恐打擾了他的睡眠。

王媽正在打掃堂屋。當主婦出來的時候，她就慢慢伸直了腰，從頂在頭上的藍布帕兒下面凝望着她，浮上一個含蓄的欣喜的微笑，隨即嘆息一聲，重新掃起塵灰來了。她顯然十分理解孟瑜的心情，而且，很爲這個家庭裏的某種改變感到滿意。像昨天夜裏，田疇那種有說有笑，精神精神的情形，好久以來，她便沒有領略過了。而這點好轉，確乎又正是她私心所祝望的，因而也就更加的感到欣幸。

等到屋子打整停妥，孩子們也都陸續爬起來了。雖然照舊麻煩了母親，但是都很聽話，很安靜，沒有像往常所有過的，不是這個癩床，便是那個哭咧着嘴滋事。連總爺也忽然變來懂趣了，不僅沒有頑皮，他還幫着她壓服別人；他晃着拳頭，說是那個瞎鬧，

他就請他吃皮梨兒。

孟瑜幸福的笑了。她感覺到柔情的溫暖，而且，更加體味到了一個家庭的和樂空氣的重要，和對於所有的成員的道德影響，因之，也就愈益動情於丈夫昨天以來的那個變動，而更加珍視。

「唉，就要這樣才一個哥子呢，」她激賞的說，「不過，不要一開口就說打！」

「我是嚇他們的啦。」總爺像個大人似的回答。

母親衷心的笑了。

「一對！可是，你領他們去溫溫課不更好嗎？」

「要得！……要得！……」

「你看你又大聲大氣的叫起來了。」縹縹眉頭，母親切住他說。

總爺自覺失檢的吐了吐舌頭，他的弟妹們一齊愉快而尖聲的笑了起來；但又立刻控制住自己，只各留下一付笑臉。於是，全都做出十分機密，十分當心的神氣，悄聲的蜂湧出臥室去了。

等到母親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已開始在溫課了。就連小勝也都忽然對讀書發生了興趣，倒轉捧着本書，聚精會神的一逕留心着哥哥們的嘴巴，要是聽懂一句，她就跟着重

複一遍。然而，正因為這樣，總爺們不久便把注意轉注在她身上了，弄得來笑不可支，無法溫習自己的課。

最後，聽見那樣甜蜜的吃吃的笑聲，王媽在廚房門框裏出現了。

「對！就要這樣爸爸媽媽才喜歡呢！」她贊可的說。

但她又嘆息了，眼淚盈眶的望着主婦。

「這個老婆子怎麼樣啦？」孟瑜大笑着說。

「你看這些細人多懂事啦！」嘴一喘氣，老婆子自言自語似的說了；一面用手掌擦着一粒奪眶而出的眼淚，「想一想吧，要是前幾天麼，你就拿牛牽繩，也把他們牽不到桌子上來哩！……」

「你才是牛！」總爺受了侮辱的噘着嘴說。

「不是麼，」老婆子陪罪的笑了，隨又嘆了口氣，「你們知道爸爸不悶燥了，媽媽不生氣了，你們也就一下懂得事了，要規規矩矩讀書，不要再惹爸爸媽媽，使他們生氣，——對，對，對，就要這樣才好！……」

不僅孟瑜，便是孩子們也都莫明其妙的變得肅穆起來。

但她若有所思的顰蹙着臉，沒有再說下去，而正當她燦然一笑，向了主婦望去，打

算重新接起她的話頭的時候，她却看見了田疇；他站在房門口，高舉兩臂，正在動手伸着懶腰。她住嘴了。

「啊，啊，」他呵欠着，「你們還不去燒火嗎？……」

「不等我們吃都吃了。」孟瑜回答着他。

她轉過頭，她的臉面有如一朵盛開的鮮花。

「我倒以為你還在睡呢，」她又笑着加添上說。

「還睡？那會把頭殼睡扁了呢！……」

他的調笑，使得孩子們大笑了，而他自己，隨也與會盎然的笑了起來。雖然是失眠了大半夜，他的精神還是很充沛的，沒有怎樣的倦意，也絲毫不帶一點睡眠不足的神情。

「這些傢伙怎麼這樣的高興哇？」他接着說：「快去打洗臉水來！」

「來了——我打起來了！……」

王媽在廚房裏連連應聲，聽了她的聲調，大家似乎都相信她是很高興的，因而他們就又莫明其妙的笑了起來。而接着，王媽本人確乎是帶點矜持的端着臉盆，眉開眼笑的走出來了。

「看合適吧，已經不大湊了。」她邊說，邊往臥室裏走。

「沒有關係！我早就想洗冷水臉了，」田疇微笑着回答。

他說這句話原是極普通的，既然不是反話，也沒意思要在外表上暗示出多過字面解釋的任何含義，但總爺首先爆發出一聲哄笑，隨又趕快掩住嘴巴，於是，別的人便也忍不住嗤嗤的笑了。彷彿不笑一笑，他們無從發洩一下那種難於按捺得住的歡欣的激情一樣。

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們的微笑也少有停止過的，個個人都爭着要替父親添飯。小勝因為沒有搶到這份光榮的職務，甚至還幾乎哭一場。田疇深信他是懂得他們爲甚麼這樣的，這只因為他的改變已經影響到了他們。於是就更加確切的自覺到，他和前一天大不同了，重又充滿了強烈的生之願望。……

搬家一事，在孟瑜看來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這會使她得到種種的方便。既不妨礙教書，也不妨礙她哺育孩子。但當前幾次她同他商量的時候，他總照例懶聲懶氣的漫應着她，更沒心腸上街幫她跑跑。然而，因為昨天提說到過，才放飯碗，他便申言他要上街租賃房子去了。

他忙着動手打扮，穿著着妻子爲他取出來的最好的服裝，皮鞋，發黃的，有了虫眼

的白嗶嘰西裝褲，和那件窄小但却沒有補釘的藍布大褂。當他穿好的時候，她端詳着他，於是嘲弄的笑了。

「簡直選女婿都去得了！」她十分滿足的說。

她拿來半截樹膠梳子，沾了點水，開始替他梳理頭髮。

「認真是在打扮新女婿啦？」丈夫故作驚怪的問。

「不只是新女婿，還是大閨女哩！……」

「甚麼啊，」他切斷她，紅着臉辯解說，「我以前也有過個把月不上街的時候呢！

……」

他有點忸怩，因為他立刻理解了她的打趣的含意。而且，由於這個提示，他趑趄起來了，覺得上街會難為情，當其熟人問他爲甚麼長久醜在鄉裏的時候。然而，這點猶豫，很快就過去了，正如一顆石子之不足以使一匹奔馬停歇下來一樣。而他又正像那種馬，伏櫪已久，力氣也積蓄得夠多了，因此，一佩馳騁的重要，正與攬回生命的意義相等。

當其理好頭髮之後，他就爽爽利利的走出去了，可是孟瑜忽然從後面叫轉他。

「啊，還有！」她給了他一方手巾，加添上說：「要是高興，去看看老吳吧！」

「哎呀！怎麼這樣囉嘛啊！……」

感覺不耐的縐縐眉頭，他轉過身就走掉了。

孟瑜深覺惋惜的嘆了口氣。她很明白，他之所謂「囉嘛」，因為她的提議已經重複過好多次了，而他現在還是堅持着他的意見，沒有一點更改：她來呢，我的大門是敞開的，她不來呢，算了！……

田疇的本意確乎也正如此，但又並非全部如此。夜裏他爲這件事想了很久，可是他的思路越來越亂，越來越沒頭緒，因而結果還是肯定了那個陳腐的態度；聽其自然！爲了強使自己平靜，他更相信他之騷動不在吳楣，只是因爲他蟄伏得太久了。何況他從來是好動的，年齡也並不大。然而，理由儘管的多，他却總難達到心安理得的程度。

因此，當孟瑜偶爾提起它來的時候，他就又不免感覺得煩亂了。因爲一煞那間，他是那樣清醒的自覺到他不能說真話，還得繼續欺騙她和自己。至於爲甚要這樣，他是沒想到該追究的，而那個敢於翻復的理由則只有這點：他未見能夠得到諒解，因爲他對她太刻薄了。

「是我，我也會氣不過啦！」他向他自己說，記起了最後一次他同吳楣的會面；「不過呢」，他接着想，「能諒解，你就諒解，始終不諒解呢，也沒有關係！哼，哼，

要我叩頭禮拜倒不行啊！……」

他昂然的仰起頭來，而且矜持的笑了，決心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彷彿這是一個多麼自然的結束，正如喝茶過後，自然該把茶盅放在茶壺一道那樣。而他接聯着想到的，則是關於租賃房子的問題，該在那一段街道設法，和該找甚麼人介紹。最後，他決定了先去看看朋友再說。

於是，當他到了街上的時候，他先跑去看牛祚；但老教師出門喝茶去了。他在他們慣常閑坐的地方找到了他，和他一道的還有呂康等等四五個人。自從，在那次臨時會商中受了挫折以後，他們便沒有再見到他了，而在一般的意料當中，認為這個精力旺盛，平素喜歡活動的同事之長欠醃在鄉裏，無非因為物價太高，拖累太大，給生活困住了。此外便是那一場爭吵使得他太生氣，甚至於不願意再看見他的朋友。

既然具有如上的認識，他們是不能不對他當點心的，但當發覺他的顏面竟是那樣輝煌，並無一點憂愁的痕跡，也不像還在和誰賭氣的樣子，於是他們便忍不住不向他開一點玩笑了。他們笑問他爲甚麼這樣久不上街，而對他的回答則又作着更爲有趣的解釋。

說得粗魯的是牛祚，剛才大家談了一陣局勢，他的心情恰正特別的憂鬱。

「你們都沒有猜對！」他冷然的插嘴說，「他是在家裏開補習班啦！……」

全知道這「補習班」的別緻解釋，大家都哄笑了。

「想一想吧，」他又陰暗的接着說，「隨便丟個甚人出來，都會說這一套的；這是個大時代，每一個人都該有點作爲！可是你才一動，大禍就臨門了！那麼除了努力人的增產，實在也沒有甚麼好幹啦！……」

他忽然想起了田疇因爲孩子招來的苦惱，他意外的住了嘴。

而且，爲了免得他的朋友神經過敏，他隨又佯笑一聲，特別向他追敘一遍在他未來以前一段和他的打趣有關的談話。他們偶爾提到那個久已爲大家所冷卻的演劇問題，以及那個渺無響動的請求，並又牽涉到一般的情勢，於是大家感慨萬端，視爲他們的希望已經吹了。

田疇傾聽着他，一時確乎未會聯想到生育過多這一件事帶給他的種種苦頭。但他對於這個敘述，倒也不怎樣熱心，也不大感興趣，因爲他早已認定它夭折了，很少想到過它。

但和牛祚一樣，他也有點憤慨，有點惆悵。他苦笑着插斷他：

「不要再提了吧！——說起來傷腦筋！……」

彷彿真果如此一樣，他顯得嫌惡的把臉轉向司爺去了。

「怎麼樣，下半年檢狗糞嗎，還是教書？」他打趣的問。

「我的命早注定了，」呂康懶懶的回答說，擦了擦鼻尖上的汗珠，「還在娘胎里就注定了！因為閻王老爺認定只有這個高貴職業才合我的身份，固然是吃不飽，可也絕對的不會餓死！……」

「老實話！還有米子遠呢？」揚聲一笑，田疇又轉向牛祚去。

「他麼，就像他的耳朵一樣，也永遠改不過了！」

「嗨，對！說來說去，還是你我兩個不錯！」帶點虛驕，絡腮鬚打起哈哈了。
「我們就從不說改行的話——一點屁用處沒有啦！鈴子一響，還不是照例要往講台上爬，照例的去吃白墨！……」

雖然別人並不感覺特別有趣，他可笑得更開暢了。

接着，他更連說帶笑，有點近於自嘲的向他提說到孟瑜的復業，與乎跟同這個而來的搬家問題。而一到說及後者的時候，他就停止了調笑，變得很認真了。彷彿這才想起他是爲了甚麼才上街的。於是，他向他們訴說着一直以來租賃房子的經過，而且，不斷的發着牢騷。

「你們是本地人，介紹一兩間吧！」他又緊接着說，「一樣的給錢！」

「有，有，有！」司爺異常認真的承認下來。

「要上課方便啊！在那一節街呢？」

「在唐紙貨舖子裏！……」

呂康說的冥屋，惹得大家都嗤的一聲笑了。而那個滿懷期待的人物，則幾乎被他捉弄得發起火來；然而，正當出疇輪睜兩眼，快要發作起來的時候，章桐忽然叫嚷着進來了，手里揮着一封信。

他是對於演劇還存有大量幻想的僅有的一人，在當沉悶無聊的時候，他總不惜寫信進城催問。而那在他手里揮舞着的，也就正是答覆，而且是惟一的答覆，以前是連答覆也沒有的。假期中有個時期，他曾經決心趕快回前線去，可是，母親的監視却更嚴密起來。

「嗨！有趣，有趣！」他啼笑皆非的叫着，「真是開心透了！……」

他匆忙的走進茶館，匆忙的拖來一張椅子坐下，接着又匆忙的抽出兩頁信箋。

「不過，還是讓我來朗讀吧！」他緊接着說；「耳朵張大點啦！……」

於是，滑稽的嗽嗽喉嚨，他開始朗誦起來。

然而，雖是聽得那麼出神，於這封信的內容措辭，却沒有一個人認為是新奇的；

而他們的興致，毋甯說是來自這樣一種驚怪：嗨，想不到還會有回信來哩！可是，當一聽他唸到，「一俟聘定專家，當即迅與辦理，以利桑梓」等等話語的時候，大家就再也難於忍耐，誰都不肯聽下去了。

首先，難的是田疇。他是那麼大聲的罵出一句粗話，而且，那麼乖戾的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了，但他隨又那麼莽撞的坐了下去，十分倨傲的架起了他的腿幹，彷彿是在向誰挑釁一樣。

「堂倌！」他緊接着嚷叫，「去買兩枝白令箭來！……」

「漂亮，漂亮，漂亮！」司爺一唱三嘆的高聲吟詠。

「唉，唉，這叫做啥話啦！」有人吃吃的叫着。

「我看你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老教師嘆息了，蒼白的瘦臉上浮着一個陰鬱的微笑。「這值得大驚小怪嗎？」他接着說，「一點也算不得稀奇呢，到底他還沒勇氣說不要桑梓了啦！……」

田疇正打算吸燃煙，但他又一下擺動開他那支拿着紙枚的手臂。

「可是我要告訴你呢，」緊盯住牛祚，他帶點指責的，盛氣的叫了，「這麼久我是連想也沒有想起要演劇的，不要說別的了！我還要告訴你，就萬一他大爺允許了，我也

不見得肯參加！……」

「那就更好了啦！」老教師苦笑着插嘴說。

「不！……不！……不！……不！……」

「那麼又怎樣呢？」

「又怎樣嗎？」因爲一再的打擾，因爲牛祚的顯得調皮的冷靜，田疇更生氣了，他猛烈的一下拋去那根已經燎着他的手指的紙枚，「難道你聽了這些，很舒服嗎？若果痛痛快快說個『不准』，那倒還像個樣，至少不失爲一個士劣的本色！那叫做甚麼話啦——簡直是打胡亂說，傷天害理！……」

拍拍桌子，老教師呻吟着大笑了。

「唉，你連那句老話都忘掉了：滿嘴巴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

「夠了！夠了！」愁眉苦臉的搖擺着頭，章桐連連的叫了。「牢騷已經發得夠了！」掠掠頭髮，他又用手指敲着桌面來加強大家的注意，「現在應該冷靜的想一想，是不是大家居心讓人家活埋啊！」

「怎麼，你想煽動大家摸老虎屁股啦？」司爺大吃一驚問。

「我比你的胆子還——」

「可是，一個人到也該有一點是非之心！」田疇憤憤的說，斜睨了一眼呂康。

「我也是這樣想！」章桐匆忙的接着說，深恐又有人會搶話，混淆了他的論點；「對！一個人應該有一點是非之心，所以我主張使下不理，等戲演完了，也拿桑梓的名義寫封信去，說是一時疏忽，……」

「對，對，對，」司爺意外的拍手叫了，「噯，說是一時疏忽，尙乞見宥、用利桑梓！……」

「我們還可以說是試演啦！……」

田疇掀開嘴大笑了。但他隨即變得嚴肅起來，目光灼灼的掃了大家一眼。

「唉，各位，」他帶點脅迫的說，「這個不是講笑話呵！」

「當然！」章桐十分肯定的同意了他，「我們馬上召開個臨時會吧！……」

一一一

當大家同意了章桐的建議，分別提出應該邀約的人，和該誰去邀約的時候，田疇擔心他們忘掉吳楣；而當呂康提出她來，並主張她去約她的時候，他却又不免感覺得猶豫

而爲難了。

但他終於承認下來，而且那麼決然的離開了茶館。正像再多遲疑一下，考慮一下，他會完全喪失掉勇氣一樣。他不願意這樣，因爲雖然並不明確，但他強烈的直感到這是他一個極端重要的機會。便連自己也不覺得似的，他已經到了李家大廳上了，一眼瞧見了那個男僕。

僕人張貴是田疇認識的，依舊戴着頂絨布的壓髮帽，手里拈着一張白紙單兒，他在默讀着，一面撥着指頭，計算着甚麼賬項。爲要做得大方自然，還沒有停足，絡腮鬚就咳嗽一聲，開了口了。

「你們太太在家里吧？」他沒頭沒腦的問。

停停，他又靈機一動，覺得他該加個附注。

「就是你們吳先生啦，」他加上說。「在吧？」

「在，在，在！……你坐嗎。……有鬼！……」張貴心不在焉的回答。

他沒有抬一抬頭，更沒同他的賬單分手，依舊是目不他視，專心致志的在算賬。可是田疇已經不由分說的坐下了來。他架起腿桿，自然而然的向了對方望去，於是，他的臉禁不住緋紅了。

這並非害羞於那個男僕的冷淡，他忽然回憶到了最後一次他來這裏的經過。這便是說他的失態，因為連他離開時所會說過的憤語，他的冷笑，他都還記得那麼清楚，正如他剛才做過的一樣。他此後沒有再見到李守謙，然則，若果他一下跑出來，他處境就不免尷尬了！

他傻笑着嘆了口氣，又毫不自覺的摸了摸臉，於是他感覺煩燥的站了起來，再坐不下去了。他躑躅着，東張西望着，頗想中止了他的拜訪；但他抓頭搔耳一陣，終於鼓起勇氣，重又坐了下去。

「唉，去幫我請一聲啦！」他顯得生氣的催促着那僕人。

「好，好，好，……」

「我還有要緊事呢！」他更加不滿的加添上說。

揚起下巴極尖的瘦臉，張貴帶點忸怩的假笑了。

「我怕是個個啊，」他喃喃的說，「田老師哩！……」

「你快去幫我請一聲吧！」

「好！……我給賬纏住了！……」

手掌按着帽子，張貴把頭一勾，搗了下來，藏好賬單，於是走進內院去了。

田疇抑制的嘆息了。閉閉眼睛，他又不以為然的搖一搖頭。情形顯然得很，現在要想逃避開那個即將臨頭的會面，已經不可能了。這是他那麼熱望過的，但他目前却又感到畏縮。他開始爲不安所襲擊，於是他就盡力把注意集中在大廳的佈置上面，希圖得到一個安靜。

然而，那全部的家具，擠滿在榻几上的所有的陳舊的擺設，帽筒，窩鏡，一隻珠砂花瓶，他是早就很熟識的，它們沒有留住他的眼睛。但他忽然又津津有味的笑了。他站起來，把臉轉向身後的牆壁上去。那里掛着幾付紅緞對聯，是前年李守謙當大爺的時候收的，上款題着榮任新一致慶。而他感覺得有趣的，正是這個頗爲流行的別致的款式。依舊是那些紅緞對聯，那些題款，但當他凝神望定它們的時候，他的興致已索然寡味了。但他並未回轉身去，也沒把眼光移開，他就那麼茫然的回憶着自從公爺榮任新以後吳楣的處境。一煞那間，她的全部情況，都浮在他眼前了，而且，他更爲她繪製了一付動人的肖像。

這個肖像是即將在現實中露面的，憔悴，憂愁，全體籠罩着一種惹人憐惜的浮光。「幾乎還哭了呢，」他又記起了孟瑜關於吳楣的追述，於是他就更加情不自禁起來。他嘆了口氣，轉過身坐下來了。

「唉，我不該傷負她，」他想，但他立刻感到了驚異。

這個驚異不是沒來由的，因為他的負氣在他看起來未免有點意外，而當它一跳上他的腦筋的時候，又正如閃電的劃空而過一樣，個多月前，那一幕在他家里演出的不快樂的戲劇，瞬息間又復活了，他重又看見了她的窘態，看見了她的眼淚，而他的話語又是多麼的刻薄！

椅子還沒坐熱，他又一下跳起來了。

「原不原諒隨使你啊！」他煩亂的自語着，彷彿對面就站着她。

於是兩手伸入衣袋，卡住褲帶，他開始忐忑不安的踱着方步。

「是你處在我的地位，你也要發脾氣的啦！」他接着想，忽然回憶到了自己當日的處境；他的希望和他的幻滅。「所以，我自然沒有為你設想，你不是也一樣？人到了焦頭爛額的時候，是容易遷怒哩！……」

他傲然的笑了，感覺到了，心緒的趨於平靜，不再有絲毫愧怍。於是，停止了躊躇，他筆直走向自己原來坐的那把椅子邊去，坐了下來，架起腿桿，彷彿任何打擊都受的住；但他忽然直覺到她出來了。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他匆忙的想。

於是就一直凝神屏氣望定那道側門，不再分一點心。

隨着皮鞋聲音的臨近，吳楣確乎是出來了。當一聽到他的拜訪的時候，她不免感到驚異，這是不會想到過的，更猜不透他是抱了甚麼目的而來。他們之間的不快，既然是記憶猶新，他的對於公爺的失態，她也早知道了。因此，一種通常的訪問，顯然是沒理由可以成立的。

她一時曾推測他是爲了演劇來的，但也立刻被推翻了。這不僅因爲早已沒有人提及它，假期也快完了，大家決定不會有這份閒情。此外一個推測，雖然使她馬上陷於一種甜密的感情的混亂，但她又盡力排拒它，想出種種理由來向自己證明，這個是毫無根據，不可靠的。正如一個正經紳士，會非禮非法，闖進一個良家女子的閨房一樣的古怪。

然而，末了，她却終於只能相信它了：他是受了孟瑜，她的知心朋友的慫恿來解釋的。這個限制有如一枚避雷針樣，她可以毫無驚擾的來思慮了，而她首先想到的便是她們前一兩天的見面。對於她的朋友的坦率，在當時她是不滿意的；回家以後，她還重又爲了他們的背義哭了一場。可是，這同樣的坦率，現在已不再被誤解爲硬心了，而是真摯。

正如有的人樣，當其想到知己朋友的優美動人的地方的時候，往往會過火的吹求自己的缺點，以示感激。因此，吳楣，不僅對於孟瑜那天的態度抱着好感，她還譴責着自己，狹小，負氣，因為她很相信，若果她肯讓步一點，他們的友誼一定早已復活，必不至於等到今天。

「這回賭氣真賭得好！」她惱怒的自語着，雖然她的臉上依舊掩映着嬌怯的紅暈，以及孩子般的天真的嬉笑。「要是我們那天能夠多談幾句，」她接着想，「怎麼會鬧到他自己摸起來啦！……」

於是，稍稍打扮了一下，她就走出寢室去了。

她還是那麼激動，但是這個激動已不復是那種莫自而來的驚懼，猜疑，而是一團甜津津的難乎爲情的感覺。她走着，盡力克制着自己，因為她很明白若果隨便一點，她許會笑出聲來，或者跑起來的，而這就會使得她在僕婢面前引起誤會，在他面前更加感到張惶。

然而，當一踏上堂屋的階沿的時候，那種在她臉上被抑制着的愉快的騷動，却又一下消褪盡了。她聽了她的對頭正在嘔吐，她理會了這是怎麼回事。她繃繃眉頭，隨又苦滯的咽一口氣，心緒忽然陰暗起來。因為正如以往幾次那樣，這個嘔吐立刻使得她記起

了她的處境。

她有點心灰意懶，但她勉強鼓起餘勇走了出去。彷彿這個拜會只是一種無聊的應酬一樣。因此，當一走進大廳，她帶點忸怩，在他對面一排椅子後停下來了。

「啊，田先生哩，」她懶聲懶氣的說，還在爲她剛才的感受不快。

「嗨！叫起田先生來了！」田疇不平的匆忙的想。

「把你等久了啦，」她又生硬的接着說。「呵，怎麼茶都沒有倒呵！……」

「不必，不必，我說兩句話，就要走的！」絡腮鬚也開始客套了，而這麼一來，他倒反而更加得到了鎮靜。一裝瘋就大家都裝瘋吧，「暗笑着想。「唉，你請坐啦，」他調皮的加上說，看她依舊立在椅子後面。

吳楣含蓄的笑了笑，繞向就近一個座位去坐下來。

「好，好，」她曼應着，同時想道，「我還以爲人家是來向我解釋的呢！……」

她不能自己的嘆了口氣。因爲由於他的冷淡，她就聯想到了一刻鐘前她所作過的那個懸揣，以爲他是孟瑜叫起來求和的，也便是說，她會滿懷情誼的接待着他，而這眼前的情形，也就更使她傷心了。但她還能自持，因爲那個認爲他太寡情的新的肯定，給了她更大的幫擗。

田疇比較她更能支撐得住。因為他已經認定她還在負氣，並且認定自己的拜訪爲委屈求全，而對一個朋友下氣到了如此地步，他也算盡了心了，實在不能再有其他更好的作爲。

於是憑着習性，他就單刀直入的提出了他的邀請。

「啊」！當他說完之後，吳楣稍稍振作點了，「怎麼這麼久沒提過呢？」

「是啦，就是我也少於想起這件事呢！」帶着一點外交式的笑意，於是他詳詳細細向她作了一番解釋。「所以」他接着說，「大家覺得，你橫豎不把事當事的，一味污七八糟，我們不如演了戲慢慢扯！」

吳楣沒有搭腔。她沉思着，似乎他所說的是個重大而又麻煩的問題。

「唉，怎麼樣呢？」他催促着。「你參加嗎？」

「我還是當個觀衆好了，」她終於嘆息着回答。

她翻眼看他，嘴唇邊浮泛着一縷縷哀怨的微笑。

當才聽到演劇的消息的時候，她確乎興奮了一下，她是把它當成救命圈看的，現在她也並不願意就此溺斃在她的不幸的遭際里面。但它跟着却又勾起她一串串她同田疇之間的無數回憶，有的甜蜜，有的異常難受，於是一種自傷自憐的情緒，又忽的開始磨折

她了。

「完了！」他冷冷笑着想，當他聽到她的拒絕的時候。

他決定立刻告退；但他無意間碰見了她的眼勢，他嘆息了。他不僅沒有走，停停，更毫不自覺的重新架起他的腿子，打出笑臉，準備從容不迫的向她勸誘，而且深信這個是他的責任。

「嗨，對！」他揚聲笑了，「你當觀眾，那個來演戲呢？」

「呵，還少了人麼？」癡癡嘴，她帶點矜持的微笑說。

「人自然有，都沒有舞台經驗啦！」他阿諛的說，但在心意上他却認為這是鼓勵，而且在目前很必要的。「並且，他又認真 接着說，「你要知道，這個是搶火堂子，三天五天就拿出啦！」

她沉思着，不能決定她該怎樣回答；雖然她已經動了心。

「其實，你一天躲在家里也沒事啦！」他看出了這個轉機，於是他又緊接着說了；態度也更自然隨便起來，正如以往對她的情形那樣。「所以我想，倒不如找點事情幹幹，日子也好混些，……」

他住了口，因為他忽然警覺出，這些話許會挑起她的創傷。但他已經遲了；她瞪目

看着他，感覺不快的緊緊纏着她的肩頭，因為她不僅重又由他的說辭意識到了她的痛苦屈辱，她還認定他有意諷刺；而他的截然而止就更使她這樣犯疑。

「再說起些我都不參加呵！」她脫口而出的說，把眼睛避開他。

「你再考慮一下吧，」他搭訕的說，「……」

他這麼做原在彌補他的過失，但它更加證實了她的誤會。

「還考慮甚麼呵，」她冷笑着切斷他。「好不好混要我自己才明白呢，」她生氣的想。

「好，那我就向大家回話去了，」他生硬的說，失望的嘆了口氣。

拍拍椅子的靠手，又偷偷的向她瞭了一眼，他茫無頭緒似的站起來了。於是他沒

再望她，就那麼若有所思的向天井走過去。但他隨又停下來了，回轉身去，望着她淡淡的一笑。

「我知道你的意思，」他沉吟的含意深深的說了。

他長長透一口氣，似乎他的呼吸也都十分困難一樣。

「不過呢，」他吃力的接着說，「原不原諒完全在你，我只求開得過心。」

這個不意的表白打動了她，但她滿含怨意的笑了，「你自然開得過心囉！」她想。

「我拿人格擔保！」他情急的低聲叫了出來。

他立刻理解了她的心思。他陡然間興奮了。他看出這是一個關頭，但當他剛要說出的誓言，他的解釋的時候，胳膊掛着提籃，邊走邊看手里拈着的賬單，張貴嘮嘮叨叨的走進大廳來了。

「幾個錢貼都給貼光了，」那男僕嘟囔着，直向了天井走。

他並沒有怎樣留心他們的存在，然而田疇却早已過時的把他的態度改裝過了。正如手指頭無意間觸着炭火，就會自然伸開，用不上任何努力一樣。他本是爲了演劇的事情來的，於是他就那麼自然的重新談起它來，而且，他更順勢走近她一步，在她不遠的地方停下來了。

「還是去參加！」他勸誘的說，臉上帶着一種大不自然的微笑。「不要說事情還多少有點意義。」他又退一步說，「就是大家這樣熱忱的來約你去搓幾圈麻將，你也未見得會拒絕啦！……」

他忽然極不相稱的嘆了口氣，因爲他聽見那個僕人已經走出去了。

「確實的，我拿人格擔保！」他痛苦的說，接起了先前中斷了的話頭。「不講別的，我那幾天的處境，你也該是清楚的吧？」他停了停，因爲他一時竟至無法找到一個

合意的詞句：「我就祇有發瘋！……」

他好容易找到了一點說明，於是，頹然的和她隔着隻茶几坐下來。

「總之啊，」他又苦惱的點頭說，「你絕對不能說我是有意的！」

「其實，我也並不是在生你那天的氣呢，」她羞澀的開口了，出乎意外的原諒了他，因為她忽然那麼清楚的認明了她的愁苦確然不是他帶來的。「我的處境難道又好過嗎？」

「我知道，我知道，」他更加苦惱的喃喃的說。

「你知道？像你來過我這個日子，恐怕你一天也過不了呢。……」

他慘然一笑，眼睛里閃射着瑩瑩的淚光。

「這屋裡一個佣人都比我好過得多！」她接着說，故意改用了一種嘲弄的腔調，因為否則她是會更加難過的；「一個傭人，就拿張貴說吧，做也好，不做也好，兩句話不對頭就包袱一卷！……」

「啊，你就說得你連一個傭人都不如了！」

「不是麼？氣要承受，臉色要你看的，」她咽哽起來。

她想起了自從娘家回來後她所過的日子。這些日子並不很多，現在看起來却多麼冗

長啊！而且，事實上，這里也非全是冷淡，蔑視，有個極短時間，對於丈夫的外表的客氣，她還曾經表示過滿足，然而，現在她的看法完全變了，她只覺得自己一直便被他們看成一個可厭的孽障。

她終於控止住自己，而且，自傷自憐的笑了。

「你還叫我演戲，」她搖搖頭說；「連我自己的戲，我都不想再演了哩！」

「你犯不着這樣想！」田疇陡然得到了勇氣，他切然的說，彷彿他有權利安排她的前途；「難道一定要在這個屋子里才能活下去嗎？笑話！這個世界大得很呢。：：：」他傲然一笑。提起一隻腿子盤向椅子上去，這樣他就更可毫不用力的看定她。

「比如，就拿演劇說吧，這個無論如何暫時能夠使你忘掉痛苦，」他接着說，而他已經採取了從來對她的那一種獨斷的態度。「不見狗屎不噁心，你何必定要成天糾纏在一起呢？這樣你就會更絕望的！」

「我早已經對甚麼都絕望了！」她說，一面忙着去扯手巾。

「至少我，」他說，又忍了下口，「唉，難道我同孟瑜也叫你絕望嗎？」

她低低說了句甚麼。他沒有聽清楚，這不僅因為聲音太低，她正在用手巾擦着鼻子，免得她哭出來。可是，雖沒有聽清楚，他却由她說話時那麼短暫的一瞥猜到了她的

意思：友情早領教過了，這並不壞，但却多麼脆弱！她依舊不信任他，所不同者，這一點不信任，在其本身上已經變了質了。

先前的不信任出於賭氣，現在却來自鼓勵，但他沒有辨白清這一點。

「完了！」他灰心喪氣的喃喃的說，嘆息着垂下頭。

他猜錯了那個可惡的誤解的結並沒解開，他失望了。

「我求求你！」他痛苦的低叫着，驀的抬起頭來，「你還要我怎麼樣呢？……」他是完全全忘乎其形了。於是，上身折向茶几，額頭幾乎觸及她的頭髮，他就那麼絮絮的向她傾瀉着他們嘔氣以後他所受 磨折，而這又無一不足以證明他對她的愛和忠誠……

然而，正當這個突飛猛進的關頭，公爺走出來了。

一一二

近 向來，李守謙正以一種無比的愉快對付着生活。

當才從成都回來的時候，他也有着同樣愉快的心情，可是不上十天，他就感覺得爲

難了。因為雖然存心公平，愛情這東西畢竟是不能用秤稱的，有時候也就免不了招些小氣。然而，自從吳楣用冷淡和孤獨支持起自己的新的處境以後，這些小氣，他却輕而易舉的擺脫掉了。

現在他可以毫無顧慮的來鐘愛鄒幼芬了。當吳楣出來會客的時候，他是正在爲了她的發軔作急，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經過他的扶持，吃了些野蘿蔔和陳皮水來定胎，她安靜了。但他忽然想起了一點疏忽，他在早上開給張貴的單兒上遺漏了兩樣菜，有一樣應該改過。

那菜單是準備明天做邊界酒請客用的。雖然西安生意有着更大的利息，租穀的收入，只不過三四分利，但究竟是老糧戶的家庭里養大的，穀價又在不斷的往上爬，同時他更覺到田地較爲可靠，因此，只要就流，價錢又很合適，他也樂於把現款望上巴里塞。何況這回的田地不僅整齊，還和祖業連界，於是便和賣主打了定了，而且約好了交割的日期。

像邊界酒這類酒席，原不必怎麼樣考究的，只需十大碗就行了。可是公爺有公爺的脾味，凡事總愛講究面子，因此，當一想起那個遺漏的時候，他就高叫張貴。他沒有叫應他，而根據娘姨的報稱，那男僕挽起菜籃子出去了，於是放下煙槍，他就翻身起來，

忙着跑出來叫轉他。

因為剛才完成了一件偉大細膩的工作，把那幼芬的作嘔弄平服了，不僅心上輕快，他的步履也是很輕快的，簡直有點飄飄然的神氣。但是，一進大廳，他的腿子却立刻麻木了。

他變得來幾乎像化石了，目瞪口呆的緊盯着那一對正在為情顛倒的人。「嗨，搞得好！」他想，臉上掠過一絲奇異的微笑。

這是他所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接着，他的心思又麻痺了。因為他沒有胆子敢於承認，眼前他所見到的情形，但也沒辦法抹煞掉它，硬說它是夢境。而到了最後，一陣陡起的情怒衝激上來。

他一下合攏他那張張開的嘴，恨恨的提了口氣。

「嗨，這叫啥名堂啦！」他叫着，上身微僵，一步步的向了他們走去。

應着這一聲蠻大的叫喚，田疇已經站起來了。

「因為劇團里要開會，」他訥訥的開始解釋。

「我懂不了這許多，」公爺叫得更大聲了，「快給我爬起滾啊！」

「甚麼滾哇?!……你在叫那個滾?!……」

因為對方的過火，絡腮鬚意想不到的得到了勇氣。

「你要弄清楚來！」他緊接着叫嚷，而他的反攻已經叫公爺止了步，而且吃驚的望定他；「你不要認錯人了！你以為你漂亮嗎，哼！老實講吧，要是你麼，你就拿汽車也把我接不來呢……」

臉色鐵青，嘴唇皮顫抖着，公爺沒有回得上嘴。

「哼，——滾！」田疇從容的嗤聲笑了，「這些人的骨頭也比你的重得多呢……」於此，他充滿蔑視，瞧他一眼，昂然闊步的走了出去。

等到公爺得到了鎮靜，並且找到了最為惡毒的回答的時候，絡腮鬚早已走到了耳邊，就要走出去了，但他依舊踉蹌過去，停留在大廳的階沿上，一面暴發着一長串粗鄙的辱罵……

他贏得了完全的勝利，因為對手方就連頭也沒有回的；但是，這樣的勝利不但沒有使他感到滿足，他的憤怒反而更大起來。於是他又立刻叫囂着回轉來，但他沒有找到吳楣；她已經跑回房里去了。而他看見的是鄒幼芬，以及她的貼身老媽。她們是聽了吵鬧走出來的，而由她們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判斷，似乎是相信了這里曾經出過醜事。

他繼續着喊叫，雖然因為那個寵幸的出現，他的詈罵却愈來愈空泛，叫一個局外人

無從理解這是怎麼回事。末了，他想坐下來息息，但才粘着椅子，就又一顛跳起來了。

「我倒去它媽的——剪老子的眉毛！……」
他重重擊了一下茶几。

「我要馬上叫他搬起滾啊！……」
「你自己平下氣再說呢，」那個成部女郎開始勸慰着他。

她又回轉身去，吩咐老媽子去倒點熱茶來。

「啊喲，你的脾氣才這樣大呢，」抿嘴一笑，她又加添上說。

「這就算脾氣大嗎？！我還要人死呢！……」

鄒幼芬賣弄的吐吐舌頭，他想回答她一個微笑，但他沒有成功。然而，當姑娘拿了茶來，她又親自倒了一盞，捧到他面前去的時候，而他已經平服了。他立刻得到一個反省，覺得他是把事情弄糟了，因為現在他才記起，他們的行動雖然可疑，却也並未怎的越乎軌外。況且，縱有稍失體面的舉動，他也只能啞住，把事情陰消掉的。因為若果張揚出去，他的損失反而更大，會連坐也不好意思去坐了。至少至少他的大爺的頭銜會在蜚語下打起擺來。

既然有着這樣的自覺，因此，當她幸災樂禍的向他探問的時候，他冒火了。

「我正在氣頭上哇，你少管點開事好吧！」輪着眼睛，他瞪着她大聲說。

「好，還是發啞巴吧，」她做聲做氣的哼道：「這幾天眼皮跳……」

磨磨牙齒，公爺猛的放下正好舉起的茶杯。

「真是可惡透了！」他從齒縫里憤憤的叫了出來。

「我沒有開腔了哇，」她知道他不是罵她，但她哪一啣嘴，故意做出了委屈的神情，接了腔了。「怎麼把血往我身上噴呵，」她又責難的，一點挑撥的緊接着說，「那個惹到你嗎，你向那個去出氣嗎……」

她忽然認真覺得他欠公平，眼圈子紅潤了。

「霏了，我要出來接血，」於是她更喋喋不休的自怨自艾起來。

一陣煩亂扼制着他，因為他對她感覺到了歉意，但又以為她不該這時候來苦他；若果向她解釋，那又太囉嗦了，於是他就厭恨起吳楣來，把她看成了一切惱怒的真正原因。

「這個狗入！太把人憂心慌了！」他放聲大叫，一下站起來了。

捲捲袖子，他咬牙切齒的急走向內院去。

現在，他又只顧有一個唯一的念頭了，那便是那個可惡的懲罰！而他的對象也簡簡

單單的變成了吳楣。以前他着重在田疇，很少想到她的。他一脚踢開一條當路的獨凳，隨又咒罵着僕役們不管事，……

吳楣已經從床上坐起來了。聽見了奔走聲，她預感到了這是怎麼回事。但她並無恐懼之色，這不是因為她自信他的妒忌沒有根據，恰恰相反。倒是她之對於田疇的信賴使她生出了無比的鎮靜。當她跑回房里的時候，由於一時的情緒的混亂，她曾經哭過一場，她覺得她出了醜、犯了罪過；接着來的便是惱人的悔恨，現在，她却變得來很勇敢了。

不僅如此，她還不免懷抱着一種朦朧的希望，似乎能夠來一個可以結束一切糾纏的局面更好！她已經設想過，若果他給她以難堪，她就立刻提出離異，遠在暑假以前，這個勢必實行的最後手段，早就由田疇暗示過好幾次了，而直到現在，她才覺悟出它是那麼的合情合理。

然而，雖是想起來這麼簡單，自信，和無可辯駁，有如取下一只耳墜那樣，當他黑着張臉，怒氣沖沖，像要咬人似的闖了進來的時候，她感到恐怖了，於是趕緊埋下她的準備應戰的眼睛。

這點畏怯打動了他，同時，他也有一點氣餒了。

「你一天究竟在稿些啥啦？」他衝着她問，又頓一頓腳。

她把腦袋垂得更低，而且，毫不自覺的流下淚來。這是怎麼回事，便是她自己也很明白的，她在懺悔，求饒，或者惜傷她的身世；但却使他感到了心軟，他長長的咽口氣，退往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了。

他沉思着，回憶到了那個反省，於是他苦澀的數說起來：

「唉，一個人就要講開通嗎，也應該有一個限度嘛！比如，你強着要演戲，我就讓你去演……唉，怎麼是人不是人都向着哭！」他的口氣突然粗暴起來，而且又一下跳起來了；「我問你啊，」他逼着她走近去，「他是你甚麼人哇？你有甚麼傷心事哇？你在這屋裏的日子難道不好過嗎——哼！」

他不斷的責問着，站了起來，儂着身子一步步逼迫她。

「我在這屋裏好過得很啊，」終於，她哽咽的，但却分明的說了。

他的話語觸動了她，使她那麼迅速的重又複習了一遍她在這個家庭里的最近的經歷，她又稍稍胆壯點了。雖然照樣沒有仰起臉來看他一眼，但這已經不是畏怯，而大半是賭氣。

長長拂直身子，李守謙嘆息了。

「就有甚麼人對你不住，你也不該守着外人哭啦！」他說，多少感到了一點內疚；但他忽然又冒火了，「他是個甚麼東西？」他生氣，反問着她，「一個高等流氓！誰知道他原來是幹甚麼事的，不知道那個混蛋，把他也拖起來當教員！到處的抓，拿，騙，吃，拚着一張臉皮不要！……」

「至少比你高貴！……」

她很想這樣頂上一句，但她用了句旁的話岔斷他。

「別的人當然都下賤囉，」她清清楚楚的說。

「難道他有好好高貴嗎？要真是了不得，他又不來吃白墨飯了！……」

她沒有回答，但艸禁不住冷然一笑；這把他更觸惱了。

「我知道你把他看得很了不起！」他帶點奚落的憤怒的叫了，因為他看清了艸是在左祖田疇，這個幾乎使得他失掉了忍耐，「不過我告訴你，若果我不開口，那個再來，我要拿大糞漢！……」

「又沒人擋你呢，」她低聲說，想起了他在田疇面前的狼狽。

「也沒有人敢擋我啦？我明天就要他給我搬家！……」
作爲報復，這個想法曾經一度被他提起，但却出於一時的感情衝動，現在再又提起

來，他可覺得再合適沒有了。因為這既然懲罰了他，也向她示了威，同時更可從此切斷他們的聯系。

他理直氣壯的走出去了，彷彿已經正大堂皇的結束了這場不快。然而，當他靠上煙燈，把那些餡糖般的南土烤了又捏，捏了又烤，一錠錠的抽着的時候，他的不快却又開始侵蝕他了。而且，由於他是那麼執拗的回味着她對田疇的顯明的護蔽，他的忌妒也就更爲強烈起來。

正和所有的公爺相似，雖然常把一般女性的貞操看得一錢不值，對於自己的女人的貞操，却又視同拱壁，外人挨也挨不得的。現在能夠緩和他的，是他無論如何不能證實他們的關係已經到了足夠使他去廠的地步。然而，若果長此下去，那就很難說了。「我都好久沒有和她同過房了。」他敗興的想，於是，他的眼前立刻展示開一幅幅淫亂放蕩的畫面，而他之所謂危機，也隨着增加了。

「可是，這是你自己願意的啦！」他呼籲着，握着煙鐵掙起來了。「來一回，你冷冷淡淡，來兩回，你冷冷淡淡，」他受屈的緊接着想，「唉，難道，……難道連他娃娃都比不上嗎。滿臉的鬍子！……」

他好一陣陷沒在痛苦里面，最後，他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

「雜種，我看你有好騷！」他自語着，一面攔下他的煙籤。
他重又走進吳楣房裏去了。

她沒有預先察覺他的進來，但當她發現他正向她注目而視，嘴角上勉勉強強濺起兩個淫穢的渦兒的時候，她也並未起身，依舊一手支住下頰，斜靠在被面上；而且，立刻遮開了他的視線。

「啊，已經想通了吧？」他故示幽默的問。

她沒有回答；但却不可辯解的輕聲的笑，因為她已經直覺到他誠想統緒她。而由於這個意外的冷淡，他生氣了；但他忍耐着，更加覺得他非突破這個可惡而又可惱的藩籬不可。

他在床沿邊坐下來了，於是擰擰她的腰肢，一面嬉皮笑臉的說：

「啊，我們就這樣生疏了嗎？唉，……」

「規矩點哇！」她嚴正的說，同時一下掀開他的手臂。

「這是你自己哇！」他惱怒的叫了；但停一停，他又忍耐的嘆了口氣，改變了方式，以一種訴苦的調子繼續着說，「不來親熱你呢，又怕你寂寞，來呢，你又這樣！你是以為我變了心了麼——哼？」

「替你變心也好，不變心也好，……」

「我給你賭咒！」他認真的切斷她，因為聽了她的口氣，他相信他還得賣氣力才能衝破那個阻礙他們接近的障礙。「請你下細想一想吧，」他申辯着，「是我不來親熱你麼？彭二嬸來的那天晚上，……」

他歇了下，於是湊近她去，用耳語完成着他的穢褻的自白。

「我還沒有那麼下賤！」她迴避開他，隨即十分憤惱的坐起來了。「你以為每個人都下賤麼？」她衝着他叫出來，用手掠掠零亂的髮髮，「你認錯了！告訴你吧，我多少還有點自尊心！」

他瞠目着她，正像挨過兩記耳光，而又苦於無力還手一樣。

「哼，哼，」她鄙視的笑了，「我只覺得噁心！……」

「我給你講！」公爺終於回過神來，於是惱羞成怒的大聲叫了，「不管你噁不噁心啊，」接着，他刻毒的，拖長着聲音一字一字的說，「從今天起，你不要落在我手裏算了，……」

「我早就落在你手裏了，」她喃喃的說，忽然感到了一陣悽楚。

「要是落在我手裏了麼——哼，把日子記住吧！……」

他威風凜凜的退出去。吳楣則照舊被埋在突起的悲苦當中，既未回應一聲，也不會望他一眼。直到過去了好一陣，她才有如置身夢境一般的抬起眼睛，堅定，但却辛酸的笑了。

「你總是要命嘛，」她自語着，而她突然痛哭起來。

她重又躺倒床上去了。

她並無懼於他的恐嚇，因為他的粗鄙不義，一種自傷薄命的情緒，却把她打擊倒了。她突然覺得她是生來便不幸的，而這個想法一經形成，於是，對於田疇的愛情的表白，便也發生了動搖了，不相信他真可能把她振拔起來。雖然幾分鐘前，她還把它看成她惟一的支柱。

一般人都是有了行動才來找理由的，而她若果要為她的動搖遲疑找點根據，那更容易。她想，他是結過婚的，他有着過多的子女，最重要的，他們的愛情將會致使孟瑜陷於不幸！

「她對我不好，也不說了，」她痛苦的思想，「可是，……」

她奇怪自己為甚麼老早沒有想到這些，因而她的絕望，也就更加深了。更加覺得她的命運之無可挽救。這正如一個夜行者，既然是胆怯了，恐怖疑懼就會自然而然的繼續

增高起來一樣。

最後，這種絕望使她得到了一個頗覺自慰的想法。

「對！」她接着想，爲了自己激賞着那個飄然而來的念頭，「對！我應該拒絕他，向他說明我不能接受他的愛情的理由，」於是她又複習一遍她剛才發現的他們之間的種種窒礙。「這自然是個打擊，尤其是對於我！」她嘆一口氣，眼淚又流出來了，「可是有甚麼辦法呢，生就了的苦命！……」

接着又描摹了一番他們下一次見面的光景。

在開頭這還順利，她拒絕了，而且婉轉的說明了她的理由，但當設想到他的反應的時候，困難就發生了。因爲雖然她深知他是執拗而小氣的，但她始終無法預見他將怎樣接受這個拒絕。

「若果他賭氣就好了，」她默語着，「這樣就容易了結得很！……」

然而，雖是如此希望，覺得他一生氣，他們的關係就會不了自了，接着她却又依照他的性格的執拗一面想了下去。而這樣一來，她的心緒，便又很激動了，因爲她看見他爲了她頓腳、發誓、於是顯得瘋狂的拖住她，向她傾吐着極爲熱烈的言辭，表示她若果不愛他，他便要結果自己！……

「這掙來怎麼辦呢！」她苦惱的自問着，雖然她的心頭無可辯駁的滲透着一種相反的柔情蜜意。「這會使大家都痛苦啦！」她默語着，彷彿，他就站在對面，而她是特別向他說的，「你，我，孟瑜，……」

她聽見了足步聲，胖娘姨走進房里來了。

「不用！」她意外的，頗有生氣的說，當娘姨才一提到午餐的時候。

「還給你留得有呢。」

「要吃，我知道張聲！」她拒絕着她的勸誘，這一回聲調有點頹唐。

因為娘姨的出現，那種屈辱的感覺重又佔據了她。當那個人退去以後，費了好大的氣力，她才又得接連起那一根中斷了的想像的線索；但已不再是原物了，沒有歡欣感激，有——只是悽苦！

「我一定拒絕他！」她紛亂的想。「一定，一定，」她又喃喃的提醒自己。她慢慢坐了起來，眼睛一直沉鬱的望入空間。

「一生來是這個命，沒辦法了！」她絕望的想。「恰恰又對我那麼好，」她嘆息着，想起了孟瑜從來給她的友誼；「我明天就去，我把層層節節都要向她說明。然後我就把自己關起來，這一生讓它算了！……」

她下床來了，帶着一種高貴的哀怨的情調，走向梳妝台去。

「真的一點東西都不吃麼？」她忽然聽見一種巧緻輕快的聲音，抬起頭，透過那窗玻璃，她就又看見了那張鼻子太小，鮮嫩的面孔。

一一四

「讓你去罵街吧！」田疇決意的想，當他聽見來自身後的叫囂的時候，彷彿在鑒識甚麼有趣的曲調似的，他微笑着，頭也不回的一直走了。這不僅因為他有着一個邪惡的想法，罵聲愈高，就愈足證明他笑落他愈到家，同時，更因為他已經明白白白表白了他的愛情，吳楣並沒有拒絕它，於是，他就不免寬大起來，對於任何惡罵都無所謂。

然而，當他跨出李家的大門，走了一段路後，他的步履又遲疑了。他忽然替她擔心起來，設想着李守謙將會對她採取一種怎樣的態度。他氣得那麼凶，而他自己又洒洒脫脫走了。

「他總不會打她吧！」他自問着，足步停了下來。

他得了個否定的答覆，他又走起來了。

他判斷他不會動武。他愛面子，他又是個大爺，他必不願意把事情鋪張開來讓自己丟臉！但接着，他又檢討起他和她晤對時的舉止來了，看看是否有過會使一個丈夫難受的動作。

「幸而我還冷靜，」他微笑着想，當他將反省告了一個段落以後。

可是，他還不能夠丟心落意。他只保證了公爺不會蠻幹，關於他的可能發出的種種辱罵，他却沒有理由來否認它。更討厭的，當一想起及辱罵，他就不能不記起剛才離開時他所身受的那些粗話。「簡直是才從牛欄裏出來的！」他想，給了他個刻毒的評語，但是臉色却立刻陰晦了。……

他悶悶不樂的走進茶館里面去了。他的熟人中多出一個聾子，正在同司爺下象棋。他誰也不理的坐向一張圈椅裏去，雙手勒住後腦，困惱的繼續着他的推測；但他忽又坐了起來。

「開水！」他大聲，但却頹喪的叫着，一面動手傾倒冷茶。

繃繃眉頭，老教師微笑了

「唉，你約的人呢？」他審慎的問。

「人家裏有事情啦，」絡腮鬚生澀的回答。

「完了，今天這個會又請了大半了！……」

「你這個話才怪，」因為懷着鬼胎，田疇多了心了；放下茶碗，他橫眉立眼的衝着他說，「她不來嗎，這只少得倒她一個人啦，跟我們開不開會有好大關係呢？她又不是要角！……」

因為牛祚冷冷的浮上一個明智的微笑，於是嘆息一聲，他就戛然而止。

「你的脾氣發夠了吧！」停停，老教師於是微笑着問。

「我發發脾氣啊，」田疇躲閃的說，重又攤向躺椅上去。

「既然不發脾氣，就讓我解釋吧，」牛祚緊接着說：「架起右腿，又把上身一折，他凝神望定了他，「爲甚麼我說今天這個會請了大半，你知道嗎？」他微笑着，稍稍停了一下，「鬧了半天，結果只來了個殘廢人！有的給老丈母拜壽去了，有的要當奶媽，有的就乾脆說，你們像是發了瘋了！……」

「認真要開，現在這些人也就可以了啦！」

「不過，你沒着急，有幾個人還是答應了等一會來，……」

「我着啥急啊——開不開得成會毫沒關係！」

「對！人是要坦白點，才肯少吃一些虧呢，」老教師含蓄的說。

他的聲調帶點悲憫，也帶點安慰，以及鼓勵；接着，他就嘆息着挪直上身，拏手掌，往復不息的熨貼着愁蹙蒼白的瘦臉，似想抹掉他的煩憂一樣。最後，他就用手托着下巴，一聲也不響了。

他頗疑心目疇的所謂毫無關係全是提勁的假話，但是他猜錯了。和他目前的某種擔心一比，開不開得成會，甚至能否得到一個決定，混之迷之的演一場戲再說，在他看起來確乎並不嚴重。他只一心一意掛念着吳楣，因為無論如何，他不能相信她經得起這個打擊。

他就那麼悶了臉躺着，而對他眼前的一切，彷彿視同無物一樣。別的人也不很關心他，除開牛祚，幾乎全都被棋局吸引住了。也正因為這棋局，大家才得勉強的停留下來，沒有說走的話。至於開會一事，不用說已經沒有了信心。少數人甚至腦筋裏連影子也化了的。因為他們已經各自去約了人，興頭也算發揮得儘夠了！

即便那個算是熱忱的煽動者的章桐，也不能說他還記得這回事的。然而，這不是他的錯，棋局現在正是到了決勝階段，若不是那一炮，國文教師早就已演出了全軍覆沒的慘劇。

最後，米子遠的老王，終於只能夠躲閃了。

「你輸了，你輸了，」司爺叫着，又擎車從右邊一將。

「我會坐過來啦，」聾子拉開老王，一點也不着急。

「像你這樣下，會下到明年打春雷也下不完哩！……」

「你不管嘛，」米子遠固執着。「又請走啦！」

「算了！……算了！……我們還等着要開會啊！……」

章桐強制着他們收場；他大叫着，把棋局弄混了。

「唉，還有的人呢？」他緊接着問，繞了大半個圈子。

他把他的視線逗留在絡腮鬍身上。

「喂！你約的人呢？」他大聲的問。

「哼，我沒有想甚麼啦，」田疇回答，心不在焉的微微一笑。

嘆一口氣，老教師慈祥愷悌的笑了。

「你沒有聽見嗎？」他趕快彌補着，向了現出一付怪相的章桐躊躇眼睛；「他早就

說過吳楣家裏有事，不能來啦！噫，」他又幽默的叫了一聲，「老弟，我看你的忘性也不小呢！」

「啊！你是問吳楣哇？」田疇害羞的笑了，「她不得來。」

「那麼台端約的人呢？」桐於是轉臉向司爺去。

「這不是人是條狗啦！」呂康笑指着鬚子說。

「去你媽的！……」

國文教師咕咕了句粗話，就又俯身向棋盤去，研究他所以致敗的原因去了。

章桐還在繼續着追問旁人，但他同樣碰到那一句了無生氣的簡便答復，「曉得的啦！」他瞪着眼睛滑稽的搖一搖頭，感覺得氣餒了，因為他看出他們不僅不負責任，便連心也冷了。

「這樣說等於圈圈啦！」他終於叫着說了。「這掣來怎麼辦呢？」

「吃了飯再看吧，」司爺隨隨便便的說。

「可惜這不是年夜飯，肚皮一飽，人也跟着變了！」牛祚半氣半笑的緊接着說，顯然不很滿意師爺的胡縐。「依我看麼，」他微微一笑，瞟了大家一眼，「還是各位再動動尊腿吧！」

「我倒不要去啊，」有誰唧唧噥噥的說，「我又不是聽差！」

「可是就要吃午飯了啦！」別一個清楚明白的表示反對。

「你的意見怎麼樣呢？」章桐焦急的問着田疇。

「你說甚麼哇？……」

暫時擱下心事，絡腮鬍帶點惶惑的問了。

「我隨便大家，」他板滯的說，當章桐一字一板的重復了一遍他的詢問之後。「這些事甚麼人敢保險呢？」他又各自想他的心事去了，「因為一點小氣弄來自殺的就多得很！」於是，打開記憶之門，好幾個女性的悲慘結局全都閃現出來。「自然，」他接着想，「這些人幾乎全都沒有受過教育！……」

這最後一個想法帶了一點希望給他，他所擔心的吳楣的前途，也立刻光亮了。她是個新女性，她必不會被逼得去尋短見。然而，為防萬一，他却決定自己遲一陣再回鄉下。

「出了事會有人嘈雜的，」他提醒自己，「地方只有這點大啦！……」

他安了心了。抬起視線，他笑望向他的同伴們去。

因為大多數都反對就這樣等下去，更沒有一個人再願意去邀請，他們已經決定下來，等到吃過飯再說了。他們正在準備回各家裏去，章桐在叮嚀他們，希望大家不要失約。

「怎麼，要吃過飯才開會啦！」田疇聽清了他們，他就一下坐直起來。

「那個叫你早又不發言啦！」章桐拉長臉不滿的說

「也好，一絡腮鬍心安的嘆了口氣，「總之，我等你們好了。」

「難道你就坐鎮在這裏嗎？」轉身來，已經下了階沿的牛祚幽默的問。

「免得你們吃了飯來又泡茶啦，」田疇搭訕着說。

大家奇怪着他的隨順，都陸續動身了。

但是散後不久，章桐忽又單獨轉來了，要他到他家裏吃飯。他頗頭痛於母親每回吃飯時的囉嗦，很想找個人岔開它。田疇答應了他，雖然直到吃起來了，他還覺得茶館裏利落些。

但他終於忘掉了他的担心，被章桐的興奮的說談吸引住了。因為已經分鍋，母親同妻子又是很守舊的，和他的共餐的只有那個十歲上下的妹妹。以開會為中心，他們其初只零碎的發着感慨，推測着它的成敗，最後章桐的感慨變成了牢騷，洋洋洒洒的說起來了。

從他看來，許多人都無可救藥了，因為他們不但不自振拔，反而在化身為絆足石，隨時隨地阻礙旁人的進步。你說這個很莊嚴神聖吧，他就笑你傻氣，洋盤，甚或挖苦你了。

釘子沒有碰夠！……

「哀莫大於心死，」他又搖搖頭說：「他們心早就僵了！」

「可是，你也該想一想大家的環境呵，一田疇苦笑着說。

「環境？」章桐重複着，張大了眼睛看定他，正像對方說了句傻話一樣；「怎麼你也舞起這塊爛盾牌來了呵！」他又苦笑着叫喊了，於是嘆一口氣，緊接着說下去，「若果我們的老祖宗也開口環境，閉口環境，我們今天恐怕還在茹毛飲血，吃不成這麼好的豆腐乳了！我的環境會讓我上前綫嗎？」

「你這個話自然也對，」絡腮鬍吃吃的說，漲紅了臉。

他之「臉」，自然因為他無法反駁他的朋友的議論，然而，主要的原因還在這裏，由這同一議論，他陡然感悟到了一個新的啓示，於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強烈的激動，開始侵襲着他。

他想起了吳楣，而且第一次恍惚於他們間的全部阻礙。

「是的」，他向他自己說，「過分遷就環境，你就動都不能動的！……」紅着眼圈，章桐的母親忽然悄悄的出現在廚房的門道上。

「我知道你翅膀長硬了，」她斜靠在門枋邊說，「這屋裏裝不下你，」

咽哽使得她住了口。她躬下上半身，扯了圍裙去揩眼淚。

「那一個又把你老人家氣倒了啊，」章桐求乞的，苦滯的說。

「你沒有氣我！」一下伸直了腰，老太婆惱怒的叫了。「田老師不要笑哇，」她又害羞的一笑，溫溫和和的望着客人訴苦起來，「你都在教書了，請你評評。看我這個老娘子又對不對！吃有吃的，穿有穿的，現在鍋也分了，又沒有嫌話了，還今天要上火綫，明天要上火綫，這究竟啥道理嘛……」

「沒有人說上火綫啦，」田疇沉吟着說，又四下望了望。

「我知道你們是一氣的！」停停，老太婆不平的叫了。

「確實沒有人提過呢。」絡腮鬍害羞的說。

「對！——對！——我總是沒有長得有耳朵嘛！……」

哪一哪嘴，又生氣而自負的瞅了田疇一眼，老太婆滿臉不快的退進去了。但她並未停止她的嘮叨，竟連客人也被她措帶上了，說是兒子盡交的好朋友，就專門慫恿自己去幹笨事。因為自從章桐回來以後，她對他更擔心了，正如擔心她好容易復活轉來的孩子一樣，深恐他又走掉。

由於這場意外的打插，兩個青年的興致，也陡然給敗壞了，而他們所能做的，只有

啼笑皆非的趕着結束餐事，以免再釀出不快來。因此，一攔筷子，章桐便向他的朋友支了個嘴，一同回茶館去。然而，坐在那裏的却只有個牛祚；接着雖又陸續來了兩個，米子遠和那個混名汗奶姆的瘦長同事，但和上午一比，不必說是開會，便是吹牛，人也嫌太少了……

章桐首先不滿於這個零落的景象。這不僅因為這場會議是由他倡導的，午餐時候招來的那股悶氣，也從中激盪着他。加之，時間確也不很早了，若果呆等下去，會議一定流產無疑。他東張西望着，不時又忍不住苦笑着致怨幾句；最後，他就自告奮勇，親身出馬跑去催請……

在這批人當中，田疇對於開會一事最爲冷淡。當一走進茶館，他就立刻記起，他之所以停留下來的理由來了。他在等候吳楣的消息。他四面傾聽着，看看茶客們是否在廣播甚麼噩耗。

他所聽見的照舊是關於日常生活的怨嗟，他稍稍安了心。

「也許是沒有甚麼，」他想，「至少現在還沒有發生岔子……」

他又凝望向街面上去，一切照常，他不能夠從人們的表情上發現一點碰上了甚麼重要有興趣的消息時慣有的神氣。沒有探聽的慾望，也沒有急於講話的慾望。便連那個混名

滕告示的半老女人，也是很安靜的，架着老光眼鏡，她專心一意在己對花生攤子前紡着綫子，……

閃着一種洞察的眼光，牛祚一逕的眼瞥着地，現在，他失聲笑了。

「笑甚麼哇？」轉過臉去，田疇神經過敏的問。

「嘿，我看你今天對於演劇特別不熱心哩！」

「大家都懶妥妥的，熱陣心也沒用啦！」絡腮鬍訕答的說，邁開了臉。

「這倒是實在話，」米子遠同意着，「事情不是熱心搞得成功的啊！」

「那麼，不熱心大致搞得成吧？」微微一笑，牛祚警覺的提出了個反問。

「我那裏是這個意思呢？」聾子見怪的說：「至少我不會這樣不通！」

「那麼你也覺得熱心並不壞了？」

「可是，我始終沒有說熱心要不得啦……」

「哎呀，你們扯甚麼啊！」那個抱着孩子的長人，忽然插進來說了；在這以前，他只一心一意當奶媽。「熱心也好，不熱心也好。」他懶懶的接着說，「我們總算劃到了。」

他一眼瞥見那孩子在微笑，他住口了，順勢擰了擰那個又黃又瘦的臉蛋。

「你熱心嗎？」他親暱的問着他。「做個聳聳就給你買糖吃！……」

揉揉眼睛，老教師苦笑了；田疇同時深沉的嘆口氣。但這嘆氣，是和牛祚的苦笑沒關聯的。當他們正在拌嘴的時候，絡腮鬍忽然看見張貴從東頭走過來了。於是他有了個慾望，急想問他點甚麼話。而且深信這一局於他很重要的；但他却又眼睜睜的，讓他打從茶館面前走了。

他惋惜這個失去了的機會，而且對於自己的優柔感到不滿。「真是糟糕！」他煩惱的想，「怎麼這點勇氣都沒有啦？他能夠很快就會轉來，那就好了！」於是他就一直守望着那個男僕的去處。

他這麼瞭望了好一陣，但他從未再瞥見那一頂別緻的壓髮帽。最後，倒是章桐漩風一樣走來了。他含愁的看定他，猜想他的朋友一定很失望的，因為當他滿臉怒氣，剛才跨上茶館的階沿的時候，他就粗暴絕的吼起來了。既半點無說明，也不答覆任何一個人的追問。

但也無需答復，他的催促的一敗塗地，已經很顯然了。

「那個比方真說得好！」狂笑一聲，他又掠掠頭髮吼下去說，「初入社會的人至少像匹羊子，至少有兩隻角！一混久了，就連這點武器也擠掉了——變成了看家狗

了！……」

「哎呀！」牛祚佯笑着插斷他，「你的嘴巴也用毒藥煮過了啦……」

「這樣說也行啦！不過我要告訴你們：哪個再從演劇的事，他三代人都不學好！

……」
他忘記了他對牛祚素來的尊敬，跳起來就走掉了。

跟着來的是那個汗奶姆的獨到的批評。他覺得章桐太口敝了，也太不曉事，因為參加演劇根本就是湊興，這該出於自願，誰也不能妄自尊大的裁制別人。漫罵更要不得

「一來就罵人是狗，」他不平着，「我不相信他就沒有個家，沒有妻室？兒女？

……」

「像你這樣說來，每個人都逃不脫狗命了！」牛祚插進來說，諷刺的眨眨眼睛。

「我看他倒是一支頂起砂鍋胡碰的狗！……」

汗奶姆更生氣了，看光景還有話的，但是田疇憤憤不平的切斷他。

「你這個話太重了哩，」他沉重的拖長着聲音說。

「怎麼太重了呢？」

「這個還要問嗎？」田疇冷然一笑，一種同仇敵愾之性，陡然衝上來了，「因為照

你這個說法，許多爲了理想信仰遭到挫折的人，都可以算是狗，算是頂起砂鍋在胡碰了！然而，……」

「他都罵旁人是狗啦！」

「他是罵的那些沒有勇氣做人的人啦！……」

絡腮鬍忽然很激越了，他衝着他叫出來，語氣間含着大量的蔑視。不僅如此，他更揚聲一笑，不屑一顧的撇開了那個不幸的保姆，轉臉向老教師，感慨萬端的暢說起來。

題目並未改變，向了牛祚，他更嚴肅而認真的發揮着剛才他所說的話語的含意。他特別提到愛和犧牲，而當他說着這個的時候，他是那麼顯明的意識到他同吳楣的關係，他們之間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全盤變動。彷彿有人也正向他擲着石頭，於是他就不能不起而自衛一樣。

認定是發神經，那個可憐的瘦子，已經抱起孩子走了。但這並未叫出疇掃興，而且，順便就拿他作代表攻擊起來：他們微溫，市儈，只配兢兢忸忸的在灰色生活裏打着圈子，……

「變成這種人自然也好，」他又刻毒的說，「他們有機會笑別人比他們笨！……」

他冷然一笑，於是架起腿子，對誰也不再張理了。

一一五

太陽已經落土，湯元齋子已經上了街了。雖然始終沒有盼望到李家那個僕人的蹤影，街談巷議中，却也沒有任何有關吳楣的閒話。於是田疇離開茶館，放放心心的回家里去。

事實上，當他藉着那場不快的拌嘴，暗地里爲自己作了一回振振有辭的辯護以後，因爲擔心吳楣而來的惶惑狐疑，早就被他掃蕩盡了。現在，甚至他還多少帶點躊躇滿志的神氣，而在這樣結結實實的心境當中，他所想的，已不再是黑暗和陰影了，全都合乎他的理想。

溢洋溢着愛情，與乎享受愛情之樂的幸福情緒，他昂然闊步的穿過着市街。當他偶然瞥見那個同事，那個曾經作過他的奚落的對象的保母的時候，他也並無憎恨，只是覺得他的可憐亦復可笑。因爲那瘦人正抱了孩子，在門口曼蹩着，似在催眠着他的寶貝入睡。「一個人怎麼會安於這種處境呢？」他想，繚繚眉頭，彷彿這是一個新的發現一

樣。他隨又搖了搖頭，帶點惋惜的笑了。

他已經走出市街，來到田野間了，既沒有遭逢到甚麼不快，也未有過任何邪惡念頭，一直都愉快爽利。他目不暇接的瞟眼着那些渺遠的雪山，繞繞着暮靄的灌木林子，以及早已賸有一叢叢谷樁的稻田，似乎無一不足以使他滿意，使他感覺到一種高尚飄逸的情致。然而，在一處小溪溝邊，當他恰恰繞過一堆野刺梗叢的時候，他却忽然帶點驚愕的停了下來；隨又衷心的笑了。那個背向了他，一雙腳泡在水里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曾經使他爲了他義憤填膺的章桐。

接着，他又大笑一聲，於是歡呼着急走過去。

「嗨，想不到你在這里！」他喜出望外的說。「大約心里還在不舒服吧？……」

他和他面對面坐下來了，抱着膝頭，開始酣暢的向他追敘着他的朋友離開茶館後引起的種種反應。章桐默默傾聽着他，神氣似乎有點勉強，但也終於爲田疇的熱誠所打動了。

「他當然要生氣啊，」章桐忽然插進來說，「你說的這些話，市僧哲學上沒有過
啦！……」

提起濕淋淋的雙腳，抖一抖水，他擱向一碗大石上去。

「你曉得麼，」他又陰鬱的接着說，勉勉強強一笑，「市僧哲學教程第一課，就是叫人要規規矩矩生活，甚麼理想熱情都不能有，有了就會扣飯。便是講情說愛都該挨頓屁股！……」

「你跟他們去談愛情問題，那就更倒霉了！……」

田疇非笑的，興高采烈的叫了，接着他更一蹦跳了起來，轉身就走，現出一種驚走嚇避的神情。彷彿便是章桐，也沒資格來討論這樣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題目一樣。但他畢竟又轉來了，於是僵僵着看定他，運譏帶諷，從反面暴露着一般人對於兩性關係的看法之俗不可耐。

「我問你，」他接着說：「僵僵得更低了，嚴肅而脅迫的緊盯着對方的眼睛，『這様的人配懂得戀愛嗎？……一個只相信男女關係就是性慾，就是養小孩子的人，有資格談戀愛嗎？……』」

並不等候答覆，他就挪直上身，快意的大笑了。

「老兄！至少他們這一輩人沒資格哩！……」

因為時間已晚，而且陡然警覺出來，若果再這樣談下去，他是會忍不住要披露自己的祕密的，於是停住，他又矜持的一笑，告別了那個箕踞而坐，正用好奇眼睛研究着他

的章桐。

當他又獨自在暮色蒼茫中走着的時候，他的步履更輕快了。而且，彷彿腳上生了眼睛一樣，雖然曲折的鄉道狹小糲糊，雖然因為正浸在一種甜津津的緊張當中，他又不曾注意到走路，但他沒有蹉跌，便連腳指頭也沒有磕拌一下。他不斷的回想着剛才的談話，「我想他是會了解我的，」他判斷着，隨即聯想起了章桐的不幸的結婚。他嘆息了。

「他一定是因為婚姻不滿意才到前線去的，」他接着想，「至少這是個重要原因！」他又嘆了口氣，很爲他的朋友抱恨；但他忽又愉快的笑了，「還不知道他在外面找到愛人沒有呢！」他喃喃的說。他設想着，希望他已經成功；可是他又無法相信這個會是事實。「認真要找一個也並不容易呵！……」

於是，甚麼章桐，以及他所假定的各式各樣的章桐的配偶，都一下消散了，而遮沒着這些的正是活鮮鮮的吳楣的形象。他試想找出她的缺點，但他找不出來，因爲她似乎根本就沒有缺點，容貌，性格，脾味，全都是很美的，彷彿是上帝特別照了他的願望創造的樣。他陡然感覺到一陣溫暖，而且爲這個溫暖所眩惑了。可是末了，他又敗興的嘆了口氣。

算是這天的第三次，他和吳桐之間的全部困難，忽然間又從心理的夾縫中跳出來了。而且，和上兩回不同，並非一晃即逝，倒像挑戰似的面對着他：他們都是有配偶的，他更養育了子女，等等。「去它媽的！」但他心里一橫、生氣的大叫了。於是就甚麼也不再想，加緊脚步望家里走。

常回到家里的時候，已經上了燈了，孟瑜正嘮嘮叨叨的在房里替孩子換尿布。那嬰兒才睜了起來，可是被蓋臥單、全給他打污了。幾乎整個床舖都全粘滿了黃中帶綠的排泄物。

「這又怎麼了哇？」呆了一會，他終於掃興的問。

孟瑜立刻聽清了這是誰的聲音，但她並不停住手望他一眼，也不答腔，但却繼續發着怨言：所不同的，在思想中，那對象已經變成了丈夫了。他去了一整天，他不用說一定玩得痛快！

「只圖自己舒服，看你能舒服一輩子麼！」她唧唧噥噥的說。

「窩憐了哇？」他又明知故意的問，因為她的不理生起氣來。

她依舊不答覆他。但是氣沖沖的，她把那個已經包好的孩子一下塞在他的懷里，於是，挑起那張爛洗腳帕，蹲在床面前一支瓦甕邊搓洗去了。準備清洗後繼續收拾床舖。

他啼笑皆非的笑了，不知是拋開好，或者勉力盡盡義務。

「嗨，對！一回來就碰上好差事了！」他不平的，解嘲似的喃喃的說。

「我的差事才更好呢！」她怨憤的接了腔，完全忘記了今天以前她是怎樣的籌就他，「補了一整天破衣服，破襪子，連板凳都沒離過；下午你說好好休息下吧，又給你把攤子擺開了——你看看墮？……」

她抬起頭，伸起濕漉漉的手來，望了床鋪一指。

「真是把冤孽遇到了！」她困憊的加上說，想起了她不該太賭氣。

他哼聲嘆氣了，因為他忽然感覺到了那個早已習慣了的道德壓力，同時却又顯明的意識到自己的難於馴服，而且遠較以往強烈。但他終於迴避開她，抱起孩子走出去了。

「這叫做唻生活呢？」他自問着，惱怒的坐在階沿邊的破藤椅上。

於是，所有日常生活上一切使人難堪的節目，都一一在眼前放映開了。而多子，窮困，口角，便是這些灰色卡通的主題，且又盡皆孟瑜演着要角。她粗暴，她負氣，她是那麼的容易生產！「就像故意顯本事樣！」他刻毒的想，當他記起有一次勸她打胎，她就和他爭吵起來的時候。但最使他不滿的，是她三番兩次拒絕他向娘家求和，這彷彿是故意的，故意要他在生活的重壓下喘不過氣來。而從他看來，至少，至少她對他的處境

不加體恤，確是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實。

「這無疑是個報復，」他解釋着，「因為她總覺得，她爲我犧牲得太多了！……」於是，他又接連的想起了若干瑣事，這些全都證明着他的解釋的可靠；雖然它們在發生的當時，曾經那樣滿足過他，但是現在第一次全變樣了。正如那種他所慣常感到的道德壓力，雖然以往常使他輕而易舉的平服下來，現在却又第一次使他奮力反駁，乃至憎恨一樣。

「庸俗！庸俗！」他喃喃着，更生氣了。「愛情可以和利害打算糾纏在一起嗎？」他接着想；「若果這樣，我的損失也不小呢！正經事做不成，說了幾年到前線去……」回來就把娃娃塞給你抱！……」

他咬牙切齒起來；但他一眼瞥見了拈着油紙捻子走過的王媽。

「來！——他大聲叫住了她。「拿去抱一下吧！……」

他感覺得輕鬆點了，但這並非因爲老婆子解除了他的無聊的義務，算作主要原因，是他經過一場苦鬥，已經把那個常常使他失措的壓力擺脫掉了，得到了完全的呼吸自由。

然而，停停，他又不免感覺得悶氣起來。因爲粗粗看來，孟瑜既一無是處，彼此又

全無幸福可言，事情原是極簡單了，可是一經設想，他才忽然發覺出它的複雜困難！「到底怎麼辦呢？」他喃喃的自語着，當他意識到他該從速決定他的態度，而又無論如何捉摸不住一個中心辦法的時候。

「離婚？」他繼續的考慮着；「這自然是正辦，但是她肯完全把孩子領下來嗎？他決定不肯！」他嘆息了，拍拍椅子的靠手。「結果恐怕只有一走了之！因為若果勉強下去，大家都沒有好處啦！……」

他感到絕望的全身攤向椅背上去。

「要是她理智點也不說了，」他又一下坐坐直起來，沉痛的點着頭，「又很頑固，……」

然而，雖則認為她性情頗為古怪，凡事不通商量，接着，他却已經開始設想，他該怎樣去說服她了。他可以說勉強下去他們會更痛苦；而且，這個已經不是他們兩個人的事了，其中還參入了吳楣！因此，縱使他沒權利求得她的諒解，他的朋友的不幸的處境，她是該同情的……

因為自覺到他的情辭的懇切，他看見生機了。

「依我想，她可能接受的，」他推測着；「只要沒有觸到她的脾氣！……」

於是，他又接連想起若干足以支持他的論斷的實例。當其和她戀愛的時候，他曾經說服她毅然決然的同他出走，而她之願意撫出孩子，也是他說服的。不僅如此，由於這些回憶，他更發現出她的品格中具有一種自我犧牲的美德；這於他是有利的，但他發覺了自己的心情有點異樣，沒勇氣再想了。

「我自然對不住她，」他嘆息着，忽然責備起自己來，「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總之，」他又更加沉痛的嘆了口氣，「我們都是大時代的犧牲品啊！戰爭，苦悶，四面的銅牆鐵壁！……」

他苦着臉站起來了。走進堂屋，他看見孩子們在燈下看圖畫。

「你們也把書取出來讀讀啦！」他說，跨進臥室里去。

孟瑜已經收拾好了床舖，正在絞乾那抹腳布。

「弄乾淨了哇？」他問。「你也該休息下啦！……」

接着，他把那老媽子叫進來，自己接過孩子，吩咐她去給孟瑜打洗臉水。而由於這些近來稀有的關切，她對他因為自己的疲勞而生的種種怨尤，立刻消散盡了，於是同他接談起來。

她告訴他，王媽上年度的領谷證書，保長已經送起來了。

「今天就只這件事使人高興，」她接着說；「聽說米價又要漲了！……」

「前一場你不是才買過米麼？」縐縐眉頭，他插斷她問。

「一共才買了幾升啦！還東拚西湊的，……」

她嘆息着，彼此都不期然而然的陷沒在沉默里面。

王媽端出臉盆走轉來了。她已經聽見了他們的談話，而且注意到了兩年來談到生計時他們的臉上慣有的憂傷。因此，當她退回門邊，她又轉過身來，努力想笑一笑；但她嘆息起來。

「你們領起來吃吧，」她愁蹙的說；「慢慢耐過去就好了。」

田疇突然感覺到了一陣難於忍受的煩亂。

「我們一共借了你多少哇？」他問，一下揚起臉來。

「這個年歲，不要緊，……」

「怎麼說不要緊呢！」他粗魯的切斷她，但却立刻羞紅了臉；「你這麼大的歲數了，」他溫和的接着說，又勉強一笑，「再說是你心好，我們也不忍啦！你把數目好好記清楚吧，我們將來還你錢的！」

「也要得啦，」老婆子搭訕的說；「總之隨便你們好啦，……」

孟瑜對於丈夫的態度顯然不很滿意，而且，她之不滿，又不僅因為反感於他的虛驕，原來這件事是她早已向老婆子講好了的，證件也早由她收存起了，因而他對他的干預感到了掃興。

於是，當那老媽子躲閃似的退開以後，她就尋覓似的向他提起了房子的事。

「沒有找到？」她反問，當她得到個否定的答復的時候。

「是沒有找到啦！」他生了氣了，但他忍耐着，雖然這個並非由於甚麼道德上的壓力，而是忽然反省到他不該爲了一點小事和她鬧翻。「一連看了好幾處地方，」他說起誑來，口氣柔和了好多了，「不是太糟糕，就是太不方便。牛老師家里有兩間空房子倒還好，離學校又近，……」

因爲忽然記起他在牛家去過，於是他就更加若有此事的講起來了，雖然平常他是少扯誑的；但她切住他道：

「我知道！……我早知道了，可惜人家堆得有東西！……」

「是囉，」他圓滑的承認着，「所以只有明天再跑一趟，……」

孟瑜忽然冷冷一笑，他臉紅起來，無法誰下去了。

「你不信嗎，我們明天又一道去嘛，」他忸怩的加上說。

「這是你自己犯夾疑哇。」

「像你這樣說來，我總是在扯謊啦！……」

他訕笑着，從床沿上站起來了。

「像要吃奶子了吧，」他說，把孩子遞給她。

這是一個託辭，孟瑜立刻看出來了。因為爲了將來上課利落，她已經硬心的強使孩子的吃奶有了定規，現在又非哺乳時間，他是不會不知道的；但她想起了他的心情才好轉不久，沒有發作出來。

他也知道他瞞不過她，可是，他依舊洒洒脫脫的退出去了。

「我知道你處處都和我作對的，」他想，跨出了臥室的門檻。

孩子們還圍着燈盞在爭看圖畫，但他視若無睹的穿過堂屋，走向院壩里去。現在，他對她的憎恨又復活了，但他並未忘掉那個約束，他不能隨便的和她鬧翻，因而便只好躲避開。

「就要你這樣才好，」他幸災樂禍的想，「看我還少受些痛苦麼！……」

他在院壩里躑躅起來，除了那種躲脫一椿麻煩後的滿足安靜，胸中一無所有，然而，一個飄然而來的念頭，下使他停下來了。「老實話啦，我該不該告訴她呢？」他

驚訝的問着自己，奇怪他爲甚麼沒有向她提起他和吳楣的見面，雖然他也明白，他是不能把實情全部告訴她的。

但他又狡滑的笑了，「現在暫時不要提她好些！」他想。

於是，就在這同一欺騙的唆使下面，他重又走回臥房里去。

「你該休息夠了哇？」孟瑜迎着他問，已經壓滅了她的不滿。

「差不多一整天都在跑，」他厚顏的開始解釋，「……」

「我不要聽！」她衝着他說，隨又斌媚的笑了，深恐他誤會她在認真生氣；「大約往幾回我都坐起滑竿去看房子的吧？把你才跑了一天，就說累了——其實，天曉得你在街上怎麼混過的啊！」

「我們明天上街去問好吧？」他假裝正經的向她打賭。

「可是，你先前爲甚麼又要犯夾疑呢？」她玩笑的激勵着他。

「犯夾疑！……你逼得我打胡亂說啦！……」

「我總不相信你連茶館都沒有進過，」孟瑜微笑着搖了搖頭。

「茶館自然進過！才上街的時候，口干舌燥的，……」

孟瑜已經沒有聽他。她忽然嘆了口氣，想起可憐的吳楣來了。雖然因爲丈夫的好脾

味，和他的態度的開朗，以及認定這些全是她一兩月來百般將就成功的，她正感覺得愉快。

「其實，你真該順便去看看老吳呢，」她愁蹙的插嘴說，相信他決沒有看望她。他帶點吃驚的翻眼望她，於是咬着嘴唇，躊躇着他該如何答復。

「不管怎樣，」她接着說，又嘆了口氣，「即使說你不原諒她吧，想想她的處境，你也該原諒她啦！何況是老朋友，這幾年來，也幫了我們不少的忙，——哼，我看你這一付皮氣啦……」

她搖搖頭，用嘆息補足了她的語意；他把眼睛埋下去了。

「好，我明天去看她吧，」他細聲細氣的說。

「對！——就要這樣才好，一個人不要太短見了！……」

「我已經去看過她了，」他脫口而出的說，神經過敏的抬頭起來。浮出傻笑，他顯得胆怯的看定她；她驚怪的大笑了。

「霉了！那嗎你還說明天去？」她做氣的反問，以爲他開了她的玩笑。

「因爲太不痛快了啦！……」

「怎麼樣呢？」她緊跟着問，看出了他的遲疑。

「怎麼樣嗎，」他重複着，努力克服着他的反悔；而他異樣的一笑，十分流利的說下去了，「我和公爺鬧了架啦！看過房子。我在茶館里碰見章桐他們。說是劇團就要開會，央求我去約她，好，我想，你不要再三四要我去看她的，我就去了。一見面就訴苦，給公爺聽見了，罵她逢人便說，……」

「他做都做得，人家說不得嗎？」她憤激的叫出來。

「是啦！就因為我這樣駁他，我兩個就吵開了！……」

他更加忸怩的笑起來，但他忽又不由自主的嘆了口氣。

「不過，不要再提了吧！」他愁蹙的說；「提起來頭痛！」

「這個就算頭痛了嗎？是我，我倒還要跟他吵一架呢！」他原想趕快結束這場談話，但她更憤激了。「你現在怎麼這樣沒勇氣呵！你以為他身上卡得有手槍哇？那是綑洋盤啦！——他敢！……」

她誤解了他的沉默，失悔她傷負了他，她又抱歉的笑了。

「我這個話自然有點過火，」她沉思的接着說，「不過，想起來太教人生氣了。你試想想，」她看定他，顯出一付愁容，「原先東騙西騙，哄上手去，現在又當成爛草鞋樣，一個錢不值了！這就是沒有愛情的結婚的好結果啦！」她搖頭嘆氣，口氣忽然沉痛

起來，「一點道義上的保障沒有……」

她悄然的陷入深思，把眼光埋下了。田疇意義曖昧的長長嘆息一聲，於是逃避似的，立刻退了出去。他在外面徘徊了很久，而當他輕足輕爪，回轉臥室的時候，他相信大家都睡濃了。

可是他猜錯了，孟瑜還在爲了她的朋友而憤憤不平。

「真是太可惡了，」她喃喃的說，當她聽見了他的響動的時候。

「是啦，」他曼應着，嘆的一口吹了燈盞。

「是我是吳楣麼。我走好啦！我不相信一定要個丈夫才活得下去！……」

「快睡了啊！……呵，呵，呵……」他故意夾雜着呵欠說。

一一六

透過玻璃，當吳楣發現那個站在窗子外面的，正是她的不幸的禍首的時候，她憤怒極了。而且，深信她的詢問絕不平常，顯然包藏着大量的惡意，於是她就忍不住向她攻擊起來。

她沒有猶豫，動搖，以及任何顧慮，有的只是一種暢快淋漓的感覺。但是她把她自己更弄糟了！因為那一個不但不肯示弱，她更無所隱諱的把當天發生的故事作為武器奚落了她一遍。而且，這麼一來，那個原希望讓事情自己陰消下去的丈夫，重新又爆發了。他立刻參加了她們的爭吵，而在末了，當他把風潮壓平了，他就較前認真的向她宣稱，此後不得允許，她不能出門一步，不能接待她私人的任何賓客……

雖然很遲才得入睡，她早已經起了床了。當在痛苦的失眠當中，她流了不少的眼淚，深深嘗味了憂傷失望的痛苦。她在最後得到了個依違兩可的決定，她該趕快去看田疇，然後再來考慮她所當取的態度。打破這個牢籠呢，或者就在里面吞聲飲淚，遣發她更加無望的歲月。

這個步驟，她不僅在當夜認為妥當，恰恰適合她的複雜的處境，便在天明醒來之後，她還認為這是她目前救急的惟一辦法。她毫無疑慮的加緊梳洗，而且已經快打扮好了。

但她忽然止住那個正在臉上熨貼的香粉搨子，陷入了冥想。

「是的，」她對自己說，「老田的表示不好，我馬上就走！可是，萬一他又知道了呢？……」

她記起了李守謙昨天下午的粗暴神情，她嚇怕了。

「他知道了會更糟！」她帶點恐怕的想，「單看他那個凶神惡煞的樣子！……」她心灰意懶的推開堆在面前的香粉，口紅，一雙手掩了臉。這個從來沒有想到的意外，也許是想到過，只是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問題，而無論如何，現在她却看出它的嚴重性了。

「怎麼辦呢？」停停，她自問着，雙手落在梳裝台上。

她軟弱而又可憐的笑着，不能得到一個具體滿足的答案。

「自然。」她接着想，輕輕吁了口氣。「要是今天不去，我也完了！」於是她就接連想起許多她會完了的理由，而最使她恐懼的，是她深信她的對敵將會繼續不斷的挑撥，迫害，一直把她踩進泥土里面。「沒有問題，」她又痛苦的想，「只等她生產了，他的耳朵還要肥的，他會更加聽她的話！……」

胖姑娘捧着茶壺走進來了，她怔，於是微笑着望定她。

「都沒有起來嗎？」她專注的，細聲的問。

「嘔，還早！」姑娘癩癩嘴回答，清楚她問的是甚麼人。「其實有甚麼惡的啊！……」
「我不惡，」她切住她說，眼圈子立刻紅了。

「對！……這個年歲，讓他們點，……」

「我不忌，」吳楣重複說，強制着自己安靜下來。「我想同你商量個話，我要回去一趟。老爺起來問起，你就這麼說，我回去了，叫你下午去接。不問，你就甚麼也不要說，下午來接我好了。」

「你回去散散心也對，他今天要忙着踩界啦。」

「張青呢？」

「早就出街去了。」

「那個是非婆呢？」她又問，指的鄒初芬的貼身娘姨。

「噯！皇帝娘娘都還在睡，她就起來了嗎！……」

胖娘姨的回答在在使她感到丟心，滿足，她的決心又堅定。

她叫她等候在房里，動手結束着她的未完的修飾。末了，她終於迅速而妥貼的打扮好了，於是她又重複了一遍她的屬託，並且吩咐她作前導，挪好房門，輕聲輕氣從後門摸出去……

沒有碰見一支令人討厭生疑的眼睛，她就單獨溜到郊外來了。而從心情上說，這無異進入了一個自由天地。不再感到任何屈辱欺凌的威脅。但她依舊感到緊張，雖然這個

緊張之來，已不再是那種深恐被人發覺的擔心怯懼，而是那個逐漸迫近目前的萬分重要的幽會。

自從無意間掀起一場吵鬧，馴致她的處境更趨惡化以後，她已經把那個高貴的決心遺忘掉了，那便是讓她自己犧牲，不要使得孟瑜陷於不幸。現在，在她的心目中，却連她的朋友的影子也沒有了，而她所念念不忘的，只是立刻就看見他，立刻由他給她的命運下個最後的判斷。正如一個賭棍，注既然壓上了，他就自然而然的只會關懷就要揭開蓋子的骰子，而無暇注意其他的事情一樣。她的脚步愈走愈加快了。

然而，當她正在登上一個土坡，只等上去，就會望見他的竹樹掩映的大門的時候，她忽然聽見了一聲熟識的招呼，而那個曾經使她感到莊嚴尊貴的念頭，就立刻又浮了上來。抬起眼睛，她望見孟瑜滿臉驚喜的站立在土坡邊上。於是她呆了一下，顯得忸怩的停下來了。有如一一個極愛體面的人在衆目睽睽下，忽然做了一件有傷大雅的愚蠢舉動一樣。孟瑜是約了丈夫上街看房子的，並且決心去探望吳楣。而正因為這後一打算，田疇很不高興，他步履緩慢，嫵嫵的拖在她的身後。然而，孟瑜的招呼，忽然使得他很興奮了，他二腳兩步的趕上了她。

他沒有想到吳楣今天就會來的，但他並不感覺歉疚，有的只是疑懼。

「你上來啦！」因為孟瑜正在請她上來，於是，他也生澀的夥着說了，「我們才說上街去呢。……」

「我真有點懶得走了」，她猶豫的說，偵察的翻眼望他。

「那才怪呢！」孟瑜嬌嗔的叫了：「還有好幾步啦！」

「你們不是要上街麼？」吳楣反問，好容易提出了一個解釋。

「既然是你來了，我們又不上街好啦」，田疇勉強強強的說。

他顯然有點拏不定主意，憐怕一不當心就會露出破綻；而且，她的眼勢，他已經懂得了，她企圖由他的外表找出一點標識。孟瑜已經知道昨天的事了，或者竟一點也不知道。

「再不然，這樣好吧，」他又急轉直下的說，「你一個人上街去呢？」他臉紅紅的，求乞的轉向孟瑜，但她大叫着拒絕了他。

「這才想得好哩！……你去不要便當些麼？……」

「我昨天才跑了一天啦！」

「啊啲！你這才跑得多哩！」她嘲弄的說。

她本想說得很堅決的，而她的嘲弄，倒反使他苦苦的勸起來了。

「你自然比我跑得多啦！」他討好的接着說，因為他更加看出他非支使開她不可，而且看出了她不會嚴峻的拒絕他，「可是你再多跑一趟吧！以後我又多跑幾趟好了！並且，你要知道，你認識的婆婆大娘比我認識得多，……」

「那就明天去不一樣麼？」她嘟着嘴說，不知道她是否該繼續將就他。

「明天去自然也行，不過你算算日子吧！五號，六號，……十一號就開學了！」

「一去，起碼就是半天，」她不快的說，但已經動了心。

「甚麼人要叫你跑那麼多地方呢？你去看一兩處回來好啦！」

你不是說張家有房子麼？昨天跑去，一屋子的太太奶奶！你今天去去正對。行，又行，不行，明天我陪你又再去。嗨！你這個人好大意，——你像忘記了呢，橫豎該上街買點菜回來啦！」

「霉了，才說是好好擺談幾句！」

「你愁沒時間談話嗎？哈哈，等回來了，你怕又沒有那麼多的話來談了呢！」

她嘟着嘴把臉邁開，但她隨又愉快的笑了。

「嚇！你同我走一趟好吧？」她請求的說，轉臉望定吳楣。

「你這個人呀！」田疇非笑的搶着說了，「你也該讓她息一息啦！……」

正如一般人樣，縱使笨拙硬直，到了非要扯誑不可的時候，而且，既然已經扯開頭了，他們的理由往往俯拾即是，態度往往真切動人。更重要的，暫時之間，他們總又往往得到異常的成功。

靠着他的有限的機智，田疇終於把妻子勉強支使走了。而當他用了一串串關切的叮嚀，把她送下土坡，看她踏上通往市鎮的鄉道以後，他就顯得矜持的招呼吳楣到家裏去。她沒有應聲，但却翻起眼睛望他噴怪的一笑，隨即嘆息着埋下視線；最後，遲遲疑疑的跟他走上了。

她多少感到內疚，因為她覺得田疇的誑騙的成功，她也是有份的。然而，正惟其她是那麼專注於這個欺罔的進行，關切着它的成敗，當她發現出她的朋友的時候，那個又一度浮上意識的自我犧牲的願望，却已經煙消了。因而，她之內疚，與其說是懺悔，勿寧說是護蔽。正如一個沒有決心抗拒惡的引誘的人之責怪自己的未免軟弱一樣。

那個主謀者，却連一點反省的影子也沒有的。而他之態度失常，語言生硬，只是由於他的感情過份激動，同時又不能不努力鎮壓它。他一路喋喋不休，而且，他的話語幾乎各自不相聯屬；這一個觀念剛才變成語言，別一個却又夾雜着佯笑衝出口了。

「你看！」他叫着，指示着大門口一架南瓜，「你才好幾天沒來啦！……」

「已經上灰了呢，」她心不在焉的回答。

「今年該落得到幾石吧？」他忽又問着他的隣居，那個正走出大門來，個個佝僂老人。

「x！」老頭子咕咕了一個粗魯字眼，一直望田壩裏走。

「你幾個在那裏做甚麼啦？」一進大門，他又意外威嚴的吼開了。

他所叱責的對象是他的兒女，他們笑着叫着，在院子裏糾纏住一團，像在搶奪甚麼東西。聽見嚷聲，大家都立刻靜下來，一齊向大門望過去；於是隨即爆發出一陣愉快活潑的歡呼。

「李母母來啦！」他們叫着，向了吳楣奔跑過去。

「好了！……好了！……你們自己玩你們的吧！……」

父親認真生氣起來，同時却又羞於他的干豫。

「嗨，對！我派你們一件工作做吧！」但他忽又沾沾自喜的笑了，「你們平常間那麼的愛釣魚，今天你們到鍋底棠去釣吧！晌午間好請李母母吃。釣竿呢，去找么禿子借，說我說的！……」

他的提議立刻得到了熱忱的擁護。

「好哇！」總爺首先一跳一蹦的說，「釣魚！……釣魚！……」

「你就趕快領他們去吧。常心跌在水里……」

於是，帶着一種過份的莊重，他把吳楣領進房裏去了。

「哎呀！頭痛，頭痛，」他解嘲說，在孟瑜床沿上坐下來。

吳楣顯得忸怩的停滯在房門邊上。

「嚇，進來坐啦！」他奇怪着，但却若無其事似的邀請着她。

她嘆了口氣，又翻眼望他一眼，走進去了；癩癩的靠在窗前，五抽廚邊。

「昨天沒有甚麼事吧？」他看定她，渴望的低聲問。

她的回答只是一聲更加深長的嘆息，他煩燥不安的站起來了。既沒有望她一眼，也沒有招呼她坐下來，他就愁蹙的彳亍着，開始自言自語的訴苦着他的担心。怎樣在街上逗留了一天，和怎樣度過了痛苦無眠的一夜；因為他已經預感到了她所遭逢的災難和不幸了。

他在她面前停下來，求乞的一直望入她的眼睛。

「我知道你比我更痛苦，」他接着說，雖然還不知道她所碰見的事實的實況，更沒有和自己比較過，甚至連想要比較的意思也沒有的，「而且，全是我一個人弄出來的！要是我不神使鬼差的摸來看你，……」

「我不要聽你這些話哇！」她頗具權威的切斷他。

她已經沒有了狐疑不安，她的面孔忽然很輝朗了。

「的確的呢！」田疇痛苦的緊接着說；「想起來，心都快炸了！」

他說着，陡然感到一個慾望的誘迫：他需要緊緊偎倚着她，這樣才會使得他的心情舒暢一點。但正當他前進一步，就要舒展開他的手臂的時候，提着一把茶壺，王媽闖進來了。

吳楣先瞥見她，於是她趕緊閃避開他，走向床面前坐下來。

「呵噫，你提茶壺！」她佯笑着大聲說，立刻羞紅了臉。

「可惜不大熱了，」老婆子毫無所知的回答，善良的笑了笑。

田疇大為掃興的嘆了口氣。

「你攔在那裏好啦，」他拖長着聲音說。

王媽感覺納罕的望他一眼，於是攔下茶壺，顯得畏怯的退出去了。但他隨又把她叫轉來了，派給她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叫她抱了嬰兒，領着小勝，一同去監視總爺們釣魚，免得發生意外。然而，雖是如此，此後沒有一個人礙眼了。他却反而感覺到了無比的拘謹。

末了，鄭重的嗽嗽喉嚨，他終於開口了。

「老實，你喝茶嗎？」他問，企圖轉換一下空氣。

「我想說幾句話就走了呢，」她嘆息着說，匆忙的望了他一眼。她的語氣並不確定，但他給驚嚇住了。

「唉，你這是啥意思呢！」他惶悚的吃吃的說。

他隨即急走向她，極想向她解釋幾句。雖然究竟應該怎樣解釋，他却只有一個朦朧的概念，那便是娘姨的出現，一定勾引起了她的不快的聯想，而這樣實在是可笑的！然而，當他一走近孟瑜床邊，看見她茫沒的坐在那裏的時候，他却又覺得愈解釋愈糟糕了。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搖一搖頭，他匆忙而又含混的說。他翻身和她並坐下來，身子一劈，一雙手掩了臉。

「就說要走，也該把話說清楚來啦！」雙手落在膝頭上面，他又懇求的叫着說了。「昨晚上一夜沒有睡着……我自然該吃苦，可是，昨天我走過後，究竟又鬧了些甚麼呢？你也該說說啦——唉！」

「他要軟禁起我，」她低聲說，臉上掠過一絲怯弱的微笑。

「笑話！」他興奮的叫了。

「所以，今天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

「難道你就聽憑他擺佈嗎？」他反問，聲音提得很高，但他隨又低聲而着急的說了下去，「請你不要這麼說吧！我究竟還該怎麼樣表示呢？總之呵，我希望你相信我！……」

「我怕對不住老孟，」她勾下頭，飄飄忽忽的說，一面毫無目的的絞着手巾。

「你這一說！……」

他叫着，跳起來跑開了；但他隨又反身奔向她去。

「像你這樣想，我們三個就都完了！」他搖頭嘆氣的說，在她面前停立下來。「難道你以為她同我一道很幸福嗎？彼此都痛苦呢。雖然她嘴裏不肯說，——請你不要再苦我了吧！……」

她嘆息着，又憐惜的望他一笑；他認定他的說辭已經見了效了。

「總之呵，」他緊接着垂下頭說，「我的生命完全在你手裏，……」

「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啦？」她半是得意，半是慫恿的低聲叫了。

「這會有困難嗎？只要離開這個半死不活的环境，出路多得很呢！……」

非難的一笑，他忽然感覺到了。陣勇往邁進的熱情的激盪。

「哼，會想不到辦法！」他接着說，語氣更堅定了，於是搬着指頭，向她一一計算着他們可能得到的出路，「參加半職業劇團，想門路到前線去，——至少教書行麼？我已經寫信到恩施去了」，他忽然記起曾經得到一個在那里作文化工作的朋友的來信，「第三救亡演劇隊還在那裏，找工作我想很容易的！衡陽還有個同學在辦報紙，再不然到湖南去。接近前線的區域，聽說短期訓練學校容易進去得很，暫時混個資格，也要得啦！」

「我只担心老孟拖起一羣娃兒，……」

「你倒不必替她担心！她的辦法比我我都多呢。她只有一個兄弟，一個人七八十畝田，她不肯找他們，不過想試試我的鋼火吧了。現在女子又有承繼權了，你想，——不要談她了吧！……」

他揮揮手，感覺厭煩背開了她；吳楣緊跟着站起來了。

「好些事我早想過了，」他突然的加上說，重又回轉身來。

他的口氣生硬而又勉強，彷彿一陣煩憂正在壓制着他，但他茫沒的望入她的眼睛，隨即眩惑的笑了。他一支手握着她，備極溫存的問她已經安心沒有？於是順勢前進一步，毅然決然的擁抱了她，……

他們纏綿了很久。一個長吻之後，剛剛要分開了，他們又摟緊了；但她忽然推開了他。越過他的肩頭，她望見了孟瑜：她在堂屋門邊，筆直的對了房門站着，嘴唇邊浮着一點奇異的微笑。當吳楣的眼睛和她的相遇的時候，那微笑擴大了，但也倏然間消逝了。

她撇開他，短促而又張惶的咕咕了一句甚麼。

他吃了一驚，立刻扭轉身望向房門外去，而他所有的力氣，頃刻間灰飛了。他就軟癱在那種略欠自然的姿式裏面，呆呆望着她垂頭喪氣的向他走了過來；但是才到中途，却又拐向堂屋中間去了。

她在房門口一把椅子上坐下來，於是發出一聲異樣悽絕的憫笑。

「對！」她寂寞的自言自語的說，「就要這樣才好！」

她伸手去脅下扯手巾，她沒有抓住它。

「難怪得要把一家人都支起走哇！」夾着一陣充滿憤怒的乾笑，她忽然悽厲的叫開了，「原來要這樣才方便哩！……好！——好得很！——就要這樣才對！……總之，只怪我自己眼睛鬼蒙住了！……」

「這叫做甚麼呵！……」

伴音叫嚷，丈夫衝出來了，但他又戛然而止，神情恍惚的看定她。

「你這樣鬧起來大家都難堪啦！」他似乎在這樣哀求她。

「這個還要問嗎？」她更生氣了，「那個要來，我立刻讓開好啦！」

「你要這樣想我也沒有辦法！」搖一搖頭，田疇忿然作色的說。

「你沒有我有！」她衝着他說，聲音也更提高起來；「我針都不帶一苗就離開這個屋子！娃娃我也一個不要，隨便你怎樣處置！淹死也好，勒死也好，橫豎我也管不了他們了……」

她驀的流出淚來，她的表白爲咽哽打斷了；她轉向房間裏去。

「我對不住你，」吳楣求饒的喃喃的說，在門口迎住她。

「你對得住我得很！」孟瑜衝着她回答。

她又十分粗暴的退出來了，坐落在椅子上，開始嚎哭起來。

「你一切都對得住我！」她重複着，「只有我對不住你，所以我立刻就讓開！你不要那麼恨我！」她又對着那個面色鐵青，渾身顫凜的丈夫叫了，「你隨便把甚麼爛女人弄進來我都不管！……」

吳楣滿面淚痕的走出來了，她步履飄忽，一直走向堂屋外去。

「你看你鬧得好吧！」田疇沉痛而怨憤的喃喃的說。

「你去把她請轉來啦！」孟瑜頓着腳大喊大叫，「我給她道歉好啦……」

「好……」咬緊牙關，他充滿恨意的叫了一聲

他還有許多刻毒話要說的，但他吁一口氣，翻身趕出去了。

一七

孟瑜的出現在田疇無異於一種災難。他沒有料到她會中途折轉來的，更未料到她會如此潑辣，正如一切因為自己的缺德招到惡果的人們那樣，總以為他們得到的報賞過份意外，過份苛刻。

而最使他感覺得頭痛的，還在他不能夠迸着脾味同她吵鬧，因為這樣一來，情況就更糟了。這即是說，吳楣將會更加難堪。但當她受盡委屈，滿面羞慚的出去以後，這點顧慮是降低了，他可以盡情的向孟瑜對抗了，但他忽然記起他還有重要事情該做，於是他就立刻飛奔出去。

他在大門口追上她。他跳到她面前去，攔住似的攤開他的手臂。

「這個算甚麼啦！」他痛苦的吶吶的叫着。

她沒有應聲，只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因為那個此刻困擾她的，已不再是愛情，憐恤，而是羞惱和絕望了！她從沒有想到這個打擊竟會這樣的迅速，沉重，因而已經完全失掉了自信！……

她繞向他左手邊去，但他又一下攔住她了。

「她這個算甚麼啦！」他又呻吟的叫了，頓了頓腳。

「你以為我受辱還沒有受夠麼？……」

他軟癱下他的手臂，並且在她悲憤的注視下垂了頭。

「你讓我走吧。」她感到一陣心軟，於是她又細聲的加上說。

「未必我們就這樣完了嗎？」他顫聲的問，昂起頭來。

她咽了口氣，隨又失望的搖一搖頭，於是，望着他悽惻的笑了。然而，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她却既不能夠說是，也不能夠說否，她只覺得她自己太可憐了，真像前生注定的樣子。

「請你讓我走吧。」她重複說，埋下了視線。

「我們就這樣完了麼？」他頓腳，又把身子向後一牽。

「沒有辦法，」她喃喃着。

他立刻聽清楚了，於是搶前一步，緊緊抓住她的雙手。

「怎麼沒辦法呢？」他反問她，接着就傾箱倒匣的說了下去，「隨便你怎樣說，怎樣好啦！到成都，重慶，都行！再不然我們就直接到恩施去找老黃。只要你願意，我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她沉思的，微不可見的搖一搖頭，擺脫了他。他住口了。

「我真不懂！」停停，他又痛苦的呻吟了，「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請你讓我走吧，」她匆忙的切斷他。

他垂頭喪氣的沉默下來；她咽一口氣，擦過他走掉了。

他就那麼呆呆的站立了好一會，最後，他想起他還不該絕望。但正常他轉過身打算追蹤上去的時候，那個半身僵硬的老者，攔着一把山鋤，走過來了。而且十分例外的向他饒起舌來，說是錢找錢容易，人找錢艱難這句話真不錯，他的東家李大公爺，又把喬二蠻子幾十畝飽水田買到了，今天就要踩界。

看出對方有點心不在焉，老頭子住口了，但他立刻明白了他的注意是在甚麼地方。於是，他也略一回頭，望了。眼正在走下土坎的吳楣，接着就又問他，李太太是不是來

際界的？爲甚麼又走了？……

田驥依舊沒有張理；他磨磨牙齒，反身跑回去了。

「好，我知道你居心磨死我的！」一進堂屋，他就大吵大鬧起來。

「天曉得！」孟瑜正在哭得傷心，她軟弱的叫着屈。

「你不是嗎？」他已經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但他又一下跳起來了，「老早就提議出門去換換空氣，你不答應，說孩子多了！叫你送起走呢，你又捨不得他們，怕受虐待！……」

「天曉得！……天曉得！……」

「你只有一條心，就是把我困死在這個鬼峽裏！」他並不理會她的可憐的叫屈，因爲現在他只覺得她老早便同他作對了，不容他自由自在的喘一口氣，「連我演下戲，你都要搗亂的！好像只該跟你一樣，成天就忙穿忙吃，提矢提尿，——這樣，也就完全遂了你的心了！……」

他的激動使他感到昏眩，他又一下沉向椅圈里去。

「可是我就完了，」他又搖拽着聲音，「我就完了！……」

他驀地流下淚來，孟瑜忽然感覺有趣似的異樣的笑了。

當他暴跳如雷的時候，她多少覺得有點可怕，尤其因為他的成串的責難使她一時失掉了主腦；她清楚那是冤污，但她只會叫屈。現在，他的聲勢一低，她就想起了她該怎麼辦應付他。

「我問你啣！」於是，她理直氣壯的問了，「是我不要你出門嗎？」
她沉默了一會，但她沒有等到反駁。

「你甚麼時候要我把娃娃送起走我不答應？」她緊接着問。「你是說往我娘屋里交麼？那我不大願意呢！」她忽然很興奮，很傷心了，「不願意！——不願意！——現在我也還是這麼樣說！……」

她頓腳，她的眼淚不斷的奪眶而出。

「呵，現在要怪我不找娘屋人了！」停停，她夾着哭繼續說，「我們一起離開家裏的時候，怎麼你又不這樣說呢？早點說豈不更好，也免得我來拖累你了！免得岔脫了你的好事，使得你這樣傷心。傷心得來打胡亂說！不顧事實，一味的冤污人！我已經說過了，你去把她請轉來啦！……」

「我並不是說的這一回事！」他憤憤插斷她，因為她恰恰觸住了他的創痛。

「怎麼不是這一回事？——完完全全是這一回事！……」

「那就又依你說好啦！」他揷着茶几大叫。

「對囉！我就希望你說明白一點！……」

「吵架都沒有看過嗎！……」

他忽然就像彈簧一樣的跳起來了。他奔向堂屋門口，十分凶惡的威脅着那幾個挨近階沿邊來窺看的隣居。似乎還可能撲出去捶他們幾下。然而，單是他的咤叫，他們便都全跑開了。

「看你把我怎樣逼吧！」當他退轉來的時候，他又意外的絕諛的說。

「嗨！是我在逼你麼？」

「不是嗎？已經給你趕起走了，你都還不甘心！……」

「你聽！……」她站起來搶着說，制止的戟指着他。

「你真是毒透了！」他接着說，並不讓她插斷，「我一有出路，你總趕快塞住，深怕我會有機會出一口氣，多活一些時間。倒還口口聲聲說愛我呢，——像你這樣愛法，世界上太少有了！……」

他想嘲弄的笑一笑，但他沒有成功。

「你知道你做的事麼？」他忽然嚴重的問。

「我管不了許多！」

「你把她葬送了！……」

「你嚇不倒我！」

「你把我也葬送了！」

他驀的乾噎起來，顛顛躑躑的朝堂屋外跑。她忽然嚇怕極了，她趕過去，兩支手抓住他的胳膊。他沒有抗拒，似乎也無力抗拒，因而隨着她的扭扯，他又跟踉蹌蹌退轉來了，攤倒在椅子上。

但是她生氣了。因為她又忽然疑心他的一切舉止都是恫嚇。

「我給你講！」她勃然大怒的說，「你用不着嚇我！我也並不是要死死拖住你呢，我還沒有那麼下賤！你喜歡愛那個，去愛你的好了。我說過的話，我永遠都記得的，這屋里的針都不帶一苗！……」

「請你不要說了好麼？」他突然切斷她。

他重又播着茶几吼起來了，因為那個苦了他好一陣的種種陰影，現在已經很明確了：吳楣再不會轉來了，他的僅有的生機，也從此斷絕了，永遠沒有翻身之日！因此，她的提示只足以增加他的痛苦，而若果她是說的並無半點真意，這就更難是證明他的偏

狹和惡毒了。

此外，他還很生氣他自己，因為當他發現出她的時候，他竟自會變得那樣的張惶，沒有想到掩飾，或者找出一句託辭！

「你不要說好麼？」他重複着，「我在給你回話了啦！」

她瞠目結舌的看定他，一時無法理解透他的用意。

「你以為我說的是假話嗎？」她終於又說了，微翹的嘴唇邊浮着一點敖然的微笑；「我說過的話，我每一個字都負責的！老實說吧，」她的微笑擴大起來，「像你這樣，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已經遲了！」他反復的默語着，「已經遲了！……」

「我多少還有點自尊心！」

「滾開！……」

那些喜歡探聽，喜歡管管閑事的隣居，重又在屋角的簷水邊出現了。他大叫着，向他們追奔過去。但他剛剛跳出堂屋，他們就鬼鬼祟祟的飛跑開了，而他也就更加生氣起來。

他用一串粗話歡送着他們，於是突然回轉身面向孟瑜。

「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他頓腳，呼天搶地，向她大叫。

「沒有那麼簡單！」

「你——聽——我——說：我們已經把她葬送掉了！……」

他驕的痛哭出來，因為對於吳楣的遭際的預感，在他看來，已經再沒有疑義了，他覺得她已經到了鎮上，到了家里，而且已經被軟禁起來，開始了她的凄苦漫長的歲月！而這一切都是他一手做成功的。他磕磕拌拌的奔進臥室里去，一投倒在床上。而在這時，孟瑜跟過去了。

「你憐不了我，」她試探的，軟弱無力的說。

她偷眼看他，一面毫無目的的清檢着東西，彷彿她在準備實踐她的諾言一樣，那就是立刻讓開！但她忽也投身在床上。「這叫做矇生活呵！」她嚎哭着，握緊拳頭擊着床鋪。而她的心情之所以如此緊張混亂，只因為她忽然涉想到她的行為可能引起的種種結果，而且沒勇氣一個勁正視它。然而，正當她在繼續哭訴下去的時候，她忽然凝神聚氣的屏住了呼吸，隨又疑神疑鬼的坐起來了。她聽見了零亂的話語聲，她從這個豫感到了不幸。最後，她辨認清了是總爺在吵鬧。

「兵東一聲就跳下去了，」那孩子邊跑邊叫；「你自己去看啦！」

「不是淹死了麼？」門口有人還在固直的問。

「在撈！——你自己生得有腳脾啦！……」

孟瑜在房門口碰上他，總爺一下立定腳了。

「你在鬧甚麼人跳水啦？」母親抓住他問。

「哎呀，你讓我喘一口氣來哇！……」

「甚麼人哇？」田疇也一蹶坐起來了，他脫口而出的顫聲問。

「李母母！……李母母！……」

孟瑜叫了一聲，又拍拍腿子，立刻跳向外面去了。既然沒有考慮過她爲甚麼該趕去，也未想到走去以後她該作何表示，似乎只是事件本身使她受了激動。總爺拔步尾隨着她，一面氣喘吁吁的完成着他殘缺不全的報告。吳楣在路上碰見了李守謙，他們立刻就吵起來了，隨後他打了她兩記耳光，於是她就跑到他們正在釣魚的壞塘邊去，縱身一跳！……

「把我一條魚也嚇起跑了，」他接着說，「多長！……」

他們正在忙着下那土坎，但是田疇追上他們，繞向前面去了。

「這一下你該相信了吧！」當他擦過她身邊的時候，他恨恨的想，臉上掠過一絲笑

意。

現在，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盤据着他，吳楣是臨近了死亡了！也許已經死去，因為他已經看見她了，異常腫脹的浮在水面，幾多莊稼漢正在進行打撈。他又覺得她已經被撈起來，軟攤在田野上，害羞而難堪的接受着別人的憐惜。他忽然想到公爺也許接到了知會，他感覺得憐怕了。

「要是他來了呢？」他吃驚的問着自己。

他想停下來考慮一下，但是他的腳不讓他這樣做；他一直跑過去了。

他並沒有問過她是跳的那個堰塘，但他本能的朝着孩子們釣魚的所在奔跳過去。也沒有稍稍思索一下，彷彿他是經過探問，考慮，而且絕對相信其沒有一絲一毫錯誤一樣。

那堰塘正在上街的村道的中途，有三畝多寬。渾名鍋底田，同村道僅僅隔着一條尺三五寬的廢渠。因為自來流行着一些可怖的傳說，挨近它的一片廣密的棗木林子，又是附近地區內的烏鴉的林盤，每到黃昏時候，婦孺們經過那里，只需一個暗示，總會感到一陣無名的恐怖。

當他趕到的時候，吳楣已經被撈起來了，公爺正在命人把她扶上自己坐來踩界的滑

竿。他的神情有點沮喪，但這並非失悔於他的嫉妒幾乎釀成大禍，他覺得他的體面太多

多了。他的周圍繞着一大羣鄉下人，與乎陪他前來踩界的中證賣主。

「走後門進去啦！」他偷偷的叮嚀着張貴。「嘴巴少亂講點！……」

接着，他轉過臉來，匆忙而煩亂的催促他的同伴上路，說是免得耽誤時間，但當他走出人叢，正想說點笑話來爲自己解嘲的時候，他又忽然站住，臉孔立刻被憤怒扭歪了。

他一眼望見了田疇，於是怔了一下，他就迎着 he 走過去。

「我給你說，你今天就給我搬家哇！」他衝着他嚷叫了。

田疇大張着嘴，他對他的出現顯然只能感到驚異。

「我甯肯拿來空起，再不然，我會拿來養豬養牛！……」

「好！」異樣的一笑，田疇顫慄的說了，「你會罵！……」

「罵了！……罵了！……你把李大爺怎麼樣？！……」

於是公爺怒不可遏的指責起來，說他負義忘恩，說他不知好歹，說他讀書讀到牛屁股里面去了。可是從未提過一句關於吳楣的話。而田疇也沒有怎樣留心聽他，因爲他已

經看見了滑竿，猜準了那上面坐的一定就是她了！她還活着？她已經死了？他多麼想跑過去看看啦！……

「你不要說那麼多！」他忍不住咆哮了，「你是在貶低你自己的人格！……」

長長透一口氣，他又邪惡的笑了。

「我問你啣，究竟甚麼事我使你這樣的傷胃啦？……」

他是問得那麼和氣，可是公爺沒有回得上嘴。

「你怎麼不說呢——哼？」

「老子要打死你！……」

公爺狂暴的跳了一蹶，於是兩手抄入袴下，扯出了他的手槍。但他給那個蓄着牛角鬍子的中證人阻攔住了。那老者撲向他，高高架起了他的手臂，一面警告着田疇；然而，他既沒有胸開，也沒有躲閃，他垂頭喪氣的，在路邊一塊倒場的指路碑上坐下來了。這不是他對死亡感到了恐怖，恰恰相反，若果他能認真吃顆子彈，那會多麼好啦！

當其孟瑜趕到的時候，公爺已經被他的同伴勸起走了，完成他的買田置業的大事去了。田疇依舊還是那麼坐着，低垂了頭，兩腿劈開，手臂平擱在膝頭上，而手指則在嫻

爛的，不斷的撕裂着幾張隨手抓住的乾枯了的樹葉。雖然它們已經被他撕破完了，手上只賸有碎片了。

走在孟瑜前面的是總爺，才一到達，他就張張慌慌吵鬧起來。

「怎麼沒見了呢？……嚇，淹死了嗎？……」

「你那里這麼多的話啦！」王媽家瑞一齊嚕嚕的說。

他們又恨恨的向他使着眼色，於是總爺意外的不響了。因為雖然無法明白，這里在他走後究竟發生過甚麼故事，但在注意到了父親的神情以後，他也不能感覺得慚怕起來。

抱了孩子，王媽已經迎着主婦急走過去；她向她耳語着，嚙嘴而又嘆氣。

孟瑜軟癱一般的坐在田塍上了。抓出手巾，她蒙着臉啜泣起來。那老媽子是這里曾經發生的種種事故的見證，她在監視孩子們釣魚，她目擊身經了一切。根據她的追述，吳楣田疇之間的祕密，似乎爲時已很久了，然而，使孟瑜痛苦的，却已不再是那種卑陋可惡的嫉妒之情，但也不是悔恨，她只感覺到一種極廣泛極強烈的生活的壓榨。彷彿她所有的堅持，對於愛情的和對於油鹽柴米的，都已到了盡頭。

「這也叫生活啦！」她痛苦的，第三一次喃喃的叫了。

「我求求你吧，」王媽也驀的哭了。「我真是嘴癢啦！……」
「媽媽！」那兩個小女孩子，遽然叫了一聲，哭裂着嘴跑了過去。

總爺家瑞，雖然強制着沒有哭，但却翹起嘴唇，呆瞪兩眼，哀切的凝望着他們的母親，不時又偷偷向父親望一眼。他們不能確定他們的兩親之間有了甚麼蹊蹺，但却相信他們很不快活。那些看耍的莊稼漢，已經散走盡了，而留在他們四周圍的，只有丘陵起伏的曠遠寂寞的田野。

天空也似乎因為這一羣不幸者而變色了，忽然陰雲四合，掩蔽了正當中天的溫暖的太陽。面隨着天時的驟變，無數孤單的老鴉，它們咕叫着，單調而又急驟，陸陸續續飛回老巢來了。

然而隨又攔起一陣漩風，成羣結隊，一齊飛出那個陰濕的林莽……

「站起來了，」王媽忽然恫恍的說，於是懇求的望定她的主婦。「我求求你，……」
孟瑜於是收住眼淚，也立刻站起來了；懸心的期待着那個默默站在那里的田疇的次一動作。她哀怨的苦笑了，她看見他延頸望了一會，接着就轉過身來，蹣跚涼涼的踏上了回轉家里的去路。當他從她面前走過的時候，他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他的注意，似乎沉到某個深遠處所去了。

孟瑜把臉遮開，讓他走過去了，於是低低的垂下頭，無聲無息的跟在他身後。陸續跟上來的是孩子們和王媽。總爺忽然跳了一蹶，似乎還打算高叫兩聲洩洩悶氣，但他並沒有叫出來……

他們的沉默拘謹有如一個零落的送葬的行列。

(二八)

苦難的日子，雖然往往令人感覺得特別冗長，不很容易挨過，然而，在客觀法則上，時間還是水一般的淌過去了，並未因為人們的錯覺而趨趨不前，多出一分一秒的耽延。

現在，離開那個痛苦煩惱的一天，已經四五個月快過完了。……

吳楣從那堰塘邊被抬回家以後，她病了一個多月。這不是她在投水時候受了甚麼身體上的損害，她的心破碎了。而更因為那個未遂的自殺加重起來。她原是沒有料到她會出此下策的，更沒料到她會失敗，正如她之沒有料到會同丈夫狹路相逢，釀出一場口角一樣。

她已經失掉了原有的光彩，便連嫉妒之情，也淡薄到沒有了。她消瘦，嬌懶，有時近於麻木。她已不再為那個寵幸的存在感到任何煩擾，丈夫的冷淡，她反認為是她求之不得的自由。因為事情沒有轟動一時，也未發生其他異動，公爺對於她的監視，早已經註消了。並且曾經暗示，若果是同娘屋，她是很可以的，但她至今却連房門也少跨出一步。

她把大部時間都花費在毫無目的，和毫無結果的冥想里面，其次便是睡覺，和埋頭於精細的針織。她的女工原是很出色的，那些久已擱置不問的繡花綉子，以及編針，重又把她吸引住了。一方手巾的花飾的成功往往使她感到一點難得的喜悅。但她也會廢然而止，長久久凝神於一個飄然而來的意念；於是嘆息一聲，繼續工作起來，或者擱下工作，躺向床上去作回假寐。有時甚至毫無理由的流下淚來。

在偶然想到田疇的時候，她已不再絲毫感覺到情緒的激盪了，她所感到的只是疲乏，以及淡漠而又深遠的悵惘。因此，她從沒有設想過，他們是否還有機緣見面，雖然那些迫使她擱下工作的原因，又多半屬於他們間過往的生活記憶。她對孟瑜全無惡感，有時甚至頗為擔心她的困窘；但她每一想到她的時候，那個痛苦的最後的一面，總會浮上心來，使得她的憶念立刻罩上一層不快的陰影……

田家在出事後一禮拜，便搬到街上來了。孟瑜原打算一兩天內就搬走的，這不僅因為學校快開課了；她頗憂懼丈夫會再同李守謙吵起來，更加陷於尷尬的局面。可是，田疇却不在乎這些；而他之不置可否，只因在那幾天當中，他是連嘴也懶得張的。雖然到了第五天上，他也不能不出馬了，因為她的奔走毫無結果，公爺的催促又更頻繁起來。

他們的新住所是牛祚那間堆滿破爛家具的船房。這是他們沒想到的，他們之去找他，原在求他另外設法，然而，那個裝着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變故的老年教師，在審思一陣以後，便自動建議了，說是房子太不好找，若果不嫌偏窄，他們不妨暫時搬來一同住個時期。……

這個出其不意的邀請，使他們得了救，但也出格的爲難了他們。

「不過，這樣不大好嘛，」田疇感動的，吃吃的說。

「你是嫌房子壞吧？」老教師緊盯着問，懷疑他在作態。

「不是！不是！我覺得太麻煩你了！並且沒有堂屋供神，……」

「沒有關係！」牛祚切斷他，而且玩世不恭的問了，「你們就是要性交嗎？這個沒有關係！」他愁蹙的重複着，瞥了一眼那一對愈加顯得忸怩的年青夫婦，「快回去收拾吧，倒了連我不會怪你們！……」

他們已經搬來四個多月了，生活平靜，彼此的感情也少發生波瀾，至少表面上是以這樣說的。這一半由於田疇還沒有從那個嚴重的打擊下恢復過來；也許永遠再不能生氣蓬勃，趾高氣揚的過日子了，一半則由於孟瑜的盡力將就。起初，她只對他感到惱恨，覺得他騙她太厲害了，而且對於生命感到厭倦。但她隨後却只能憐恤他，不再對他有過怨尤。到後來，便是凡有觸及他的創傷的說話，她都盡力避免，彷彿那久已死亡了。然而，死亡的是形骸，它的影響，却永遠也不會磨滅的。他變得來那麼沉靜，有如一個多愁多病的舊式女子一樣。他對吳楣並未絕念，但已不再存有非份之想了，彷彿她的存在於他已很渺遠。正如一個淒涼美麗的夢境一樣，好是好的，既然是夢醒了，你就只能閉目遐想而已。

比這個糾纏他更緊的，是那個同樣自覺其渺茫無着的遠走高飛的念頭，在最初一些日子裏面，它誘逼他很厲害，然而，時間一久，它却越來越無力了。這是那個於他有加無已的道德壓力做成功的，孟瑜不僅教書，不僅養育子女，她還得負擔家庭間的雜務。因為王媽雖然照舊和他們一道住，照舊借給他們優待米金，但她却以為人漿洗自謀生活。

除了教書，田疇是甚麼也不管的。便是對於功課，也沒有從來那樣的熱心了。其

實，因為物價不斷高漲，米貼薪水，則一直蹲在上期的數目上面一動不動，別同事也都有點心灰意懶，打不起精神來。只有牛祚還和以前沒有差別。正如他的性格，情趣，以及土頭土腦的服裝的永無更改一樣。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大家草草結束了課程，接着就放學了，一齊了無生氣的守在準備室等晚飯吃。孟瑜在給孩子喂奶，不時又望一眼壁上的掛鐘，因為家里還有事等着她。

司爺長伸了個懶腰，而當雙手落在桌面上的時候，忽又沾沾自喜的揚聲笑了。

「嗨！混起來還是快呢，已經十六週了！……」

接着，他就搬着指頭計算起來，看該甚麼時候放假。

「今天十三，——禮拜六，十四，十五，……」

「你再算起點吧！——有誰嘆息着插嘴說，「結果還是要辦二十週呵！……」

「沒有那麼漂亮！才幾個錢一月哇？並且，伙食已經拖不走了！……」
牛祚正在批改文卷，但他忍俊不禁的笑了，隨又嘆息着搖搖頭。

「怎麼，難道你以為伙食有辦法嗎？」司爺大多其心的問。

「不！」老教師否認着，他的笑意已經消逝盡了。「我想起三娘教子的戲來了，」

他沉思的接着說，「你們還記得那兩句對白嗎？我覺得現在應該改改了：拏書來教！拏飯來吃！……」

田疇出奇的瞠目看他，隨即浮上一個可憐的憫笑。

「經你這一形容，這個生活也就更無聊了！」他搖拽着聲調說。

「我這個話有一點過火吧？」

「一點也不過火！」田疇興奮的開始解釋，「……」

他想告訴牛祚，他的話不僅是不過火，反而道出了全部的真實。至少在他個人的感觸如此，因為現在已經十五週了，平心而論，若果不是爲了碗糙米飯，他是會連一節課也上不來的！……

但他並沒有說下去，嘆息一聲，他把全身倒向椅背上。

「唉，我們還在等下文啦！」司爺故作驚怪的問。

「有，有，有，」牛祚接着回答，而且愁蹙的笑了，「有！你聽，我的話怎麼會過火呢？就是一個普通人吧，也有權要求生存啦！何況根據專家研究，人世上的一切糾紛，都是倒霉的腸胃鬧出來的！……」

「老師們！請開飯了！」那校役忽然走來通報。

牛祚搭然若喪的嘆了口氣，隨又慚然笑了。

「這個才幽默呢，」他想。

他把堆在面前的卷子疊好，藏進文件櫃里，最後一個進了食堂。

在吃飯當中，他們誰也沒有說話。全都只留心着碗里的穀子稗子，用筷子挾出來，敲落在桌子上。然而，當那鬚子添好碗飯轉來的時候，他却神使鬼差似的說了，「唉，又演戲啦？」

因為沒人應聲，坐定之後，他又嗽嗽喉嚨，更爲詳盡的說：

「新年就快要來了呢！怎麼樣，我們又來準備演回戲啦？」

「老實話，還有半個月就過新年了啦！」那個混名汗奶姆的，恍然大悟的緊接着說；「平常伙食壞不說了，逢年過節，校長該要請一台吧？連縣府來個科員委員，他都在大請特請啦！」

「贊成！贊成！」有人大叫着說；「他就請十頓也應該哩！連校門都少跨過，……」

「要是他一頓也不請呢？」牛祚冷笑着切住問。

「大家伸起手討好啦！」田疇粗魯的搶着回答。

他放下飯碗，站起來走掉了。

他才吃了兩碗，但他實在無法再多吃了。他感覺得厭煩，無聊，那種幾個月來，慣常籠罩着他的自卑情緒也更強烈的扼制着他。而且，他第一次意識到了這個，第一次開始了反駁了。彷彿有生以來，他就生活在這種空虛疲憊里面，絲毫沒有一點值得誇口的任何意義！……

穿過那個正對了操場的敝廳，他想立刻回家里去，然後再把自己孤獨起來，正如以往有過的情形那樣。但他才到中途，却又禁不住長嘆一聲，頹然的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

他記起了孟瑜還沒回去，家里有着一羣需人照管的孩子。

「到處都是牆壁！」他想，十分陰鬱的笑了。

於是，他就那麼呆呆的坐着，一直沉浸在一種略帶辛酸的徬恍迷離里面。似乎甚麼也沒有想，又似乎甚麼都想到了；他的多災多難的生活，與乎目前這個不死不活的局面！「難道就這樣完了嗎？」他忽然痛苦的自問，於是一種絕望之情立刻掩蓋了他。「我就這樣完了！……」

他臉燒耳熱的站起來了。他躊躇着，對於自己的竟能安於苟活愈來愈加感到驚異。因為他忽然覺悟出，這個不僅違反他的本性，以及某種道德規律，似乎就連做夢也沒夢

到牠會這樣！

「那麼怎麼辦呢？」他接着想：「自殺？擺脫這個環境？或者癡癡渾渾下去？！」他無論如何不能有所決定，他感到困憊了。

「我就這樣完了，」他又絕望的想，重在那長椅上坐下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浮出憫笑，他十分悽楚，形容着他的處境。「可是，我爲甚麼要往絕路上想呢？心不要起得太大了吧！」他掙扎着，忽又策勵起自己來，「踏踏實實教我的書吧！就像牛老師那樣，把這個當成一樁事業來幹！……」

接着，他更連篇累牘想起了一長串理由來支持他的決心。小學教育的種種神聖莊嚴的意義。然而，奇怪的是，跟着他的理由的增加，他的自信不但沒有愈趨堅實，却反而遞減了。

他完全困憊了。他倒向椅背，兩手勒住後腦，微感昏眩的閉了他的眼睛。他看見了吳楣，於是開始描摹着她的地位，她的哀愁，和她的寂寞寡歡的生活。「她這一生也算完了。」他嘆息着，「也許比我更不如呢。」於是，直到那個老教師來到面前爲止，他就空空洞洞的甚麼也沒有再想。

牛祥是伴同孟瑜一道回轉家里去的。他們走着，一面正絮絮的談論着他。因爲丈夫

這天頗不常有的那麼打眼的煩惱，她深爲不安，於是向他訴苦起來。老教師則在安慰着她。他們從未直接提談過那個不幸的事故，但又彼此明白，他們都知道它，而且相信它是他和她的愁苦的起因。因此，當一走近大廳門口的時候，他們便都不約而同的住了嘴了。

他們多少不免感到驚異，因爲他們沒有想到他還留在學校裏的，以爲已經回家去了。彼此互相望了一眼，又滿含苦趣的笑了笑，便都若無其事的走了進去，在他面前靜的停下來。

「嗨，我還以爲你回去了呢，」終於，牛祚佯笑着說了。

「真是有傷尊嚴！」張開眼睛，田疇苦笑着道出了他所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老教師真心的笑了，因爲他忽然看出了他還在爲了那場寒酸而又俗氣年談話不快。

於是，接着他就向他說服，待遇菲薄，生活太高，那是很自然的，但求自己不要隨和好。……

「可是聽到總不大舒服啦！」田疇厭煩的切斷他。

「老弟！現在叫人不舒服的事多得很呢。……」

牛祚愁蹙的笑起來，並又拍拍他的肩頭。於是，恰如中了魔術的一樣，絡腮鬍也反

應的笑着笑，隨即嘆一口氣，異常隨順的站起來了，默默跟同他們一道回家裏去，沒有再發一句牢騷。

牛祚的院子並不堂皇，已經古老而朽敗了。只有兩進，三間鋪面寬窄，門口租給人在做油酒生意。自己住着正屋，住在右首廂房裏的是他的寡孀，和他一個殘廢的堂兄弟。左首那一大間未加間隔的所謂船房，便暫時作了田疇的家宅。他有着一個長年生病的太太，三個兒子，一個媳婦，兩三個小孫子。大兒子性情古怪，在當保國民教師；二的在重慶做着窮苦的醫科學生；小的只有七歲，算是老頭子的惟一安慰。

當他們跨進院子的時候，在那豆腐干大小的院壩裏面，總爺正領了弟妹們在做烏龜抱蛋的遊戲。沒有胡鬧的只有牛家那個孩子；當一發見父親，他可立刻從堂屋門檻上跳起來了。

「老長年回來啦！」他像通報似的歡呼出來，喊着父親教給他的稱呼。

「是啦，三少！」老教師自得其樂的笑了。「來，咱們兩爺子親熱下吧！……」

而接着，手裏擎着紙筆，章桐從堂屋門裏跳出來了。

這一向來，他的日子也過得不順暢。起初，他想說服他的母親，讓他回前線去，不然他會悶死；但老太婆不答應，而且吵鬧得更凶了。現在，他已抱定決心逃跑，因而特

別跑來向牛祚告別。

「我才說給你留個字呢！」他喜出望外的叫了。

「那麼我又節約到一張紙了，」牛祚打趣的回答。

田疇沒有即刻招呼他的朋友，但他含情深深的凝望着他。

「你根本就不該回來啦，」他婉惜的想，又嘆了口氣。

於是，他生澀的望他點一點頭跟同孟瑜拐進自己屋里去了。而他重又煩燥起來。他從他的朋友看出了自己的不幸，而且陡然的感覺到，他也只有一條和他相同的出路：到前線去！然而，這個人皆知其爲崇高合理，於他更有必要的神聖願望，現在看起來却又多麼的渺茫呵！……

孟瑜攔好孩子，打開一個報紙卷兒，接着取出了好幾張尿布，於是嘆息一聲，開始洗起來了。這在以往，丈夫總要爲她難過好一陣的，但他現在視若無睹的在房裏漫步着，沉在自己的冥想裏面。

最後，燈盞已經亮了，於是帶點激動，他走向牛家去。

「我看你也只好在地窖裏住了下去了，」他說，當走近正屋門邊的時候。章桐立刻停止了談話，而且立刻改變了表情。

「是啦！」他曼應着他，「我這回叫你咒準了哩！」

「可是，我就不把問題看得這樣嚴重！」牛祚搖搖頭說。

「那因為你是生成的土撥鼠啦，」田疇說，嘆息着跨進堂屋裏去。

「哎呀，你是在壞我啦？」

「不！……」

「自然，這也可以說是句好話！」老教師搶着說，忽然變得興奮而愉快了，「因為土撥鼠的視覺是壞境毀掉的，並不是它自己。何況，據我看來，它的手足之所以那麼鋒利，只有一般勢利之徒，才認為那完全是爲了好打洞。好挖土巴，好找點東西吃，其實麼，恐怕倒是想透一點陽光哩！……」

「可惜土撥鼠永見不到陽光！」田疇絕望的叫出來。

他忽然那麼真切的想起了他的所有的掙扎，他的情思又紛亂了。

「然而，」章桐嘴快的搶着說，「不管怎樣，它總不息的在挖啦！」

「不！」牛祚莊嚴的叫了，同時，他的眉宇間忽然滲透出一種凜然不可干犯的氣概，似在指明他所說的並非趣話。「不！——他重複着，「若果我們把眼光放遠點，來一個大膽的假定，土撥鼠終歸有一天會在光天化日下生活的！你們計算下吧，從猴子變成

人，這段時間有多長啦！……」

他沉思的住了嘴，一面舉手到臉上熨貼起來。但他隨即中止了這個動作。

「三少！」他突如其來的高聲叫着他的愛子，「給老長年買點酒來好吧？」

「你今天怎麼了哇？」章桐微微吃驚的問，突異着他的激昂。

「簡單得很：打打馬菲針啦！……」

老教師帶點狂氣的打起哈哈笑了

於是，當那孩子搬來半瓶燒酒，幾盤皮蛋涼粉之類的菜饌的時候，大家就圍子桌子吃喝起來。惟有田疇例外，他不但沒喝酒，便連菜也少下箸的，僅止爲了排遣自己，才懶懶的磕着瓜子

他們拖挨了很久，到了打更時候，牛祚章桐幾乎全喝醉了，而他們的舌頭也便失掉了約束。這即是說，他們逐漸忘掉了某些禁忌，無意中洩露了那個遠走高飛的祕密。這不是他們怕田疇嘴不穩，他們擔心他會無望的要求章桐同道，徒然多討一些苦吃，多打一些麻煩。

然而，他們的猜測錯了。雖然不久他便理會了這場寒酸的宴會的另一意義，雖然在初他又陡然感到了一陣激動，但他終於無力形成一個願望。甚至沒心腸揭破它。可是，

他却連磕瓜子的興緻也沒有了，用了堆在面前的瓜子壳，他曼不經心排列着種種形象，隨又嘆一口氣，攪成一團。而當那兩個醉漢互相摻着出去的時候，竟也沒力氣動動身。因此，等到送客轉來，看見他還坐落在原來的地方，一支手撐着臉，右手嫵嫵的羅列着那些廢料的時候，牛祚就不僅感覺到了驚異，而且，彷彿無意間發現了一樁怪事似的，津津有味的笑了。

「哎呀，你也像醉了啦！」他大笑着揪住他鬍。

惶感的一笑，甲疇撐着桌子的邊沿站起來了。

「章桐明天要走了哇？」他微笑着問，眼睛沒有望他。

「不是！不是！因為他們老太婆越鬧越凶，……」

「我這一輩子算是完了，」田疇抬起眼睛，浮上一個自憐的憫笑。

「瞎說！……」

「我講的實在話哩。」

老教師嘆息了。

「老弟！還是那一句話：學學老牛筋吧！……」

